

飞龙引
古龙

第一章 峨嵋山色黯然收

“高出五岳，秀甲九州”！

峨嵋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家称此为光明山。

山中云海幻变，有两座高峰，终年露出在云端之上，远看好像峨嵋，故名峨嵋。山上以伏虎寺规模最大，环抱在山坳里，殿脊重重，林木蔽天。

这是春初的一个早晨。

伏虎寺正当早课时光，僧侣们宛如四条灰色长龙，一个个双掌合十，在悠扬钟声中，鱼贯进入大殿。

大殿上，品字形放着三张上覆黄绫的长案，中间一张长案后面，放着一把黄披交椅，左右两案，也各有两把红披的坐椅。

这情形，是寺中重大典礼才有的场面。

但今天并不是寺中举行大典的日期，何以掌门方丈和四大长老要亲自主持？

全寺僧侣都感觉到今天的早课，有些不同寻常，可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

伏虎寺清规素严，尽管每个人心头都在猜测着可能发生之事，但大家还是合十当胸，缓步徐行，跨进大殿，分左右四行，各就班位。

数百僧侣，静穆得没有一丝声音。

跟在这群僧侣后面的，是一名粗衣少年，看去约有十六七岁，生得双眉斜飞，目若朗星。

他跟随着大家，也双手合十，目视鼻，鼻视心的走进大殿，站在右侧后排最末一个位上，敢情他是新入门的俗家弟子。此刻钟声已停，从殿后缓步走出四个身披大红袈裟的高僧，各自在左右两边预设的红披椅子上坐下。

这四位高僧，正是本寺监寺长老、和持戒院、罗汉堂、祖师殿的主持。

四人之后，又从后殿走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和尚。

只见他白眉低垂，面容慈祥，身披紫金袈裟，右手持着一串檀本念珠，左手托一柄紫玉如意，缓步走上正中香案。

这位老和尚正是本寺掌门方丈——大觉大师。

全殿僧侣，在这一刹那，个个面色庄严，上身微俯，向上合十为礼。

大觉大师把手中紫玉如意，放在案上，然后正身肃立，单掌当胸，缓缓抬头，掠过全殿僧侣，口中低喧一声佛号，徐徐说道：“阿弥陀佛，峨嵋山，号称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我峨嵋一派，也蒙佛祖慈悲，武林中，和少林、武当、华山三派，同为江湖四大门派之一……”

声音不响，说来不徐不疾，但偌大一座大殿，数百僧侣无不听得甚是清晰。

他话声微微一顿，接着面容一肃，继续说道：“只是江湖大劫将兴，杀孽已萌，出家之人，五蕴皆空，不宜卷入江湖是非之中，老僧几经考虑，本门决定退出江湖，封山二十年。因此，老僧郑重宣布，凡我门下，已经皈依三宝弟子，从明日起，不准擅离本寺一步，本门俗家弟子，也一律不准再在江湖走动。”

峨嵋派在江湖上被列为四大门派之一，声誉极隆，何以突然宣布退

出江湖，封山二十年？

全寺僧侣，不禁全都凛然失色。

但峨嵋伏虎寺清规素严，掌门人这种重大决定，自有他的远大见解，僧侣们虽觉事出突然，心头各有疑问，纷纷猜想。

因为大家都还记得本门在六十年前，也曾经有过一次封山，那还是上一代方丈手里的事。目前，除了方丈和四位长老之外，谁也不清楚当年要封山的原因。

在近乎凝结的空气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声问话。

大觉大师眼看没人提出意见，这才微微颌首道：“大家该知道祖师创业维艰，老僧此一决定，亦情非得已，本门戒律极严，一经决定，就不准违忽，同时由持戒院派人通知本门俗家弟子，一体遵照。”

持戒院住持起立躬身，应了声：“小僧谨遵掌门人法谕。”大觉大师点头还礼，接着目光一转，笔直朝右侧后排瞧来，和声道：“南珩，你早餐之后，可到方丈室来，老僧另有交待。”

原来站在右侧后排末尾的那粗衣少年，叫做赵南珩，他听到方丈吩咐，心头不禁一阵猛跳，慌忙躬身应“是”！

大觉大师面容慈祥，朝大殿僧侣合十为礼，然后取起紫玉如意，缓缓转身，朝殿后走去。

四位长老同时站起，跟在大觉大师身后，步入后殿；但他们脸上，显得异常凝重，而且还隐约流露出悲愤之色！

四条灰色长龙，依然有规律的退出大殿。

每个人的心底，都压着惶惑和不安。

尤其是粗衣少年赵南珩！

他虽然是方丈大觉大师从山外带回来的，但多少年来，除了听经之外，平常很难见到方丈。

如今方丈在宣布封山之后，召见自己，其中必有事故，在膳堂里匆匆吃完早餐，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独自朝后进去。穿过伽蓝殿、持戒院、沿着祖师殿，默默跨进左侧甬道，方丈居住的精舍，业已在望。

赵南珩只觉全身脉搏跳动随着加速，等走到阶前，几乎连呼吸都感到有点急促起来！

正当此时，门中忽然走出一个小沙弥，朝赵南珩招招手道：“赵师弟，方丈叫你进去。”

赵南珩知道他叫作了凡，是伺候方丈室的弟子，当下应了声“是”，跟着跨进房门。抬头一瞧，只见大觉大师盘膝坐在禅榻之上，含笑道：“孩子，你来了？”

赵南珩慌忙走前几步，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口中说道：“弟子叩见老师傅。”

大觉大师抬手道：“孩子，你起来。”

赵南珩叩了几个头，才站起身子。

大觉大师目光慈祥，瞧着赵南珩，问道：“孩子，你今年几岁了？”

赵南珩道：“弟子今年十六岁。”

大觉大师点点头又道：“你知道到寺里来，已经有几年了？”

赵南珩道：“弟子五岁那年上山来的，已经十年了。”大觉大师又点点头，道：“不错，已经十年了，唉，老僧带你上山来的时候，你还是一

个小孩，如今，总算长成了！”

声音低沉，听来使人感到无比亲切！

“唔，这几年老僧要监寺大师指点你武功，你学会了些什么？”

赵南珩方才紧张的心情，已渐渐平复下来，躬身道：“弟子内功只练了三年，监寺大师说基本功夫，已经差不多了，另外本门的‘伏虎掌法’和‘乱披风剑法’，弟子刚学会不久。”

大觉大师忽然轻唱一声，道：“唉，没用了，如今都没有用了！”

赵南珩听不懂方丈说的什么，但又不敢作声。

大觉大师续道：“孩子，本门从现在起就要封山二十年，在封山期中，峨嵋派的武功，就不准在江湖出现。你，老僧十年前把你带上山来，但你不是峨嵋派的弟子，明日一朝，就得离开这里……”

赵南珩突然有如焦雷轰顶，扑的跪倒地上，急得流泪道：“老师傅，弟子是峨嵋门下，弟子不要离开这里，弟子愿意皈依我佛，伺候老师傅一辈子。”

大觉大师用手摩着他头顶，慈笑道：“孩子，别哭，老僧带你上山之时，就没把你列入峨嵋门墙，因为你不是佛门中人；虽然本门也有俗家弟子，但你另有你的前途，所以我并没叫你拜师。”

赵南珩抬头道：“老师傅，弟子求求你老人家，就收录弟子吧，弟子决不离开峨嵋。”

大觉大师脸色微黯，和声道：“傻孩子，峨嵋业已封山，岂能再收门人？何况……唉，老僧已替你准备了一封书信，你明日下山，可按照老僧所列路程，前往嵩山少林寺，面呈少林掌门百愚上人，他自会给你安排。

在你不满二十岁之时，千万不能离开少林寺，到你应该下山的时候，百愚上人自有交待。此后在江湖上，你永远不得提起峨嵋两字，也不得再使用峨嵋‘伏虎掌法’和‘乱披风剑法’。这是老僧临别赠言，你务必牢牢记住。”

说到这里，伸手从大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和一张路程单来，郑重递到赵南珩手中，又道：“好，孩子，没事了，你出去吧，到监寺大师那里领取盘川，明日一朝就下山去罢。”

赵南珩眼看方丈这般说法，知道无法挽回，只好含着眼泪接过书信，一面依依的道：“老师傅，弟子离开这里，不知几时再能看到你老人家？”

大觉大师慈祥的脸色，也不禁一黯，但急忙摇手道：“老僧从明天起，就要闭关二十年，你我有缘，二十年后，可到峨嵋再和老僧见上一面。”

赵南珩不禁又跪到地上，叩了几个头，才含泪退出。

这一天，全寺僧侣们，心情都非常沉重。

武林中人，谁都把荣誉看得重过生命！

六十年前，峨嵋派宣布退出江湖，封山二十年，峨嵋派的声誉，几乎一落千丈，从四大门派中除名，峨嵋弟子，在江湖上，也几乎抬不起头。

这六十年来，差幸方丈大觉大师苦心孤诣，把持门户，和全体峨嵋弟子的共同努力，才算恢复了以前的声誉，四大门派，也有了峨嵋一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想不到在六十年后，掌门方丈又突然宣布封山，又要退出江湖了。百年之中，接连两次封山，这一次二十年封山下来，峨嵋一派，只怕再也站不起来了！

掌门方丈自然深知封山对峨嵋派是大大不利之事，也自然经过郑重

考虑。所以要采取此项断然行动，除非不封山，比封山蒙受的损失，更大更重，才会有此抉择。

但上一次封山，知道真正原因的人，谁都讳莫如深，峨眉弟子，始终不知内情；这一次封山，相信除了方丈和四大长老，也没一个人知道究竟为了什么？

赵南珩知道自己的被遣下山，定和这次封山有关。

全寺僧侣都为本门宣布封山之事，心头感到无比沉重，他却怀着双重心事。

不仅眼看声誉卓著的峨眉派，就要在江湖上消声匿迹，而且自己还要离开自小长大，十年来以寺为家的伏虎寺。

这一天，他对寺中每一角落，和每一个人，都感到无限留恋。

夕阳下山了，这是他十年来最值得珍惜的一天，但这一天在他的感觉上，好像过得特别短促。随着钟声，没精打采的跨进膳堂，根本也吃不下饭，又没精打采的退出膳堂。

回转卧室，他含着眼泪，收拾好几件粗布衣服，打成一个小小包裹，把从监寺堂领来的三十两银子，和方丈大觉大师的一封亲笔函，一起收到包裹里面。

突然，他想起早晨忘了向方丈叩问，自己十年前是方丈从山外领回来的，自己究竟有没有爹娘？

因为自己身在寺中，大家部以寺为家，所以平时也从没有思家之念。其二、是因为掌门方丈地位崇高，终年难得一见，也不敢多问。

此时，他忽然想起了家，也想到爹娘，自己小时候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他深深悔没向方丈叩问自己的身世，现在已经迟了。

月亮渐渐斜照上窗棂，赵南珩睡在床上，思前想后，听初更响过，还是两眼睁得大大的，毫无睡意。

就在此时，窗外，忽然悄无声息的映出一条人影！

这人影，赵南珩最熟悉也没有了，身躯伟岸，使人有肃然起敬之威，这……不就是本寺掌门方丈大师……

心头蓦然一惊，还没容他转第一个念头，突觉腰限一麻，隔空被点了睡穴，人就酣然睡去！

不，他人虽睡去，但半意识的只觉顶门上有一股滚烫的热气，流入体内，全身血管，有若火炙。恍如梦到自己掉在一堆熊熊烈火之中，炙得头脑昏胀，全身的痛，口中不期发出低微的呻吟。

这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觉自己“百会”穴上，被人重重拍了一下，此后就一无所知！

第二章 嵩岳峻严不易留

第二天早晨，赵南珩从睡梦中醒转，突觉自己一身内衣，已然全被冷汗湿透，回想昨晚之事，只当是一场梦境，也就不以为意。

匆匆换过内衣、一手提着包裹，走出前殿。

监寺长老大师正站在大殿之上，看到赵南珩，勉强点头笑道：“好，孩子，你这就下山去吧！”

赵南珩连忙跪下，叩了几个头道：“弟子蒙大师多年教诲，请受弟子一拜。”

大行大师脸上一黯道：“孩子，你此去少林，好自为之！”赵南珩应了声“是”，站起身子，忍不住泪流满颊。大行大师望了他一眼，忽然沉声道：“本门业已封山，你离山之后，不准向人再提峨眉两字，老僧传你武功，也不准再使，知道吗？”

赵南珩含泪点头。

大行大师挥挥手道：“好，你去吧！”

赵南珩拖着沉重脚步，默默走出大殿，跨下石级，许多僧侣们，都默默地对他流露出惜别之容。

伏虎寺两扇大门，业已紧紧闭起，等他从边门走出，门也随着关上。

这大概就是封山了？

他瞧着伏虎寺金碧辉煌的匾额，登时有凄清冷落之感！

峨眉派为什么要封山？

为什么要自己离开峨眉？

为什么掌门方丈、监寺大师都一再叮嘱自己，不准向人提起峨眉两字？

为什么禁止自己不准再使峨眉的武功？

自己在峨眉长大，心目中一直把自己视作峨眉派弟子了，不论峨眉派已经宣布退出江湖也好，封山二十年也好，反正自己认定就是峨眉门人。

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心中想着，不禁放下包裹，恭恭敬敬的朝着大门，拜了八拜，才含着满眶热泪，一步步向山下走！

××××

少林寺，乃是闻名天下的古刹，寺在少室北麓，梵宇巍峨，宏伟庄严！

这是半月之后的中午时分。

寺外来了一名十六七岁的粗衣少年，一手提着一个小小包裹，抬头望望山麓，笔直朝山门走去。

当他走近门前，瞧到门上那块匾额“敕建少林禅寺”，六个金字，心中暗暗吁了口气：“少林寺终于到了！”

略微蜘躇了一下，挺挺腰干，正待朝大门跨去！

寺门内一声佛号，迎出一个灰袍中年僧人，合掌当胸，问道：“小施主可是进香来？”

粗衣少年摇摇头道：“不是，小可求见贵寺方丈。”

那灰袍僧人打量了少年一眼，含笑道：“那么小施主想是投师学艺来的？敝寺方丈，早在二十年前，就不收弟子

少林寺名闻天下，慕名投师来的，日有数起，灰袍僧人眼看这少年年事极轻，又带着包裹，定是慕名投师而来。

粗衣少年又摇摇头道：“不是，小可峨嵋门下赵南珩，奉命投书来的。”

灰袍道人听得脸色微微一变，忙道：“小施主书信呢？”

赵南珩道：“书信小可必须面呈方丈，大师傅能不能替小可通报一声？”

灰袍僧人道：“小施主请入寺稍坐，贫道立时替你通报！”

身子一侧，欠身肃客。

赵南珩跟着走入，灰袍僧人把他引进一间客室，便自退去。

一会工夫，走进另一个灰袍僧人，朝赵南珩合十道：“方丈有请。”

赵南珩连忙站起，跟他朝后进走去。

片刻工夫，到了一处花木扶疏的精舍前面。

那灰袍僧人忽然退后了两步，合掌道：“小施主请进。”

赵南珩向他道谢了一声，跨上石阶，早有小沙弥打起门帘，当下定了定神，神色恭敬的朝里走去。

这里敢情就是少林方丈的起居室了，明窗净几，布置雅洁，壁上还挂着不少名人书画。

正中一把紫檀绣披椅上，巍然端坐着一个身穿黄色僧袍的老和尚，脸含微笑，瞧着自己。

赵南珩知道这黄袍老僧就是少林方丈百愚上人了，一时哪敢多看，上前几步，拜了下去，口中说道：“弟子赵南珩，奉峨嵋掌门老师傅之命，有亲笔函一封，呈请方丈过目。”

说着从怀中掏出书信，双手呈了上去。

百愚上人微微欠身，含笑道：“小施主请起。”

说话之时，左手微微一抬，接过书信。

赵南珩只觉身子似乎被人托了起来，心中不期一怔，忖道：少林方丈果然名下无虚，光是这份内功，就非同小可！

百愚上人打开书信，迅速一瞧，立即收入袖中，徐徐抬起头来，两道眼神朝赵南珩略为端详，庄严的道：“大觉大师要你寄住本寺，只是本寺清规素严，每一个人都各有专司，老僧意欲暂时派你到膳堂工作，你可愿意？”

赵南珩和他目光一对，只觉这位少林方丈，年约六旬，生得面如满月，鼻直口方，卧蚕眉，丹凤眼，和蔼之中，另有一种慑人威仪，尤其两道眼神，神光湛湛，使人不可逼视。

慌忙低下头去，呐呐的道：“弟子但凭方丈吩咐。”

百愚上人点点头道：“好，一心，你把他领到膳堂，参见十方师傅，分配工作。”

那小沙弥应了声“是”，便招呼赵南珩退出精舍，直向膳堂走去。

膳堂在少林寺右侧后进，小沙弥一心领着赵南珩，参见过膳堂住持十方大师，便自退走。

十方大师年约五旬，生得身形高大，满腮连须短髭，他只问了赵南珩几句，便吩咐道：“本寺新来弟子，照例必须从挑水担柴开始，从明天起，上午挑水，下午到后山斫柴，担水二十缸，斫柴一百斤，你的工作就算完了。”

赵南珩暗想：自己在伏虎寺也是做担水斫柴的工作，有的是经验，自问担二十缸水，斫一百斤柴，还可勉强胜任，这就点头应“是”。

时光荏苒，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赵南珩上午担水，下午斫柴，这二十缸水，和一百斤柴，已经够苦够累，白天几乎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他不知道大觉大师要自己到少林寺来，为了什么？

因为三个月来，膳堂住持十方大师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当然更没有指点他的武功。

他想起百愚上人早已说过，自己只是在少林寺寄居。是以还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丝毫没有怨言。

晚上，他睡在一间狭小的小屋子里，仍旧练着他伏虎寺监寺大行大师传他的峨眉派内功心法。

这天，是赵南珩到少林寺第四个月的第一天。

晚上，他回到卧室，瞥见自己床上，放着一张白纸。心中大奇，急忙取过一瞧，只见上面写着：“老衲授汝此经，以三日为限，汝其好自为之。”

原来这张纸条底下还有一册薄薄的书本，上写“易筋真经”四字。

赵南珩不知这张字条和这册书本，是谁放在床上的？从字条上的口气看来，不像是膳堂住持十方大师，那么是方丈百愚上人？

方丈来过自己房里？

赵南珩心头不期一惊，急忙取起那册“易筋真经”，打开首面，只见写着：“达摩祖师手著弟子慧可谨注”。

这几个字映入眼帘，赵南珩不由又是一惊。

他自幼熟读经文，自然知道达摩祖师渡江东来，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付法及袈裟於慧可的一段故事。

这“易筋真经”既是达摩祖师手著，慧可禅师注释，定是少林寺不传之秘，他心头这份惊喜，自然无可言喻，急忙往下看去。

但见除了正文和每句底下的注释之外，每行之间，还有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

他看了两行，只觉这册“易筋真经”乃是内家要诀，不但经文古涩难懂，就是注释所述道理，也句句含义深奥，字字蕴蓄玄机，急切之间，哪能领悟得了？

暗想：字条上曾说只以三天为限，要自己好自为之，这般深奥难解的文字，就是三十天也研读不通。

心中一急，想起小时候背诵经文，不是也不求甚解，先读个滚瓜烂熟，慢慢也就懂了，自己何不把它念熟了再说，好在经文只有薄薄的三五页光景，背诵不难。

这么一想，就剔亮油灯，照着经文一句一句的反覆念诵，数十遍之后，虽然不明字句中的意义，却也能默默背诵了。

再念了数十遍，第一节经文业已背熟，接着又念第二节，这样一节一节的念去，直到东方发白，真经中的正文，果然已被他囫囵吞枣，背得极熟。

当下收起真经，匆匆外出，直到晚餐之后，回转寝室，就仔细研读注释，但这些道理，还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赵南珩也不去管它，依然用默诵方式，先把每句经文底下慧可禅师

注释的句子念熟，然后又研读每行之间的细注。

他人本聪明，这样不眠不休的诵读，只有两个晚上，居然把所有细注，全部牢牢记住。

第三天晚上，他又复诵了几遍，觉得已无遗漏，才上床睡觉，早晨起来，那册“易筋真经”，果然不见，心知已被方丈收去，好在经中文字，全已记熟。

从这天开始，每天晚上，他一面记诵，一面就按照经中所述，试着练习。

× × × ×

半年之后，渐渐给他领悟出不少心得，只觉每当练功之时，总觉自己体内，好像有着一股到处冲动不可自己的力道。

同时也体会到自己的“百会穴”，似乎闭塞不开，以致这股力量，无法透过；但尽管如此，自己内功火候，却是与日俱进。

使他最感成效的，莫过放精神爽朗，耳目灵异，跑起路来，特别轻快，以前每天挑水斫柴，从早忙到晚，大汗淋漓，没有休息的时间，现在却轻而易举，游刃有余。

尤其峨嵋绝学八十四招“乱披风剑法”，也和以前使得不同了。

趁着在后山斫柴的时间，以树枝代剑演练，一招一式之间，真气往往会透过手臂，贯注枝头，这种显著的进步，使赵南珩欣喜若狂，更加发奋勤练。

× × × ×

秋去冬来，腊尽春还。

赵南珩到少林寺，再过半个月就是一年了。

这是他一生不会忘记的日子——峨嵋掌门方丈大觉大师宣布封山的一天——正月初九。

赵南珩一早醒来，心中就有点悒悒寡欢，他回忆着一年前的今日，方丈宣布封山之后，四大长老脸上那种沉郁凝重的脸色，和数百僧侣黯然失色的神情，同时也想起大觉大师和自己的谈话，于是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

一年来，少林寺的僧侣，对自己也并没歧视，但在感觉上，总不及伏虎寺僧侣对自己的亲切爱护，有如家人。

他好像离开母亲的游子，心头升起深切孺思。

午斋之后，他又独自掬着一条扁担和两捆绳索，朝后山走去。

一路上，他总觉心神不宁，想起自己在少林寺，只是寄住，听峨嵋掌门大觉大师的口气，好像只等自己满了二十岁，就要离开。

那么，还有三年，三年之后，自己又到哪里去呢？

赵南珩越想越觉得心烦，放下扁担，随手执了一支树干，在林前一片空地上摆了个架式，以枝代剑，练起峨嵋派镇山绝学“乱披风剑法”来。

起先，他一支树枝，东一指，西一指，看去漫无章法，渐渐，树枝飘忽，愈演愈密，身法也逐渐加快。

剑走轻灵，气注剑身，但觉自己这套剑法，愈来愈觉精纯，从前想不到的精微之处，如今竟能得心应手，收发无遗。

心中一喜，止不住轻啸一声，剑法随之一变，右手挥洒之际，宛如风飘垂柳，散起漫天丝影，“嘶嘶嘶”剑风，登时大炽……

“嘿！”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一声苍劲的冷嘿。

漫天剑影，倏然收敛。

赵南珩随声瞧去，不知何时，身前不远，已站着一个人身形高大，短髭如猬的灰衣大和尚！

他这一回头看清来人，正是膳堂住持十方大师，心头不由一惊，慌忙丢下树枝，躬身道：“弟子参见大师傅。”

十方大师寒着脸色，注目喝道：“赵南珩，你知罪吗？”

赵南珩惶惑的抬起头来，讷讷说道：“弟子……不知道什么地方触犯了寺规？”

十方大师目光如炬，喝道：“你还敢抵赖？你以为是掌门方丈交待下来的，我就不能罚你？”

赵南珩心中觉得奇怪，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过错，这就低头道：“弟子实在不知道……”

十方大师不待他说完，怒声问道：“你到后山做什么来的？”赵南珩道：“弟子是斫柴来的。”

十方大师冷声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赵南珩心中暗啊一声，付道：“原来你是说我没有斫柴，心念一动，不由感到有点委屈。暗想：自己一年来勤奋做事，从没偷懒，此刻就是没有动手斫柴，但自己只要到时斫满一百斤也就是了，何用这般声色俱厉？”

十方大师见他没有作声，不由叱道：“你心中可是不服？”赵南珩道：“弟子是奉大师傅之命，斫满一百斤……”十方大师道：“住口，少林弟子不准偷练旁门杂学，你方才练的是什么剑法？”

他这句“旁门杂学”听得赵南珩不禁有气，蓦的抬头，从容道：“大师傅，弟子练的是峨眉剑法，不是旁门杂学。”

十方大师怒道：“小子，你还敢顶嘴？峨眉派早在武林除名，你要练峨眉派的剑法，到峨眉去练，这里是少林寺！”

赵南珩再也忍耐不住，理直气壮的道：“大师傅，你错了，峨眉派宣布退出江湖，并不是在武林除名，弟子峨眉门下，只是暂时寄住贵寺，峨眉弟子练峨眉武功，并没犯了贵寺戒条。”

十方大师住持膳堂，在少林寺地位并不算低，平日哪有人敢顶撞于他？此刻被赵南珩说得不禁一呆，勃然大怒，戟指着他喝道：“小子，你……给我滚，少林寺容不得你！”

赵南珩少年人血气方刚，方才因他辱及峨眉，忍不住出言顶撞。他自然知道：少林寺再也呆不下去了，闻言剑眉挑动，一张俊脸，也气得通红，拱拱手道：“大师傅乃是少林有数高僧，小可寄居贵寺，也该善来善往，留个日后相见地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小可这就告辞。”

话声一落，转身就往山下奔去。

耳中只听十方大师粗暴的声音，在身后喝道：“好小子，谅你峨眉门下，还有多大出息不成？”

第三章 独向异乡为异客

赵南珩负气离开少林，他觉得少林寺无可留恋，唯一感到遗憾的，没向百愚上人辞行。

因为这位老方丈总究对自己有授经之德，但自己只是一个寄住的人，又遭到膳堂住持的驱逐，能够随便见到老方丈吗？

他住足回首，望了少林寺一眼，终于掉头而去。

人生有着走不完的道路，只要你走得光明正大，到处都是康庄大路；但此刻的赵南珩，实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好？

突然，他想起大师兄，不是就在开封？

这位大师兄名叫李振庭，乃是大觉大师的俗家弟子，就在开封开设沧海镖局，他曾说过取沧海镖局的意义，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句诗，叫做“月出峨眉照沧海”，表示他身在江湖，心存师门之意。

他每年都要上伏虎寺一次，叩谒掌门师尊，寺中的人都叫他大师兄，自己也跟着这样叫。

大师兄在江湖上是极有名气的人，沧海镖局据说已有二十年历史，信誉卓著，因此大家部叫他李沧海而不名。

他对人和蔼可亲，一点也没有架子，自己何不就投奔他去？想到这里，顿觉眼前有了一盏明灯，心中兴奋，挺挺腰干，迈开大步，直向路上赶程。

开封，旧称汴京，为五代及北宋故都，雄据黄河南岸，街道宽阔，商店林立，市容极为壮观。

两天之后，赵南珩到达开封，已是傍晚时光，他先在路边小饭馆中，填饱肚皮，就向店家打听沧海镖局地址。

那店家瞧他手上提着包裹，含笑问道：“小客官可是投奔沧海镖局来的？李大爷在咱们开封，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只是在早一年之前，就收歇啦，如今连招牌都改了，叫做八方镖局。”

赵南珩听得一怔，自己巴望投奔大师兄，他居然歇了业？

哦，他想起掌门方丈曾交待持戒院传谕俗家弟子，一律不准再在江湖走动，沧海镖局的收歇，也是为了峨嵋封山之故！

赵南珩真弄不懂峨嵋封山，何以连镖局都要收歇？迟疑之下，又向店家问道：“店家，那么你可知道李局主家在哪里？”

那店家瞧他神色焦灼，想了想道：“李大爷家在哪里，倒不大清楚，喏，小客官不妨到南横街问问八方镖局，他们也许知道。”

赵南珩问明路径，谢过店家，就朝南横街奔去。

八方镖局虽然开张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因为局主铁剑绵掌常昌寿，乃是武当派掌门人的嫡传弟子，交游极广。

自从沧海镖局收歇之后，开封城里的官镖、盐镖，大宗卖买，都由八方镖局接了下来，是以生意鼎盛。

赵南珩找到八方镖局门口，那是一座五进大宅，门口蹲着一对石狮子，左首一方白铜招牌，直书“八方镖局”四个大字，擦得光可鉴人，十分气派。

心中不禁暗暗叹息，大师兄这大一片基业，就因峨嵋封山，跟着收歇，实在太可惜了！

正在造巡之际，忽见从门中走出一个汉子，瞧着赵南珩问道：“喂，

小哥，你找谁？”

赵南珩正因自己不好贸然进去，看到有人问话，连忙放下包裹，抱拳道：“小可想请问老哥一声，从前沧海镖局的李局主，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那人颌首还礼，道：“李局主好像是回南方去的，详细情形，兄弟也不大清楚。”

赵南珩听他这么一说，真觉得举目无亲，进退两难，不觉怔怔的呆了一下，拱拱手道：“多谢老哥。”

没精打采的提起包裹，转身欲走。

那人忽然叫道：“喂，小哥儿，你找李局主有什么事？”

赵南珩停步，摇摇头道：“没有什么，小可原是投奔他来的。”

那人笑笑道：“兄弟早就看出小哥是投奔镖局来的，你认识李局主？”

赵南珩眼看他甚是和气，这就点点头道：“李局主，是小可的师兄。”

那人先是一怔，接着轻声道：“小兄弟，你是峨嵋门下？”

赵南珩点点头。

那人又道：“小兄弟，咱们说起来不是外人，我叫马长荣，跟李局主多年，局主镖局收歇之后，我就留在这里，混口饭吃，你是哪里来的？”

赵南珩道：“原来是马大哥，小可刚从少林寺来。”

马长荣道：“这样就好，小兄弟既然来了，先住下来，看看咱们这里，要不要添人？”

赵南珩觉得心头一阵温暖，感激的道：“马大哥，你真好。”

马长荣耸耸肩道：“咱跟李局主多年，小兄弟，这点忙，算不了什么，嘿嘿，算不了什么，走，咱们到里边去。”

说着忽然低声道：“小兄弟，你在人面前，别再提起李局主，因为听说峨嵋派已经退出江湖了，你……你就说少林寺来的就好。”

赵南珩想起大觉大师和监寺大师都叮嘱过自己，不准对人提起“峨嵋”两字，这就点头道：“多承马大哥关照。”

马长荣倒也真够义气，把赵南珩引到后面自己房中，对人说是自己远房亲戚，在少林寺学了两年武功，想来找个差事。

镖局中人，倒也并不疑心，只是局主铁剑绵掌常昌寿要三天之后，才能回来。八方镖局生意兴隆，多添一个人手，自然不在乎，但要局主回来了，才能决定，因此，赵南珩也就在镖局中住了下来。

三天之后的中午时分，铁剑绵掌常局主回来了，那是个年约四旬左右的汉子，身穿天蓝团花夹袍，脑后拖着一条辫子，紫膛脸，浓眉大眼，目光炯炯，神态严肃，果然不失为一局之主！

镖局中人，因局主回来，起了一阵忙乱，大家纷纷迎将出去，像乌鸦随凤凰一般，跟在局主身后，进入左厢账房，报告这几天来的局中业务。

马长荣只是镖局中的一名趟子手，是以他没资格跟进屋去，只在门外伺候，想乘机替赵南珩进言，在局中讨个差事。

此时，镖局外面，忽然走进一个人来。

这人一径闯上大厅，高声叫道：“里面有人吗？”

马长荣站在厢房门口，慌忙迎过去。

见厅上站着一位富家公子模样的人，年约十七八岁，生得玉面朱唇，十分俊美，身穿一袭青罗夹衫，轻盈潇洒，此时背负双手，神情极是倨傲。

一时不敢怠慢，迎前几步，笑道：“公子贵姓，驾临……”

那罗衣公子仰头望着厅中大梁，挥挥手道：“你们总镖头不是回来了吗？叫你们总镖头来。”

马长荣暗暗皱眉，这人好大的架子！一面却陪着笑道：“是，是，你老请坐！”

话声一落，刚转过身子，瞥见局主铁剑绵掌常昌寿已大步跨进厅来，这就悄悄退了下去。

常昌寿目光打量着那位客人，双拳微抱，宏声问道：“尊客高姓大名，有何贵干？”

罗衣公子大不刺刺的点点头道：“你就是总镖头吗？我这里有一趟镖，你们接不接？”

铁剑绵掌见他如此傲慢，心头微感不悦，但依然含笑道：“尊客光顾，敝局自表欢迎，只是尊客该先把姓名来历和承保何物，送到何处见告，兄弟才好考虑接是不接。”

那罗衣公子碰了一个软钉子，目光不由朝铁剑绵掌打量了几眼，鼻孔里微哼了一声，道：“你就是铁剑绵掌常总镖头了？”

常昌寿道：“不错，兄弟正是常某。”

罗衣公子忽然拱拱手道：“久仰，久仰，开封府只有你们八方镖局，还承担得起这趟镖，兄弟才特地亲自前来。”

他依然没说出姓名来历，和托保之物。

铁剑绵掌常昌寿因他这几句话，还算中听，心头舒畅了不少，也拱拱手道：“不敢，常某承江湖朋友抬举，一年来，接过不少生意，总算还没有出过什么岔子。”

罗衣公子哈哈一笑道：“总镖头武当高弟，‘两仪剑’、‘太极掌’、名动遐迩，兄弟信不过你也不会找上八方镖局来了。”

他这一大笑，声音略带尖脆。

铁剑绵掌心中不期一惊，先前自己只当对方是个膏粱子弟，平日骄纵惯的公子哥儿，但这几句话，分明是江湖上人的口气！

他总究身为一局之主，见多识广，闻言浓眉微微一轩，抬目道：“听尊客口气，委承之物，定然贵重无比，但敝局规定不接来历不明的镖，尊客最好……”

衣公子不待他说完，又是一声脆笑，道：“好个不接来历不，我这宗宝物，是新从洛阳以重价收购来的，只要贵局能够平安送到泰安府，贵局的酬劳，共为一万两银子，这里是五千两，你先收了，其余一半，送到地头，自会付清。”

说到这里，从怀中掏出一张庄票，随手扔来。

别看他轻轻一送，那张庄票，居然平平稳稳飞到常昌寿手

铁剑绵掌心头着实一惊，光看人家这一手，内功就非同小可，接到手中，低头一瞧，正是开封府城里最大的一家银号，实丰银号开出的五千两纹银庄票。

这一怔，把铁剑绵掌给楞住了！

要知开镖局的，平常虽然见惯大批金银，但那都是经手之物，普通走一趟镖，最多也不过睁上千儿八百，像这样一趟的酬劳，就是一万两银，开上一世镖局，也难得遇上一次，叫他如何不怦然心动？

他强按着激动的心情，惊疑的道：“尊客究竟要敝局保什么镖？”

罗衣公子微微一笑，神态有些妩媚，缓缓从怀中掏出一只紫檀雕花木盒，放在桌上，郑重的道：“这是一件稀世古玩，价值连城，总镖头务必亲自押运，送交泰安府徂徕山下，佟家庄佟老庄主亲收，若有半分差错……”

说到这里，目光转动，冷冷一笑，道：“好在八方镖局是武当派开的，总镖头又是一尘道长的高弟，若有误，咱们自会找一尘道长算账。”

铁剑绵掌瞧他说话的神情，心中方自一愣，暗想：这人笑起来怎的带着女娘腔？莫非是女扮男装？但他已被一万两银子重酬迷失了灵智，也不想想来人身手，并不比他弱到哪里，也许还强过了他，若说前途没有风险，何以他自己不送去，要来委托八方镖局？一面颌首道：“好，敝局接了。”

罗衣公子没待常昌寿说话，拱拱手道：“那么偏劳总镖头跑一趟了。”话声一落，举步跨出大厅，大摇大摆而去。

铁剑绵掌怔怔的望着他后影，心中也感到此人大有疑问。走近桌前，小心翼翼的取起紫檀木盒，只觉入手甚沉，敢情里面是件玉器古玩。回头一瞧，只见马长荣还站在厅下伺候，就吩咐道：“老马，你去请孙副总镖头到我房里来。”

马长荣答应一声，便自退下。

铁剑绵掌一手托着木盒，缓步朝右厢走去。

原来八方镖局的副总镖头孙吉星，是铁剑绵掌常昌寿的师弟，个子瘦小，为人精干，不但拳掌剑法，部有独到的造旨，尤其一身轻功和十二枚连珠金钱镖，在同门之中，无出其右，江湖上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草上飞”。

常昌寿创立八方镖局，把他拉来，确实是一位得力助手。

这时，孙吉星听到师兄叫唤，匆匆走进房去，师兄弟两人关起房门，密谈了好一会工夫，才相继走出。

铁剑绵掌常昌寿分派人手，准备明日一早起程，前往泰安府。等他吩咐完毕，瞥见趟子手马长荣还在探头探脑的站在门口，好像有什么事情，这就问道：“老马，你有事吗？”

马长荣三脚两步，走近前来，陪笑道：“启禀局主，小的有个远房亲戚，刚从少林寺下来，投奔小的，想恳求局主，赏个差事。”

铁剑绵掌道：“你亲戚叫什么名字，人在哪里？”

马长荣知道有了希望，慌忙答道：“他叫赵南珩，投奔小的，现在镖局里。”

铁剑绵掌点头道：“好，你叫他来给我瞧瞧。”

马长荣连声应是，退出厢房，一会工夫，领着赵南珩走进，一面低低说道：“这就是常局主，你快去见过。”

赵南珩恭恭敬敬的作了个揖，道：“小可参见局主。”

铁剑绵掌瞧他年纪虽小，却生得五官端正，彬彬有礼，心中先有几份喜欢，点点头道：“你叫赵南珩，今年几岁了？”

赵南珩答道：“小可今年十七。”

铁剑绵掌又道：“方才马长荣说你刚从少林寺下来，你是少林门下？”

赵南珩摇头道：“不是，小可只在少林寺挑水斫柴。”

马长荣暗暗叫了声“糟糕”，自己教他说在少林学艺，他怎好说出

挑水斫柴来？心中一急，忙道：“局主，他还会武功。”

铁剑绵掌听得笑了笑，偏头问道：“你练过几年武功？”

赵南珩脸上一红，低头道：“小可练过三年拳掌。”

马长荣吁了口气，眼巴巴望着铁剑绵掌。

铁剑绵掌自然瞧得出他的心意，用手摸摸下巴，朝马长荣点头道：“好，就叫他留在局子里吧，先跟你学学。”

马长荣大喜过望，谄笑道：“多谢局主栽培。”

赵南珩也跟着作了个揖。

铁剑绵掌瞧瞧赵南珩，又道：哦，老马，明天你要跟我出去，这样罢，你小兄弟新来，镖局规矩什么也不懂，明天就带他同去，也好让他见识见识。”

马长荣没命的应是，退出厢房，他拍拍赵南珩肩膀，笑道：“小兄弟，你运气真不错，今儿个咱们局主接了一宗大买卖，心情好，咱一说就成，你慢慢学着，将来弄得好，也许升个副镖头当当。”

赵南珩心头甚是感激，道：“全仗马大哥照应。”

马长荣得意的道：“这还用说？局主不是吩咐过了？明儿个就要你一同上路，见识见识江湖上的板眼。”

第四章 八方风雨起中州

一宵无话，第二天清晨，准备上路的人，先饱餐了一顿，结束停当。因为这次保的红货，只是一只小小木盒，用不着镖车，虽有大伙人同行，其实也等于是走的暗镖。

铁剑绵掌只选了两名镖师，和两个趟子手随行，连同赵南珩，一共六人，走出大门，分别骑上健马，立即启程。

马长荣的马上，搁着一面卷起来的镖旗，它并没打开。这是局主关照的，路上要是不碰到道上朋友，用不着扬镖，但他还是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

赵南珩和另外一名趟子手，却跟在两名镖师马后。

他今天脱下了自己的粗布衣服，也换上一身劲装，腰间跨着一口单刀，骑在马上，自己感到确实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没想到前几天还投奔无门，今天却当上了镖局的人，看来当镖局的总镖头，可真够威风，自己将来能够当个镖师才好。

一行人由开封启程，铁剑绵掌心中早有计较。他拟的路程，是经兰封、李坝集，由朱集折入单县，就是山东地界，再由金乡、济宁、滋阳、直达泰安。

这一条路，全程虽有八百来里，走的可全是官道驿站，按站打尖。

先前、铁剑绵掌心中还有点疑惧，总觉那个投镖的罗衣公子来历大有可疑！

因为对方无论言谈举动，分明也是个身怀上乘武功的人，何以他自己不送，却宁愿化上成万重金，要自己镖局押送？可见这一路上，定然会出事故。

但继而一想，对方投镖以前，既然把自己出身来历，都打听清清楚楚，可见他肯出重酬的原因，只不过想借自己师门武当派的威望，镇压道上朋友而已！

自己当然也知道，凭武当派这三个字，有谁敢打八方镖局主意？

果然，一路行来，由豫入鲁，四天工夫，别说江湖朋友，就是连稍为岔眼的人都没遇上半个。

如今离泰安府已只有一日之程了。

傍晚时分，赶到滋阳，铁剑绵掌常昌寿吩咐手下，在滋阳大街上一家叫做东宁客栈的客店歇脚。

镖师、镖伙眼看就到地头，大家的心情，都放宽下来，晚餐之后，两位镖师还叫了两斤高粱，和趟子手们天南地北的扯着。

但铁剑绵掌常昌寿的面情，似乎显得有些沉重！大家因局主平日不苟言笑，却也并不在意。

第二天凌晨，镖师们四更天便自起身，饱餐一顿，照说该继续上路了！

可是铁剑绵掌常昌寿，好像有着重大心事似的，坐在房中，一言不发，也没叫大家起程。

两位镖师瞧出情形有点不对，但也不敢多问。

太阳渐渐爬高，常昌寿脸上焦灼的神色，也渐渐加深。

其中一个姓王的镖师实在忍不住，怀疑的道：“总镖头，咱们什么时候上路？”

铁剑绵掌当着手下人，却也不便示弱，抬眼望，微微一笑，看着天色，故作从容的道：“咱们再等上一会，孙副总镖头也许就会赶来。”

那姓王的镖师“哦”了一声，也就退了出来。

干这一行的人，当然都是老江湖！总镖头这一句话，不啻告诉了大家，这一趟镖，因为关系重大，他使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自己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走着，其实红货是在副总镖头草上飞孙吉星的身上，敢情约好了在滋阳东宁客栈会面的。

难怪孙副总镖头没有赶到，总镖头就有些焦灼不安。

大伙儿整装待发，等了一会，时间快到辰巳之交了，依然不见草上飞孙吉星的影子。

铁剑绵掌也渐渐忍耐不住！

他想到师弟平日为人精干，而且这件事除了自己两人，再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路上不可能有什么差错？也许自己一行，这几日来赶得快了一些，当下就吩咐大家上路，只是不用急着攒程。

中午时光，快近南驿！

忽然前面路侧一片树林中，响起一声嘹亮长笑！

笑声未歇，只见一条人影，闪电朝马前泻落。

铁剑绵掌常昌寿久经大敌，听出笑声有异，不禁心头一凛，立即双腿一夹，越众而出。

两位镖师不待吩咐，同时一左一右跟着上去。

趟子手马长荣早已一跃下马，展开镖旗，高声说道：“开封八方镖局，道经贵地……”

那飞落马前的人，身穿青缎长袍，足登薄底快靴，脸上却蒙着一块黑纱，除了一双眼睛从黑纱中透出炯炯寒光，瞧不清他的面貌，此时没等马长荣交待过节，左手袍袖一扬，阴笑道：“你替老夫站开！”

别看他轻轻一挥袍袖，马长荣一个身子，登时被一股无形潜力，推得向后连退了几步。

蒙面人理也没有再理他，目光一转，落到铁剑绵掌常昌寿身上，大不刺刺的沉声问道：“你就是八方镖局总镖头吗？”

语声阴沉，但可以从他声音之中，听出此人年龄少说也当在五旬以上。

铁剑绵掌看他只轻轻一挥，便把马长荣凭空推开，心头不期大为惊凛，但他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飘然下马，抱拳道：“兄弟正是常昌寿，不敢动问老哥高姓大名，如何称呼？”

蒙面人阴恻恻笑道：“总镖头和老夫称兄道弟，那么武当一尘子和老夫该如何称呼了？”

铁剑绵掌听得又是一怔，暗想：敢情此人果然大有来历，他既和师尊相识，怎会拦路劫镖？心念电转，但因对方说出师尊名讳，却也不敢得罪，这就抱抱拳道：“尊驾不以真面目相示，请恕在下冒昧……”

蒙面人冷冷的道：“这个无关宏旨，老夫只是想问问你，这趟镖，保的是什么红货，系受何人托运而来？”

铁剑绵掌心头虽是不快，仍然谦和的道：“不，在下受人之托，代客守秘，原是镖局行规，尊驾垂询之事，恕在下碍难奉告。”

蒙面人卓立当路，一袭长袍，无风自动，阴笑道：“只怕你也未必

知道保的究系何物？要是知道了，嘿嘿，别说你常昌寿，就是比你强过十倍之人，只怕也没有这个胆量！”

铁剑绵堂听得不由一震，暗自回想那投保来的罗衣公子，果然并没有说出盒中究系何物，连他姓名来历，也讳莫如深，莫非那紫檀本盒中所贮之物，当真会有这般严重不成？

但他听蒙面人的口气，居然对自己大有不屑之意，一时再也忍耐不住，冷笑一声道：在下确实不知所保何物？尊驾倒似乎相当清楚。？

蒙面人大笑道：“老夫自然知道！”

说到这里，忽然厉声道：“老夫问你究系受何人托运来的？”

铁剑绵掌总究阅历较深，他听对方口气，便已推想到那盒中之物，可能牵涉到江湖上某一帮派，自己吃镖局饭的人，自然不能无故得罪。

此事能推则推，是为上策，心念一动，立即回道：“那投保之人，是一位年未弱冠的公子，不肯吐露姓名，只要在下送到徂徕山下，面交佟家庄老庄主亲收。”

蒙面人微微沉吟了下，道：“是个年未弱冠的公子？长相如何？”

铁剑绵掌道：“生得极是俊美。”

“这又是谁……”

蒙面人似乎只是在和自己说话，接着目光一抬，冷嘿道：“总镖头，你知道受了人家的骗吗？”

铁剑绵掌惊奇的道：“在下如何受骗？”

蒙面人突然仰天一声大笑，缓缓从怀中掏出一只紫檀雕花木盒，托在掌上，偏头问道：“你瞧瞧保的可是此盒？”

铁剑绵掌骤睹紫檀木盒，登时全身一震，脸如土色，暗叫一声：“完了！”

难怪不见师弟赶来，果然在路上出了岔子！他双目几乎冒出火来，“呛”的一声，从肩上撤下长剑，气急吼吼喝道：“你……”

蒙面人连正眼也没瞧他一下，截住话头，阴声道：“老夫并没难为你师弟，待会就会赶来了，老夫只是要你瞧瞧盒中之物。”

铁剑绵掌原是一时急怒攻心，才拔出剑来，此时听蒙面人口气，好像说师弟无恙，心头稍觉宽慰。同时想起对方先前说自己受了人家的骗，如今又说要自己瞧瞧盒中之物，心知其中定有蹊跷。

这就强忍怒气，说道：“在下吃这碗镖局饭，只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替顾主送到地头，责任便了，至于盒中所贮何物？在下无须知道，尊驾如顾全江湖道义，请将此盒赐还，在下感激不尽。”

蒙面人道：“老夫说过，就是比你强过十倍之人，只要知道盒中之物，也不敢承保此镖，老夫就是为了要你见识见识！”

说到这里，手指微一用劲，只听格的一声，紫檀雕花木盒，登时碎成粉末，纷纷坠地，里面露出一层黄绫。

蒙面人再从黄绫之中，取出一尊翡翠琢成的千手观音佛像，阳光之下，但见翠色夺目，确是稀世之宝！

蒙面人阴阴一笑道：“你现在知道这是什么了吧？”

铁剑绵掌常昌寿骤睹蒙面人取出一尊翡翠观音佛像，陡然想起武林中传说之事，不由脸色剧变，惊栗的道：“这……就是绿玉金莲千手如来？”

蒙面人手上拿着翡翠琢成的千手如来，一面赏鉴，一面阴笑道：“你

倒还有点眼力，嘿嘿，这翠色不错吧？光凭这大一块翡翠，就价值不菲，但可惜只是一尊上好翡翠的千手观音，并不是绿玉金莲千手如来。”

说到这里，突然举手朝地上砸去！

他这一举动，直看得大家心头猛紧。

赵南珩口中不由轻“啊”出声！

但听“砰”的一声脆响，一尊价值连城的宝物——翡翠观音，已被砸得稀烂，翠屑四溅！

铁剑绵掌常昌寿这下再也忍耐不住，对方这一砸，岂不等于砸烂了八方镖局的招牌？不由怒从心起，浓眉陡竖，大喝一声：“老贼，你是存心找事来的！”

人随声出，一个箭步窜到蒙面人身前！

蒙面人嘿嘿冷笑道：“蠢材，老夫是提醒你别上了人家的大当！”

铁剑绵掌怒冲斗牛，厉声道：“八方镖局保的就是这尊翡翠观音，老贼，你拿命来赔吧！”

长剑抡动，一招“凤凰点头”，嘶的一声，猛向蒙面人当胸刺出。

两位镖师同时霍地掣出单刀，一左一右围了上去。

蒙面人阴笑声：“蠢材，凭你也配和老夫动手？”

左手长袖一拂，一股潜力直逼剑尖，竟然把铁剑绵掌那一招挟带啸风的剑尖，给拂了开去。

铁剑绵掌连剑带人被拂得横跨一步，心头暗暗震骇，但此刻事情已到如此地步，除了拚命，已无法善了。腕势一转，长剑疾圈，剑尖向左右摆动，又是一招“迴风舞柳”，横向对方腰间斜斜刺去！

蒙面人哈哈一笑，身形微旋，右手大袖，又迎着拂出！

铁剑绵掌常昌寿身为武当掌教一尘道长大弟子，一手“两仪剑法”，已得武当真传，少说也有一二十年火候，在江湖上博得“铁剑”之名，岂是幸致？

但哪知此时在蒙面人手下，竟然毫不管用，第二招堪堪出手，又被对方这一记衣袖，逼住长剑，再也刺不出去！

不！他脚下不稳，身不由己的向侧连退了三步。

常昌寿明知自己和蒙面人差得老远，但他急怒交迸，横上了心，脚下才一站稳，紧接着虎吼一声，疾冲而上，手上长剑，刷刷刷，快若轮转，连刺带劈，没命的朝蒙面人攻出。

蒙面人连身子都没移动半步，冷喝道：“你是找死！去吧喝声出口，但听“呛”的一声！

大家根本连蒙面人如何出手，都没瞧清，铁剑绵掌常昌寿业已长剑脱手，一个身子如响斯应，登登笔直朝后退了七八步，“砰”的一屁股坐到地上！

这下当真把在场的镖师镖伙一齐震住，总镖头都不是人家对手，自己这些人，上去了也是白饶！

但就在这一瞬之间，突然有一条人影，从大家身边闪出，大声喝道：“老贼，你敢伤咱们局主？”

大家急忙回头瞧去，那不是新入镖局的赵南珩是谁？他手上横着一柄单刀，直向蒙面人奔去！

蒙面人两道炯炯目光，瞧着直向自己奔来的英俊少年，似乎感到微

微一怔，阴笑道：“小子，你是什么人？”

赵南珩一本正经的道：“别管我是谁，你砸烂了这尊翡翠观音，这是咱们镖局保的东西，你居然还敢出手伤人，太不讲理了。”

蒙面人冷冷的道：

“你想和老夫动手？”

赵南珩道：

“不错，我要你赔偿镖局的东西。”

蒙面人大笑道：“小娃儿，你倒真是初生之犊，老夫岂屑和你动手？”话声一落，大有转身离去之意。

赵南珩剑眉一剔，大声道：

“老贼，你往哪里走？”

身形一拦，手上单刀一领，刀尖连点，忽然幻出一片刀光，东一刀，西一刀，漫无章法的朝蒙面人身前洒去！

镖局中人全部瞧得大惊失色，暗叫要糟！

蒙面人好像微微一惊，忽然后退半步，长袖一封，逼住赵南珩以刀代剑攻出的三点剑影，喝道：“住手，你是峨嵋门下？”

赵南珩被他长袖轻轻一拂，只觉自己刀尖，宛如碰在一层无形气体之上，再也刺不进去，心头一慌，果然闻言住手，挺胸道：“我是峨嵋门下，又待怎的？”

“哈哈！”

蒙面人突然长笑一声，点头道：“好，好，罗髻开，峨嵋闭，大觉和尚尚且不敢出头，闭关自守，你小娃儿倒真憨不畏死！”

话声一落，大袖展处，身形破空飞起。

随着他腾空飞起的刹那之间，地上旋起一阵无形潜力，把赵南珩吹得衣袖飘动，身不由主的后退了一步！

不，他被蒙面人最后这几句话，听得心头大疑。

“罗髻开，峨嵋闭，大觉和尚尚且不敢出头，闭关死守，你这小娃儿倒真憨不畏死！”

什么“罗髻开，峨嵋闭”？

老师傅不敢出头，难道就是怕“罗髻开”？

赵南珩怔怔的站着，为这几句话出神，他心中泛起了许多疑问，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

铁剑绵掌常昌寿此刻早已从地上坐起，他运功一试，差幸并没有受伤；但翡翠观音已被蒙面人砸碎，八方镖局也从此砸烂了招牌，同时也等于砸了武当派的台！

这宛如一场梦境，从接镖到现在，那罗衣公子和这蒙面人，都来也兀突，去也兀突，自己枉是在江湖上闯荡多年，竟然连人家一点来历，都瞧不出来。

他黯然叹息，缓缓走近赵南珩身边，拍拍他肩头，道：“小兄弟！”

赵南珩悚然一惊，从沉思中觉醒，立即躬身道：“啊……局主！”

第五章 阿依生小不知愁

铁剑绵掌常昌寿面情严肃，问道：“你是峨嵋门下？”

赵南珩俊脸一红，低头讷讷道：“小可正是峨嵋门下。”

铁剑绵掌微含怒意的看了马长荣一眼，和声道：“八方镖局正值多事之秋，小兄弟既是峨嵋高弟，留在敝局里，也太以委屈

说到这里，回头朝马长荣吩咐道：“老马，你替我封一百两银子。”

马长荣答应一声，慌忙取过一封银子，双手捧上。

铁剑绵掌接过银子，朝赵南珩道：“这一百两银子，算是常某的一点意思，替小兄弟略壮行色，还望小兄弟勿却是幸。”赵南珩听他口气，敢情就因自己承认是峨嵋弟子，才遭辞退，心中不由暗暗气愤，你分明瞧不起峨嵋派，谁要你的银子？这就拱拱手道：“局主厚赐，小可决不敢受，小可就此告辞。”

他从马上取下包裹，转身朝马长荣抱拳作了一揖，道：“马大哥珍重。”

说到这里，不禁目含泪光，掉头就走。

铁剑绵掌怔得一怔，立即低喝一声：“大家先回开封再说！”

一阵鸾铃马蹄之声，杂沓响起，瞬倏奔出老远！

赵南珩一手提着包裹，心头又是一阵茫然，难道峨嵋派弟子，当真不能见容于江湖了？蓦然在地下重重的顿了一脚，自言自语的道：“我偏要说是峨嵋派门下！”

话声刚落，身侧忽然有人嗤的笑道：“谁不让你说是峨嵋派门下了？”

赵南珩微微一怔，转头望去，只见树林前面，站着一个十六七岁，身穿紫红短袄的少女，含笑瞧着自己，不禁脸上一红，掉过头，往前走去！

那红衣少女忽然叫道：“喂，你到哪里去？”

赵南珩走出两步，停住身子，问道：“姑娘可是问我？”红衣少女抿嘴一笑，挪上一步，道：“不问你，这里还有谁？”赵南珩从没和女孩儿打过交道，脸上有点热烘烘的，说不出话来，其实此刻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红衣少女觉他好玩，又挪上一步，道：“那个叫总镖头的人，真不识好歹，你帮了他，他好像还生你的气呢，这样就不要你

赵南珩点点头，气愤的道：“因为我是峨嵋派的人，他……瞧不起我。”

红衣少女睁大眼睛道：“峨嵋派有什么不好？”

赵南珩无异遇到了知己，挺挺胸道：“所以我偏要说是峨嵋派的门下。”

红衣少女偏脸想了一下，道：“几时我叫爹也去开一片镖局，就要你当总镖头，气气他们。”

赵南珩听得好笑，脸上忍不住绽出笑意。

红衣少女也跟着要笑，忽然她凝眸轻注的哼道：“你在笑我？哼，明天，我就叫爹开给你看。”

赵南珩讷讷道：“姑娘误会了，我没笑你？”

红衣少女白了他一眼，偏头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赵南珩道：“我叫赵南珩。”

红衣少女道：“我叫玫儿，你今年几岁？”

赵南珩俊脸微红，赧然道：“十七。”

玫儿低低的道：“啊，我才十六，噫，你这人真好玩，这也会害羞？”

她掩口轻笑，两颗乌溜溜的眼珠一转，忽然脸颊上也飞起两朵红云，轻轻啐了一口，又道：“喂，赵南珩，我方才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我呢？”

赵南珩怔道：“姑娘方才问我什么？”

玫儿嫣然一笑，道：“你这人真会忘记，我方才不是问你到哪里去？”

赵南珩脸有愧色，摇摇头，道：“我……还没一定。”玫儿脸上闪过一丝喜色，偏着头道：“喂，那你到我家去好不？”

赵南珩道：“多谢姑娘，我不去。”

玫儿睁大眼睛，奇道：“你不是还没一定去处吗？为什么不去？”

赵南珩依然摇摇头，道：“我要去找一份事做。”

玫儿扬着眉毛，咕的笑道：“这就是咯，我家里就是要找做事的人，我和爹去说，给你一份事做，不就好了。”

赵南珩被她说得有点心动，抬头道：“姑娘家里要做些什么？”

玫儿喜道：“那也随便，你会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喂，那么我们这就快走咯，我带你见我爹去。”

赵南珩迟疑的问道：“姑娘家在哪里？”

玫儿性急的道：“不远，就在前面佟家庄。”

“佟家庄？”

赵南珩听得一怔，佟家庄不就是八方镖局远来送镖的地方？心念一转，立即抬头问道：“佟家庄可是徂徕山下的倏家庄？”

玫儿一双眼睛盯着他点头，道：“你原来知道。”

赵南珩道：“那我不去。”

玫儿诧异道：“为什么？”

赵南珩道：“没什么，我不想去。”

玫儿小嘴一撇，气道：“我家里有老虎会吃你？哼，原来你是胆小鬼，不敢去。”

赵南珩胸脯一挺，昂首道：“我赵南珩什么都不怕。”

玫儿暗暗得意，一面故意道：“不怕就跟我走。”

赵南珩道：“走就走，反正我是凭劳力换饭吃的。”“对啊！”

玫儿话声出口，飞快往树林跑去，牵出一匹白马，一跃上马背，回头拍拍身后，笑道：“喂，你也上来，我带你去。”

赵南珩道：“一匹马，怎能骑两个人？姑娘只管骑走，在下自信还赶得上。”

玫儿偏头道：“一匹马，为什么不能骑两个人？我就时常坐在姐姐身后的。”

赵南珩心中暗想，这位姑娘当真不懂事，你们两人同乘一骑，那因为她是你姐姐呀，我怎好和你同乘一骑，坐在身后？

玫儿见他依然站着不动，不禁有点生气，扭头道：“不来拉倒，看你赶得上不？”

赵南珩道：“姑娘只要骑得慢一点，在下自然赶得上。”玫儿道：“骑马就要快，骑得慢，还有什么意思？”说着，抖了抖缰绳，拍拍马颈，低声道：“小白，咱们要回去了，你可别跑得太快，把他丢了。”

那白马好像懂得人言，口中低嘶一声，得得的朝前走去。赵南珩把包裹套上手臂，跟在白马后面。

玫儿回头瞧他果然跟自己马后走来，不由心中大乐，咕的笑道：“活该，叫你骑上来你不要，两只脚跟四只脚赛跑！”

说话之间，暗暗扯了一下缰绳，白马脚下忽然快了起来。

赵南珩跟在马后，脚下也不由加紧。

跑了一段路，玫儿见他健步如飞，依然跟在马后，并没落后，又暗暗夹了几下马腹，白马得了主人暗示，放开四蹄，朝前急驰。

赵南珩不知是玫儿故意捉弄自己，眼看白马渐跑渐快，也急忙洒开脚步，紧追不舍。

他自幼在峨嵋山长大，经常跟猴儿赛跑，轻功早有根基，后来年纪渐渐大了，派到的一份工作是挑水担柴，这是练轻功内力的最好法门。

一年前，到了少林寺，还是担任这份工作，自从百愚上人传他“达摩易筋真经”之后，这一年来，自己也觉得内功大有精境，此时跟在马后，任白马跑得多快，他也走得多快，并没有落后一步。

玫儿觉得好玩，不住的催着白马，四蹄翻飞，快得有如风驰电卷。

赵南珩因为跟着马跑，连自己都不知道跑得究有多快，只听到玫儿像银铃似的笑声，不时从马背上飘来！

白马渐渐缓了下来，越过草坪，停在一大片庄院前面。赵南珩跑得脸红红的，稍微感到有点气喘。

玫儿跳下马背，用小指勾着吹乱的须发，娇靥如花，笑道：“难怪你不要骑马，原来轻功真俊呢！”

赵南珩听他称赞自己，心中也甚是得意，抬头瞧瞧庄院，问道：“姑娘，这里可是到了吗？”

玫儿瞧着他，忽然低声道：“你很老实，是不是？”

赵南珩不知她这话什么意思？不由点了点头。

玫儿又道：“这就是咯，我爹不喜欢老实人，他时常说：‘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待会，你见了我爹，不可太老实。”

赵南珩听得一怔，迟疑到：“这个……”

玫儿白了他一眼，轻笑道：“这个……那个……这就是太老实咯！”

赵南珩摇摇头道：“这个我不懂。”

玫儿咕的笑道：“譬如你说话时常会脸红，有时候会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对不？你见了我爹，要学得潇洒一点，不可太拘泥了，知道吗？”

赵南珩心中暗暗奇怪，心想佟家庄的老庄主，可能是个脾气古怪的人。不然，到庄里做工来的人，当然要挑老实的好，但因玫儿既然这般叮嘱着，只好点点头，表示知道。

玫儿笑了一笑，随手扔下缰绳，领着他朝门里跑去。

这所庄院，甚是气派，屋宇重重，占地极广，四周围着参天大树，但静悄悄的，似乎人手不多。

赵南珩跟着她跨进二门。只见里面走出一个五旬左右的老者，一眼瞧到玫儿，立即迎着笑道：“小玫儿，你跑到哪里去了，方才老爷子还在找你……”

话声出口，忽然发现玫儿身后，还跟着一个少年，不期怔得一怔，两道眼神只是打量着赵南珩，问道：“这少年人是谁？”

赵南珩先前只当这位老者就是佟老庄主了，但一听口气，才知不是，不知他是庄上的什么人，看去她像身份不低。

玫儿笑了笑道：“骆大叔，他叫赵南珩，啊，爹呢？”

骆大叔皱皱眉头，道：“老爷子在书房里。”

玫儿朝赵南珩招招手，道：“喂，你跟我来！”

转身兴匆匆往里就走。

赵南珩和骆大叔点点头，就跟着玫儿走去，穿过长廊，经过两个院落，刚一走进书房。

只听里面有一个老人声音问道：“是小玫儿吗，你方才又跑到哪里去了？爹关照过你，不要乱跑……”

第六章 寒夜山庄客自投

玫儿回身朝赵南珩伸伸舌头，接口道：“爹，玫儿只在庄外玩咯，这不是回来了么？”说着招招手，轻声道：“喂，你跟我来咯！”

转身，一阵风似的往门里冲了进去，一面叫道：“爹，你瞧瞧，我替你物色了一个人呢！”

赵南珩略一踌躇，硬着头皮，跟进屋去。举目一瞧，这间书房，相当宽大，明窗净几，纤尘不染，四壁图书，玉轴牙籤，琳琅满目。

中间一把紫檀雕花椅上，端坐着一个年约五十六七的青袍老人，广颡隆准，修眉凤目，颏下一部花白山羊胡子，神态含威；但此刻却满脸慈祥，手捻胡子，望着小玫儿，似乎正待问话，及至瞧到赵南珩，脸色忽然微微一变！

赵南珩抬头之际，和他目光乍接，只觉这青袍老人两道眼神，精光如电，几乎使人不可逼视，心头不禁“咚”的一跳，慌忙低下头去！

玫儿瞪了他一眼，急忙叫道：“喂，你快来见过我爹！”

赵南珩是被青袍老人目光所慑，早已忘了玫儿的叮嘱，拘谨得连头也不敢抬，只是向上抱拳作揖道：“小可拜见老庄主。”

青袍老人沉声问道：“小玫儿，这人是谁？”

玫儿依在青袍老人身边，道：“爹，他叫赵南珩。”

青袍老人脸含愠色，问道：“会武？”

玫儿道：“他原是峨嵋派门下的。”

青袍老人沉唔一声，捋须道：“是峨嵋门下？”

赵南珩慌忙抱拳道：“小可正是峨嵋门下。”

青袍老人只是捋须不语。

玫儿小嘴一蹶，撒娇道：“爹，你是不是也怕了？”

青袍老人莞尔笑道：“为父难道还怕这些？”

玫儿眉毛一挑，咕的笑道：“那么爹是答应了？”

青袍老人瞧了小玫儿一眼，皱皱修眉，又点点头道：“资质倒是不错，唔，先在庄上住下来再说。”

赵南珩听不懂他们父女两人在说些什么？好像老庄主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住下来，自己是做工来的，岂能白吃闷饭？想到这里，不由腰干一挺，拱手道：“小可路遇姑娘，说庄上要找做事的人，小可做工来的，请老庄主派小可的工作就是。”

玫儿急得连连眨眼，已是迟了！

青袍老人抬目道：“你会做些什么？”

赵南珩不假思索的道：“小可在少林寺就是担柴挑水，后来投到八方镖局，局主给小可补了一名趟子手的缺……”

玫儿气得绷紧了脸，只是暗暗跺脚。

青袍老人微微一笑，点头道：“好，小玫儿，你领他去见过骆大叔，就叫他暂时住在柴房里好了。”

赵南珩道：“多谢老庄主。”

玫儿失色道：“爹，你不是要收一个……”

青袍老人没待她说下去，挥手道：“不用多说，你先领他去了，就回来，为父还有事要交代你。”

玫儿噘着小嘴，扭扭腰，朝赵南珩恨声道：“跟我来！”

打这天起，赵南珩在庄上安顿下来了。他的工作，并不是挑水担柴，而是打扫大厅和大门外的一片草坪，晚上住在后面柴房里，工作相当轻松。

庄中除了老庄主，和老庄主的爱女小玫儿，别无女眷。

骆大叔好像是府中的管家，大小事儿，都听他吩咐，另外还有四名护院武师，和七八个男仆人，两个女仆人，他们一个个面目森冷，大家见面都很少说话，所以偌大一所庄院，就显得有冷清清的感觉。

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生活古老而刻板。一连三天，赵南珩并没有见到老庄主的面，也没有见到过小玫儿，但他也不放在意上。

× × × ×

夜幕深垂，时近二鼓。

伶家庄灯火已熄，静寂如水，只有大厅廊上檐马叮咚，因风作响！

突然，厅侧东南方向，飞起一条黑影！

这人个子瘦小，但身法异常俐落，从围墙外面，一鹤冲天，斜飞而起，双足一点，人已掠上屋檐，隐入屋脊阴暗之处，伏下身去，运集目力，游目四顾，他敢情对庄中深具戒心，是以行动显得特别谨慎。

此时半钩新月，斜挂天空，夜色膝陇，万籁俱寂！

佟家庄一大片庄院，静静的矗立在高大黝黑的徂徕山下，宛若一座无人住的废宅，听不到半丝声息。

那人夜入庄院，当属有为而来，但他似乎因此刻的丝毫不曾受到阻碍，反而大感意外。

骤然间，他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只觉这种静寂如死的情景，比强敌围攻，更为可怖，而且就凭这一点，可见庄中主人，定然是一位棘手人物。

半晌之后，他似乎忍耐不住，倏然长身，从屋脊掠起，有如离弦之矢，朝左侧掠去，穿过两重院落，四周依然阒寂如故，但前面一排精舍中，却有了灯光！

这人微一吸气，轻如飘絮，丝毫不带声息，隼翔鹰泻，一下隐入窗前不远的一株大树之上！

这是一间颇为宽敞的书室，临窗一张长案上，放着一座亮银烛台，烛影摇曳，结了一段很长的灯花。

烛台边上，赫然放着一只紫檀搂花木盒。

案前坐着一个身躯高大广颡隼目的青袍老人，手执书卷，目不转睛的似乎正看得入神！

隐身树上的夜行人，骤睹青袍老人，不禁心头猛震，全身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噤，暗道：“是他！他会隐在徂徕山下？”

青袍老人依然手不释卷，在有意无意之间，缓缓抬头向窗外望去，执卷左手，也似乎轻微扬了一下！

就在此时，但听一阵“嘶”“嘶”细响，也同时透窗而入，几缕细劲指风，朝青袍老人身前袭到！

青袍老人坐着的身子微微一震，霍然站起，双目精光暴射，口中发出一声低沉的浓嘿：“千佛指！普天之下，居然还有人会千佛指？”

说到这里，忽然脸上闪过一丝阴森狞笑，仰天道：“就算你逃得快，中了老夫一枚‘搜魂针’，也跑不出五里之外！”缓缓放下书本，转身往里走去。

一会工夫，从中院飞起八六条黑影，分头朝四外追搜下去，这些人，一个个矫捷无比，即使江湖上一流高手，也不过如此！

漫漫长夜，春寒料峭，赵南珩早已做完工夫，进入睡乡了。

但他在朦胧之中，突然感觉有一条鬼魅似的人影，悄无声息的闪入窗口，飞上柴堆！

这并不是幻觉，而是心灵上的感应，自从他在少林寺蒙百愚上人赐传“达摩易筋真经”以来，耳目灵异，虽在睡梦之中，依然能够及时警觉。他瞿然一惊，立即翻身坐起，低声喝道：“是什么

“人”子还没有说出口，陡觉几缕劲风，业已袭上背后。

但对方并没立下杀手，这几缕劲风，宛如几把利剑，抵住后心，耳边同时响起一个极细的声音，叱道：“小子，不许声张，如敢违拗，莫怪我手下无情！”

赵南珩只觉对方所指之处，正是几处致命大穴，只要稍微用力，就得被他震断心脉，心头不禁大感凛骇，低声道：“你到底是谁？”

那声音怒道：“老朽身负重伤，而且还有人追捕，你只管睡觉，不准出声，也不许多问，知道吗？”

说话之时，那几缕指风，业已收了回去。

赵南珩只觉这人来得兀突，但听说他身负重伤，而且还有人追捕，不由点点头，压低声音道：“老人家，你身负重伤，小可身边，存有三粒峨眉夺命丹，你……”

那人声音和缓了些，道：“用不着，老朽自会治疗，你小子好好睡觉，只要不准对人声张出去就好，老朽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小子‘凤眼’、‘灵台’两穴，经老朽以独门手法禁制，十二个时辰不解，就得呕血而死，你晚上回来，老朽自会替你解开穴道。”

赵南珩点头应是，果然又睡了下去，但一时哪里还想睡得熟觉，只是闷闷的躺在床上。

柴堆上已经无声，心知那人正在运功疗伤，也就不敢惊动。

远处鸡声报晓，已经是五更天了，窗外现出轻微曙色，这就耐心等待天色大亮，才起身下床。

举头瞧了瞧堆满大半间屋子，砌得快要接近屋顶的柴堆，暗想：这上面，别说只有一个人，就是躲上十个八个，也不容易被人发现。一面拱拱手道：“老人家只管安心疗伤，这里不会有人进来的，小可要做事去了。”

那人并没作声，赵南珩走出柴房，顺手关上木门，才行离去。这一天，庄上平静如恒，好像昨晚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大家也依然各自做着自己份内的工作。

当然，赵南珩也不会知道昨晚庄上曾经发生过事。

晚餐之后，赵南珩回转柴房，小心翼翼的掩上板门。

只听那人的声音，已在耳朵边上响起：“小子，难为你守口如瓶，没泄漏老朽踪迹，来，老朽替你解开穴道！”

语声入耳，赵南珩陡觉身后被人轻轻拂了一下，正待道谢！

“噫！”那人忽然轻噫一声，接着冷厉的道：“小子，谁替你解了穴道？”

他虽然声音冷厉，但还是细如蚊蚋！

赵南珩听得的一怔，急忙压低声音道：“没有啊，小可……”

那人愤怒的道：“小子，你还说没有？老朽昨晚明明点了你‘灵台’、‘凤眼’两穴，岂会无故自解？”

赵南珩茫然道：“老人家，真的没有？小可才来了四天，这里的人都很少和小可说话，今天整整一天，就没有人和小可说过一句话。”

那人低哼一声，赵南珩只觉一缕劲风，闪电点来，自己胸前“玄机”穴上微微一震，但并没感到什么。

“噫！”那人又是一声轻噫，接着似乎诧异的道：“小子，你……练过‘金钟罩’……嘿，‘金钟罩’就是练到十二成火候，也禁不起老朽一指……你练过什么功夫？”

赵南珩道：“小可……”

那人立即制止，道：“小子，别出声，你说得再轻，也瞒不过门外经过的人，来，你可以上得来吗？到上面来。”

赵南珩自然渴欲一见其人，闻言连忙低低说道：“能。”

那人唔道：“小心一点，别弄出声音来。”

赵南珩微微提气，双足一点，跃上柴堆，果然没弄出多大声音。

那人夸赞着道：“轻功也着实不弱，唔，到这边来！”赵南珩跃上柴堆，只觉上面黝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在黑暗之中，发现角落上正有一对闪闪有光的眼神，瞧着自己，急忙踏着柴堆，弯腰朝里走去。

只听那人道：“小子，你坐下来，告诉我，你是何人门下？”

赵南珩依言坐下，一边低声道：“小可赵南珩，峨嵋门下。”“峨嵋？”

那人显得甚是惊奇，问道：“峨嵋派业已封山，你……到庄上卧底，是奉何人之命？”

赵南珩听得一怔，他觉得“卧底”这两个字，甚是新奇，不由摇摇头道：“小可到庄上只是做工来的，没有奉什么人之命。”

那人目光如炬，一瞬不瞬的紧盯着赵南珩脸上，阴嘿了一声，问道：“你练过什么功夫？”

赵南珩经过这一阵工夫，已可依稀看到对面坐着的是一个瘦小老人，但面容依然瞧不清楚，闻言说道：“小可以前练的是峨嵋派内功……”

瘦小老人截住他的话头，不屑的道：“峨嵋心法，虽是佛门正宗，但非四五十年不为功，你小子有多大年纪？”

赵南珩道：“去年，小可在少林寺蒙百愚老师傅传授‘易筋真经’……”

瘦小老人似乎吃了一惊，奇道：“少林七十二艺，均系由‘达摩易筋真经’上演绎而出，百愚上人怎会轻易传你？何况‘易筋真经’博大精深，也不是短短一年工夫，所得领悟，你小子伸过手来，给我瞧瞧。”

赵南珩伸手过去，瘦小老人在脉腕上按了一会，忽然目露诧异，奇道：“奇怪，以小兄弟的年龄来说，决不会超过十八，何以体内真力，竟有数十年修为之功？唔，少说也有三十年火候，却又泥丸闭塞，真气不通，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你自称峨嵋弟子，何以又在少林学艺？怎会投到这里来的？”

赵南珩这就把自己经过，约略说了一遍。

瘦小老人闭目沉思，喃喃自语道：“凭大觉大师一封信，百愚上人决不会把少林镇山绝学的‘达摩易筋真经’，轻易相授。”

说到这里忽然睁目道：“唔，小兄弟，大觉大师要你不满二十，不准离开少林，你不该轻易下山。唉，你既已离开，说也无用，不过，如果老夫猜得不错，你到了二十岁，应该再上少林寺一次，百愚上人也许有什么交代。”

赵南珩抬头道：“老人家，你说百愚老师傅会和小可交代些什么？”

第七章 寂寂空山惊曙色

瘦小老人摇头道：“这个老朽也只是推想而已，到时候见了百愚上人，自会知道，只是以小兄弟的为人，不该呆在这魔窟之中。”

“魔窟？”

赵南珩惊奇道：“老人家，你说这里是魔窟？”

“唔！”瘦小老人从鼻孔里唔了一声，又道：“你还不知道这里的老庄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老魔头，唉，这也难怪，小兄弟初出江湖，自然不曾听人说过，其实老朽也昨晚才知道的。”赵南珩几乎不相信自己见过一面，面貌和蔼的老庄主，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不禁好奇的道：“老人家，你说老庄主是杀人不眨眼的老魔头，他到底是谁？”

瘦小老人摇摇头道：“你不知他的底细，还可相安无事，倘若知道他的来历，只怕你连小性命都保不住了。”

赵南珩将信将疑，忽然心中一动，问道：“老人家，你江湖上的事，一定知道得很多，小可心里有一疑问，不知你肯不肯见告？”

瘦小老人道：“你说！”

赵南珩道：“你老想必听人说过‘罗髻开，峨眉闭’这两句话，究作何解？”

瘦小老人目注赵南珩，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口中噢道：“不错，峨眉既已封山，难怪你却仍在江湖走动，原来小兄弟自称峨眉门下，实非峨眉弟子，小兄弟在江湖上，以后还是少说峨眉的好。”

赵南珩被他说得脸上一红，问道：“那是为了什么？”

瘦小老人瞧了他一眼，慨然道：“老朽一生无求于人，也从不轻易受人滴水之惠，不想垂暮之年，还要小兄弟庇护……”

赵南珩张口欲言。

瘦小老人摇手制止，接道：“小兄弟既然以此相询，老朽自该知无不言，只是此事关系着峨眉一派声誉，大觉大师没对小兄弟说起，可见他不令你知此事，就是要你置身事外。江湖上的是是非非，不知底细，到处可行，知道得多了，就寸步难行，老朽方才说的，实为小兄弟好。峨眉封山之后，就不该再有峨眉派的弟子，在江湖走动，这个道理，小兄弟应该明白。”

赵南珩见他拐弯抹角，说了半天，还是不肯直说，心中未免感到失望。暗想：从他的口气，可以听出峨眉封山，其中果然大有文章，而且也似乎并非出于峨眉本意，难道会是受到别人的胁迫？

对了，“罗髻开，峨眉闭”，峨眉之闭，就是因为罗髻开的缘故，只不知道“罗髻”又是何等佯人？

自己非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何况自己去年离开伏虎寺之日，早已立下决心，一定要做峨眉弟子。

自己从懂事以来，也从未将既经决定的事，再加更改的。

瘦小老人瞧他脸上似感失望，然而又流露出坚毅之色，不由微微一笑，从怀中摸出两页旧纸，郑重递到赵南珩手上，道：“老朽待伤势好转，即须离此他去，这是老朽自幼抄录的指法，虽是残缺不全，但经老朽数十年苦研心得，增补了不少，举以奉赠，只要不遇上一等一的高手，也足可傲视江湖，好了，你下去吧！”

赵南珩手上接过两页旧纸，抬头道：“老人家厚赐……”

瘦小老人摇手道：“小兄弟不必多说，快去睡吧，老朽说话过多，

急需运功调息。”

赵南珩问道：“老人家，你的名号如何称呼？”

瘦小老人笑道：“老朽多年不用姓名，此次实为好奇所误，不说也罢。”

说罢，挥了挥手，就阖上眼睛，运起劲来。

赵南珩知他不肯多说，也只得作罢，当下把两页指法，纳入怀中，悄悄退下，回到床上运了会功，也自就寝。

××××

这是一个阴霾的早晨，劲急东风，带着丝丝寒意。

天上阴云密布，虽然天色已经亮了一会，但四外灰暗的还是和黎明时光差不多！

赵南珩一觉醒转，朝窗外望望天色，心头不期“咚”的一跳，暗叫糟糕，自己怎会睡迷糊了。

此刻怕不快要辰时？再不赶紧扫地，稍时准会被骆大叔斥责。一时哪还一得及洗脸，取过扫帚，三脚两步跨出了柴房，迳向前厅奔去。

从柴房到前厅，还有很长一段路，他顺着麻石甬道，跨进腰门，大厅上还静悄悄的不见人影。

敢情骆大叔还没起来，连其他的下人们，也一个不见。

佟家庄家规颇严，各人有各人的事，他来了五天，平日早晨，也是这般情形；不过，平时是自己起来得早，今天，快辰时了，难道大家都会晏起？

心中想着，不觉闪起一丝疑念！但继而一想，天色昏暗得有如黎明，当然会使人发生错觉，认为还没亮透，春眠不觉晓，自己不是也起来得迟了吗？

他匆匆把大厅前面的一片天井，打扫清洁，开了二门，一直扫到大门。

如今只要再开出门去，扫完庄前的一大块草坪，早晨的工作，就算完毕。他直起腰脊，轻轻吐了口气，放下扫帚，拨开巨木横门。

两扇黑漆钢钉大门，发出隆隆轻响，和兽嚼钢环的叮当晃动，大门开处，一阵阴寒冷风，迎面吹到！

赵南珩不自觉的拉拉衣领，拿起扫把，走出大门，才跨下一级石阶，目光瞥过，蓦地大吃一惊，口中也同时惊噫出声！

原来就在靠近左首石狮子两侧，竟然一边一个，直挺挺躺着两人！

一眼望去，这两人身躯都极为彪壮，身穿黑色密排紧扣衣靠，面貌陌生，显然不是庄上的人。

赵南珩皱皱眉头，丢下扫帚，走近两人身前，俯首一瞧，找不出什么伤痕，但已气绝多时。看他们脸上还流露出紧张神色，生似堪堪走近庄前，就突然死去，连背上单刀，都没有掣出。

昏暗的天空，隐隐动着春雷！

地上躺着两具直挺挺的尸体，给原已极为冷僻的徂徕山下，更加上几分使人悚栗的寒意。

这两个是什么人？怎会死在这里？

赵南珩心中打着问号，直起身子，不禁向四周瞧去。

当他目光接触到左侧一片松林，忽然发现林中似有人影，一时无暇

多想，纵身向林前掠去！

他目光原是一瞬不瞬的注视着那个人影，身子掠进，只见那人原来隐在一株大树后面。一手扶着树身，仰首上视，对赵南珩的奔近，似乎丝毫不觉。

赵南珩脚下一缓，凝目瞧去，那是一个身穿黑衫的老人，腰间插着一支旱烟管，左手五指如钩，扶在树身之上，手指竟然深陷木中，一脸惊怒的瞧着数步外一棵高大松树之上，他也死了，只是左手深陷树身，没有倒下来而已！

赵南珩瞧得心头又是一凛，暗想：敢情这老乾在死前一刻，瞧到一件既惊又怒之事，而且就在他惊怒交并之时，猝然死去的。

他死状也和石狮子前面两个壮汉一样，全身上下，一无伤痕。

当下走近几步，目光顺着老者仰望之处瞧去，只觉那棵高大松树，枝叶茂密，并无丝毫异样！

心中方自奇怪，瞥见松树底下，也有一个青年，两脚朝天，屁股落地，摔在那里，一动不动。

从他这一姿势，可以想到正是从树上跌下来的！

由此推断，那个黑衫老者不是青年人的父亲，就是师傅，他眼看青年人从树上跌下而死，脸上才会有那种惊怒神色。那么这几个人，都是被人杀害的？

这又是什么手法所伤，竟会出手如电，伤人俄顷？

赵南珩胆子再大，此刻也不禁毛骨悚然，从心底升起一股寒意，暗想：这四个人死在庄前，只怕老庄主，骆大叔都还不曾知道，自己得赶快去报告才好！

心念疾转，正待转身退出林去，就在这一瞬之间，忽见庄右一片树林中，忽然走出两个人来！

赵南珩身子往后一缩，藉着树身掩蔽，举目瞧去。

前面一个是中等身材，约有四旬左右的中年汉子，看去为人忠厚，稍后一个只是二十出头的青年，生得甚是英俊。

这两人全是一身劲装，背插长剑，边走边说，正朝庄前走来！

只见前面那个中年人沉思着道：“少林十戒大师，会在林中化，实是不可思议之事。”

后面青年人却以怀疑的口吻道：“费师兄，你看十戒大师会不会是被人杀害的？”

那被叫做费师兄的中年人摇摇头道：“不可能，少林寺以十字排行的大师，如今已只有八位，武功之高，在少林寺已属一流高手，哪会被人杀害？何况全身上下，看不出丝毫伤痕……？”

赵南珩听得心头“咚”的一跳，他在少林寺寄住一年，自然知道十戒大师是八位十字辈中武功最高，人缘最好的一位，他也会无缘无故死在这里？

心念转动之际，那两人业已走近庄前！

前面那个叫费师兄的，敢情一下瞧到石狮前面两具尸体，口中不禁惊噫一声，回头叫道：“虞师弟快来！”

说话声中，身形掠动，倏然落到石狮前面，蹲下身去。

后面那个青年跟踪掠到，惊奇的道：“费师兄，这两人是谁？”

费师兄脸色凝重，目光停在两具尸体之上，随口道：“燕南双杰！”
虞师弟失惊道：“燕南双杰？费师兄，他们就是形意门的鲁氏兄弟？”

费师兄点点头道：“奇怪，怎会丝毫瞧不出伤痕？”他说话之中略一犹豫，伸手撕开右边一个的衣襟，忽然惊道：“这是什么掌伤？”

赵南珩隐身树后，相隔过远，看不到尸体上的伤痕，但从他惊诧的声音听来，想非寻常手法所伤。

只听那虞师弟急急问道：“费师兄，是不是赤砂掌？”

费师兄摇头道：“赤砂掌虽是阴毒功夫，但击中人身，哪会有紫红掌印？唉，这么看来，少林十戒大师当真也是被人害死的了！”

虞师弟抬头之际，忽然伸手向自己这边一指，惊叫道：“费师兄，快瞧，那边林中，只怕也有人被害呢！”

费师兄依然替死尸掩上衣襟，直起身子，道：“我们过去瞧瞧！”

赵南珩心头一惊，慌忙一提真气，跃上附近一棵大树，他堪堪隐蔽好身形，师兄弟两人也已相继走入！

只见虞师弟指着黑衣老人问道：“啊，这又是谁？”费师兄似乎全身一震，脸上微微变色，低声道：“空中飞鱼神爪孙杰！”

虞师弟好奇的道：“怎么叫空中飞鱼神爪孙杰？”

费师兄道：“这位老人家住在洪泽湖老子山，据说平日钓鱼不用鱼竿，只是隔水用手一招，多大的鱼，都会自动飞起，因此江湖上人就叫他空中飞鱼。”

虞师弟吃惊道：“他这大的武功，还会被人杀害？”费师兄道：“听说他的老伴孙大娘，武功比他还高……啊，这位老人家果然也是前胸中掌……”

他在说话之时，已迅速解开黑衫老人的衣襟。

这下，赵南珩也看清楚了，这位被叫做空中飞鱼神爪孙杰的老人，胸口赫然印着一个色呈紫红的鲜明掌印！

虞师弟偏头问道：“费师兄，你想想看，师傅老人家可曾说过，当今江湖上，有谁会这种怪异武功的人？”

费师兄也似在沉思之中，闻言摇摇头道：“当今武林虽有不少高人，但如果要在举手之间，能把少林十戒大师和神爪孙杰，这两位一等一的高手，不动声色，置之死地，实在……噢……”

他说到这里，突然好像想起什么来了，目光凝视着那只紫红掌印，脸上渐露恐怖，喃喃的说道：“难道会是‘血影掌’？”

虞师弟睁目道：“血影掌？啊，我好像听师傅说过，那是鼠狼湖……”

这一瞬之间，费师兄连目光也流露出无比惊恐之色，低喝道：“不错，准是‘血影掌’……虞师弟，咱们快走！”虞师弟迟疑地望着他师兄，叫道：“费师兄怎么了？”费师兄不住的向左右回顾，颤声道：“佟家庄……东……东怪……咱们快……快走！”

他一把拉着虞师弟急急退出树林，如飞而去！

赵南珩躲在树上，眼看那个费师兄如此惊怖模样，不禁暗暗纳罕，心中默记着他们师兄弟两人临去的片断话头：“血影掌”，鼠狼湖，佟家庄……东怪……

他蓦地想起昨晚瘦小老头说过，这里的老庄主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

魔头，莫非十戒大师、燕南双杰、和空中飞鱼神爪孙杰这些人，都是老庄主杀的？

一念及此，只觉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噤！

同时又想起瘦小老人说过：“你不知他的底细，还可相安无事，倘若知道他的来历，只怕你连小性命都保不住了”。

不错，自己应该设法离开这里才好；但在没有离开之前，最好装作不知，庄外出了几条人命，还是进去报信，免得他们起疑，心念疾转，立即拔脚朝庄中跑去！

当他走上石阶，一脚踏入大门，禁不住全身泛起一阵寒意！

因为此刻时光已经不早，但偌大一座庄院中，仍然是一片阴沉死寂，不见一个人影！

平日这时候，骆大叔总是负手站在阶前，府中的人，虽然各做各的事，很少说话，也总有几个人走来走去的忙着工作。

像这样连鬼影子都不见一个的情形，五日来可说从未有过，难道庄中也出了什么事故不成？

赵南珩越想越觉得可疑，眼前这座巨宅，登时有阴森恐怖之感，他几乎没有勇气，再向里面进去。

呆呆的在门口站了一会，果然始终不见有人。

天色愈来愈是幽暗，雷声隆隆，天空已经在飘着丝丝细雨，山风吹到身上，寒意渐重！他心念一转，暗想：“即使院中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过去，自己也总得进去瞧瞧！”

当下胸脯一挺，大踏步朝里走去，进入二门，穿过天井，大厅上空荡荡的，沉寂如死。

第八章 江湖到处有恩仇

赵南珩在阶前站定，高声叫道：“骆大叔……骆大叔……”

叫了两声，仍是一片寂然，连半点回应都没有，不禁剑眉一皱，暗想：果不出自己所料，昨晚庄中，果然也出了事啦。

正待往里走去，哪知身后忽然响起一阵极其轻微细碎之声！

他此时耳目并用，警觉极高，这一阵极其轻微细碎声音。猝然入耳，心头猛地一惊，立即拧腰一闪，横跃三尺，回身瞧去。

只见一只花白狸猫，嘴上咬着一块红布条，打身后经过，被自己蓦然一跳，吓得把布条弃在地上，飞跃而去。

赵南珩不禁哑然失笑，暗叫一声：“惭愧！”转身欲走。

忽然想起那块红布条有点眼熟，好像和小玫儿那天穿的衣服，颜色相同，莫非真是小玫儿身上……

不知怎的，他一想到小玫儿，登时心头大急，无暇多想，一个箭步，掠上前去，伸手从地上拾起布条，正是玫儿那件衣服上撕下来的。

他拿在手上，不期有点发颤，再一细瞧，原来布上还有字迹，写着：“那天一回来，爹管得我很严，不准走出后院一步，真闷死了，今天爹带我走了，我会找你去的，小玫儿”

字体歪歪扭扭是用黛笔写成的，有几个字，已被狸猫咬得模糊不清。

赵南珩手上拿着这块布条，怔怔的发了一阵呆，这分明是小玫儿写给自己的，看她语气，已被她爹带着走了！想

来是临时匆匆忙忙走的，小玫儿是个聪明极顶的人，她想到他们走了，自己定会先在大厅上找寻，才把布条留在厅上。

又怕不易引起自己注意，所以要撕下自己曾经见她穿过的那件红衣服的布条用来写信。

她对自己……

他心头不禁升起一丝甜意，脸上也有了热烘烘的感觉。

她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女孩子，只有她同情自己。她还说过要叫她爹也去开一爿镖局，叫自己当总镖头，虽然这不过是孩子话，但对自己多么真切……

他十分珍惜地把红布条摺成小方块，贴身藏好。

庄中的人，都已经走了，难怪自己一早起来，就瞧不到人。那么庄外那些人，全是死在老庄主手下无疑，这位外貌和蔼的老庄主，当真是杀人眨眼的魔头？

目前，自己也得赶快离开这里才好，心念转动，哪还耽搁，退出大厅，立即飞也似朝柴房奔去，推门而入，仰脸叫道：“老人家！”

柴堆上没有半点回音！

“老人家！”

第二声出口，急不容缓的跃上柴堆，凝目瞧去，黑沉的柴堆上面，哪里还有瘦小老人的影子？

“他也走了！”

赵南珩低喟一声，暗想：难道老人家的伤势已经好了？

他走近角落，发现柴堆上留着一张白纸，伸手取起，匆匆回下，低头一瞧，只见纸上用木炭写道：“此非善地，不宜久留。”

老人家果然也走了，这是留给自己的，他还不知道庄中的人都已走

了，所以才劝自己不宜久留。

赵南珩匆匆收拾，提着自己来时的包裹，走出柴房，踏着麻石甬道，朝前面走去。

短暂的五天时光，使他又经历了一段人生坎坷的路程，小玫儿、老庄主、骆大叔、瘦小老人，一个个从他脑海中闪过。

尤其庄外那些死去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寻上佟家庄来？

为什么会死在庄外？

其中极可能包涵着一件极其复杂的武林恩怨，他明知道这些疑问，纵然竭尽心力，也无法寻得出答案，但他还是一路思索着。

走出麻石甬道，左脚堪堪跨出腰门，蓦听有人大声喝道：“是什么人？”

喝声入耳，同时响起“呛”“呛”两声拔剑的声音！赵南珩不期一怔，急忙抬头瞧去。只见厅前站着三人，其中两个手握长剑的，正是方才庄外见过姓费和姓虞的师兄弟两人。他们前面是一个身穿青缎长衫的中年汉子，面貌白皙，双目炯炯有神，一手按着剑柄，神态极为倨傲。

敢情向自己大声叱喝的就是此人。

三个人六道眼光，一瞬不瞬的朝腰门瞧来，脸上神色，显得甚是紧张。但当他们瞧到从腰门中走出来的只是一个提着包裹的粗衣少年，不由全都松了口气！

那身穿青缎长衫的中年汉子虎目含威，伸手一指，喝道：“小子，你是庄中什么人？”

赵南珩瞧他一开口就叫自己“小子”，心中大是不快，别过头，理也不理自顾自朝厅下走去！

那中年汉子敢情因赵南珩没加理睬，忍不住厉声道：“小子，你耳朵聋了不成？还不给我站住。”

赵南珩抬头，愤然道：“你可是和我说话？”

中年汉子大笑道：“我不问你问谁？小子，你是庄上什么人？佟家庄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赵南珩虽觉对方气概不凡，但说话之间，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心中更起反感，不由剑眉微扬，道：“我和你素不相识，这般盛气凌人，难道我就非说不可？”

中年汉子脸色一沉，双目之中突然现出逼人的神采，闪电掠过赵南珩身上，怒笑道：“我瞧你只是庄中的一名小厮，也敢在甘某面前放肆？只要你好好回答，自可无事。”

他因赵南珩一身粗布衣服，自然是庄中小厮身份，但他这两句话，对一个生性高傲的倔强少年来说，该是何等难堪的折辱？赵南珩只觉一阵气愤，袭上心头，胀得俊脸通红，回头道：“我不好好回答，你待怎的？”

说毕，转身往阶下走去！

“哈哈！小子，你替我躺下！”

中年汉子敞笑一声，左手疾出，一缕指风，闪电朝赵南珩左肩点来！

赵南珩早已留下了意，见他一指点到，听风辨位，霍地沉肩挫腰，身形疾转，右手使了一招“将军披甲”，往后封出。

那中年汉子没想到对方一个小厮模样的人，武功居然不弱，双方身形挫过，微微一怔，冷笑道：“好小子，原来你还会上两手，难怪如此倔强，

哈哈，凭你这点伎俩也敢在甘某面前卖弄？”

话声刚落，只听那个姓费的在旁叫道：“大师兄，他使的是峨嵋派‘伏虎掌’，莫非……”

中年汉子嘿然道：“不错，这是峨嵋派‘伏虎掌’中的‘将军披甲’，这小子不知是从哪里偷学来的。”

赵南珩被他一口叫出自己招式，心中方自一怔，及听中年汉子说自己只是从哪里偷学来的，不由气往上冲，大声道：“我赵南珩正是峨嵋门下。”

中年汉子望了他一眼，纵声大笑道：“峨嵋派封山已有一年，江湖上哪里还有峨嵋弟子……”

就在他大笑声中，从大门外一连走进四个蓝袍椎髻，背负长剑的道人！

领前一个中等身材，年约四旬以上，脸色端重，大踏步跨进二门，一眼瞧到中年汉子，连忙打了个稽道笑道：“原来华山甘大侠和两位令师弟已先在这里了，幸会幸会！”

赵南珩听得一怔，暗想原来这三人还是华山派门下！

中年汉子面含微笑，拱手还礼道：“道兄久违了，令师弟常总镖头这趟镖，当真事出离奇，如今业已震动整个江湖，兄弟在汝南听到消息，兼程赶来。不想这里也出了乱子，连名重一时的神爪孙老爷子和少林十戒大师，都会在毫无抗拒之下，遭人毒手，当真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简直骇人听闻！”

赵南珩曾听八方镖局中人说过，铁剑绵掌常昌寿乃是武当俗家弟子，此时再听中年汉子口中向蓝袍道人称呼“令师弟”，那么这四个蓝袍道人，准是武当门下了。

为首那个蓝袍道人沉思道：“当今武林之中，论武功高出孙老施主和十戒大师的，虽然不少，但要像这样无声无息，在举手之间，能把这两人置之死地，就算东怪……”

他“东怪”两字方一出口，语气不期而然的顿了一顿，不知是愤怒？还是有什么顾忌？脸上肌肉微微颤动，方自接道：“就算武功再高，也是决不可能之事……”

赵南珩不知东怪是谁？但听他口气，似乎东怪是一位十分厉害的人物？莫非就是老庄主？心念方动。

却听蓝袍道人又道：“甘大侠想必来了一会，这庄上已经没人了么？”

中年汉子敞笑一声，点头道：“道兄说得不错，佟家庄偌大一所庄院，只有这个自称峨嵋门下的小子一人了！”

他说话之时，用手朝赵南珩指了一指。

蓝袍道人目光缓缓转向赵南珩，脸露惊异的道：“峨嵋门下？小施主是峨嵋门下？”

赵南珩因对方是武当门下，同是四大门派中人，这就抱拳道：“小可赵南珩，正是峨嵋门下。”

蓝袍道人微微颌道，沉凝的道：“贫道武当玄修，不知小施主是这里庄上的什么人？”

赵南珩道：“小可自食其力，在庄上做工。”

玄修道人看他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倒也有些相信，接着又道：“那么小施主想必知道这里老庄主是谁？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赵南珩摇头道：“小可来到这里，只见过老庄主一面，今天早晨，才发现庄上的人都已走了，不知他们去了哪里？”

那姓甘的汉子突然大笑道：“道兄别听这小子满口胡言，他既在这里做工，哪有连老庄主是谁，都会不知道的？”

赵南珩先前听说对方三人是华山门下，敌意渐去，此刻经他这么一说，不禁脸色微变，抗声道：“小可似乎没有向诸位撒谎的理由，小可在这里一共只来了五天。”

姓甘的汉子道：“那么在五天之前呢？”

赵南珩不假思索的道：“五天之前，小可在八方镖局做事。”

玄修道人突然双目一抬，湛湛神光紧注在赵南珩身上，问道：“小施主何故离开八方镖局的？”

赵南珩被他一句紧盯一句，直似审讯犯人一般，追根究底，心中已是大感不耐，此刻眼看玄修道人脸色沉郁，似乎对自己说的，也有怀疑，更觉不是滋味。

尤其想起那天铁剑绵掌常昌寿只因知道自己是峨嵋门下，就中途辞退，更觉气愤，这就愤然道：“小可在峨嵋之时，常常听说‘四大门派，谊如一家’，不想世态炎凉，常总镖头在中途知道小可出身峨嵋，就立予辞退，这就是五天前的事。”

姓甘的汉子敞笑一声道：“于是你就投到佟家庄来了？”

赵南珩怒目相向，道：“不错，你待怎的？”

玄修道人摇摇手道：“小施主不可误会，这位是华山派摩云剑客甘人豪甘大侠，为人豪爽，侠名四播。只因此事关系重大，就是贵派如果不宣布封山的话，只要听到风声，也定会派出高手，全力侦查，因为这是咱们四大门派的事……”

赵南珩听他说得如此郑重，不由好奇的道：“道长，这到底是什么事情？”

玄修道人道：“就是为了一尊绿玉金莲千手如来……啊，小施主当日既在八方镖局任事，而且和常师弟同行，定然知道这次出事经过，能否把当时详细情形见告？”

赵南珩毫不隐瞒，从自己投奔沧海镖局，一直说到今天早晨，发现庄中的人，一个不见，自己正待离去，遇到摩云剑客甘人豪三人为止。

只是中间把遇上小玫儿一节，和那瘦小老人负伤之事，略过不提，改为在路上碰到骆总管，把自己带来工作。

玄修道人只是凝神倾听，直等他说完，才沉声道：“那么小施主还不知道常师弟一行已遇害？”

赵南珩吃惊道：“什么，常局主一行人都遇害了？”

玄修道人黯然点头道：“不错，常师弟、孙师弟和镖局随行之人，在途中悉遭杀害，无一幸免，只有小施主……”

他说到中途，突然顿住，两道冷峻目光盯着赵南珩脸上，问道：“小施主再想一想，那个蒙面人，声音举动，是否和这里的庄主相似？”

赵南珩迟疑的道：“这个……小可倒并没注意……”

摩云剑客甘人豪冷然望了赵南珩一眼，道：“道兄可曾听出这小子说的，大有可疑？”

赵南珩道：“你们不知疑心我些什么？”

甘人豪敞笑道：“峨嵋封山已有一年，伏虎寺僧侣不准轻出寺门一步，俗家弟子不准再在江湖行走，你居然自称峨嵋弟子，只此一桩，已使人无法信得。”

四个蓝袍道人都把目光投到甘人豪身上，似乎都觉得他说的话甚有道理。

甘人豪轻轻咳下一声，又道：“第二件可疑之处，他不早不晚在那尊翡翠观音投镖前一天，投奔八方镖局，又在常总镖头遇害之前，中途离去，如非早有预谋，哪有这等巧合之事？”

赵南珩被他说得大感愤慨，但一时又想不出可以驳斥之言，只气得俊脸腊黄，干瞪着他，闷声不响。

甘人豪冷然一笑，接道：“即使自食其力，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容身？何以偏偏会投到武林瞩目的佟家庄来？又在孙老爷子和十戒大师等人遇害之后，佟家庄所有的人悉数走后，以峨嵋门下身份出现？”

赵南珩忍不住大声道：“依你所说我冒充峨嵋门下，难道另有图谋不成？”

甘人豪厉声道：“不错，八方镖局常总镖头一行六人，和庄外十戒大师等六个，全都死在东怪‘血影掌’下。江湖传言，绿玉金莲千手如来，已落入东怪之手，你分明是奉他之命，诡称峨嵋弟子，想藉此探听咱们四大门派动静……”

赵南珩从没听说东怪是谁？尤其对方口中的绿玉金莲千手如来，究是何种宝物？会和四大门派有关？闻言不禁怒笑道：“尊驾不觉得太武断吗？”

甘人豪冷哼道：“甘某在江湖上闯了二十来年，岂会被你小子瞒骗得过？”

玄修道士是武当门下玄字辈首徒，平日为人沉着，但此刻细思摩云剑客之言，果然甚是有理，不由转脸向赵南珩徐徐说道“甘大侠说的，小施主也许认为与事实大有出入，但眼下情形，也确是如此，何况此事关系重大，因此贫道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小施主是否肯予协助？”

赵南珩虽然听出玄修道士似乎也同意摩云剑客的看法，但他说来婉转，更不知要自己如何协助？这就正容道：“四大门派，谊如一家，道长有什么见教，只管明说。”

第九章 挥洒如虹意气豪

玄修道人打了个稽首道：“善哉善哉，贫道实因此事关系四大门派盛衰之机，牵连甚广，贫道也作不了主，是以贫道之意，要请小施主随贫道上武当一行。”

赵南珩听说要自己跟他前往武当，不由迟疑道：“这个……小可……”

那静立一旁的三个蓝袍道人，此时听出大师兄要赵南珩同上武当，分明也认为他嫌疑重大。一时不待吩咐，“呛”“呛”“呛”三声轻响，各自撤下长剑，往赵南珩身前围了上来。

赵南珩目光一瞥，大声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其中一个蓝袍道人冷冷说道：“大师兄好言相请，小施主要想不去成吗？”

赵南珩一听此话，勃然变色道：“要去，小可自己会去，你们把我当作何等样人？”

玄修道人面情严肃的道：“小施主既然答应，就请走吧！”

赵南市蓦然抬头，星目含光，斩钉截铁的道：“小可不去。”玄修道人微微一怔，瞥见一条人影，闪电从檐上飘落，大笑道：“原来武当派想倚多为胜！”

这条人影落到地上，竟是一位年约十八九岁修眉入鬓，俊目如星的青衫书生，腰悬一口长剑，丰神潇洒已极！

玄修道人既惊于对方身法，又惊于对方人品，不禁微微皱眉，暗忖这青衫书生，却是什么来历？

甘人豪早已剑眉剔动，喝道：“尊驾何人？”

那青衫书生连正眼也没瞧他一下，冷冷的反问道：“你是什么人？”

甘人豪敞笑道：“甘某是谁？你不妨到江湖上去打听打听。”

青衫书生嘴角微披，晒道：“武当、华山，徒具虚名，我是看不惯你们自命堂堂正派的人，倚多为胜，欺侮人家业已封山的峨嵋俗家弟子，只想把这位兄弟擒上武当交差，哼，有本领怎么不敢找上鼠狼湖山去？”

甘人豪双目神采逼人，狂笑道：“你是否想试试徒具虚名的华山剑法？”

玄修道人总究是武当首徒，处事沉凝，连忙朝甘人豪摇摇手道：“甘大侠且慢。”

目光移注，瞧着青衫书生，徐徐说道：“小施主目中认为华山、武当徒具虚名，想必施主是大有来历之人，贫道倒想请教施主究是何方高人门下？”

青衫书生傲然笑道：“武林之中，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我师门来历，说出来谅你们也未必知道。”

甘人豪哼道：“好狂的口气！”

青衫书生轩眉轻笑道：“我一点也不狂！”

他这一轻笑，眉宇之间，不期流露出妩媚神态！

玄修道人方自一怔，暗想：“这人不要是女扮男装？”摩云剑客早已怒嘿一声，探手从肩头撤出长剑，厉喝道：“鼠辈，你赶紧亮出兵刃吧！”

他这声“鼠辈”叫得青衫书生突然目射煞气，冷冷道：“你别以为仗着区区华山太白剑法，就可横行江湖，我宝剑出手，例必伤人，如果你不

想全身而退，就不妨请出我的剑来！”

摩云剑客甘人豪自从出道以来，虽因华山派声誉极隆，但他剑上造诣，确也不弱，摩云剑客之名，并非幸致，几曾被人家这般轻视？

不，对方连华山派都意存不屑，此可忍，孰不可忍？蓦地长笑一声，道：“哈哈，甘某正要瞧瞧你剑术上的造诣，可比得上你口舌上的能为？只管请亮出剑来！”

青衫书生从衣袖中露出一只洁白如玉的纤手，缓缓握住剑柄，抽出松纹古剑。剑身上闪起一泓青光，指着摩云剑客，大不刺刺抬目道：“过来！你可以出手了！”

甘人豪原是剑术名家，只要看对方掣剑的手法，已可测出对方剑上功力，心头暗暗一惊，此人年岁不大，武功果然大非易与。口中冷嘿一声，右腕振动，长剑疾如电光石火，刺向对方中盘！

这一招凶毒凌厉，兼而有之，他因对方口出大言，是以一出手，就使上了“太白剑法”追魂七剑之一。

他出手固然够快，但青衫书生也丝毫不比他慢，只见青光陡如灵蛇乱掣，刚一挥起，便化为十数点闪烁青芒，迎面急洒而来！

双方剑招乍然一接，陡然间，两下都一齐错闪开去！

在场之人，如武当以玄修为首的四个道人，赵南珩、甘人豪的两个师弟，都是使剑的人。仅此一招，虽然在表面上两人并没分出胜负，但旁人已可觉出甘人豪至少比对方要逊上一筹！

因为两人在这一合即分之后，神情上就有了显著的不同！

甘人豪头上忽然绽出青筋，满脸都是愤怒之色，而青衫书生却只是冷冰冰的面露不屑！

甘人豪两个师弟费希仁，虞平同时心头微凛，缓缓走了过去。

青衫书生冷晒道：“华山派名列四大门派，难道这就算是镇山绝学了？”

甘人豪厉声道：“你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

“好！”青衫书生“好”字出口，右腕挥处，那柄松纹古剑上陡然青光闪动，发出一阵嘶嘶异声，出手功力，陡然增强。只见他剑尖东指西点，潇洒之中，显出辛辣煞着，一连数招，直把摩云剑客逼得连连后退！

这下，可瞧得费希仁、虞平两人，心头大骇，手仗长剑，一左一右朝大师兄身侧走近！

甘人豪先机尽失，连封架都大感困难，心知对方剑法果然高出自己甚多，但他仍是华山派首徒，纵使不敌，也不肯倚仗人多取胜。

此时瞥见两个师弟朝自己奔来，急忙喝道：“费师弟、虞师弟快退下去！”

青衣书生冷笑道：“加上他们两个，也不济事，都上来吧……”

话声甫落，只听利剑啸风，嗡然入耳，摩云剑客闷哼一声，手上长剑，呛 坠地，右臂下垂，肩头鲜血，顺着衣袖流下！

青衫书生却早已收起剑势，冷冷道：“这是你应得的薄惩，让你日后记得行走江湖，少出口伤人！”

摩云剑客脸如 血，右手连点，闭穴止血，一面厉笑道：“甘人豪学艺不精，一剑之赐，必有以报，尊驾亮个万儿，咱们后会有期。”

青衫书生傲然卓立，抿抿嘴，不屑的道：“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说不说都是一样，要找我报仇，你还差得远！”

甘人豪狠狠的盯了他一眼，从地上捡起长剑，转身道：“费师弟、虞师弟，咱们走！”

玄修道人眼看华山派摩云剑客和人家只走了五六个照面，便自落败，心中大感惊凛，一面打了个稽首，道：“无量寿佛，这位小施主原是冲着贫道而来，倒叫甘大侠出手负伤，贫道实在过意不去。”

甘人豪淡淡一笑道：“道兄好说，请恕兄弟先走一步！”

说着，大踏步往门外走去，费希仁、虞平两人，紧跟着大师兄身后离去。

此刻天空已在下着绵密雨点，大厅上黑沉沉的，犹如傍晚时分一般！厅前四个武当蓝袍道士，脸上神色，也凝沉得和天色相似。

赵南珩楞楞的站在阶上，心头甚感紊乱，他此刻已经无法分得清谁敌谁友？摩云剑客甘人豪的受挫而去，虽觉大快人意，但他总究是四大门派中人。

他一想到四大门派，登时想到峨嵋封山之后，少林、武当、华山三派的人，没一个瞧得起自己，心中又大感愤慨。

同时这位青衫书生，俊逸潇洒，武功极高，人家全是为了自己出气，不禁又是感激，又有惺惺相惜之感！

玄修道人目送摩云剑客师兄弟三条人影，在雨中消失，缓缓转过身子，面对青衫书生，沉声道：“小施主剑法高明，贫道不自量力，说不得也要向小施主讨教高招！”

青衫书生仰脸望着天空飘洒的雨丝，口中冷冷说道：“我早已说过室剑出手，例必伤人，你也想挂点彩回去？”

冰冷的语调，傲慢的神情，根本没把面前这位武当首徒玄修道人放在眼里！

这下，当真把平日处事沉静、涵养极深的武当派未来继承人激怒，蓝袍飘动，从肩头撒下长剑，大笑道：“小施主也未免太过自恃，贫道实逼处此，溅血无悔，小施主只管出手！”

“好！”青衫书生依然纹风不动，仰天应了声“好”，但“好”字出口，身形疾转，不见他伸手拔剑，眼前青光暴闪。

突然一阵利剑啸风之声，传入众人耳中，跟着发出四缕剑气，朝檐前四个蓝袍道人分头袭到！

玄修道人不防他出手会有恁地快法，急忙举剑迎去，其余三个道人剑上造诣，略次于玄修道人，但也是武当门下杰出之士，虽然事出仓猝，都能迅疾各挥长剑拒敌。

这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事，玄修道人剑划弧形，堪堪和对方长剑刚一接触，只觉青衣书生这一招剑法，不禁招数毒辣，诡异无比，而且剑上所含内力极强，自己几乎抵挡不住。如不急谋闪避，咽喉胸口等处，最少也得连中数剑，心头一凛，赶紧向旁跃退。

青衣书生脆笑一声，青影飘动，剑如灵蛇，掣电一圈，但听一阵金铁轻震，竟把三个蓝袍道人手中长剑，全部击落！

玄修道人不禁脸色灰败，长叹一声，袍袖一挥，率同三个师弟，冒着大雨疾行而去。

赵南珩平日自以为峨嵋派“乱披风剑法”飘忽神奇，如今瞧到青衫

书生这一手剑法，更是奇奥莫测，不知不觉看得出神。

此刻一见玄修道人飘然走出，不由蓦地抬头，叫道：“道长……

天空雨点，愈来愈密，雷电交加，四条蓝影，业已去得老远！

青衫书生转脸问道：“你还叫他们干什么？”

赵南珩道：“唉，这误会越来越深了！”

青衫书生“嗤”的笑道：“只要问心无愧，怕什么误会？我就从不怕人家对我误会的。”

赵南珩只觉他此话甚是有理，君子坦荡荡，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何用怕人误会？心中想着，不由朝青衫书生兜头作了个长揖，道：“兄台仗义解围，小可感激不尽。”

青衫书生攒眉道：“俗套，俗套，我是瞧不惯他们自称名门正派门下，却昧于事理，倚势凌人，才出手给他们一个教训，难不成是要你感激不尽？”

赵南珩被他说得脸上一红，心中对这青衫书生的洒脱出俗，更觉钦佩，一时望着他讷讷的说不出话来。他怕自己说得不对，又被这位潇洒高雅的俊秀少年笑自己俚俗。

青衫书生粲然一笑，道：“这时候雨下得正大，来，咱们到厅上去！”

赵南珩瞧他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又细又白的牙齿，神态有点像小玫儿，心头不期升起一丝迷惘之感！

不，自己似乎被他惊人武功和高傲气概所慑，从由衷的佩服，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虽然他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但见识举止，都比自己要强得多！

青衫书生没待赵南珩回答，早已负着双手，转过身子，潇洒的跨进大厅，一面回头问道：“赵兄弟，峨嵋派已经封山，你怎会仍在江湖走动？”

赵南珩听得一怔，奇道：“兄台怎会知道小可姓赵？是……是峨嵋门下？”

青衫书生哂道：“你方才自己说的，难道还要瞒我吗？”赵南珩忙道：“小……小可不是这个意思。”

青衫书生摇摇头，道：“瞧你人非俗人，何以说话就有这般俗气？你我萍水相逢，年龄相若，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妨兄弟论交，这般小可小可的，叫人听了多不舒服？”

赵南珩被他说得俊脸一红，拱手道：“兄台说得极是，小……小弟恭敬不如遵命。”

青衫书生瞧了他一眼，浅笑道：“这才差不多！”

赵南珩听他称赞自己，大感受宠若惊，抬头道：“兄台如何称呼，还没请教？”

青衫书生脸上飞起一丝得意之色，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珠，转动了一下，负手道：“我叫云玖，天上云霓的云，‘贻我佩玖’的玖。”

赵南珩望着他脸孔，喜道：“这名字真好！”

第十章 喜从萍水论新交

云玖忽然玉脸一红，迅速移开眼光，冷冷的道：“姓名只是代表一个人的称谓罢了，有什么好不好的？”

赵南珩微微一怔，暗想：这人喜怒无常，脾气好生古怪！

心念方转，只听云玖又道：“赵兄弟，我方才问你，峨嵋派封山已有一年，你何以仍在江湖上走动？你还没回答我呢！”

赵南珩道：“我没有在江湖走动呀，我只是替人家做工。”

云玖笑道：“照说某一门派宣布封山之后，门下弟子，多半闭门不出，也绝口不提武事，你依然自称峨嵋弟子，岂非仍在江湖？”

赵南珩愤然道：“我本来就是峨嵋弟子咯，有人问我，我怎好不说？何况我孑然一身，无家可归，不出来谋事，难道要我饿死？”

云玖点点头道，“这话虽然不错，但峨嵋封山，和其他门派封山不同；其他门派宣布封山，门下弟子在江湖上，最多不过失去声势，你赵兄弟如果仍以峨嵋门下自居，只怕连小性命都要保不住。”赵南珩睁目道：“那为什么？”

云玖反问道：“你们峨嵋为什么封山？”

赵南珩摇摇头道：“小弟不知道。”

云玖奇道：“你连‘罗髻开，峨嵋闭’都不知道？”

赵南珩心中一动，点点头又摇头，道：“这两句话小弟倒听人说过，只是不知其中含意，云兄能否见告？”

云玖清澈目光，注视着赵南珩，道：“奇怪，你连这两句都不知道？罗髻门下每六十年下山一次，峨嵋派在她们下山之日起，就得绝迹江湖。”

赵南珩今天总算听到了峨嵋封山的原因，多日闷在心头的疑团，获得解答，不由精神大振，忙道：“兄台说的罗髻派，到底是谁？”

云玖道：“那么你总听说过江湖上除了四大门派，还有五奇世家吧？”

“五奇世家？”

赵南珩依然摇了摇头。

云玖也不禁摇摇头，轻笑道：“你真的会一点也不知道？”他语气之中，惊讶多于慨叹。

赵南珩被他说得很不自然，赧然道：“小弟在伏虎寺，一年之中，也难得见上几次老师傅，从没听人说过江湖上的事儿。”

云玖轻“哦”了声，笑道：“这就难怪你什么都不懂，嗯，五奇世家，就是当年江湖上有五位武功出奇的高人，那是东怪……”

赵南珩身子陡然一震，急急问道：“东怪！你说的东怪就是用‘血影掌’打死庄外许多人的东怪了？”

云玖眨着眼睛，嫣然一笑，道：“你还说不知道？”

赵南珩道：“小弟是方才听他们在说，才知道的。”

云玖道：“不知道，就听我说下去咯！我说的已是百年前的事了，这五位杰出高人，是东怪、西妖、南魔、北鬼、中飞龙，也有人叫他们‘妖魔鬼怪神’的。”

赵南珩道：“那么罗髻派呢？”

云玖道：“就是西妖罗髻夫人。”

赵南珩道：“她活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死？要到江湖上来兴妖作怪？”

云玖“格”的脆笑了一声，抿抿嘴道：“谁说的？目前五奇世家，已经是五位老前辈的后人了。”

赵南珩道：“云兄可知罗髻开，峨嵋为什么要闭？”云玖微微摇头道：“这个我也不大详细，好像和峨嵋有着极深的夙怨。”

赵南珩道：“那么云兄可知罗髻派在哪里？”

云玖凝眸道：“你问她作甚？想找罗髻派去？”

赵南珩俊目放光，凛然点头道：“不错，我要找这一代的罗髻夫人评理去，江湖是天下人的江湖，她可以走动，峨嵋派也可以走动。她凭什么要逼我们峨嵋派封山？为什么峨嵋派非让她们不可？这太不公平了，我是峨嵋弟子，我……我非要洗刷这种耻辱不可……”

云玖瞧着他说得俊脸通红，怒气咻咻的模样，不禁“嗤”的一笑，道：“赵兄弟，我又不是罗髻夫人，你干什么和我生这么大的气？”

赵南珩忽然朝云玖兜头作了个长揖，道：“云兄务请把西妖住处见告，小弟这就别过。”

云玖怔道：“这干什么？傻子，凭你这点武功，真要去找罗髻夫人？只怕连西妖门下都还不是对手呢！”

赵南珩腰干一挺，道：“那也未必见得？”

云玖睨着他问道：“你的武功，比我如何？”

赵南珩道：“云兄一身绝学，小弟望尘莫及。”

云玖笑了笑，柔声道：“这就是了，罗髻门下，六十年才下山一次，武功修为，如无相当火候，哪会让她们到江湖上历练？因此，可以断言就是罗髻门人，武功也决不会在我之下，你如何去得？”

赵南珩道：“小弟纵然武功不济，也非找她不可。”

云玖轻笑道：“真是孩子话，武功不济，找她又有何用？何况罗髻派下山，在江湖上还有十九年工夫，就是要找去，也不忙在一时，最主要，还是另投名师，练好武功，才能和她一较短长。”

赵南珩摇头道：“我已是峨嵋弟子，决不再投名师了。”

云玖“嗤”的笑道：“说你傻，一点也不假，江湖上带艺投师的多的是，自古以来，多少武功大师，谁不是博会融通，身兼数家之长？以你赵兄弟的资质，如再有名师指点，不出几年，保你强过于我。”

赵南珩道：“小弟哪敢和云兄比？”

云玖正色道：“你当我和你说着玩的？赵兄弟，我们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老实说，我师傅一直嫌我资质太弱，不能传他老人家的衣钵，我有意把你引到师傅门下，他老人家虽然不愿再收徒弟了，但我代为恳求，当可有望，你意下如何？”

赵南珩方才亲眼目睹，瞧他随手挥酒，连败华山摩云剑客，武当玄修道人，武功之高，已非小可，他师傅自然更不得了！

何况这位云兄，潇洒不群，和自己初次见面，就这般热心，比起少林十方大师，八方镖局铁剑绵掌，华山摩云剑客等人，都瞧不起自己，当真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自己立誓要做峨嵋派的弟子，又岂能见异思迁？心中想着，不由作难的道：“这个……”

云玖目光流盼，粲然一笑，道：“别这个那个了，我不是和你一见投缘，江湖上多少人想拜在我师傅门下，别说师傅，连我都不会正眼瞧他们一下呢！”

赵南珩迟疑道：“云兄尊师，到底是谁？”

云玖笑吟吟的凑前一步，道：“他老人家很少在江湖走动，告诉你，你也不会知道。”

赵南珩好奇的问道：“尊师可是五奇世家中人？”

云玖故意微哂道：“我师傅眼里，哪有四大门派、五奇世家？”

说着一把拉着赵南珩右手轻笑道：“别多想了，走，雨也停了，咱们上路吧，我带你见师傅去！”

赵南珩只觉得他手掌温软嫩滑，柔若无骨，不觉一呆，顿时甚是愧惭，自己一双劈柴的手，粗糙如石，哪像人家温柔得和姑娘家一样，心中不禁对云玖更增加了几份好感。云玖有意无意的低低一笑，拉着他并肩朝门外走去，赵南珩忍不住道：“云兄，尊师究在哪里？”

云玖边走边道：“师傅往的地方，离这里可远着呢，我们先到镇上去吃一顿午餐，顺便还要替你买点东西。”“替我买什么东西？”

赵南珩惊奇的问着。

云玖“格”的笑道：“待会你自会知道。”

两人离开佟家庄，走了八七里路，瞥见远处路上，正有一条人影，迎面奔来！

这人走得当真比飞还快，眨眼工夫，已到面前，那是一个身穿青布衫裤的老婆子，花白头发，脸长如驴，八寸小脚，走在地上，足不扬尘。

经过两人身边，只打量了一眼，便自擦身过去，敢情她把云玖和赵南珩，看作了主仆。

云玖在老婆子奔近之时，籍着侧身让路，侧过脸去，等老婆子去远，连忙低声道：“赵兄弟，我灯快走！”

赵南珩回头瞧去，那老婆子已在十六，七丈之外，不由吃惊道：“这位老婆婆好快的身法，云兄，你认识她吗？”

云玖道：“洪泽湖的孙大娘，我们不可惹她，快走才好。”

赵南珩想起早晨曾听华山门下那个叫费希仁的说过，空中飞鱼神爪孙杰，家住洪泽湖老子山，他叫空中飞鱼的原因，就是平日钓鱼，不用鱼竿，只要隔水一招，多大的鱼，都会自动飞起。

他老妻孙大娘，武功比空中飞鱼还高，这老婆子原来就是孙大娘，心中想着，人已被云玖拉了朝前奔起。

赶到泰安府，云玖领着赵南珩走进一家气派极大的菜馆，点过酒菜。

此时午牌已过，食客渐稀，两人边吃边谈，赵南珩对送上来的菜肴，件件都是从未吃过的美味，再加云玖见识渊博，谈吐隽雅，谈得更是投契。

云玖酒量甚浅，喝了几杯酒，脸上红馥馥的，份外显得俊美。

赵南珩只觉这位云兄眉目之间，有几分和小玫儿相似，尤其在他笑的时候，不由多看了几眼。云玖也似乎微有所觉，朝他淡淡一笑。

酒醉饭饱，付过店帐，步出酒楼，云玖忽然朝大街上一家客店，走了进去。

赵南珩奇道：“云兄，我们这时候就要落店了？”

云玖回头道：“谁说要落店？只是找个地方歇歇脚罢了。”说话之间，店伙早已迎着上来，含笑招呼，一面把两人领到上房，然后又送上一壶香茗，退出房去。

云玖等店伙退出，也立即起身，笑道：“赵兄弟，你休息一会，我

到街上去买点东西就来。”

说着，不待赵南珩回答，翩然朝门外走去。

赵南珩想起他方才说过，要替自己去买什么东西，心中感到奇怪，要待问话，眼看云玖业已笑着闪出身去，不禁暗暗摇摇头，这位萍水相逢的云兄，敢情一向任性惯了，处事显得有点怪僻。

当下只好回身坐下，随手倒了一盅茗茶，心中只是想着罗髻派的事。

云玖虽然说得不错，自己武功不济，找上罗髻派去，又有何用？但自己立志要做峨嵋弟子，怎好又投到云兄的师傅门下去？

想到自己武功不济，忽然想起在柴房中疗伤的那个瘦小老人，他送给自己两页指法的时候，说过只要不遇上一等一的高手，练会了也足可傲视江湖。

99

好像他还说过“达摩易经”是少林七十二种绝艺之母，为少林不传之秘，自己如能假以时日，不难大成。

那么自己又何用另投名师？

正想之际，云玖已兴匆匆回转，手上还捧着一大叠衣履，放到床上，回头笑道：“赵兄弟，你快来试试，现成买的，合不合身？”

赵南珩这才知道云玖一个人出去，原是替自己买衣服去的，心中不由一阵感激，迟疑的道：“云兄何必这般费心，小弟……”

云玖拦着他话头，“嗤”的笑道：“又来了，咱们既是弟兄，何分彼此，何况像你这般人品，穿了一身粗布衣服，真是太不相称了，快换下来吧，我还有点事去，你要什么，吩咐店伙好啦。”

说着，抿嘴笑了笑，转身就走，同时随手替赵南珩带上房门。

赵南珩没想到只和他萍水相逢，居然一见如故，情逾手足，对自己会有这般好法，心中不禁大是感动。

人家既然买来了，自己如果再作推辞，岂不显得小气？这就脱下衣衫，换过新衣，觉得长短大小无不合身，只是自己从没穿过长衫，这一换上儒服，顿觉一身轻飘飘的，有点不大习惯。

他模仿着云玖潇洒姿态，拂拂衣袖，背负双手，在房中走了几步，自己也不禁暗暗好笑！

正在此时，只听房门上“剥碌”有声。

一时只当云玖回来，连忙跨前一步，迎着笑道：“云兄回来得好快……”

“是我！”

房门开处，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身穿青布衫裤的老婆子，一头灰发，脸长如驴，两道精光熠熠的眼神，盯着自己直瞧。

赵南珩不期蓦吃一惊，身不由主的后退了半步，她不是方才路上遇到的孙大娘吗？”

她找到这里来作甚？

孙大娘白发飘飞，满脸戾色，沉声道：“没想到我老婆子会找到这里来吧？”

赵南珩定了定神，拱拱手道：“老前辈找小可不知有何贵干？”

孙大娘厉笑道：

“你已经知道我老婆子是谁了？”

赵南珩点点头道：

“小可方才路上听云兄说过。”

孙大娘一脚跨进房门，道：“你知道就好，老婆子有话问你，你方才可是从佟家庄来的？”

赵南珩瞧她目露凶光，心下暗暗吃惊，又后退了一步。孙大娘忽然左手一伸，搭在赵南珩肩头，往前一拉，赵南珩只觉肩上剧痛，身不由主的到了她面前。

耳中只听她粗暴的喝道：“小子，你还不快说！”

喝声出口，手爪骤然一紧，赵南珩只觉肩头被抓之处，骨痛欲裂，急忙运功抵御，一面急道：“老前辈快请住手。”

孙大娘冷嘿一声道：“瞧不出你内功倒是不弱！”

五个指头渐渐放松，喝道：“我问你方才可是从佟家庄来的？你好好回答，免得再吃苦头。”

第十一章 老身携尔东行日

赵南珩心想：“你要问我什么，自然不会瞒你，又何必动蛮？”当下答道：“小可正是从佟家庄来的，老前辈想必为了孙老爷子被害之事，闻讯赶来的？”

孙大娘犷厉的道：“你是佟家庄的人？”

赵南珩方才吃过苦头，瞧她要作势抓来，赶忙道：“小可只是在佟家庄做工的，今天早晨，小可第一个发现孙老爷子遇害……”

孙大娘冷厉目光上下一瞧，叱道：“小子，你敢在我老婆子面前胡说，想是要不要命了，别说你一身内功，不是做工的人，就是这身打扮，也是不像？”

赵南珩道：“小可峨嵋门下，至于这身衣服，还是云兄刚才替小可买的，老前辈……”

孙大娘道：“我不管你峨嵋少林，快说下去！”

赵南珩从自己被八方镖局中途解雇，到佟家庄做工，今天早晨，发现庄外死尸之事，简扼说了一遍。

孙大娘沉思着道：“血影掌，除了商绶，决无别人，只是他最多也不过四十出头的人！”

说到这里，忽然抬头道：“你说的可是实话？”

赵南珩道：“小可说的，句句是实。”

孙大娘又道：“你如果再遇上佟家庄那个老庄主，也许他已经不是老庄主模样，他的声音，你是不是还听得出来？”

赵南珩听得好生奇怪，佟家庄老庄主又不是妖怪，怎会变成另一个人？一面却点点头道：“老庄主的声音，小可听得出来。”

孙大娘点头道：“好，那么，你跟我老婆子上鼠狼湖山去！”

赵南珩在这半日工夫，江湖上的事儿，已经知道得不少，闻言不由吃惊道：“老前辈要上鼠狼湖山去找东怪？”

孙大娘厉笑道：“不错，商绶纵然变易容貌，但变不了声音，何况‘血影掌’是他家传的独门武功，武林中只此一家，你随我前去，毋须害怕。”

赵南珩这才知道东怪叫做商绶，一面却为难的道：“老前辈，小可另有……”

孙大娘不待他说完，截着道：“不用多说，目前听过佟家老庄主说话的声音的，只你一个，老婆子言出如山，要你同去，你就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来跟着我走，我决不要你白跑。”

赵南珩道：“这个……”

孙大娘厉声道：“老婆子好言相商，你莫要不识抬举！”

赵南珩抗声道：“老前辈要找东怪，小可也急于去找西妖，各人有各人之事，你岂能相强？”

孙大娘冷哼道：“凭你这点微末之技，也想去西妖？”

她身形丝毫不动，探手之间，又已一把扣住赵南珩手腕，道：“小子，你就是要找玉皇大帝，也非等老婆子办完正事再说！”

赵南珩心头甚是气恼，暗想：“武林中人，怎么都是毫不讲理的？”心念转动，立即手腕一反，企图挣脱她的手爪。

两天前，柴房中那个瘦小老人，切了赵南珩腕脉，曾说他体内真力，少说也有三十年功候，只是“百汇穴”闭塞不通，无从发挥，甚感惊诧。当

时连赵南珩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此事后文另有交代。

不过他自幼练习峨嵋派正宗内功，后来又经少林方丈百愚上人授以“达摩易筋真经”，虽然功候尚浅，还不到自己冲开穴道的境界，但此时心头一急，反腕一挣之下，却也行气如珠，运劲若钢。

孙大娘抓住他手腕，经他这一挣，还几乎被他挣脱，心中暗暗吃惊，心想：“这小子功夫还真不错！”

冷嘿一声，左手突然加劲，右腕抬处，迅疾拂上赵南珩肩头。

这一下，孙大娘使的正是她独门“拂脉截经手法”，赵南珩一来功力和她相差太远，二来右手被对方牢牢扣住，来不及化解，也不知如何化解才好？但觉半身一麻，手少阳三焦经，立被孙大娘制住，再也动弹不得。

要知他前天初遇瘦小老人之时，曾被点上“灵台”“凤眼”两穴，自己丝毫不觉有异。那是因为瘦小老人不知道赵南珩体内会有数十年内功火候，他隔空虚点，出手极轻，体内真气，还可自生抗力。这会孙大娘抓住他手腕，差点被他挣脱，发觉赵南珩武功不弱，出手自然加重。

何况拂脉截经手法和点穴不同；点穴只不过是制住某一穴道，拂脉截经却是拂闭整条经脉，赵南珩体内纵有数十年内功火候，也无济于事了，闲言表过。

却说孙大娘一拂出手，马脸上得意的笑了笑，道：“小子，你替我安静点吧，只要老婆子办完正事，会有你好处的！”

说着，一把挟起赵南珩，朝店外走去！

赵南珩经脉受制，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孙大娘的话，却听得甚是清楚，眼睁睁任由她挟在肋下，冲出客店，往大街上疾行而去。

此时虽在大白天里，但孙大娘身法奇快，健步如飞，许多路人，最多也不过觉得眼前人影一晃，除了只当自己眼花，谁能瞧得清楚她的影子？

眨眼工夫，便已出了城门。

赵南珩只觉孙大娘一路朝东疾奔，因为她实在走得太快了，除了嘶嘶风声，打耳边擦过，连路边景色，都无法瞧得清楚。

赵南珩唯一可以感觉到的，孙大娘只是抄着小路，有时根本就没循路径，只在山林旷野上，像一头野马似的奔驰。

快接近傍晚了，孙大娘八寸金莲，还是足不点地，马不停蹄的急奔，这半天工夫，怕不已跑出百里之外了？

天色愈来愈黑，阴暗的苍穹，沉重地压在群山峰头，夜幕低垂。

孙大娘脚下总算缓了下来，昏暗之中，她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向四下略一打量，举步朝一处山坳走去。

原来这荒僻的山坳间，正有一座小庙，依山而筑，此时黑漆漆的不见一丝灯光，敢情久无人住？

赵南珩被孙大娘挟在肋下，渐渐走近庙前！

只见两扇庙门，早已破损不堪，小天井中草长过膝，瓦砾成堆，檐下蛛网密结，石阶上也生满了厚重的青苔。

孙大娘可不管这些，迈开大步，踏着瓦砾，走上大殿，放下赵南珩，伸手一拍，解了他受制经脉。

同时右手又迅速在赵南珩右膝拂了一下，一面尖声道：“小子，咱们今晚就在这里过夜，老婆子要出去弄点吃的东西来，你乖乖坐着，好在上身经穴已解，以你的武功，也不怕有野兽侵入，只要别妄想逃走就好！”

说到最后一句话，人已转身出去，一闪而逝！

赵南珩目送孙大娘身形消失，知她业已走远，双手试一活动，果然穴道已解，这就一下站了起来。

哪知道他坐着倒也并不觉得什么，这一站，不但身子并没站起，同时只觉双腿酸软如废，丝毫用不上力！

心中暗想：是了，她方才说过“上身经穴已解”，敢情她怕自己逃走，才制住自己腿上脉穴。

当下只好坐着不动，同时也因这半天来，自己一直被孙大娘挟在肋下跑路，此刻上身经脉已解，正好趁机休息。

心中想着，索性闭上眼睛，养神调息。

半轮新月，缓缓从残破的椽瓦之间，照上大殿。

荒山破庙，倍增凄清，屋角里尘封土积，一阵阵阴暗潮湿的气味，扑鼻而来，正当此时。

忽听一丝极其轻微的声息，飘落檐下！

赵南珩只当孙大娘回来了，他心中对她有很大的反感，是以依然枯坐如故，并没理会。

但在这一瞬之间，鼻孔中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

不！有人带着轻微喘息，压低声音叫道：“赵兄弟，你……怎么了。”

那是云玖的声音！

赵南珩心头一喜，急忙睁开眼来，应道：“是云兄……”

站在面前的不是云玖是谁？黑暗之中，只见他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瞧着自己，胸头还在起伏不停。

敢情他一路尾随孙大娘下来，跑得太累，才会这般气喘！

云玖拭拭额上汗珠，说道：“我方才瞧她朝山下而去，才赶了来，这老婆子功力当真惊人，我空着双手，还被她丢落老远，哦，赵兄弟，你是不是被她点了穴道？”

赵南珩点点头道：“小弟上身穴道已解，只是双腿若废，一点也使不上力气。”

云玖道：“她定是怕你逃走，才点了你腿上穴道！”

说话之时，一弯腰，伸手在赵南珩腿上，轻轻拍了两下，道：“赵兄弟，你快站起来试试，是否好了？”

赵南珩依言往上一站，只觉两腿酸软如故，哪想站得起来？这就摇摇头道：“小弟站不起来。”

云玖脸上飞过一丝惊奇之色，一声不作的掬起袖管，伸出一双纤纤玉手，落指如风在赵南珩腰股之间，连揉带拍，接连拍了几处大穴，依然无法解开赵南珩腿上穴道，不由攒攒眉道：“这老虔婆使的是什么手法？会有如此古怪？”

赵南珩瞧着他焦急之状，心中甚是感激，抬头道：“云兄高谊，小弟感激不尽，只是既然解不开穴道，云兄还是快走吧，孙老婆婆只是要小弟跟她上鼠狼湖山去，似乎也并无恶意，小弟就跟她去吧！”

云玖低哼一声，道：“她是要你到鼠狼湖山认人去的？”

他话声冷峻，秀美的脸上，飞过一抹杀机，隐藏袖中的右手，骈指如戟，缓缓举起，正待往赵南珩“咽喉”点去。但他目光落到赵南珩脸上，不禁幽幽一叹，低声道：“唉，我爹

“爹”字出口，忽然似有警觉，急忙改口道：“真急死人，我师傅又不在这里，我就是背着你逃走，只怕不出十里，也必被老虔婆追上……”

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是柔懦，俯首瞧着赵南珩，和他冷漠高傲的个性，完全不类，不自觉地流露出儿女之态！

赵南珩哪会知道方才刹那之间，差点就死在这位云兄指下，闻言忙道：“云兄，孙老婆婆已经走了一会，快回来了，你不用再顾小弟，还是快走吧！”

云玖冷哼道：“你当东怪是好惹的？鼠狼湖山，有去无返

“嘿！”一声短促的怒哼，起自身后。

云玖蓦然一惊，身形迅速横闪数步，举目瞧去，只见孙大娘两手捧着许多食物，似笑非笑的站在身后。

不知她什么时候来的？黑暗之中，看去恍若鬼魅！

“小子，你是什么人？敢在老婆子背后，危言耸听，鼠狼湖山，有什去不得的？”

口中说着，把右手的東西，交到左手，伸手就往云玖肩头抓来！

她左手捧着一大堆食物，出手却是快速无比。

云玖早已留上了神，但见她出手这般快法，也暗自吃惊，双脚点动，向后面跃退四尺。

赵南珩身不能动，睹状更是大急，叫道：“老前辈，这位云兄，是小可好友……”

孙大娘一抓落空，桀桀怪笑道：“小子，他不是你好朋友，此刻哪还有命在？哼，你跟了我老婆子两百来里，当我老婆子不知道？”

左脚一跨，直向云玖身前欺去！

云玖一身武功，出自家传，平日为人高傲成性，此行又奉有乃父之命，不准在人前泄露来历，是以一再忍让。

此刻眼看孙大娘朝自己逼来，不由激起他逞强之心，柳眉挑动，脚下一停，反手摘下长剑，冷笑道：“老虔婆，你当我怕你不成？”

孙大娘左手紧紧握着一堆食物，桀桀尖笑道：“你在我背后，一连叫了几声老虔婆，今晚就叫你试试我老虔婆厉害！”

赵南珩眼看两人越说越僵，心下大急，叫道：“老前辈，你上了年纪的人，怎能和云兄一般见识？”

孙大娘回头道：“小子，你给我闭嘴，上了年纪的人，是不是就叫老虔婆了？这小辈方才妄想替你解开穴道，现在我就要他亲身试试老虔婆的‘拂脉截经手法’，以示薄惩。”

云玖满脸怒容，尖哼道：“只怕未必！”

孙大娘厉声道：“你试试就知道了！”

倏然跨前，探手向云玖当胸抓去！

云玖不再答话，振腕一剑，疾洒而出。

孙大娘侧身让过剑势，手腕一抬，改抓对方左肩。

云玖心头一惊，刷刷连劈三剑。

这三剑可是狠辣已极，黑暗之中，但见青光乱掣，十数点寒锋，分向孙大娘身前大穴袭到。

孙大娘左手捧着东西，没想到对方一个年轻后生，在剑上会有如此造诣，大意轻敌，几乎被云玖急袭而来的剑尖扫中。不觉激起怒火，厉笑道：

“小辈，瞧不出你还有两手！”

右手一招，掌心突然透出一股吸力，把对方长剑引开，右脚疾上半步，欺入中宫，闪电般扣住云玖握剑右手！

孙大娘这一招奇异手法，正是她夫妇两人的成名绝技“云里神抓”。

云玖武功虽高，哪里能够防守得住，微一怔神，已被她顺手一拂，制住经脉，宝剑立时脱手，“”的一声，落到地上。

孙大娘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提起云玖，放到赵南珩身边，让他坐下，咧嘴尖笑道：“你现在明白了吧？老虔婆也不是好惹的。”

云玖一张俊美的脸上，满含怒容，冷哼道：“老虔婆，你使诡计取胜，算得了什么？有本领就和我打上三百个回合！”

孙大娘尖声大笑道：“老婆子的‘云里神抓’江湖上还没有人说过我以诡计取胜，你真是少见多怪！”

接着又点点头道：“唔，你方才几招剑法，着实不错，你倒说说，你师傅是谁？”

云玖冷冷的道：“我师傅从没在江湖上走动，说出来，谅你也不知道。”

赵南珩忙道：“老前辈，小可答应你同上鼠狼湖山去，你……你把云兄放了吧！”

孙大娘横了他一眼，道：“老婆子要不是方才听你跟他说出，愿意跟我上鼠狼湖山的话，他早就被我废了。你毋须多说，今晚就让他跟你作个伴儿，咱们上路之时，自会放他。”

说着，从手上取下一只烧鸡，七八个熟鸡蛋，和十多个馒头，一面又道：“小子，你半天没吃东西，快吃吧，吃饱了，好好睡觉，明天一早，就得赶路，唔，你朋友跟我老婆子跑了两百来里，肚子想必也饿了，你和他一起吃吧！”

赵南珩这一阵工夫，渐渐发觉孙大娘除了脾气有点怪，人倒并不算坏。心中想着，只听云玖冷冷的道：“我不饿，我不要吃！”

孙大娘尖笑道：“我老婆子好不容易，从十几里外弄来的，你不吃就算了，放着不会坏的。”

说着，一手撕下鸡腿，一手抓起馒头，独自吃了起来。

第十二章 海浪滔天指法高

赵南珩腹中早已饥饿，此时闻到烧鸡香味，更觉饿得厉害，也就老实不客气，取过馒头，一面低声道：“云兄，你也吃一点吧，别饿坏了。”

云玖怒目道：“我说过不饿，就是不饿，你怕饿死，只管自己吃好了。”

孙大娘一手拿着鸡腿，横目瞪了他一眼，突然用肘一撞，云玖一个身子，扑的往地上倒去！

赵南珩大惊失色，急道：“老前辈，你把云兄怎么了？”

孙大娘重重哼了一声，道：“放心，我老婆子只是听不惯这小妮子放刁，点了她睡穴。”

赵南珩听得一怔，吃惊道：“老前辈，你说云兄是女的？”

孙大娘口中嚼着馒头，尖笑道：“浑小子，她是你的好朋友，你还不知道她是男是女？哼，我老婆子早就瞧出来了！”

“会是女的？”

赵南珩细想着云玖的一举一动，果然觉得有点娇揉做作，尤其笑的时候，神情妩媚，不类男子……孙大娘桀桀笑道：“喂，小子，别发楞啦，快吃吧！”赵南珩被她说得脸上一热，只顾低头吃着，再也不敢多瞧云玖一眼。

一会工夫，两人吃了个饱，孙大娘把吃剩的东西，用纸包好，又去舀来山泉让赵南珩喝了。

伸手解开他被闭经络，却又点上他睡穴，然后把他放在云玖一起，并头睡下，满意地笑了笑，自言自语的道：“真是天生一对！”

自己也在神龛面前，盘膝坐下，运功调息。

一宵无话，第二天清晨，赵南珩酣睡之中，被孙大娘叫醒，翻身坐起，发觉昨晚自己竟和云玖睡在一头。这位云兄，如今既已知道她是易钗而弁的女儿之身，果然连睡相也和臭男人不同了。

她玉靥匀红，黛眉双挑，长长的睫毛，盖着眼皮，而且耳朵上果然还有一个小小针孔……

孙大娘尖声道：“傻小子！快起来，咱们就要上路啦！”赵南珩一跃而起，红着脸道：“老前辈，这位云兄呢？”孙大娘干笑道：“放心，日出之前，睡穴自解，咱们走吧！”

她今天总算对赵南珩特别优待，不再点他穴道了，话声一落，就顺手横腰一把，挟起赵南珩身子，朝庙门外走去！赵南珩叫道：“老前辈快放下，小可自己会走。”孙大娘挟着他身子，纵掠如飞，一面冷哼道：“小子，你想跟得上老婆子，再练个十几二十年！”

这一天，赵南珩一直由孙大娘挟着赶路，好在她并没点住自己经脉，一路上可以闭目调息，倒也不觉得劳累。傍晚时分，已经赶过诸城，找了一处无人的荒祠歇脚。经过两天时光，孙大娘的态度，有了显著好转，她那张如驴长脸，也似乎缩短了些。

晚餐之后，她问起赵南珩身世来历，当然也免不了问起峨嵋业已封山，你既是峨嵋弟子，何以还在江湖走动的話。赵南珩因孙大娘虽然有点怪僻，但处久了，觉得她人却甚是率直，是以也有问必答！把自己如何离开峨嵋，投奔少林，一直说到佟家庄做工为止，只是隐去小玫儿和瘦小老人的事。孙大娘听得大是点头，似乎对赵南珩颇有嘉许之感。过了半晌，忽然抬头问

道：“那姓云的小妮子，你在何处认识的？”

赵南珩于是又把自己和云玖结识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孙大娘突然一拍巴掌，沉声道：“这丫头果然可疑，唉，我老婆子昨晚也看走了眼，光是那三招剑法，出手阴毒，就该想到她是五奇世家中人了！”

赵南珩听得不禁一怔，问道：“老前辈，你看她是哪一派的人？”

孙大娘道：“不是东怪的女儿，就是西妖门下！”

赵南珩奇道：“她不是姓云？”

孙大娘怒声道：“什么姓云？她告诉你姓屁，你也相信？这丫头多半还是东怪的女儿，我早就听说商绶有一个独生女儿！哼，小子！她看上了你，正好跟我老婆子到鼠狼湖山去招赘。”

说到最后，忽然声色俱厉，好像赵南珩就是东怪的女婿一般！

赵南珩被她说得脸上一红，心头暗凛，想道：“这位老婆婆当真喜怒无常，说得好好的，突然会变起脸来！”

孙大娘因他没有作声，更是生气，厉笑道：“好小子，我这句话说到你心窝里去了？哼，我当着商绶，先劈了你小子，让他女儿去守一辈子活寡！”

赵南珩瞧她越说越不像话，不禁脸色一正，抗声道：“老前辈，你这话当真无中生有，从何说起？小可和这位云兄，不过萍水相逢，结为朋友，根本不知他是女儿之身，何况她究竟是不是东怪的女儿？也只是老前辈猜测而已！”

小可陪老前辈远去鼠狼湖山，乃是帮助老前辈，证明孙老爷子是不是丧在东怪之手？东怪是不是佟家庄主？怎能凭无中生有的猜测之词，硬把小可拉到东怪的女儿身上？老前辈如果再是这般说法，小可恕不奉陪了。”

孙大娘被他说得一怔，脸长如驴，丝毫没有笑容，想想方才自己说的，也确实无中生有，错怪了他，但一时又不好改口，两道炯炯眼神，瞧着赵南珩，尖嘿道：“小子，你不是东怪的女婿就是了，快替我睡吧！”

伸手一拂，点了他的睡穴。

第二天早晨，孙大娘依然挟着他攒程。中午时分，便已赶到灵山卫，这是黄海边上的一个小港湾，帆墙林立，都是出海捕鱼的渔民。

孙大娘雇了一艘海船，她知道沿海居民，只要提起鼠狼湖山，任凭出多少钱，也没人敢去。

因为近百年来，江湖上早就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云玖说的“鼠狼湖山，有去无返”。

因此她在雇船时说是到乍浦门去的，反正乍浦门和鼠狼湖山只是一水之隔，到了乍浦门，也就快到鼠狼湖山了。

当年海上交通并不发达，从山东灵山卫直驶东海，已可说是相当遥远的海程，舟子贪图孙大娘钱出得多，议好船价，上岸备足了食水柴米，就启碇开船。

孙大娘下船之后，吩咐赵南珩住在前舱，自己跨进大舱，立时拉上舱门。

赵南珩知她大敌在前，急于运功，也就不敢惊动，独自在前舱住下。他从没坐过海船，船身晃动，渐渐觉得头脑昏晕，慌忙凝神调息，做了一会吐纳功夫，才算好转。

枯坐无聊，不由想起瘦小老人送给自己的两页指法，自己一直藏在

怀里，没有看过，此时何不取出瞧瞧？

当下就伸手入怀，取出两张业已发黄的旧纸，摊开一瞧，只见上面写着“千拂指”“翟天成恭录等字样。

记得那天瘦小老人说过，这是他自幼抄录的指法，原来他叫翟天成？一面想着，一面往下看去。

这套指法，虽然一共只有两页，但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字，许多地方，改了又涂，涂了又改，如非细心辨认，就无法阅读。

尤其上面所画图形，不是整个人像，也没有身法步法，只是画着许多伸屈舒展的不同手指。每一式都各具奇奥，变化繁复，虽有图形解释，还是使人看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赵南珩想起自己在少林寺练“易筋真经”的经验，把指法分做一小段一小段的研读。

好在这套指法，没有身法步法，自己坐在舱板上，先仔细的研读一遍注解，然后依照图样，再练指法。

一连三天，赵南珩除了吃饭，就在舱中反覆研练着指法。两页纸上，虽然只有十八个手势，但越练越觉得繁复。

十八式指法，全数学会，依然只是粗通大意，其中的变化妙用，还是没法能够完全领悟。

这天晚上，风浪愈来愈大，船身不住的起伏，颠簸得非常厉害！

赵南珩盘膝而坐，双手练习指法，身子却随着船身，不住的前后俯仰，突然他发觉自己随手划出招式之间，若有所悟。这是一种只能意会的感觉，好像从这一阵风浪，自己身不由主的前后晃动，正好切合了出手发招的诀窍一般，心中不禁大喜！

正当此时，只听舱门响处，孙大娘已站在门口，她目露诧异的道：“小子，你在练什么手法？”

赵南珩最近一个月来，屡经变故，江湖经验虽然不足，但也有了相当警觉，知道自己练习指法已被孙大娘瞧到。这就连忙起身道：“小可闲得没事，以指代剑，练习剑法。”

孙大娘道：“是峨嵋‘乱披风剑法’？”

赵南珩应了声“是”。

孙大娘其实也并没瞧清，只是随口问问，一面点头道：“老婆子有话和你说，你随我来。”

说完，返身往里舱走去。

赵南珩跟着她走进舱中，孙大娘在舱板上坐下，一面指着对面舱板，脸色温和的道：“小子，你也坐下来。”赵南珩在她对面坐下，抬目问道：“老前辈可有什么吩咐？”

孙大娘瞧着赵南珩道：“小子，你可记得我老婆子答应过你什么吗？”

赵南珩奇道：“老前辈答应小可什么？”

孙大娘微微一笑，道：“老婆子前几天答应过你，跟我上鼠狼湖山办完正事，会有你好处的，你还记得不？”

赵南珩道：“老前辈好像说过，小可因许多人无缘无故死在‘血影掌’下，才答应老前辈同来，那要什么好处？”

孙大娘道：“老婆子数十年来出言必践，答应过你的，岂能说了不

算？”

说到这里，接着叹了口气，又道：“这几天来，老婆子一直想着，凭咱们老爷子的武功修为，居然会毫无戒备的丧在人家手下。由此可见商绶的武功，几十年来，已不在当年他老子商紫宸之下了。”

赵南珩暗想：“听云玖说过，目前五奇世家中人，已是当年五位出奇高人的后代，那么她口中的商紫宸，敢情就是当年的东怪了。”

心中想着，只听孙大娘续道：“老婆子此去，能否胜得了他，实在毫无把握，说不定真会有去无返……鼠狼湖山虽然不准外人擅入，但你是我老婆子强逼而来，商绶平日自命不凡，只要把话说明，此事和你无关，也许不会伤你性命……”

赵南珩道：“小可不怕。”

孙大娘摇摇手蔼然笑道：“老婆子早已为你想好退路，其实我老婆子纵使不敌，少说也可支持个一两百招，到时你只要瞧到我渐呈不支，就乘原船退出也来得及，只是……”

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问道：“小子，你可知道咱们老爷子，是我什么人？”

赵南珩被她问得一怔，暗想：孙大娘这话问得好生奇怪，空中飞鱼孙老爷子，不是你的老伴吗？

孙大娘没等他开口，又道：“咱们老爷子，当年原是先父门下，说起来还是我老婆子的师兄，咱们结缡数十年，一直住在老子山，从不在江湖走动，可说与人无争。”

不料咱们不成材的劣徒，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什么绿玉金莲千手如来忽然在江湖出现，曾有人以重金托八方镖局送往徂徕山佟家庄，却在离徂徕山不远的地方，出了岔子。说起这尊千手如来，乃是四大门派的至宝，咱们老爷子为了一时好奇，才带了劣徒，赶上佟家庄去。”

赵南珩数日前曾听武当玄修道人说起过绿玉金莲千手如来，此刻又听孙大娘提起，不由问道：“老前辈，绿玉金莲千手如来，究竟是何宝物？”

孙大娘道：“这尊千手如来，是六十年前四大门派四位掌门人，花了三年时光，融合各派武功精华，研创的一套绝世武功，再由名匠雕琢而成。但究竟是些什么武功，四大门派讳莫如深，江湖上谁也弄不清楚。据说连当年号称武林第一高手的‘中飞龙’赵士元，也曾参与其事，因此也更加引起武林瞩目赵南珩暗暗“哦”了一声，他想起那天武当玄修道人曾经说过：“此事关系重大，就是贵派如果不宣布封山的话，只要听到风声，也会派出高手，全力侦查，因为这是咱们四大门派的事。”

原来那尊绿玉金莲千手如来，竟然还暗藏了四大门派的武学精华，那就难怪大家都想染指。

同时赵南珩又从孙大娘口中，知道了“五奇世家”中的“中飞龙”，叫做赵士元，而且还是当年武林第一高手，和自己同姓。

五百年前共一家，当真与有荣焉！

孙大娘道：“小子，咱们别把话头扯远了，我老婆子在想，这次到鼠狼湖山去，说不定真会送了老命！唉，最多也只是和商绶拚个两败俱伤，我答应过你的活，趁目前还有几天工夫，我想传你几手拂脉截经手法。”

赵南珩道：“你老人家不会伤在东怪手下的，小可……”孙大娘目光一瞪，道：“你知道什么？你不想学我的武功，是瞧不起我老婆子？”

赵南珩知道她的脾气，忙道：“小可不是这个意思，小可孙大娘哼道：“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什么？老婆子说出来了，你不学也得学。”

突然左手一翻，抓住赵南珩脉腕，尖笑道：“老婆子这手功夫，多少人想学还学不到哩！”

赵南珩被她一把扣住，只觉全身发麻，动弹不得，心头一惊，暗想：“她脾气古怪，说不定会翻脸成仇！”

自己抱定决心，要找罗髻夫人去，多学些武功，也是好事，心念转动，急忙叫道：“老前辈快请放手，你老传我武功，小可哪有不遵之理？”

孙大娘放了赵南珩，点头笑道：“这就是了，好，咱们现在就开始吧，老婆子这套‘拂脉截经手法’，乃是武林中特异的独门功夫，专取敌方十二经络，奇经八脉，合为二十手，各有妙用。我现在传你的是‘手三阴经’三个招式，在这几天时光，你能否学会，那就看你的了。”

说着，就把手太阴经起迄部位，循行穴道，详细讲解了一遍，然后又把这一式取敌手法，和攻敌变化，边说边演，一面叫赵南珩跟着练习。

赵南珩本是聪明绝顶的人，孙大娘解说了一遍，便已牢牢记住。

孙大娘等他练习了几遍，看看大致不错，就挥手道：“好，明天再教你手少阴经，你去睡吧！”

赵南珩回到前舱，又练了几遍，方始就寝。

接连三天，孙大娘又传了手少阴经和手厥阴经的手法。

在她想来，这“拂脉截经手法”每一式均具绝大威力，赵南珩悟性再好，也决不可能一天练会一式，传了他三式手法，已足够赵南珩苦练十天八天。

哪知赵南珩一天一式，练来居然丝丝入扣，丝毫不错，孙大娘一高兴，又把手三阳经的三式手法，一齐传给了他。

第十三章 试向桑日问耦耕

晃眼过去了十天，赵南珩正好把孙大娘传授的六式拂脉截经手法练熟，船已驶过长江口岸，进入东海。渐渐海面上有了岛屿，孙大娘走出船舱，细数着大戢山、徐公岛，等到船进了小衢山，就逼着舟子向南。那舟子听说要去鼠狼湖山，竟是十分害怕。

孙大娘沉着脸色，伸手朝船外拍去，说也奇怪，数丈外的海面上，经她虚空一拍，宛如投下一块巨石，“砰”的一声，海水登时激起一丈来高，澎湃有声。

孙大娘冷笑一声，道：“你敢违拗我老婆子，就把你劈下海去！”

那舟子吓得脸无人色，连连应是！

船将近岛，四周礁石林立，水势湍急。

远望鼠狼湖山，矗立海山，有树林，也有危岩。孙大娘命舟子在离岛不远之处落锚，随手在舟子身上抹了一把，厉笑道：“我已在你身上点了死穴，三日不解，就得呕血而死，你敢擅自离去，就是自我死路。”那舟子方才见识过孙大娘厉害，闻言直吓得爬在船板上，只是磕头，口中连称“饶命。”

孙大娘哼道：“要想活命，就等我老婆子回来。”说完，招呼赵南珩一跃上岸。

赵南珩随她登岸，纵目瞧去，敢情此处正当岛后，光秃秃的山石，鳞岫陡峻，找不到一条小径。

孙大娘早已挪开大步，连纵带跃，朝嵯峨乱石上走去。两人盘旋于峻岩危壑之间，忽夷忽险，忽高忽低的足足走了顿饭光景，转过两个山弯。忽见前面已有一条羊肠小道，从壁立夹峙的峰脚上迤迤而去。

孙大娘回头道：“前面快要到啦，你跟在我身后，切莫走远。”

说着当先朝小径上奔去。

这条小径，沿着山势曲折而入，两边石壁光滑，地下也极是平坦，想系人工开凿而成，至少也是经过人工修整。走了约摸百丈来远，便已到达山谷出口，眼前一片葱郁茂林，小径就是斜斜穿林而去。

孙大娘奔出山谷，脚下丝毫没停，笔直朝林中走去，赵南珩跟在她身后，也无暇多看。

只奔出十余丈远，小径忽然分为两条，一条朝西，另一条朝东，孙大娘脚下略一犹豫，转身朝东首一条走去。过了一阵，小径又由一分二，一条向南，一条向北，孙大娘记得自己由岛北登岸自然循着南首一条走去。又走了一阵，似觉迷失了方向，又好像回到了原地。孙大娘发现有点不对，但她乃是生性怪癖的人，发觉不对，哪肯多说？脚下加快，越发朝前急奔。

又走了一阵，只觉东南西北都有小径，一时不知走向哪一条好？

赵南珩渐渐也觉出不对，抬头打量，忽见一棵树身上，钉着一方木牌，上面似有字迹，这就叫道：“老前辈，你瞧，那树上有字！”

孙大娘停住身子，朝赵南珩手指之处瞧去，果然木牌上写着：“逞强深入，剥皮抽筋，由此退出，网开一面。”孙大娘瞧得大怒，尖笑道：“商绶好大的口气！”右手扬处，砰的一掌，朝那棵大树劈去，一阵“哗啦啦”巨响，大树应手折断，倒了下去。

赵南珩道：“我们迷失方向了，老前辈何不上树瞧瞧？”这一句话，突然把孙大娘提醒，点头笑道：“不错，我上去瞧瞧！”

脚尖一点，跃上树巅，朝四下一望，东北首一片浓林，正是自己来路，向西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峰，峰下平畴绿野，依稀似有炊烟！

孙大娘尖哼一声，回到树下，道：“真是鬼门道，走，老婆子带你去！”

不待赵南珩答话，一把挟起他身子，飞身上树，凌空渡虚，脚踏树巅，连纵带掠的朝西飞跃而去。

要知从前的人，所谓六壬奇门，乾坤倒置，无非是一种高深数学，使你身入其中，不知不觉的随着他的布置，步入迷离之境，于是越走越不对头，转来转去，离不开原来的地方！

但如果飞上树巅，再认定一个方向奔去，身既不在分歧复杂的幻境之中，耳目不受干扰，自然就能脱困而去。

闲言表过，却说孙大娘凌空浮掠，去势何等快速，不消片刻，便已掠到树林尽头。飞身落地，同时放下赵南珩。

只见一座高峰之下，绿野平畴，阡陌交通，陌上夹道，尽是桃柳。

时当二月中旬，柳绿如幄，桃红似锦，畎亩之间，有不少人正在赶犊耕田。

鼠狼湖山这四个字，在江湖上可说谈虎色变，人们一定会把它联想成是一个杀气森森的魔窟。没想到身历斯境，竟然是一幅恬静如画的世外桃源！

孙大娘带着赵南珩朝中间一条较为宽阔的路上走去。

这一瞬之间，在田里操作的人，业已发现岛上来了外人，不禁纷纷停下工作，抬头瞧去！

大路尽头，现出碧波滟滟的一个大湖，沿湖放着许多水车，想是灌溉之用，湖边都是整洁的泥墙茅舍，舍内还听到机车纺织之声。鸡犬桑麻，景致幽静！

隔湖一片草坪尽头，盖着一座庄院，花木扶疏，甚是气派。

两人刚一走近湖边，就有人好奇的围着上来，其中一个农夫打扮的人，迎着两人，一阵打量，抱抱拳问道：“老婆婆，你们怎会到岛上来的？”

孙大娘寒着一张马脸，哼道：“难道老婆子来不得吗？商绶住在哪里？”

那人怔得一怔，问道：“老婆婆找少山主有什么事吗？”这岛上的人，敢情以前把东怪商紫宸称做老山主，那么商绶自然是少山主。

如今商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老东怪也去世了几十年，但他们叫惯了不易改口，还是以少山主相称。孙大娘没好气的道：“快去叫商绶出来，没你们的事。”那人脸色微变，冷笑道：“老婆婆到鼠狼湖山是找事来的？那您可找错了地方！”

孙大娘尖笑道：“一点也没找错！”

右手一探，朝那人手腕抓去！

那人怒笑道：“你敢……”

孙大娘出手何等迅速，那人想说“你敢动手”，但“动手”两字，还没出口，手腕已被人家抓住。

他惊“啊”一声，右掌一立，动作也相当迅疾，吐掌朝孙大娘肩头就劈！

试想孙大娘是何等样人，哪会被他劈中，手中略一用劲，喝道：“你

想跟我老婆子动手还差得远，商绶人在哪里？快说。”

那人直痛得“啊”“啊”连声，朝地上蹲去！

“啊，这老婆子出手伤人哪，你们快来呀！”

有人大声喊着，立时有许多人吆喝着拥而上。孙大娘气得尖笑，身形晃动，朝人丛中抢去。

这当真身发如凤，举手踢足，只是拿他们穴道。这些人中，武功好的，还抵挡得一招半式，其余都是还没看清来路，身上穴道，已被闭住。

也有一见势头不对，拔腿想逃，但身上好像被套上了一条无形的绳索，孙大娘只要一招手，就把他悬空拉了过去，随手一拂，丢到地上。

不过片刻之间，地上躺下了十几个人，不是肩头脱臼，就是头颈扭曲，痛晕在地，动弹不得。

赵南珩站在一旁，看孙大娘使的正是教自己的六式截脉手法，但在她使来，当真疾逾闪电，快得连自己都无法瞧清，心头不由又惊又喜，怔怔出神！

孙大娘也好像是有意示范一般，点倒众人之后，拍拍身上灰尘，回头笑道：“小子，你瞧清了没有？”

她一下点倒了许多人，早已惊动屋中的老少男女，但大家都不敢近前，只是远远的站着。

这时，忽听一个苍老声音喝道：“来的是什么人？”孙大娘抬头瞧去，只见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头，年约七旬出头，手上提着一支竹根烟管，从人丛中走出！

这些人似乎对老头甚是恭敬，纷纷让路，也有人欢叫道：“好啦，好啦，念九叔公来了！”

那念九叔公走出人群，瞧了地上东倒西歪躺着不少岛上的人一眼，不禁微微皱眉，自言自语道：“这是老子山向家的独门截脉手法！”

孙大娘冷冷的道：“你倒有点眼力！”

那念九叔公目光一抬，两道精光奕奕的眼神，盯着孙大娘，拱拱手道：“老朽商念九，大嫂如何称呼？鼠狼湖山，已有二十年不在江湖走动，大嫂找上岛来，不知有何见教？”孙大娘瞧他人虽老态龙钟，但眼神充足，显然内功极是精深，心中暗想：此人倒是不可轻敌。一面冷冷的道：“老婆子正是老子山来的，商绶人呢？”

商念九道：“少山主不在此地，大嫂有话跟老朽说也是一样。”

孙大娘目射凶光，凌厉喝道：“商绶可是躲着不敢见我？”商念九佛然道：“大嫂怎好如此说法，大嫂和少山主究有什么过节？”

孙大娘厉笑道：“老婆子是要命来的，血债血还，旁人代得了吗？”

商念九听得脸色一变，惊诧的道：“少山主几时和大嫂结下血仇？”

孙大娘不耐道：“就在半月之前，商绶在徂徕山下，杀害咱们孙老爷子师徒两人，老婆子特来找他算帐。”商念九神色一松，呵呵大笑道：“大嫂错了，少山主三日之前，才离岛他往，哪会杀害孙老爷子师徒？”孙大娘怒道：“难道东怪的‘血影掌’，还会有假？”要知“东怪”这两个字，是岛上的忌讳，她这一声“东怪”，听得商念九脸色蓦地一沉！但迅速又忍了下去，依然拱拱手道：“血影掌虽是老山主传下来的绝艺，但江湖上也可能有类似的功夫，大嫂想是看走了眼？”

孙大娘道：“老婆子双眼没瞎，哪会看错，你少在我面前搪塞，再

不叫商绶出来，莫怪我心狠手辣？”

商念九似乎一忍再忍，正容道：“少山主确实离岛只有三天，此事全岛之人，都可证明，大嫂如若不相信，不妨问问他们。”

说着用手朝身后之人指了一指。

果然，那些人全都点头应是。

孙大娘尖笑道：“你们鼠狼湖山之人，自然帮衬着商绶说话，老婆子如何能信？”

商念九气愤的说：“那么大嫂意欲如何？”孙大娘灰发飘动，满脸狰狞的道：“老婆子就是血洗鼠狼湖山，看他出不出来？”

商念九再也忍耐不住，狂笑道：“老朽不过因你丈夫徒儿，遭人杀害，才好言相劝，你倒认为鼠狼湖山真是怕你了吗！”孙大娘道：“这是再好不过！”

话声出口，脚下往前欺去，右手一扬，直向商念九肩头拂去，她出手奇快，一招之间，连藏几个变化。

商念九口中喝了声：“来得好！”

右手疾举，旱烟管斜削而出，左手化掌，沉肩上封，两手招式，全是防守之势，但却有如两人使将出来，异常沉隐。孙大娘暗暗一惊，心想：“这老儿武功果然不弱，出手奇绝，竟然严密得无懈可击，哼，我再试他几招看看！”心念一动，倏然踏步颠身，右手一探，直拿对方下颚，左手闪电斜出，朝商念九持旱烟管的右手关节拂去！商念九冷哼一声，脚下斜退半步，不理敌人抓来左手，右手旱烟管一吞一吐，登时洒出数点杆影，参差不齐的直取孙大娘身侧穴道，左手一招“直指天门”，“呼”的一声，当面劈去！

孙大娘没想到这名不见经传的老儿，武功竟然极高，心头不禁狂怒，身形一偏，旋风似的踏开两步，左手却在身形闪动之前，对准来掌拍出！

第十四章 刁蛮儿女总关情

砰！双掌交击，商念九顿感对方这一掌压力如山，震得自己脚下浮动，再也拿桩不住，向后移退了两步。

心头明白，对方在内力上，比自己要强得多；但他知道自己内力虽逊，手上这柄旱烟管的招式，经过老山主指点，只要不和对方硬拚真力，小心应付，决不会输到哪里？”他猛吸一口真气，手腕抖动，旱烟管就刷刷使出！

两人这一动上手，双方全都以快打快，孙大娘忽抓忽拂，忽擒忽拿，使的全是截脉手法。商念九一枝旱烟管，划出参差不齐的点点杆影，使的也是打穴招法。

交手到五招以后，越打越快，也越打越见激烈，两人使出来的招式，莫不奇险惊人！但时间稍长，双方就显出了强弱，孙大娘到底技高一着，功力深厚，实非等闲。

商念九的一支旱烟管，纵然经老山主指点，究非正式传人。二十招一过，孙大娘双手挥洒，气势如虹，招招长驱急攻。

商念九却已感到压力奇重，若非仗着老东怪指点的精妙招数，只怕早就给对方拂上要害，躺了下去。

这时，又从四面田间，赶来了不少人，这些人一个个脸露激愤，除了各操兵刃之外，左手都握着一管黑黝黝的铁筒，敢情是什么厉害暗器无疑？

同时，从隔湖那片庄院中，忽然掠出一条纤小绿影，飞一般朝这边奔驰而来，刚一奔近，就大声喊道：“念九伯伯，是什么人找我爹爹？”

声音娇脆，宛如出谷黄莺，听来清楚入耳！

赵南珩只顾注意场中两人的互攻招式，正在入神之际，听到这一叫喊，不禁转头瞧去。

那是一个十六七岁，身穿浅绿衣裤的少女，肩头垂着两条乌亮有光的发辫，瓜子脸，大眼睛，这时瞧着场中，脸上露出惊奇之色。

赵南珩听她口气，暗暗哦了一声，心想，她敢情就是东怪的女儿了！

商念九对付孙大娘，已感吃力，给绿衣少女一叫，心头更急，忙道：“琪儿，你快走开，这儿没你的事。”

孙大娘是什么人？她虽在和商念九动手，耳目何等灵异，绿衣少女的喊声，早已听得清清楚楚。

左手呼呼劈出两掌，内家真力，冲击排荡，声势极猛，把商念九逼得后退了两步，右手却向绿衣少女一招，怪笑道：“小姑娘，这里有你的事，你快过来！”她这一招手，使的正是“云里神抓”，绿衣少女忽听孙大娘和自己说话，正待回头瞧去！

陡觉一股极大吸力，朝身前吸来，她连孙大娘的面貌都没瞧清，已身不由己的被“云里神抓”吸了过去。这在旁人看来，和她自动走去一样。

商念九瞧得大惊失色，大声喝道：“琪儿快退！”手上一紧，旱烟管洒出漫天杆影，朝孙大娘攻去，但已经迟了。

琪儿早已走到孙大娘跟前，被孙大娘一把抓住手腕。商念九这一招原是拚命打法，此时一见琪儿落到孙大娘手上，又怕她把琪儿当作挡箭牌，百忙之中，猛吸真气，把点出的旱烟管，硬生生从半途里收转，他空自又发又收，急得手忙脚乱，孙大娘却早已一把抓起琪儿，随着桀桀尖笑，朝后退去。

琪儿莫名其妙的被孙大娘抓住，心头又惊又急，大叫道：“你使妖法，你快放开我！”

孙大娘连声阴笑道：“别害怕，跟我老婆子回老子山去，等你爹找来，我就放你。”

琪儿大叫大嚷的道：“谁怕你？你快放我，我不去，不去！”

商念九眼看琪儿落在孙大娘手上，心头暗急，皱皱眉道：“你也是成了名的人物，怎能和小女孩为难？”

孙大娘目光闪电一掠，歪着头，桀桀笑道：“你们莫想倚仗人多，区区几管‘化血针筒’，老婆子还不放在眼里，至于这个小丫头，我也不会难为于她，暂时作个人质，商绶回来，只要到洪泽湖老子山走一趟，老婆子自会放她。”说着，随手把琪儿挟起，一面回头朝赵南珩道：“小子，你去替老婆子解开他们经穴，咱们要走啦！”

赵南珩依言过去，替躺在地上的众人，解开被闭经穴。

商念九心中空自着急，满腔激怒，但因琪儿被孙大娘挟着，投鼠忌器，此时看到赵南珩应声走出，俯着身子替众人解穴，心中忽然一动。

暗想：这小子敢情是她的门人，自己出其不意，把他擒住了，就不怕孙大娘不放下琪儿。

他目光盯在赵南珩身上，心念方动。

孙大娘是什么人，哪会瞧不出来，这就尖声笑道：“商念九，你别动歪念头，这小子只是被我老婆子逼着来的，因为只有他见过你们少山主，也听过你们少山主说话的声音，老婆子特地带他来认人的，路上才教了他几招手法，可不是我老婆子徒儿。但你如敢妄自出手，莫怪老婆子先宰了你们小妞儿，再撒手一走，这些人，经脉截闭，不出三天，就会呕血而死，你自己估量估量，花得来？花不来？”

商念九果然被她这几句话摄住，不敢妄动，一面朝赵南珩沉喝问道：“小哥，你几时见过咱们少山主？是在什么地方？”赵南珩在这一瞬工夫，连拍带拿，已把躺在地上的一干人，全数解开经穴，起身答道：“小可也不知那位老庄主是不是贵岛的少山主所乔装？只是那天在庄外被害的少林十戒大师、孙老爷子师徒，和形意门下的燕南双杰鲁氏兄弟，据说都是死在‘血影掌’下的。”

“还死了这许多人？”

商念九听说还有少林“十”字辈的高僧，和形意门下的弟子被杀，心中更感事态严重。

莫说少林寺为四大门派之首，死的又是“十”字辈高僧，自然不肯甘休；就是形意门，在北方也算是声势极盛的门派，门下弟子被杀，也不可能轻易就算。

鼠狼湖山虽然不怕，但这个黑锅，背得未免太冤。

心中想着，不禁皱皱眉头，又道：“你可知道这些人究是为什么死的？”

赵南珩道：“小可也只是听说，好像为了一尊千手如来？”商念九全身一震，道：“绿玉金莲千手如来，唉，咱们少山主也说起过……”

孙大娘不待他说完，哼道：“这就是了，小子，咱们走！”商念九急道：“谁说少山主觊觎千手如来？”

孙大娘道：“我老婆子不管你们少山主觊觎不觊觎千手如来，只要

他亲自把小妞领回去就好！”

商念九朝赵南珩问道：“小哥想必是武林中人，你叫什么名字？”

赵南珩道：“小可峨嵋门下赵南珩……”

孙大娘怒道：“小子，你要和他穷聊，就留在岛上，我老婆子可要走了！”

说着挟了琪儿转身就走。

赵南珩这几天工夫，已经知道她的脾气，一时哪敢多说，立即跟在她身后，朝来路赶去。

岛上的人，虽然赶来了许多，每个人手上又有极为霸道的“化血针筒”。但因少山主的掌上珠琪姑娘落在对方手里，谁也不敢妄动，只好纷纷让路；商念九眼看对方挟着琪儿走去，当真急得一筹莫展，搓搓手，道：“大嫂请留步！”

孙大娘回头冷冷的道：“你还有什么说的？”

商念九拱拱手，正容道：“大嫂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劫持一个小女孩子，传出江湖，岂不有损盛名？尊夫丧在‘血影掌’下之事，凶手另有其人，决非少山主所为。不过此事既然牵连到鼠狼湖山，少山主一经回来，自会专程上洪泽湖拜访，不知大嫂尊意如何？”

孙大娘哼道：“废话，你要老婆子放下这小妞？嘿嘿，我老婆子千里迢迢的赶来，入宝山空手而还，这趟鼠狼湖山岂不是白来？告诉商绶，我在老子山等他三月，过期不来，莫怪我老婆子心狠手辣！”

话声一落，探手抓起赵南珩，一手挟着一个，双脚点动，人已疾如飞鸟，跃上树林，踏着树巅，腾掠而去！

回到船上，舟子一眼看到孙大娘回来，等于捡到了性命一样，慌忙迎上几步，陪笑道：“老婆婆回来了？”

孙大娘放下赵南珩，没好气的道：“我不回来，你也别想活命，快替我开船！”

说着一手把琪儿递给赵南珩，吩咐道：“你把她放到舱里去。”

赵南珩不敢违拗，双手接过琪儿。他从没抱过女孩子，这一接，双手抱到一个软绵绵的身子，鼻孔中同时闻到琪儿身上的香气。一时只觉脸红心跳，双手不自主的起了一阵颤抖，心慌意乱的往舱中跑去。

舟子还颤颤兢兢的站在边上道：“你老高抬贵手，饶了小的吧！”

孙大娘随手一拂，替舟子解了穴道。

舟子迟疑的道：“老婆婆，小的不会死了吧？”孙大娘哼了一声道：“好了，还不快去开船？”舟子好像皇恩大赦，不迭应是，退了下去。

一会工夫，船身晃动，缓缓离开岛屿。

孙大娘独自站在船头，直等驶离鼠狼湖山，看看没人追来，才回进舱去。

赵南珩把琪儿安置在中舱，孙大娘回到舱中，替她解开上身穴道。

琪儿睁目一瞧，自己已在船上，心里又急又气，破口骂道：“贼老太婆，死老太婆，你把姑娘捉来，要待怎的？等我爹来了，不把你几根又老又臭的贱骨拆了下来，就不知道鼠狼湖山的厉害……”

这位姑娘越骂越凶，孙大娘先前还不予理会，渐渐她马脸拉长下来，炯炯双目，隐露杀机！

赵南珩看出不对，他最近摸熟了孙大娘的脾气，这位老婆婆只要顺

着她脾气，才可无事。心头不禁暗暗替琪儿捏着冷汗。

琪儿从小娇纵惯了，哪知厉害，依然炒豆似的骂道：“老虔婆，老不死，你瞪我干什么？有种，就杀了姑娘……”孙大娘脸上，飞起一丝狞笑，尖声道：“小丫头，这是你自己找死……”

“老前辈！”

赵南珩不禁抬头叫了一声！

孙大娘横了他一眼，怒声道：“你大惊小怪的做什么？”赵南珩道：“老前辈一向言出如山，既然答应过不难为她的，岂可失信于人？”

孙大娘沉“唔”一声，点头道：“小子，你倒知道老婆子的为人！”

琪儿也尖哼了声，道：“你算得什么？你只是一个贼老太婆……”

赵南珩皱皱眉道：“姑娘怎好如此漫骂，老前辈因孙老爷子和徒儿全死在‘血影掌’下，怀疑是姑娘令尊所为，只要令尊……”

琪儿披嘴道：“你只会帮她说话，你也不是好东西，我爹说的，油头粉脸的人，都是坏人！哼！活该，她丈夫被人杀死，她不去找仇人算帐，找我爹干么？又不是我爹杀死他的。”

赵南珩被骂得一怔。

孙大娘满脸怒容的道：“小子，你把她撵到前舱去，惹得我老婆子性起，可不管她是什么人的女儿！”

赵南珩也觉得这位姑娘太以刁蛮，留在这里，难免触怒了孙大娘，闻言就朝琪儿走近，准备把她抱出去。

琪儿双腿不能动弹，两条手臂却不住的乱舞乱挥，口中叫道：“你给我走开，你是臭男人，我不要你碰！”

赵南珩脸上一红，脚下踟蹰着不敢过去。

孙大娘伸手隔空一指，点了她穴道，不耐的道：“快替我撵出去！”

赵南珩无可奈何的抱起琪儿，往前舱走去。

琪儿手脚丝毫不能挣扎，身子被赵南珩抱起，直羞得胀红着脸，紧紧闭住眼睛，不敢多瞧。

这一瞬间，她只觉赵南珩壮健的臂膀，轻轻托起自己，人像在摇篮里似的，除了心头乱跳，呼吸窒息之外，却另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甚至也并不反对让臭男人抱着自己走

赵南珩跨进前舱，把她放下。

琪儿偷瞧了他一眼，发觉他一张俊脸，也红红的，心头不禁暗暗好笑，原来臭男人也会怕羞的？一面故意哼道：“哼，不害臊，要是给我爹看到了，不打死你才怪！”

赵南珩胀红着脸，低低的道：“姑娘不可介意，孙老前辈脾气不好，人是不坏的，姑娘凡事忍耐点儿！”

琪儿本来脸上已有着笑意，给他一说，又绷下脸来，大声道：“她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你怕她，我可不怕她。”

赵南珩真怕她大嚷大叫的，触怒了孙大娘，说不定真会出手伤人，是以不敢再和她说话，独自在舱门口坐下。

此时，风浪渐大，他不习惯坐船，索性闭上眼睛，调起息来。

琪儿见他不理睬自己，更是气恼，抿抿嘴道：“哼，臭男人，我才不理你呢！”

说着，也负气闭上了眼睛。

过不一会，琪儿忍不住又睁开眼来，望着赵南珩道：“喂，你到底有没有名字？那老太婆为什么叫你小子？”

赵南珩睁目道：“我叫赵南珩。”

琪儿哼道：“我只当你变哑巴了呢，你还会说话？”接着眨眨眼睛又道：“我叫琪儿。”

赵南珩道：“我知道。”

琪儿奇道：“谁告诉你的？”

话声未落，只见孙大娘手上捧着一盘饭菜，悄无声息的站在舱口，尖笑道：“你们倒谈得挺不错！”

赵南珩脸上一红，慌忙站起身子。

孙大娘递过木盘，冷冷的道：“这里是两份晚餐，你吃饱了再喂小丫头吃。”

说完，转身就走。

赵南珩听说要自己喂琪儿吃饭，心头大感作难，自己从没喂别人吃过饭，何况琪儿又是个女的，年龄和自己差不多。他托着木盘，尴尬的道：“姑娘脉穴未解，行动不便，将就……”

第十五章 暮春三月西湖瘦

琪儿不待他说完，别过头道：“我不饿，我不要吃，哼，谁要你喂？臭男人！”

赵南珩暗自皱皱眉头，心想，你不吃就算，谁要喂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一面也就老实不客气，自顾自坐下，装了碗饭，自顾自吃喝起来，他狼吞虎咽的一连吃了三碗，意犹未尽。

琪儿原是负气之言，其实她肚中也早已饿了，此时瞧着赵南珩风卷残雪似的吃得甚香，更觉饥肠辘辘，忍不住道：“喂，你别把我的一份，也吃掉了，哼，你不肯喂我，我就偏要你喂，快拿过来呀！”

赵南珩听得好笑，这位姑娘当真刁蛮难以伺候，一面抹抹嘴巴，把木盘送到琪儿面前，正待替她装饭。

琪儿皱着柳眉，道：“喂，别忙，你先去洗洗手咯，男人们真脏啦！”

赵南珩怔得一怔，摇摇头，走出舱去，舀水洗了洗手，回到前舱。

琪儿催着道：“快一点呀，菜饭凉了，还好吃吗？”赵南珩心想：真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一面装了碗饭，夹着菜，脸上热烘烘的蹲下身去，把饭碗送到琪儿口边。

琪儿娇靥如花，凑过头来，张开小嘴，露出两排雪白的贝齿，忽然“咕”的轻笑一声，道：“真好玩，我小时候，奶嬷就是这样喂我吃饭的，我吃一口就要跑几步路，她就到处跟着我转！”

赵南珩和她这一面对着面，只觉她生得和小玫儿一样美，但小玫儿天真而爽朗，她却娇憨刁蛮。

琪儿瞧他目光只是盯在自己脸上直瞧，不禁双颊生晕，嗔道：“你这人怎么啦，还不认识我？”

赵南珩啊了一声，慌忙把饭碗送上，用筷拨着饭菜，喂了她一口。

琪儿偏头道：“慢一点咯，这大一口，我如何吃得下？”

赵南珩无可奈何的，耐心喂着，琪儿当真还是十足的和小孩差不多，难伺候极了，吃了一口饭就要说他一句。不是菜太少了，就是饭太多了，一会喂得太快，一会喂得太慢，嫌个不停，但她却吃得津津有味。

赵南珩耐着性子，喂了她两碗饭，额上大小汗珠，业已像黄豆般绽了出来。

琪儿瞧得奇道：“咦，你是不是热？快到舱外去吹吹风呢！”

赵南珩摇摇头道：“热倒还好，只是这奶嬷不好做。”

琪儿哼道：“你不喂拉倒，明天我就饿着不吃就是！”

赵南珩收拾过碗筷，送回后舱。

一连几天，孙大娘怕琪儿穴脉闭久了，会阻碍气血流行，是以每天都要替她另换一处穴道。

每一餐饭，仍由赵南珩喂着她吃，日子长了，两人倒也谈得颇不寂寞。

只是赵南珩因舱中多了一个琪儿，不便练习“千拂指”，也不好温习孙大娘教自己的六式“截脉手法”，只能修习内功。

这一趟水程，孙大娘急于回转洪泽湖去，所以就命舟子直放长江。船抵瓜州，已是傍晚时分。

孙大娘重赏了舟子，然后替琪儿解开上脉穴，带着两人，舍舟登陆。

赵南珩因此行已从鼠狼湖山回来，自己一心惦记着峨眉派封山，和西妖罗髻夫人有关，立意要把这件事弄个清楚。

是以上岸之后，就朝孙大娘作了一个长揖，道：“老前辈已从鼠狼湖山回来，小可尚有要事，就此告辞。”

孙大娘拉长着脸，木无表情的道：“什么，你就要走了？”

赵南珩道：“老前辈早已知道，小可师门封山，就是为罗髻派开山，所以小可要找罗髻夫人去。”

孙大娘冷笑道：“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赵南珩道：“小可纵然不敌，也非找她不可。”

孙大娘道：“不成，老婆子要你同去鼠狼湖山，就是为了只有你在佟家庄待过，见过老贼一面，听过老贼说话，没见到商绶之前，你也得跟老婆子回老子山去。”

赵南珩在没上鼠狼湖山之前，曾听孙大娘说过，第二代东怪商绶，只有一个女儿，他因佟家庄老庄主也有一个女儿——小玫儿，因此，也怀疑佟家庄老庄主可能是东怪。

但到了鼠狼湖山，瞧到东怪的女儿是琪儿，不是小玫儿，心中早已知道杀害空中飞鱼孙杰和少林十戒大师等人的凶手，不是东怪。

只因自己告诉孙大娘经过之时，略过小玫儿一节，没有说出。又因几十天下来，知道了孙大娘的脾气，不敢出言劝阻，让她把琪儿掳来。

此时听孙大娘还要自己跟到老子山去，心中大急，脱口道：“老前辈，杀害孙老爷子的凶手，据小可想来，可能另有其人，不会是商姑娘的父亲。”

琪儿连连点头道：“对啊，不是我爹杀的，一定不是，我爹离岛才三天工夫，是上北雁荡瞧我姑姑去的。”

孙大娘横了琪儿一眼，朝赵南珩哼道：“你知道什么？好哇，才只几天工夫，你就帮着她说话，你倒真想给东怪招赘？老婆子说不成就成，没见过商绶之前，非跟老婆子回老子山去不可！”

赵南珩还想再说，只见琪儿背着孙大娘，只是朝自己霎着眼睛，一时还弄不懂她这是什么意思？

孙大娘已尖声喝道：“小子，你再不走，莫怪老婆子又要用强了。”

琪儿没待赵南珩开口，抢着说道：“走就走咯，老子山又不是吃人的地方。”

孙大娘没有作声，转身就走。

琪儿腿上脉穴已解，回头朝赵南珩笑了笑，跟着走去，赵南珩虽然不愿，却也只好跟了过去。

从瓜州赶到扬州，但见万家灯火，甚是热闹。琪儿从小生长岛上，几曾见过这般繁华夜市，一时东瞧西瞧，看得目迷五色，满怀高兴，回头问道：“喂，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赵南珩也说不出，只是摇摇头。

孙大娘道：“扬州”

琪儿喜道：“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里就是扬州？啊，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歇脚？”

孙大娘边走边道：“老婆子最讨厌一城的人，乱烘烘的像个大蜂巢，咱们到前面去。”

琪儿心里多么希望在这里过夜，顺便也玩玩，给孙大娘一说，不禁嘟起小嘴，没有作声。

三个人很快的就穿过大街，直出西门，这是经天长，沿洪泽湖东岸，北达淮阴的一条大路。孙大娘脚下丝毫没停，奔到甘泉山脚下，领着两人走进一座小庙，然后返身出去。

约摸过了一顿饭光景，方始回转，手上捧着一大包热腾腾的肉包子，跨进门，就一下把食物塞到赵南珩手上，道：“你们快吃吧，我老婆子还有事去！”

说着，行色匆匆的朝外就走，刚一奔到门口，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身子一停，转头说道：“小子，这丫头交给你了！”

说到最后一个字，人已掠出十数丈外，一闪而逝！

赵南珩瞧她去的甚是匆忙，心中暗想；敢情她方才出去，遇上了什么急要之事。

琪儿瞧着他手上捧着的包子，叫道：“喂，你快替我解开手上穴道，我饿死了！”

赵南珩道：“孙老前辈的脾气，姑娘又不是不知道，她不在这里，我替你解了穴道，她会怪我多事。”

琪儿轻笑道：“她回来了，你再替我点上就是。”赵南珩道：“这个……”

琪儿双腮一鼓，气道：“你真是胆小鬼，这几天在船上，她都没点我手上穴道，要逃，我这样就可以跑了，还要你解手上的穴道干么？哼，你不替我解，我就不吃，饿死了活该！”

说着，一扭腰，负气背过身去。

赵南珩无可奈何的道：“这样吧，我替你暂时解开穴道，自然无妨，只是待会孙老前辈回来，你仍得让我点上。”

琪儿听了大喜，脸露笑容，连连点头道：“这个自然。”

赵南珩果然替她解开两手穴道。

琪儿高兴的活动了一下手臂，伸手道：“你快把包子给我咯，我肚子饿死啦！”

赵南珩递过包子，两人坐在拜台上吃了起来，一会工夫，把二十来个包子，一起吃完，还不见孙大娘回转。

赵南珩几次想说：“孙老前辈快回来了，我还是替姑娘点上穴道的好。”但话到嘴边，都被琪儿把话岔开，不让自己开口。

琪儿偏头问道：“喂，你方才说要去找西妖罗髻夫人，那是为了什么？”

赵南珩道：“江湖有两句话，叫做‘罗髻开，峨嵋闭’，就因为她们下山，峨嵋派就得封山，我要找她问问。”琪儿啊道：“啊，这两句话，我从没听爹说过，你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

赵南珩道：“不知道。”

琪儿又道：“那你知不知道北雁荡在哪里？”

赵南珩道：“我也不知道！”

琪儿道：“哦！这样好不？你陪我去北雁荡找爹，我也陪你找罗髻夫人去。”

赵南珩道：“不，我自己会去的，姑娘……”

琪儿气鼓鼓的道：“你这人就是这样讨厌……”

琪儿面对庙门而坐，口中在和赵南珩说话，但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是一霎不霎的盯着山下的大路。

突然，琪儿低低的道：“来了，来了，路上那条黑影，跑得好快，准是老太婆回来了，我们躲起来好不好？”赵南珩道：“哦，不成……”

琪儿气道：“这有什么不成？我们又不逃走，只是和她躲着玩的。”

活未说完，一手拉着赵南珩急道：“快，快，我们躲到梁上去！”

她不管赵南珩同意不同意，用力一把拖着他就往梁上纵去。

赵南珩只当她童心未泯，躲着好玩，虽然不大赞成，却也不愿过于拂逆，只好跟着纵起，隐到梁之上。

堪堪藏好身子，只见孙大娘已翩然跨进门来，两道炯炯目光，四下一扫，不见两人踪影，马脸上怒气腾冒，厉哼道：“这小子准被小妖精迷住了，竟敢相偕逃走，嘿！我要是让你们逃出十里之外，就不叫孙大娘了！”

赵南珩正待出声，突然觉得一只温润柔腻的手掌，悄无声息的掩上下自己嘴唇，掌心隐隐还有一股极幽的香气，心知是琪儿不让自己开口，同时也感到琪儿的手掌，似乎还在轻微的颤抖！

就在这一瞬之间，再定睛一瞧，哪里还有孙大娘的影子？

琪儿缓缓缩回手去，舒了口气道：“好啦，我们好下去了。”

两人跃落地面，赵南珩埋怨道：“姑娘这玩笑可开大了，孙老前辈回来，准得大发脾气。”

琪儿掠掠鬓发，又拍拍身上灰尘，“咕”的笑道：“放心，老太婆不会回来了。”

赵南珩道：“孙老前辈功力惊人，来去如风，怎会不赶回来？”

琪儿得意的道：“就因为她来去如风，所以不会回来了，她朝东追不上我们，就朝西追，朝南追不上，再北追，哪会回到这里来？”

赵南珩恍然道：“原来姑娘是有意摆脱她的？”

琪儿娇笑道：“这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咯！哼，你不是要找西妖去，先前我为什么朝你连使眼色？就是叫你稍安毋躁，伺机而动，这会你懂了吧？”

赵南珩瞧她一本正经的说着，心中暗暗好笑，一面说道：“那么我们也可以走了。”

琪儿哼道：“你知道什么？兵法上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条路上，老太婆少说也要来回跑上几次。我们出去，岂不正好和她碰上？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歇脚，等天亮了，老太婆也好走远了。”

赵南珩没想到这位刁蛮姑娘居然还读过兵法，脸上不期露出佩服之色，瞧着她说道：“姑娘原来还熟读兵法！”

琪儿得意的笑了笑，摇摇头道：“我哪里读过兵法？这是我爹说的，明天我就可以找爹去了，你去不去？哦，对了，那扬州城好不热闹，明天我们先去逛逛，你说好不？”

这一晚，孙大娘出去之后，果然并没再来，赵南珩和琪儿两人只是在神龛边上瞑目调息。

一宵过去，翌日清晨，琪儿兴致很好，跑到山溪边上，掬水洗脸，把头发也掠得光光的，才奔回庙中，拉起赵南珩道：“快走吧，我们到扬州去！”

赵南珩看她一团高兴，红馥馥的脸上，娇嫩如花，连眼睛都带着兴奋的光采，不由瞧得一呆。

原想告诉她，自己还有许多事要办，要和她分手，但话到嘴边，一时又说不出口来，只好跟着她朝城中走去。

这时正当清晨，到城中赶集的人络绎于途。

琪儿目光一转，翩然走近一位老者身前，问道：“老伯伯，扬州什么地方好玩？”

那老者听得一怔，抬头瞧瞧两人，笑道：“扬州好玩的地方可多着呢，譬如琼花观、桃花庙、二十四桥、尺五楼、十二女郎祠、小秦淮、小苕罗村、都是名胜古迹，但最有名的当然要算瘦西湖……”

琪儿喜得跳了起来，道：“对了，就是瘦西湖，我听爹说过的，谢谢你咯！”

一面朝赵南珩连连招招手道：“喂，我们就到瘦西湖去，快走呀！”

人已一阵风似的往前跑去，赵南珩跟在她身后，追了下去。

那老者话才说完，两个年轻人早已去得老远，一时惊楞不已。

扬州自隋炀帝建都以来，历为繁华名邑。

瘦西湖在县城之北，南起虹桥，有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二十四桥、止于平山堂下之蜀冈，湖上花木疏秀，风景纤丽。

两人赶到湖边，这时正当三月初头，两岸桃柳竞春，游人如织，湖上小舟 乃，轻波微漾，使人有如入画图之感！

第十六章 又见风云起古城

琪儿瞧得甚是高兴，口中低吟道：“西湖瘦，湖上小金山，亭榭参差峰弄影，柳桃错杂水轻环，此处绝尘寰！”

赵南珩回头道：“姑娘诗才敏捷，吟得夏好听。”

琪儿抿抿嘴，笑道：“这不是诗，是望江南词，我爹作的，所以我知道瘦西湖的名称。”

赵南珩道：“令尊原来也到过这里？”

琪儿和他站得很近，低低的道：“我爹到过的地方可多呢！”

两人沿着湖滨，缓步徐行，琪儿两只眼睛东瞧西瞧忙个不停，她又要浏览湖上景色，又要打量仕女们的衣着装饰，甚至油壁香车，轻罗软轿，和画舫、游艇，件件都感到新奇，哪里还有心情和赵南珩说话？

中午时分，两人经过一家酒楼，只听刀勺盈耳，人声喧哗。

琪儿感到腹中饥饿，回头问道：“喂，我们到什么地方吃饭呢？”

赵南珩摸摸身边还有十来两碎银，忙道：“我们就上这家酒楼好不好？”

琪儿自小生长在鼠狼湖山，除了在书本上看到过酒楼是人们饮食吃饭的地方，可从没有上过酒楼，自然巴不得上去瞧瞧。

听赵南珩这么一说，不由喜形于色的道：“你真好，我随便咯！”

赵南珩不知她没上过酒楼，自然也听不懂她这句“你真好”，是说的什么？举步就朝酒楼走去。

琪儿忙道：“喂，你停一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我们是兄妹咯，你是大哥，我是妹子。”

酒楼，是吃喝的地方，哪会有人问自己两人是谁？赵南珩不禁微微一笑，琪儿红着脸，白了他一眼。两人走上酒楼，在一张临窗空桌上坐下。

赵南珩刚刚要过饭菜，瞥见楼梯口走上两个头挽道髻，背负长剑的蓝袍道人。

赵南珩瞧他们这身打扮，和自己在佟家庄见过的四个武当门人相同，敢情也是武当派门下，一时不由多瞧了几眼。

两个蓝袍道人，只要了两碗素面，等堂倌退下，就交头接耳的低声说起话来。

一会工夫，堂倌送上饭菜，同时也替两个蓝袍道人送上素面。

赵南珩一边吃喝，一边依然留神着两个道士，只见他们好像有什么事一般，匆匆吃毕，起身朝楼下走去，但就在两个道士站起身子之时，赵南珩依稀听他们说着“东怪”和“城东仙女庙”的话，心中方自一动。

忽觉有人轻轻拉了自己一下衣袖，回头瞧去。

琪儿低声问道：“喂，方才两个道士，可是谈论着我爹？”赵南珩道：“你也听到了？”

琪儿抿抿嘴笑道：“我瞧你好像在注意他们，所以我也留上了意，果然听他们在低低的说着我爹，还说要立即赶到仙女庙去，你知不知道仙女庙在哪里？”

赵南珩知道方才两个道士，就坐在她身后不远，所以她听得比自己清楚，一面说着：“仙女庙好像就在城东，哦，你还听他们说些什么？”

琪儿摇摇头道：“这两个道士说得很轻，我也听不大清楚，好像在说仙女庙住着一个人，很像我爹……真是活见鬼，我爹是探望姑姑去的，哪

会在那里？”

说到这里，接着又低声说道：“你知道不，我姑姑就是第二代‘中飞龙’的妻子，住在北雁荡，啊，你也姓赵……”

赵南珩从她口中，又知道了第二代“中飞龙”和第二代“东怪”原来还是郎舅，心中想着！

琪儿又道：“喂，赵……大哥，我们快吃好饭，也到仙女庙去瞧瞧可好？”

赵南珩点点头，琪儿满怀高兴，匆匆吃毕，就催着赵南珩快走。

两人会过店帐，问明去仙女庙的路径，就向城东奔去。

城东的仙女庙，乃是三教九流集中之地，庙外广场上茶馆酒肆，摊贩林立，卖药郎中，测字先生，和杂耍献艺，可说应有尽有，到处人头钻动，乱烘烘的好不热闹？

两人赶到庙前，琪儿瞧着这般热闹，心中直乐，不住的东张西望，早把两个武当道士说的事儿，丢在脑后。

赵南珩早已怀疑死在佟家庄外的那些人，并不是第二代东怪商绶所杀，如今武当道士既然发现东怪住在仙女庙。

而琪儿又说她爹是到北雁荡去的，那么这人可能就是冒充东怪，杀害十戒大师和空中飞鱼孙杰的人，是以急于想瞧瞧究竟。

他看琪儿只是贪玩，这就忍不住轻声说道：“商姑娘，那两个道士既说住在仙女庙的人，很像令尊，我们何不先去找找？也许真是令尊，也说不定。”

琪儿掉头笑道：“不会是爹，我不是告诉你了，爹到北雁荡去的？”

赵南珩道：“如果不是令尊：那么极可能是冒充令尊，在佟家庄用‘血影掌’杀害十戒大师和老子山孙老爷子的人。”

琪儿点点头道：“这话有道理！哼，他真敢冒充我爹，看我会饶他才怪，哦，赵大哥，那么我们快走！”

仙女庙金碧辉煌，香火鼎盛。

两人走入山门，从大殿进入二殿，依然不见两个蓝袍道人的踪迹。

赵南珩自小在寺院长大，知道许多庙宇，都有香客下榻的精舍，凡是到寺庙寄住的人，大都喜爱清静，是以精舍多在环境清幽之处，自成院落。

他领着琪儿，从二殿侧门，绕到后院，果然瞧到花木扶疏，迴廊曲折之中，正有一排精舍。

精舍前面，是一片草地，嫩草如茵。

草地上，赫然围坐五个背负长剑的蓝袍道人！

琪儿轻啊道：“他们就在这里了！”

赵南珩和琪儿相比，江湖经验，总究略胜一筹，连忙拉着她朝右侧一条小径走去，一面低声道：“他们都坐在那里，定然还在等待着什么人？我们也去找个地方，瞧他们有什么举动？”

琪儿生性好事，听得正合心意，举头向四处一瞧，恰好前面不远，有一座六角形的经塔。这就用手一指，笑道：“赵大哥，我们到那上面去！”

围坐在草地上的道士们，只当两人是随喜的游客，也没去注意。

两人登上经塔，朝下望去，虽嫌距离稍远，但精舍每个角落，和草地上坐的道士们，如有动静，全可清晰入目。琪儿高兴的笑道：“赵大哥，这地方不错吧？”赵南珩点点头，目光只是盯着精舍直瞧。

他发现这排精舍，不下十余间之多，但此时静悄悄的，听不到丝毫人声，不知那个假冒东怪的人，究竟住在哪里？

尤其这几个蓝袍道士，看上去都在四十左右，和自己在佟家庄遇上的四人，年龄也差不多。

试想那天仅是一个云玖，就把他们击败，但云玖到了孙大娘面前，就施展不开了，那么以此类推，这几个道士，要和假冒东怪商绶的人动手，岂非差得老远？

因为连少林十戒大师和空中飞鱼孙老爷子，还被他一掌毕命，五个武当门人，哪堪他一击？到时，自己是不是应该出手呢？照说，四大门派谊如一家，自己遇上了，自然应该出手。但加上一个自己，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何况武当派的道士，那天分明对自己也存有成见……

他想起那天在佟家庄的事，四个武当道士，要强迫自己跟他们同上武当，心头不禁仍然感到愤慨……

“啊，赵大哥，快瞧，那边又有人来了！”

琪儿站在他边上，低声叫着！

赵南珩举目瞧去，只见从那条碎石小径上，果然有一行人缓缓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面貌清瘦，长髯飘胸的青袍道人，稍后，是两个手拄禅杖的灰衲老僧，一个蓝袍道人，一个手捧长剑的小道童，最后又是四个灰衲僧人！

赵南珩虽然不认识那个长髯老道，但老道身后两个灰衲老僧，自己全都认识，那是少林寺“十”字排行中的十善大师和十行大师。

由此推想，走在前面的道人，定是武当派身份极高的人。

稍后那个蓝袍道人，自己也在佟家庄见过，正是武当首徒玄修道人。

这些人突然在这里出现，当然全是冲着那个假冒东怪的人而来，原来草坪上围坐着的五个道士，只是在监视对方罢了，自己先前，还替他们耽忧。

心中想着，只见草坪上五个道士，早已站起身子，垂手肃立，口中恭恭敬敬叫道：“师叔！”

赵南珩听得暗暗“哦”了一声，原来这长髯道人，还是武当派掌门人一尘道长的师弟！

老道人步入草地，低低的问了几句，左手微微一摆，身后少林、武当两派门人，倏然朝后退下了几步。

前面只剩了老道人和十善大师、十行大师、及武当首徒玄修道人四个。

老道人似乎回头朝十善、十行两位大师略一商量，就朝玄修道人说了几句，因相距较远，同时他们也声音说得极低，是以听不真切。

只见玄修道人躬身领命，朝前走出几步，面向精舍，大声说道：“武当门下玄修，奉敝师叔一苇子、少林十善、十行两位大师之命，请鼠狼湖山商施主一叙！”

琪儿气道：“这些和尚道士真岂有此理，我爹几时……”

她话声未落，蓦听精舍中响起一声朗朗长笑！

这笑声清越嘹亮，有若凤鸣。

赵南珩只觉相隔虽远，但对方笑声，却依然直贯耳鼓，铿锵有物，心中不由一惊。

琪儿早已闻声变色，惊奇的道：“噫，这声音真是我爹！”

赵南珩还没来得及答话，注目瞧去，只见武当一瓢子和两位少林高僧面前，不知何时，已多了一个青衫飘逸的文士！

这人年约四旬，面貌清瘦，生得修眉凤目，气宇轩昂，远远望去，确有几分和琪儿相似！

这中年文士才一现身，琪儿一手拉着赵南珩，急急说道：“真是我爹，赵大哥，我们快去！”

赵南珩听说他就是第二代东怪商绶，心中不由暗暗惊奇，原来江湖上谈虎色变的东怪，还是如此年轻。

他被琪儿猛力一拉，身不由己的往前跨出一步，但急忙稳住脚步，一面低声说道：“琪儿，别急，我们先在这里瞧瞧情形，再下去不迟。”

琪儿点点头，轻笑道：“是啊，我们先在这里瞧个热闹也好，就凭这几个臭和尚，臭道士，哪会是我爹的对手？”东怪商绶负手而立，脸上笑意未泯，两道目光冷冷瞥过当前三人，略微颌首，傲然问道：“你们结伴而来，找商某有何见教？”

他尽管脸含笑容，但语气冷峭，似有不耐之意！

武当一瓢子连忙打个稽首，陪笑道：“贫道和两位大师，路过此地，风闻商施主正在扬州作客，特来拜访，惊扰之处，还乞施主恕罪。”

商绶脸上笑意，逐渐敛去，说道：“你们两个小道士，早就在我门外远远窥探，当我不知道吗？有话请说，商某不喜欢听浮文俗节，转弯抹角的废话。”

赵南珩听得暗暗好笑，心想，瞧他年龄，和武当几个蓝袍道人相比可能还要小上一两岁，却居然叫人家小道士！

琪儿依在他身边，低低的道：“对咯，我爹就是这个脾气，不喜欢人家噜嗦，这老道士也真是的！”

一瓢子含笑说道：“商施主说得极是，贫道和两位少林大师，拜访施主，正有一事，要向施主请教！”

商绶负手看天，没加理会。

一瓢子续道：“商施主近日，总已听到江湖上的传说？”商绶问道：“说些什么？”

一瓢子道：“由敝派保管，但遗失多年的一尊千手如来，已在江湖出现。”

商绶点点头道：“这个商某也略有耳闻。”

一瓢子又道：“敝派门下常昌寿、孙吉星和八方镖局一行，全在滋阳附近遇害，相隔未久，少林十戒大师、洪泽湖孙老施主、和形意门燕山双杰鲁氏兄弟，均于一夜之间，在徂徕山佟家庄外遭人杀害。据说尸体上部留有一个鲜红掌印，伤在胸背，和商施主独门绝学‘血影掌’，颇相近似……”

商绶不待他多说，目光一瞥，冷笑道：“于是你们就结伴跟踪，找商某问罪来了？这是一尘道长的意思，还是百愚上人的意思？”

一瓢子被他问得一呆，但依然陪笑道：“商施主不可误会，千手如来，为少林、峨嵋、华山、武当四派共有之物，由敝派负责保管，不幸失落多年……”

商绶仰天道：“这是你们武当派无能！”

几个蓝袍道人，听他辱及武当，不禁脸上为之一变。

一瓢子修为功深，闻言只是淡淡一笑，续道：“此次贫道奉掌门师兄令谕，查访此事真相……”

商绶哼道：“这也查到我商某头上来了？”

十善大师双掌合十，低诵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商施主怎好如此说法？一瓢道长和贫僧师兄弟，原是向商施主虚心求教来的。近日江湖上谣诼纷传，说什么徂徕山佟家庄那位老庄主就是商施主，千手如来也为施主所得。江湖传言，固然不足深信，但敝寺十戒师兄等人，全死在‘血影掌’下，容或有人假冒施主之名，才不嫌冒昧，想请施主指点。”

商绶朗朗大笑道：“这倒好，杀人劫宝，统统记到了商某头上？”说到这里，突然脸色一沉，目中射出森森寒光，问道：“是谁见来？”

玄修道人上前一步，稽首道：“小道目睹常师弟、孙师弟和一千八方镖局的人，身中‘血影掌’而死，后来又在佟家庄瞧到十戒大师等人丧在同样手法之下。”

这时站在后面的四个灰衲和尚，有一个挺身上前，合十道：“小僧明性，敝寺十戒大师傅法体，是由小僧运回寺去的，伤在背心，当时确是一只鲜红掌印，数日之后，才渐呈紫黑，玄修道兄说得不错。”

商绶脸上，飞过一丝青气，点头道：“你们两人曾经亲眼目睹，自然不会有错，哈哈，你们见识过‘血影掌’吗？”

话声出口，身形一晃，一手一个，抓过两人右手闪电在两人大腿上轻轻拍了一下。

左手同时“嗤嗤”两声，撕开两人裤管，露出被他手掌拍过之处，然后双手一放，冷笑道：“你们自己瞧瞧‘血影掌’的样子吧！”

他这一动作，当真快得无以复加，连武当一瓢子、少林十善、十行大师三位四大门派的一等高手，眼看他出手伤人，都来不及抢救。

一瓢子因师侄玄修道人乃是本门首徒，武当派未来的掌门人，心中一急，很快从小道童手上接过长剑，口中沉喝道：“商施主手下留情！”

第十七章 掌印分明有假真

武当、少林两派弟子一见一瓢子撤出长剑，也同时掣剑在手，四下散开，把商绶围在中间。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玄修道人和明性和尚腿上各中一掌，但却在商绶双手一放之后才口中闷哼一声，两个身子，同时跌倒地上。

只见两人腿上，被商绶拍过之处，现出一个淡红掌印，宛如描红字一般，中间镂空，五个手指和一块手掌，清晰如绘！

商绶出手如电，来去无形，等大家围了上去，他早已背负双手，站在原处，冷冷笑道：“死不了的，商某‘血影掌’，收发由心，生死随意，我因他们出言无状，各自废去一腿，以示薄惩！”

他说到这里，目光一转，只见一苇子和十善、十行三人，已按三才方位而立，外面一圈，三个和尚，五个道士，也各自占了八卦门户。不由仰天大笑道：“这就是你们四大门派的‘联合剑阵’了？哈哈，商某虽然不才，却也未必放在眼里！”

原来六十年前，四大门派四位掌门人花了三年时间，融合各派武功，创了一套绝世武学，由名匠雕成一尊绿玉金莲千手如来。

这套绝世武功，原为对付东怪、西妖、南魔、北鬼而创，但千手如来雕成之日，四派掌门都先后谢世，而这尊千手如来也在那时候失落。

四派后人，只知这尊玉佛身上，暗藏四派武学精华，但究竟什么武功，已没有人说得出来。

不过，当年四派前代掌门，除了把全部武学精华，雕成千手如来之外，为了顾虑四派门人，在江湖行走，遇上强仇大敌，可以互相策应。又从武当“五行剑阵”和少林“罗汉阵”两种变化精微的阵法之中，另创了一套“联合剑阵”，分授门下弟子，不论人数多寡，均可联手御敌。

同时还留下两句遗训，那就是“四大门派，谊如一家”要四派后人，精诚团结，互相协助。

以一瓢子为首的“联合剑阵”，虽已散布开去，但他们只是把商绶围住，并没发动阵势。

一瓢子眼看商绶放下玄修、明性两人，同时听说已被他废去一足，不禁脸色微变，回头问道：“玄修，你们怎么了？”

玄修道人和明性和尚跌坐地上，听到师叔问话，立即一跃而起，哪知才一用力，口中“啊哟”一声，又跌了下去。

但玄修道人总究功力深厚，右腿虽然巨痛若废，还是一咬牙根，站住左脚，恭声说道：“弟子右腿腿骨只怕业已全碎。”

话声出口，额上黄豆般汗珠，一粒粒直绽出来。

一瓢子皱皱眉头，挥手道：“你们退下去休息一会再说。”

一面朝商绶额首道：“敝师侄和明性师傅说的原实是实情，商施主如果认为其中尚有出入，也不妨明白见示，贫道和两位大师原是向施主求教来的，施主怎好骤下辣手？”

商绶冷笑道：“鼠狼湖山的人，已有三十年不在江湖走动，认为总可与人无争，没想到大家还没忘记咱们姓商的。江湖是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人家既然是非不清，硬要找上商某，商某岂是怕事的人？杀几个人、难道还会赖账？不错，佟家庄那些人统统是我杀的！”

隐身塔上的赵南珩，听成大感意外。他早知道十戒大师和空中飞鱼

孙杰等人，并非死在东怪手下，何况从商绶的外貌声音听来，也证明他并不是佟家庄的老庄主，但他居然一口承认下来，宁非怪事？

难道这就是“东怪”出名的怪僻之处？

心中想着，连忙一拉琪儿，低声道：“琪儿，我们快下去吧，令尊并不是杀害十戒大师等人的凶手，这事我该出去证明，因为只有我见过佟家老庄主，也听过他说话的声音，决不是令尊，免得大家误会越来越深，唉，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也要和他们说明白了才好。”

这会，琪儿却站着不动，口中“咕”的轻笑了一声，道：“赵大哥，你也别忙呀！我爹不是已经交待清楚了？你听不出来？爹说‘统统是他杀的’，不过是气话罢了。我爹就是这个脾气，在他气头上，你想去证明，准会碰上一鼻子灰，说不定和方才那两个和尚道士一样，给你废上一条腿呢。反正这些臭和尚道士都瞎了眼睛，让他们去得些教训，我们还是在这里瞧热闹的好。”

赵南珩还想再说，琪儿别转头，瞧着草地，急急说道：“快瞧，这个臭和尚真是该死，敢和我爹动手……”

原来商绶说出佟家庄那些人统统是他杀的，这话听得十行大师再也忍耐不住，斜抱禅杖，口诵佛号道：“阿弥陀佛，这话是商施主自己说的！”

要知昔年商紫宸博得“东怪”之号，就是因为他生性怪僻，逞强任性，不分邪正，只凭自己的好恶行事。

商绶虽然很少在江湖走动，但自小耳染目濡，一举一动，完全模仿他父亲为人，是以在个性行径上，也完全继承了乃父的作风。

他本来就没把少林、武当等四大门派，瞧在眼里，闻言微微一笑，道：“不错，是我说了，又待如何？你们要是惹得商某性起，一个也别想离开这里。”

十善大师怒声道：“贫僧等尊重商施主为人，才问你一声，武当、少林要是怕事，就不在江湖上开门立派了。”

商绶点点头道：“少林、武当不怕事最好，商某也毋须你们尊重，你们这般列阵以待，早就没把商某放在眼里。商某今日要不让你们这些和尚道士瞧点颜色，谅也不知道鼠狼湖山少山主的手段。”

一言甫毕，身形一晃，反手就是一掌。

他出手快似闪电，十善大师欲待挡格，哪里来得及，只听“啪”的一声，脸上已挨了一记！

十行大师看师兄受辱，禅杖一顿，还没有出手，眼前只见青影一闪，迎面已一掌劈来。那掌影好不飘忽，不知向何处挡架才好？情急中身形斜退半步，袍袖一振，左掌横立，向前扫出。

只听“砰”的一声，他身子撞得后退出两步，但脸上还是被商绶掴了一个耳光。

十善大师无故受辱，心中不禁大怒，虎吼一声，禅杖起处，一招“风雷交击”朝商绶身后直捣而来。

十行大师一退即上，手握杖身，抖腕间使了一招“左右逢源”，幻出两个斗大杖花，左打右劈，一齐攻到。

商绶身形灵活之极，举手投足，两三个照面，把十善、十行，两位大师逼得难施手脚。

那隐身塔上的琪儿，看到爹挥手之间，就打了两个和尚一人一记耳

光，心中喜乐之极，只是抿着嘴咕咕轻笑。

赵南珩在少林寺往过一年，知道寺中“十”字辈的大师武功全非弱手，但到了商绶手里，竟然不堪一击，心头不禁大感凛骇。

此时的阵式，因武当一瓢子，和十善、十行两位大师武功较高，阵势全以三人为主，八个门人，站在外围，只是随阵移动。而三人之中，又以一瓢子身份较高，是以全阵变化全仗他领导指挥。

一瓢子虽已听出佟家庄之事，分明有人假冒，因为商绶在师侄腿上留下了“血影掌”样子，也和佟家庄许多人尸体上的掌印不同，心知此事定然另有蹊跷，哪知商绶却怪僻执拗得和当年老东怪如出一辙，根本不问根由，就一口揽了过去。

眼下已和少林两位大师动上了手，自己身为全阵之主，再不出手，两人决非商绶之敌，且不管佟家庄许多人是否死在“血影掌”下，不如先发动阵势，把两人替下，再作道理。

想到这里，长剑一指，大叫道：“两位大师，速即退回原阵！”

少林寺五个僧侣眼看两位师傅，连遭折辱，全都愤怒切齿，恨不得立时冲了上去，只因今日这一阵势，非同寻常，是由武当掌门人的师弟一瓢子亲自住持，他没有发出剑令，谁也不敢妄动。

此刻听到一瓢子的喝声，五支禅杖，立即泼风般连绵扑上，三个武当门人，也长剑乍展，联手击出！

一瓢子喝声出口，身形立即转到天位之上，挥剑发招。他练剑数十年，剑上功力，威势极盛，但见一道矫矫匹练，宛如天河倒挂，凌空卷出。

商绶倒也不敢大意，凝神拍出一掌。

两方一触即收，十善、十行两位大师乘隙退下，各自占定方位。

这“联合剑阵”一经布成，情势立变，一瓢子一柄长剑，展开武当派“两仪剑法”左一圈，右一圈，剑光流动，划出经丈精虹，正面御敌。两旁十善十行两位大师，施展开少林“伏虎杖法”，侧面助威。后面少林、武当八个门人也剑杖齐施，同时转了上来。

商绶似乎微微一怔，身子滑碌碌一转，在这一转之际，呼呼呼呼，一连劈出四掌，荡开交击而来的剑杖，仰天大笑道：“难怪你们敢向商某寻衅，原来果然有点门道！”

他话虽说得轻描淡写，但劈出掌风，和各人剑杖劲力一接之下，已知形势果然不同。不但一瓢子等正面三人杖上劲气如山，就是外围八个门人，每一招发来，也都具极大威力，远超过他们本身功力之上。

一时不由激起他逞强之心，双掌开阖之间，在“联合剑阵”中滴溜溜乱转，只见他身形飘忽，掌影翻飞，在剑杖交叉而过的隙缝中穿插游走。

掌风所至，必然有人被他逼得连连后退，但“联合剑阵”原是互相策应，联手拒敌的阵法，一两人被逼后退，余人又自攻到，进退之势，丝毫不乱。

琪儿瞧得大是气愤，噘着小嘴，哼道：“依仗人多，又算得了什么？真要惹怒了我爹，管叫你们一个个立毙掌下！”

赵南珩却只是目不转睛的瞧着场中诸人，进退激战！

他本身武功，虽然算不得高明，但他心中却熟记着一部少林镇山之宝，天下武术至高理论的“达摩易筋真经”。

后来又学会了在佟家庄柴房中那位瘦小老人送给自己的“千佛指

法”，和孙大娘传授的六式截脉手法。此时瞧着这一番激战，顿觉双方有些招式，和自己所学的，颇相接近，不由越看越喜，悠然神往！

尤其“达摩真经”上，许多不知其意的词句，缓缓在心头通过，此时看了一瓢子和十善、十行两位大师的进攻退守，商绶诡异飘忽的身法，更觉若有所思。

要知“达摩易筋真经”乃少林寺镇山之宝，天下武学，无论正邪，都逃不出一个原理。

十善、十行两位大师使的“伏虎杖法”，为少林七十二艺之一，固然出于真经；一瓢子使的武当派“两仪剑法”，和商绶自成一家的武功路数，又何尝脱得出真经所论的范畴？

这一场大战，对赵南珩来说，当真是莫大进益！

就在他凝神玄思之际，琪儿在他耳边低低的道：“赵大哥，我爹使的叫‘七星身法’，你瞧，这些和尚道士，都被我爹逼得步步后退呢，这身法我也会咯！”

赵南珩并没回头，他只是全神贯注的瞧着场中恶斗，点了点头。

琪儿奇道：“你也知道？噫，我爹干么不使‘血影掌’，和这些和尚道士，有什么好客气的？”

赵南珩道：“令尊好像在潜心研究他们的阵法？”

琪儿喜道：“赵大哥，你真聪明，我爹平日就是喜欢什么奇门五行学，你说得一点也不错！”

这时场中形势已变，商绶双掌连扬，只听呼呼风响，满场尽是掌影，“联合剑阵”威力虽大，却也攻不进身去。

若论一瓢子和十善、十行三人的功力，一经联手，商绶原不能单凭一双肉掌，把他们逼退。但因“联合剑阵”外围八个门人，武功较弱，剑阵既以联手合击，互相策应为功，八个门下弟子被人家强猛掌风逼开，位在中枢的三人，也只好随着后撤。

剑阵尽管被商绶的掌风撑开，但依然把商绶围在中间，阵势布得相当严密，只是和他距离远了一些。

武当派道人的长剑，已经够不到商绶身上，连一瓢子满布剑气的剑光，也只能堪堪击到他面前！一瓢子原无和商绶拼命之意，他只想困住对方，使他知难而退。

商绶的心思却被赵南珩一语道破，若依他平时的性格，这些和尚道士围着他缠斗，早就连施杀手了。

只因他性喜五行奇门之学，平日钻研各种阵法，自诩渊博，在鼠狼湖山岛上，就因地制宜，利用树木，布成阵势，使人不得其门而入。

因此瞧到他们展开剑阵，不禁见猎心喜，展开他独门绝技“大风掌法”，掌风犹如风起云涌，把“联合剑阵”硬行撑开，以便参透剑阵的精奥变化。

这一番酣斗，当真掌风呼啸，剑杖纵横。

商绶的“大风掌”，纯以内家真力劈出，自然也极耗真力，他心中暗暗为难，此时深有欲罢不能，欲胜不得之感。

一瓢子和十善、十行两位大师，自然更是惊凛！第二代东怪的武功，竟然会有如此高强，连四大门派认为最具有威力的“联合剑阵”，也只能和他打成平手，看来今日之战，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只得各出全力周旋。

这一瞬功夫，一瓢子和两位大师剑光杖影，突趋凌厉，八个门下弟子也互相呼喝招呼，扑击而上。

眨眼之间，剑阵陡然缩小，剑杖交叉，化成一片绵密网幕，全力合围。

第十八章 阵图何足困斯人

商绶哈哈一笑，不知怎的身形一侧，竟从一瓢子和十善，十行三件兵器中闪了出去。一个转身，左足支地，右腿横向扑到身后的四个武当门人扫去。

他这一着快逾闪电，四个蓝袍道人，刺出去的剑锋，因对方身子一侧，四柄长剑交叉而过，全落了空，几乎刺到自己人身上，方自一凛，急忙收剑，但下盘已被商绶的“旋风腿”扫中，只听“啊哟”连声，四个人同时滚出一丈来外。

一瓢子睹状大惊，急忙挺剑相救，商绶早已身若电旋，一下欺到十行大师身前，刷刷连劈两掌。

试想商绶的掌法，何等凌厉，十行大师如何抵挡得住，眼看掌风呼啸而至，只得一收杖势，身向侧跃。

商绶敢情已觑破“联合剑阵”互相策应之道，闪电劈出两掌，不待对方有人抢救，已飘然闪开，一个转身，双腿连环，朝十善大师踢去！

他身形飘忽如风，奇快无比，“联合剑阵”虽是以互相攻守为策应，但吃亏在剑阵中枢，只有三个高手，其余全属门下弟子。

平素纵使操练纯熟，可是遇上了像商绶这等高手，觑破破阵攻弱的法门，以极快身法，个别袭击，门下弟子就显得手忙脚乱，策应不上，尤其在这团围而上的紧迫之际，阵法也最易错乱。

商绶在一瞬之间，扫开四个武当门人，逼退两位少林大师，剑阵顿呈混乱。他哪容对方喘息，一声长笑，避重就轻，舍过一瓢子，青影闪动，已向另外四个紧守阵位的少林门人扑到。

探手从一个灰衣和尚手上夺下禅杖，一脚把他踢个筋斗，禅杖同时朝身侧两个和尚挥来的杖上砸去。

两个和尚瞧他神威凛凛，哪敢去接，赶快向横里跃退。

商绶哈哈一笑，正待闯出圈外，陡觉一条人影，疾如鹰隼，从树梢泻落，疾风飒然，朝自己当头扑到！

他破乱了阵法，满拟把少林、武当的人，打得服输叫饶，然后挥手令去，不想凭空又来了援手，而且来人身手极高，人还未到，一股强劲掌风，已当头直拂而下。

一时连来人面目都无暇去瞧，扬手一记劈空掌，朝上拍出。

但听“砰”然轻震，双方掌力接实，商绶身不由主的斜退半步，眼前人影泻落，那人落到地上，居然也只后退一步！

商绶不禁大吃一惊，心想：“武林中能接得住自己一掌的，已是不多，此人是谁？”

抬目一瞧，只见自己面前，竟是一个身穿青布衫裤的老婆子，只见她脸长如驴，满含戾色，一头花白头发，无风自动，心中不禁大感诧异，这人自己从未见过？

就在这一瞬之间，那老婆子已冷笑一声，道：“姓商的，你再接我一掌试试！”

话出身发，反手一掌，直向胸口拂到！

商绶因自己尚未闯出剑阵，若不先把对方逼退，剑阵一经发动，从后包抄上来，岂非前后受敌？一时也无暇多问，右手一圈，向前连劈三掌，左掌却凝蓄不发，以防身后“联合剑阵”的突袭！

其实，他这一顾虑，已属多余，一瓢子身为一行人中的首脑，方才发动剑阵，实出于形势所逼。

他早已听出商绶口气，好像佟家庄外被害之人，并不是“血影掌”所伤，那么此人假冒“血影掌”伤人，无非想挑起少林、武当和鼠狼湖山之间的仇恨，已极为明显。

商绶父子，号称东怪，原是怪僻出名，自己岂能因他一口承揽，就信以为真，替少林、武当结下一个莫名其妙的强仇大敌？

只因他心中有此想法，此刻眼看剑阵已散，差幸对方下手也极有分寸，没再伤人，正待趁机收住。

忽见凭空飞落一条人影，眨眼之间，已和商绶斗在一起，定眼一瞧，认出来人正是洪泽湖的孙大娘！心想：“是了，空中飞鱼神瓜孙杰，也是死在假“血影掌”之下，她是报仇来的！”

心意转动，立即长剑向空一圈，这是收阵的暗号，十善、十行两位大师杖势一收，八个门下弟子，立即一齐退到边上。十行大师一脸忿色，手拄禅杖，单掌打讯道：“道长传令收阵，难道咱们就此罢了不成？”

一瓢子连忙含笑还礼道：“大师傅有所不知，这是一场误会……”

话声未落，只听相隔不远的经塔上，有人发声叫道：“孙老前辈，快请住手……”

“爹……”

众人抬头看去，但见两条人影，从二层经塔窗口飞出，朝草坪上疾奔而来！

商绶和孙大娘愈战愈烈，心中暗暗吃惊，从哪里跑来的这个老婆子，武功竟然会有如此了得？

此刻乍听琪儿喊声，更是一怔，呼呼劈出两掌，把孙大娘逼退一步，口中大喝一声“住手！”

身向后跃，迎着琪儿问道：“噫，琪儿，你怎会到这里来的？”

孙大娘一眼瞧到两人，桀桀尖笑道：“这叫女大不中留！”人随声发，一步抢到琪儿身侧，探手抓住她一条胳膊，喝道：“小丫头，你真敢和那小子私奔？”

商绶见她一把抓住自己女儿，不由骇然道：“你……疯了，这干什么？快放下我女儿！”

情急之下，左手一掌，对准孙大娘肩头切去！

孙大娘右手一格，卸开来势，尖笑道：“老婆子一点也不疯，这小丫头是我从鼠狼湖山带出来的。”

两人各自握着琪儿一手，近身搏了一招。

商绶怒道：“你去了鼠狼湖山？”

孙大娘道：“不错，就是找你姓商的去的。”

商绶愕然道：“商某和你素昧平生，你要找我作甚？”赵南珩赶到三人身侧，忙道：“孙老前辈，佟家庄那个老庄主，不是他。”

孙大娘哼道：“好小子，你和他女儿好了，自然帮他说话。”

她左手一松，放开琪儿，右手却一把往赵南珩手腕抓到。赵南珩立着不动，任她抓住手腕，一面正容道：“老前辈当日要小可同上鼠狼湖山，原是为了要小可辨认这位商老前辈是不是杀害孙老爷子的人？如今当着商前辈，小可凭良心说话，老前辈不予置信，岂不矛盾？”

孙大娘不由被他说得一怔，尖声道：“老婆子不相信你，怎会带你上鼠狼湖山去？怎会传你老婆子的独门手法？只是你小子胆敢和小丫头私自逃走，叫老婆子对你失去信心。”

商绶搂着女儿，修眉微皱，问道：“琪儿，这小子是谁？”琪儿投在父亲怀中，掠掠鬓发，仰脸道：“赵大哥是峨眉派门下……”

说到这里，忽然“咕”的笑道：“老太婆，谁说我们逃走了？昨天晚上，我们只是躲在梁上，和你玩的，谁知你匆匆的走了。当时你还说过：‘嘿，我要是让你们逃出十里之外，就不叫孙大娘了’，你现在是不是不叫孙大娘了？”

孙大娘想想不错，难怪自己追了一晚，依然找不到两人的影子，原来他们就躲在梁上，心中不由大感气恼，一头花白头发，不住的飘动。

赵南珩道：“老前辈不信，小可也没有办法，只是小可证明佟家庄老庄主，决不是这位商老前辈。”

商绶向女儿问道：“他说的什么？”

琪儿道：“赵大哥曾见过佟家庄老庄主，也听过他说话的声音，这就证明佟家庄许多人不是爹杀的了。”

商绶微微一笑，忽然大声道：“胡说，难道商某的事，还要这小子证明？佟家庄的人，当真是我杀的，包括空中飞鱼在内……”

孙大娘凶睛一瞪，道：“你说什么？”

琪儿忙道：“爹，人家冒你的名，又假冒了‘血影神掌’，你干么要揽到自己的头上？”

商绶一手扶在琪儿肩上，笑道：“人家既然要找上你爹，爹岂是怕事的人？把事情揽到头上，就是说，什么人误会我商绶的，都不妨找我报仇，但假冒我商绶的人，却必须由我亲自料理！”

琪儿道：“爹，你又何必呢？那假冒你的人，就是要我们鼠狼湖山和天下武林结仇，闹个两败俱伤，他好渔翁得利，爹这样做，岂不正中了他的阴谋？”

孙大娘一手扣着赵南珩手腕，听琪儿说得不禁也有点动容。突然，她反手一丢，把赵南珩摔出一丈开外，跌了一个跟斗，一面厉笑道：“商绶，你们父女俩别一搭一挡的假撇情，老婆子不管你‘血影掌’真假，咱们既然遇上了，一切公道，还是手底下分分高低的好。”

商绶点点头，一手推开琪儿，朗笑道：“你说的正合商某之意！”

“无量寿佛！”

一瓢子低诵一声道号，缓步走近两人身前，稽首道：“两位施主请勿动手！”

商绶大笑道：“联合剑阵，商某已经领教过了，你们不妨再来一次联手合击。”

孙大娘叱道：“老婆子向来独往独来，还用不着别人助拳。”

赵南珩已从地上爬起，同时走了过来。

一瓢子连忙摇摇手道：“两位请听贫道一言。”

他用手向赵南珩一指，说道：“这位小施主说得不错，假冒‘血影神掌’，杀害孙老施主和少林十戒大师等人的，确实另有其人，并非商施主所为……”

商绶冷笑道：“你倒想通了？”

一瓢子抬目道：“令媛兰心惠质，说得极是，此人假冒施主独门掌法，杀害多人，就是想挑起商施主和江湖武林为敌，商施主凭空把事情揽了过去，岂非正好中他的诡计，商施主还宜三思。”

商绶听他夸赞自己女儿，心中大为受用，一手摩着琪儿肩头，含笑说道：“商某岂会受人利用？只是气不过你们无端找到我商某头上罢了！”

孙大娘因一瓢子乃是武当掌门人的师弟，在江湖上颇负声望，不禁迟疑了一下，问道：“道长一派名宿，说的自然可信，只知道长何所据而言？”

一瓢子稽首道：“不敢当得老施主过奖，贫道相信这位赵小施主说的全是事实。”

他用手指指赵南珩，又指了指坐在地上的玄修道人，续道：“半月之前，贫道得到敝师侄玄修的报告，说出十戒大师等人被害之日，佟家庄已剩下一所空宅，发现只有一个自称峨嵋门下的赵小施主，在庄上做工。这位小施主据说曾在少林寺住过一年，还是新从少林寺下山，贫道因此事关系重大，赵小施主既是佟家庄唯一留下之人，自然也是唯一可找的线索。但峨嵋封山已有一年，无从探听出他的来历，才特地亲上少林，面谒百愚上人。”

东怪商绶和孙大娘都静静的听他说话，没再开口。

一瓢子顿了一顿，又道：“贫道远上少林，无非只想知道赵小施主自称峨嵋门人，又在少林寺住过一年的话，是否属实？如果说得不假，那么他自称只在佟家庄做了几天工，和他口中说出的佟家庄的情形，就完全可信，否则必是佟家庄故意留下此人，捏造了一番话，以图混淆视听……”

孙大娘听得不住的点头，商绶却仰首向天，望着天上白云，皆因他素来不喜人家说话噜嗦，是以微感不耐。

只听一瓢子续道：“哪知少林百愚上人一口承认，不但说赵小施主乃是峨嵋大觉大师重托，寄住少林寺，而且还说在峨嵋封山期中，赵小施主的一切行动，他愿以少林寺方丈的身份，完全担当。”

他最后这句“完全担当”，当真份量不小！

听得孙大娘不期一怔，脸上飞过一丝诧异之色，要知道少林方丈在武林中何等身份之人？即使是少林弟子，满艺下山，行走江湖，尚且未免良莠不齐，掌门人纵有督察之责，也不敢说以少林声誉，完全担当。

由此可见百愚上人若非对赵南珩有足够了解，和对峨嵋大觉大师有极度信心，哪敢说出在峨嵋封山期中，他的一切行动，由少林寺完全担当的话来？

她望着赵南珩，尖笑道：“好小子，你来头倒是不小！少林方丈百愚上人，既肯替你担待一切，老婆子自然信得过你！”

话声一落，转身欲走！

商绶这一阵工夫，已由琪儿说出孙大娘找上鼠狼湖山的事，不由冷哼一声道：“且慢，你可是就想走了？”

孙大娘心切夫仇，哪肯多留，转头道：“别人怕你商绶，我老婆子可不是怕了，不过冤有头，债有主，等我老婆子找到真正凶手，定会把他送上鼠狼湖山，当着商绶面前，挖心剖腹，算是我老婆子向你道歉。”

商绶点头大笑道：“好，一言为定！”

孙大娘走后，商绶拉着琪儿的手，道：“琪儿，我们也走吧！”

琪儿瞧赵南珩一眼，道：“爹，赵大哥……”

商绶脸色一沉，微哼道：“别理他，姓赵的都不是好人，你跟我走……”

话声一落，拉着琪儿就走。

（读者诸君如有姓赵的，幸勿介意，因东怪此语和本书大有关系，特此致歉。）

赵南珩听说少林方丈百愚上人对自己负气离开少林寺，不但并无责怪之意，还说在峨嵋封山期中，自己一切行动，都由他完全担当之言，心头大为感动。他想起下山以来，受尽熬煎，世态炎凉，别人都困峨嵋封山，连带瞧不起自己。

只有百愚上人，自己仅仅在上山之初，拜见了她一次，就暗中传授“易筋真经”，还居然以少林方丈身份，全力保证，此恩此德，自己当真没齿难忘……

一时只觉心头激动，眼中一阵模糊，泪水几乎已夺眶而出，他连孙大娘和商绶父女说些什么？何时离去？都茫然不觉。

其实他哪里知道少林方丈百愚上人肯以少林声誉，为他担当，其中另有因果，后文自有交代。

一瓢子目送三人走后，才含笑道：“小施主……”

赵南珩如梦初醒，惊哦一声，拱手道：“道长有何指教？”

说话声中，两道泪水不禁顺腮流下，急忙举袖拭了一拭。

一瓢子蔼然道：“小施主少年气盛，含愤下山，此事百愚上人已和贫道说过，目前峨嵋尚在封山期中，小施主不宜在江湖走动，百愚上人要贫道转告，仍望小施主回转少林寺去。”

第十九章 阿爹去后侷心碎

赵南珩原是个性倔犟之人，他虽然对百愚上人心存无限感激，但还是摇了摇头，抬目道：“小可不想再回去了。”

十善大师从旁道：“贫衲临行之时，方丈曾有交代，务望小施主再去少林一行。”

赵南珩忽然想起佟家庄柴房中，那位瘦小老人翟天成曾经向自己说过，少林方丈也许另有交代的话，连忙躬身答道：“大师傅吩咐极是，弟子有暇，自当专程叩谒方丈金安。”

十善大师合十道：“阿弥陀佛，但愿小施主早日前去才好。”

说话声中，少林、武当门下弟子，已扶起玄修道人、明性和尚，首先退出。

一瓢子向赵南珩颌首为礼，说了句：“小施主前途保重！”

也偕同十善、十行两位大师，飘然而去。

精舍前面一片草地上，只剩下赵南珩一人，木然而立，他心头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因为自己总算消了武林中一场因误会而引起的纠纷，但这刹那之间，他心头又同时升起一丝寂寞之感！

夕阳斜照在芳草如茵的草地上，只有自己一条斜斜的人影，伴着自己，不禁使他想起小玫儿，也同样想起琪儿。

小玫儿是被她父亲逼着走的，现在不知去了哪里？琪儿也是如此，可能随她父亲回转鼠狼湖山去了。

还有那位云兄——云玖，和自己萍水相逢，为了搭救自己，一直跟了两百里路。后来被孙老前辈擒住，说他竟是女扮男装，那天早晨，自己和孙老前辈走了，他还被点着睡穴，不知后来如何了……

他思潮起伏，怔怔的望着天空出神！

忽然，他目光无意一瞥，发现自己身后的草地上，另有一条高大人影，静静的站着，一动不动！

赵南珩微微一惊，暗想，这人不知是谁？站在自己身后，怎么连半点声息都没有？他最近经历了不少事故，也略微有点江湖经验，深觉此人来得不无蹊跷，心念一动，立即转身瞧去。

他这一转过身去，目光和那人一接，登时心头猛震，背脊骨上一阵发麻，身不由己地往后连退！

原来身后这人，是一个身穿紫红团花长袍的老者，年约五十六七，广颡隆准，鹄目鹰鼻，颔下留着一部花白山羊胡子，身材高大，神态威猛。两道凌厉深沉的目光，宛如两柄利剑，脸上带着阴森狞笑，一言不发的瞧着自己！

他！不是佟家庄的老庄主还有谁来？

天哪！他怎会也在这里出现？

赵南珩虽想力持镇定，却仍掩不住内心的惊慌，后退了两步，硬着头皮，抱拳施礼，口中叫了声“老庄主……”

那佟老庄主微微一哼，阴侧侧道：“小子，你眼光不错，还认得出老夫，也听得出老夫的声音。”

赵南珩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有嚅嚅的道：“小可见过老庄主一面，自然认得出来。”

佟老庄主点点头道：“很好，很好！”

赵南珩敢情在他庄上，做过几天工，是以此刻和老庄主当面对，心中感到局促不安，对方连说了两句“很好”，他竟然默默不敢接腔。

佟老庄主阴沉的目光，一瞬不瞬地紧盯着赵南珩脸上，口中故意意味深长地发出两声桀桀怪笑，继续阴恻恻的说道：“老夫当日留下你一人，原想假尔之口，传出江湖，佟家庄全庄之人，均已神秘失踪，使江湖上人，再也找不到老夫，不想你小子却坏了老夫大事……”

赵南珩迟疑的道：“那么庄外这许多人，果然都是你杀死的？”

佟老庄主微哂道：“嘿嘿，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们自己送死，江湖上凡是见过老夫之人，还能够活着的，只怕就是你小子一个！”

赵南珩气愤的道：“那是为了什么？”

佟老庄主阴哼一声，缓缓跨上一步，道：“为了什么？就是不让有人认出老夫面目，小子，你现在明白了吧？”

赵南珩不觉机伶伶打了一个冷噤，暗暗运功戒备，口中说道：“老庄主为什么要杀死这许多人？”

佟老庄主眼中陡然射出两道森森寒光，迅速瞟了赵南珩一眼，徐徐道：“老夫杀了他们与你何关？嘿，老夫留了你一个活口，就让商绶脱却干系，小子你自己说说，你该不该死？”

赵南珩陡的剑眉一竖，冷笑道：“老庄主此来，是想杀我灭口？”

佟老庄主阴沉沉的点点头，哂道：“也可以这样说，但老夫如果真要杀你，你小子哪有命在？”

赵南珩暗想，他这话说得有理，他真要下手，像空中飞鱼孙老爷子，像少林高僧十戒大师，那等功力的人，都无法挡得住他一掌。

何况方才他站在自己身后，要杀自己，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为什么不杀自己？一面问道：“那么你待怎的？”佟老庄主阴恻恻一笑，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生死之分，存乎一念，你眼前放着一生一死的两条路，由你自己抉择。”

赵南珩道：“生如何？死又如何？”

佟老庄主故意面色一缓，呵呵一笑，道：“问得好，老夫才说过，凡是见过老夫之人，照例无一能生，但老夫却有意成全于你……”

说到这里，突然住口，沉静的注视着赵南珩，似乎等候他的反应。

赵南珩面对着这位魔头，也大感莫测高深，是以也并没开口，只是静静的瞧着对方。

佟老庄主脸上渐渐流露出和蔼之容，温和道：“数十年来，老夫在武林中，可以说只有少数几人，差是对手，不过这已是过去之事，今后不出数年，普天之下，只怕无人再能胜过老夫了。”

他说到这里，眼看赵南珩似有动容之色，不由捋须一笑，语气显得更是温和，说道：“老夫如果老眼不花，你精气内敛，秉赋奇佳，乃是练武上上之选，下一代称尊武林的人物，实非尔莫属！”

赵南珩忍不住道：“这和小可生死之事何关？”

佟老庄主呵呵笑道：“当然有关，老夫行年六十，武功再高，人寿几何？老夫当然希望有个青出于蓝的传人，哈哈，不但是传人，而且还是老夫未来的……”

话声未落，又是一阵呵呵大笑。

赵南珩这会听出老庄主的口风，原来他转弯抹角的说了半天，却是

想收自己为徒。

照说，像佟老庄主一身高不可测的武功，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之，尚不可得，这种旷世良机，谁也不肯错过。但赵南珩自幼在峨嵋伏虎寺长大，深受大觉大师熏陶，心头善恶分明。

何况佟家庄柴房那位传授自己指法的瘦小老人翟天成曾说老庄主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此时对方虽然露出口风，有收自己为徒之意，他却漠然无动于衷。

佟老庄主一阵哈哈大笑之后，接着说道：“老夫之意，只要你拜在老夫门下，不但可免一死，还得传我一身武学，你意下如何？”

赵南珩拱身道：“小可峨嵋门下，不敢见异思迁，背叛师门，老庄主好意，小可心领。”

佟老庄主似乎微微一愣，以他在武林中的声威武功，自己说出口来，居然还会有人不愿接受？他目光迅速瞥了赵南珩一眼，摇摇头，平静的道：“老夫平日极少看得上人，因你资质不错，才破格收录，这是千载难逢的奇遇，小子，你当面错过，后悔莫及。”

他说至“后悔莫及”，眼中陡然射出两道森严寒光，似乎还含着威胁意味！

赵南珩道：“小可知道老庄主武功高深莫测，但拜师一节，小可实在碍难遵命。”

佟老庄主面色微变，忽然又点了点头，缓缓说道：“这也难怪，谅你小子还不知道老夫是谁……？”

赵南珩不待他说完，腰干一挺，斩钉截铁的道：“小可虽不知老庄主是谁，但峨嵋门人，威武不屈，老庄主如别无见教，小可要告辞了。”

佟老庄主陡地浓眉一轩，目露凶光，喉间同时迸出几声格格怪笑，点点头道：“很好，小子，你倒真是憨不畏死！”

说到这里，语声突转严厉，喝道：“你知道除了拜老夫为师，另一条路，就是杀无赦吗？”

赵南珩瞧他脸色隐透杀机，心头也着实有点胆寒，弓背蓄劲，凝神相望，却不答话。

佟老庄主厉笑道：“小子，这是你自己找死！”右掌倏伸，朝赵南珩当胸拍去！

赵南珩知道自己和他差得太远，但此刻除了舍命硬拚，决难脱身，一时不由横上了心，暗中一咬牙关，身形一矮，左手疾出，似卸实拂，用了一招孙大娘所授的拂脉手法，朝佟老庄主脉腕拂去。

佟老庄主见他居然敢向自己还招，而且出招迅疾，所取部位，极似截脉手法，不由浓眉一剔，怒笑道：“微末之技，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

拍出右手轻轻一翻，手背业已向赵南珩顶门击到！

赵南珩从没和人动过手，即使武功和他差不多的人，犹嫌经验不足，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夙负凶名的大魔头。

双方功力相去不啻天渊之别，明明看到老庄主手势极缓，但自己左手才动，只觉疾风飒然，对方手掌，已拍到顶门，大骇之下，连转个念头都来不及，“扑”的一声，脑门如中铁板，眼前一黑，身往后倒！

佟老庄主瞧赵南珩一眼，嘴角上挂着一丝狞笑，渐渐敛去，嘿然道：“可惜呀可惜，小子，你要是肯拜在老夫门下，何至横尸此地？不出五年，

准可纵横武林，成为一代年轻高手！”

说到这里，双脚一顿，身形破空飞起，一闪而逝。

就在佟老庄主飞走不久，精舍左侧一片树林中，闪出一条人影，飞也似的朝赵南珩奔近，口中叫道：“赵兄弟，你怎么了？”

这奔来之人，正是修眉入须，俊目如星的少年书生云玖！

他刚一奔近，不由惊呼一声，慌忙俯下身去，把赵南珩扶起，只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嘴角鲜血泊然，伸手一探，十指冰冷，气若游丝！

刹那之间，云玖心弦一阵震动，俊目之中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仰天悲声道：“我只迟来一步，爹就忍心下这毒手？嗯，也许是你太过倔强，触怒了爹，我……明明和爹说好了，如今却教我怎么办呢？”

暮霭渐深，这片草地上，阴暗迷离，风吹草动，倍增凄清！

云玖缓缓抱起赵南珩身子，茫然朝庙外走去，口中喃喃的道：“这都是我不好，我该和爹一起来的，也许不会有此恶果，赵兄弟，你真要死了，我该多么伤心啊……”

说话声中晶莹泪珠，一滴又一滴落到赵南珩脸上。

他抱着他，走出仙女庙侧门，顺着小径走去，一面不住的盘算着，自己该不该找爹去？爹的脾气，自己最清楚也没有了，决不可能再替他救治，但是不找爹去，又怎么办呢？

茫茫四野，一片阴暗，他有生以来，从没尝到过孤独无助的滋味，使得他心头充满了委屈。

他当真第一次发觉自己懦弱得拿不出主张来。

俯首瞧去，赵南珩双目紧闭，仍然昏迷不醒，一张俊脸，苍白的可怜，若不是还有微弱气息，简直已是奄奄一息，随时都可以咽气！

他想起月前爹离开佟家庄之日，要自己暗中监视着他，并说：“如能把他说服，引到门下，就带来见我，否则就相机把他除去”。

可是自己和他见面之后，竟然对他生出无限同情，记得那天晚上，在破庙之中，他被孙大娘点了穴道，自己无法解开之时，几乎已经出手，但不知怎的，会对他下不了手？

“辣手魔女”，这外号，该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而言，何以对他会使不出辣手？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他了？

一念及此，脸上顿觉一热，心头不知是甜是酸？

也不知走了多少时刻？多少路程，心中索性什么也不去想它，他要找个落脚之处，仔细瞧瞧他的伤势。

他此刻一心只想把他从死亡中拉回来，虽然他不知该如何救治才好？但只要他一息尚存，也许有望，即使不治，也得尽人事而后听天命，自己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替他好好掩埋。

他想到这里，心中反觉安静了许多，垂首望着怀中的赵南珩，凄然一笑，低低的道：“赵兄弟，辣手魔女南玖云和你结交一场，总要尽我的心啊！”

说着，一连串的泪珠，忍不住又夺眶而出。

原来她果然是女的，不叫云玖，叫做辣手魔女南玖云，这会她自己说出来了！

南玖云双手抱着赵南珩，这一阵工夫，敢情已走了几十里路，她站停身子，向四周一瞧。

自己不知不觉已走到野外，这时乌云满天，把星星月亮全都遮住了，只有右首似有一颗昏暗的大星，在天边闪闪发光。她凝神一望，想要辨别方向，却看出原来并不是什么星辰，而是一盏昏暗的灯火。

既有灯火，必有人家，南玖云心中一喜，加快脚步，笔直向那灯火赶去。

那灯火是从一处荒僻的山坳间透出。

奔了里许光景，因为天色昏暗，不辨路径，只是照着灯光走去，只觉脚下时高时低，踏到的尽是矮树长草，荆棘丛生。

穿过一片树林，那是一所矮小的茅屋，灯火就是茅屋中透射出来的。

荒僻的山坳中，有这么一间矮小茅屋，而且山居人家，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居然这时候还有灯火，这原是令人不无可疑；但辣手魔女南玖云一则艺高胆大，二则也无暇多想，轻轻抱着赵南珩，举步向茅屋走了过去。

在门前站定，说道：“里面有人吗？在下是过路之人，因兄弟生了急病，求主人行个方便，借地方歇歇。”

过了半晌，茅屋中寂然无声，没人答应。

南玖云又说了一遍，依然无人回答，心中觉得奇怪，难道屋中当真没人？

当下不由提高喉咙，大声说了一遍。

方听茅屋中一个又老又尖的声音说道：“里面没人，难道我是鬼不成？要进来就自己进来，还要我出来迎接吗？”

语声冷淡，好像是不喜外人打扰。

这若要换了平时，南玖云早就发作，但她此时为了救伤要紧，不愿计较，用脚尖轻轻向门上一推，原来这扇木门，果然只是虚掩着。

推门进去，只见茅屋里面，地方不大，靠左壁一张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身穿黑衣，背门而坐。敢情她因有人进来了，忙着收拾桌上的东西，往身边一口小木箱中放去，动作十分快速。

等南玖云推门进去，老妪已很快的阖上箱盖。

收拾东西，放进箱里去，原是十分普通的事，但这个黑衣老妪的举动，却使人有一种神秘诡异之感，南玖云不由多看一眼。

黑衣老妪虽然背面坐着，并没转过身来，但她好像发觉南玖云正在偷偷的瞧她，这就沉声说道：“要进来，就进来，站在门口瞧些什么？我又不是在变戏法。”

第二十章 夜半深山问鬼神

南玖云柳眉挑动，但依然忍了下去，抱着赵南珩走进屋去。

黑衣老姬又道：“你是长了尾巴？进来了，还不把门掩上？”

她说话之时，声音相当严厉。

南玖云外号辣手魔女，岂是好惹的人？今夜实因赵南珩伤势沉重，才耐着性子，此刻眼看黑衣老姬一再恶声相向，哪还忍耐得住？立即冷笑一声道：“你这老婆子好没道理，不是我兄弟生了急症，需要救治，谁会找上你这间鬼屋来？”

那黑衣老姬依然没有转过身来，只是尖声笑道：“鬼屋，一点没错，这里正是鬼屋，小丫头，你怎会找上鬼屋来的？”

南玖云被这声“小丫头”叫得蓦然一惊！暗想：自己进来之后，瞧她始终背着身子，面壁而坐，连头也没有回过一下，怎知自己是女的？

那黑衣老姬又道：“你觉得奇怪是吗？我没瞧你一下，怎会知道你是女的？嘿，这有什么值得惊奇？你走路的声音，就不像是个男人，但身上却穿了一件长衫，唏唏沙沙的，我连这点都听不出来，岂不成了又聋又瞎之人？”

南玖云只觉得心头又是一震，暗想：这黑衣老姬耳朵好生厉害，莫非已练成“天耳通”一类功夫不成？唔！听她口气，好像她还是一个瞎子？

心念转动，只听那黑衣老姬又道：“小丫头，你找到鬼屋里来，总算与鬼有缘，来，你那兄弟，伤势不轻，抱过来给我瞧瞧！”

南玖云这一阵工夫，感觉这个黑衣老姬行动怪异，可能还是个武功极高之人，只是武林中稍有名气的人，自己多少也总听爹说过，但怎么也想不到有这样一个老婆子来？心中虽觉怀疑，但还是依言抱着赵南珩走了过去。

那黑衣老姬依然相背而坐，连身子都没稍动，等南玖云走到身后不远，两只手忽然弯了过去，摸索着道：“让我摸摸看！”

这一下，直把辣手魔女瞧得大感凛骇！

要知一个人的两手只能朝正面弯曲，不可能朝背后弯曲，那是因为骨骼关节，属先天生成的，武功再高，也无法使双手后弯。

可是眼前这个黑衣老姬，虽然背面而坐，但她弯过来的两手，却和正面一样，弯曲自如，好像她双手根本就是反生的一般！

黑衣老姬双手在赵南珩身上摸了一会，渐渐摸到头顶，自言自语的道：“奇怪，这小子还只有二十来岁，哪来这么深厚的功夫？嘿，这出手之人，武功更高，一掌击在顶门‘百会穴’上，虽然只有三成力道，要是换了个人，早就死了，这小子居然还没有死……”

她虽然自言自语的说着，但南玖云却听再大是佩服，这老姬虽是瞎了眼睛，但仅凭双手抚摸，居然和目睹一般，抬头问道：“老前辈，我兄弟还有救吗？”

黑衣老姬没有回答，只是尖声问道：“你们到底是谁的门下，什么人把你兄弟打成重伤的？”

南玖云道：“晚辈峨嵋门下，我兄弟被人击伤之时，晚辈并没在场，等晚辈赶到，他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了。”

她总究江湖经验较丰，不明对方来历，哪肯实说，才临时编了一套话。

黑衣老妪倒也不起疑，冷冷的道：“峨嵋门下，唔，你兄弟轻轻年纪，怎会和武林中一等人物结下深仇？伤得这么沉重？”

南玖云只是担心着赵南珩伤势，听她说得如同亲见一般，谅来定有救治之法，这又急着道：“依老前辈看来，不知我兄弟有没有救了？”

黑衣老妪桀桀怪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知他有没有救？”

话声之中，右手忽然缩了回去，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倾出一粒绿色药丸，然后说道：“服下此药，只要不立时就死，就可保得一天时间。”

南玖云伸手接过，仔细一瞧，只觉这粒药丸，色呈暗绿，不禁暗自犹豫，自己听爹说过，只有毒药，才会是暗绿色的。

对方这个黑衣老妪，行动颇多古怪，不知是友是敌，她的药丸，如何能服？尤其她这句“不立时就死”之言，更是刺耳，心中方自想着！

那黑衣老妪好像背后长了眼睛，见她拿着药丸迟疑，不由冷笑道：“不错，我这粒药，确是有毒，你兄弟伤得那么厉害，还想好得了吗？我即使有害他之心，你们踏进鬼屋，早就只有半条命了。我说过服下此药，只要不立即就死，就可保得一天时间，药性虽毒，原是藉以引发他体内尚存的生机，你疑神疑鬼的不服也就算了，我配制可着实不易呢！”

说着，手腕一探，劈面把那粒药丸夺了过去，迅速装入瓶中。动作之快，只在南玖云微一怔神之际，她已把小瓶塞到怀里去了。

南玖云已看出黑衣老妪武功极高，但对方这一举动，太以无礼，不禁气得柳眉挑动，倏然后退三步，叱道：“老虔婆，我一再忍让，无非为了我兄弟伤势沉重，当我怕事，那你可看错人了！”

黑衣老妪依然背坐如故，阴声笑道：“我早就知道你学了几手三脚毛，就自命不凡，我也只因你是无意闯来的，还有人负了伤，才不和你丫头计较，送你一粒毒药，原是好意，否则哪会容你踏进我这鬼屋一步？你倒敢对我发起横来？”

南玖云听她口气渐渐不善，暗自把赵南珩交到左手，右手紧握剑柄，脚下缓缓朝门口退去！

哪知就在这一瞬之间，突觉微风飒然，眼前一花，黑衣老妪不知何时，业已一下拦在门口；但她还是背向着自己没有转过身来，口中却桀桀笑着道：“我这鬼屋，岂能容你小丫头要来就来，要走就走？”

南玖云眼看她突然拦在门口，挡注自己去路，知道今晚决难善了，说不得只好硬闯。

尤其对方始终只是背面向向，举动诡异得令人莫测高深，不由想起爹曾经说过，江湖上凡是行径古怪之人，必有惊人之技，自己倒大意不得！心中想着，一面冷哼道：“区区茅屋只怕还拦不住我！”

话声出口，沉身，振腕，出剑，发招，“嘶”的一声，十数点闪烁青芒，有若电光石火，朝黑衣老妪背上大穴洒出。人随剑发，跟踪而上，当门直冲过去！

要知道这一招剑法，乃是她家传的厉害招术，一剑出手，分点十数大穴，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直教人防不胜防。

她是因为黑衣老妪举动怪异，身法快得有如鬼魅，不禁存了先下手为强，是以第一招上，就使出杀手！

眼看十数点寒芒，堪堪袭到黑衣老妪背上，只见她连头山没回，当真像背后长着眼睛一般，身形微侧，左臂徐举，似圈非圈的向左斜斜一引。

这一引不打紧，南玖云陡觉剑尖一颤，后半招剑法，已被对方引向一边，自己一个收势不住，脚下竟然随着剑势，向左前方冲了一步，她真料想不到黑衣老姬身手会有如此高强，急忙稳住身子。

黑衣老姬也似乎微微一怔，但她依然背着身子，尖笑道：“好剑法，这一招要是南世候出手，我老太婆还得费上点手脚，可惜你小丫头功力还差得远！”说到这里，突然厉声喝道：“小丫头，你是二代南魔的女儿？”

辣手魔女南玖云长剑护身，心头更是骇异，她身子背着自己，不但举手之间，卸开自己剑势，而且还一口喝出自己来历。

但对方既然识破自己身份，想来以爹的威名，她也许不敢奈何自己，这就冷冷的道：“你说得不错，姑娘就是南玖云，你待怎的？”

黑衣老姬嘿了一声，道：“小丫头，你方才不是说是峨嵋门下吗？”

南玖云道：“谁骗你来？他就是峨嵋门下！”

黑衣老姬点点头，尖笑道：“这就对了，这小子准是被你老子瞧不顺眼打死了，你却偷偷的抱着他逃出来的。”

说到这里，不由一阵桀桀阴笑。

南玖云被她笑得粉脸骤热，一阵少女的羞涩袭上心头。蓦地脸色一寒，叱道：“你笑什么？还不让我出去！”

黑衣老姬忽然声音和缓的道：“小丫头，你想不想救他？”

南玖云听了一呆，这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几乎不敢相信，黑衣老姬忽然会答应救他了！心头一喜，连忙长剑一收，抬头道：“老前辈若肯施救，我……感激不尽……”

她最后一句话说得极轻！

黑衣老姬道：“他伤势极重，岂是普通人都能救治得的？武功再高，不懂救治之法，也是枉然！”

南玖云不敢接口，只是抱着赵南珩，怔怔的站着。

过了一会，黑衣老姬才道：“我知道你很关心他！”南玖云还是没有接腔，只是望着黑衣老姬背影。

黑衣老姬续道：“也算你们造化不浅，错过今晚，这伤势就谁也治不了啦！”

南玖云见她只是说着不相干的话，忍不住道：“老前辈既然答应赐救，就请……”

黑衣老姬没待她说完，冷冷的道：“你急什么，我哪里有救人的本领？”

南玖云愕然道：“老前辈方才不是答应赐救吗？”

黑衣老姬口中尖笑一声，翩然飞起，身法奇快，一闪之间，便已回到原来坐处，依然背着身子坐下，沉吟道：“凭你这点武功，要想赢他一招，原是大难之事……但如出他不意，能够把他逼退三步，也许有望……但是想逼退他三步，你也得尽力施为才行……”

南玖云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但也大概听出一点眉目来了！

好像她口中那人，只要自己能够赢他一招，或者把他逼退三步，才肯施救，这人不知是谁？竟然定下这般古怪规矩，抬头问道：“老前辈说的这人，可是只要我胜他一招，就肯施救了？”

黑衣老姬面对土墙，点了点头，才道：“这人昔年曾有一句诺言，只要有人赢他一招，或者把他逼退三步，便可答应一件请求，只是数十年来，

从没一个人能够获得他的承诺。”

南玖云道：“想必这人武功，高不可测，无人能够赢他？”

黑衣老嫗哂道：“那也不见得，当今武林，岂无胜他之人，试想武功胜过他的人，哪会有事救助于他？武功较差的人又莫想求他。这完全是怕人找他的推托之词罢了，你只要把他逼退三步，他自然不肯说了不算，这小子就有救了。”

南玖云道：“老前辈说的，不知究是何人？现在何处？唉，我即使胜不了他，苦苦相求，想来他决不至见死不救。”

黑衣老嫗嗤道：“见死不救，也是人情之常，你死你的，与他有什么相干？”

南玖云听得一怔，暗想这黑衣老嫗不知究竟是何来历，不但行径古怪，连说话都大悖常情，但此时哪敢和她辩驳？

黑衣老嫗又道：“这人是谁，你此时毋须多问，出门之后，由此向西，奔行八九里光景，有一处桃林，你可隐伏林中。今晚三更过后，四更不到，有一个道士装束的人，向东行来，你必须等他行到近前，突然发剑，此人必然向你左首闪出，好在你爹的“天星剑法”，惯于虚实互用，发剑之时，就得先虚后实，把全力放在左边，才能把他逼出三步，那时你务必赶快弃去手中长剑，要他实践昔年诺言，此行便算成功，但你千万不可说出受我指点，否则功败垂成，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救这小子了。”

南玖云听得将信将疑，要待再问。

黑衣老嫗挥手道：“此时已快近二更，你可以走了。”

南玖云道：“多谢老前辈指点。”

黑衣老嫗哼道：“用不着谢我，我又没替这小子疗伤，我是瞧在南世侯份上，才指点于你，成不成还得瞧你自己的。”

南玖云自始至终，没见她转过身来，好像她不愿以面目示人；但听她口气，似乎还和爹认识，心想你这般故作神秘，我只要见到了爹，一问就知道了。

当下抱着赵南珩退出茅屋，朝林外走去，只听身后“砰”的一声，那扇木门，已重重关上，屋中灯光，也同时熄灭。

南玖云暗暗皱着眉头，自己在江湖上也遇到过不少脾气怪僻之人，但像她这样谲诡怪异的人，当真还是第一次见到。

啊，她方才说话之时，有许多地方言词闪烁，只怕未必安着好心。莫非另有什么诡计不成？但继而一想，她方才不是说瞧在爹的份上？何况自己和她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谅来不至于有什么害人之心。

即以她的武功而论，不知比自己高出多少，如欲加害，也尽可直截了当把自己杀死，何用故弄玄虚？

赵兄弟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如果她说的不假，还有救治之望，自己不如就照她指点行事，心念转动，立即举步朝西奔去。

八九里路，转眼就到，她向四处略一打量，果见路边不远，有着一片桃林，枝叶茂密。

她折腾了半夜，双手始终抱着赵南珩身子，时间长了，也感到疲倦，好在此刻还只有二更时分，正好先休息一下。

这就俯身跨入林中，把赵南珩轻轻放到地上，自己也在他身旁，席地坐下，闭目养神。但觉心中兀是思潮起伏，再也无法宁静得下来。

她只是想着方才黑衣老妪交代的话，要自己突出不意，偷袭一个过路的道士，而且算准自己出手之时，那道士必然会向左闪去，才要自己先虚后实，把全力放在左边，但何以把道士逼退之后，就得赶快弃剑？

是了，那道士武功定然比黑衣老妪还高，自己如果不赶快弃去手中长剑，说不定就会伤在他手下？

那么黑衣老妪当真还是一片好心！她心中想着，目光不期朝林外瞧去。

因为对方武功极高，自己要是一击之下，不能把他逼退三步，赵兄弟的伤势岂非就没人施救了？

这么一想，只觉此举关系重大，自己事前该有个妥善准备才好。

她缓缓站起身子，走出桃林，默默盘算着那道士由西行来，他走到何处，自己就该发剑？道士向左闪出，该落到什么地方？自己化虚为实的姿势，该从何处刺出？才能使他措手不及，逼出三步之外。

她一面相度地形，细心数着步数，一面又思索着自己因地制宜，该用“天星剑法”中哪一招剑法，较有把握。

边想边瞧，一面又随手比划着剑势，直到自己觉得大至上已无问题，才返回林中，重新坐下。

时光渐渐过去，已快近三更了。

南玖云心头也随着渐渐紧张起来，悄悄抽出长剑，在自己算好步位之处，伏下身子，目不转睛的盯着远处直瞧，希望那个道士早些出现。

下弦月，小半轮月光，暗淡得瞧不清较远的地方，但她还是凝足目力，不敢丝毫疏忽。

时间在焦灼之中，过得特别慢，南玖云握着剑柄的掌心，已感到手汗涔涔，心中也不禁渐感烦躁！

蓦地，她眼帘中出现一点黑影，在远处路上缓缓移动，那正是一条人影，往自己这边走来！

“来了！来了……”

第二十一章 一剑赢来一步移

她精神陡然一振，立即屏息凝神，伏着不敢稍动。因为像对方这等功力造诣的人，十丈以内，坠针落叶，无不清晰可闻，自己倘若稍露形迹，使对方警觉林中有人，突袭无功，赵兄弟伤势，就无人能治了。

路上那条人影在逐渐放大，走得并不甚快，但已可以辨认那人正是道家装束，长须飘胸，手上似乎还捧着一口小小木箱，飘然而来！

月光昏黯，瞧不清对方面貌，依稀看出这道人少说也有五十来岁光景。

老道人的距离，逐渐接近。

南玖云觉得心头狂跳，紧张得连呼吸都快要窒息了，执剑右腕，同时忍不住起了轻微颤抖，心中暗自数着：“十丈、八丈、五丈、三丈、一丈……八尺……七尺……六尺……”

南玖云一声娇叱，身如电射，剑先人后，向林外猛窜而出。人到剑到，剑尖上爆出一连串寒星，青芒四射，宛如急风骤雨般朝老道人当胸洒去！

那老道人左手捧着药箱，飘然行来，想不到会有人躲在暗处突然发难，娇叱入耳，眼前剑光暴涨，点点寒星，参差错杂，直奔前胸。口中不禁“噫”了一声，右手袍袖一抖，身形向左侧闪去！

南玖云早已算好步骤，见他果然向左闪去，心头大喜，她发剑之初，虽然尽力施为，但剑锋含蓄，前半招声势虽盛，半属虚招，经老道人袍袖一抖，几乎全被封住，此刻剑尖带动，一圈青虹，疾如彗星，随着老道左闪之势，迎面削到。

这后半招剑法，正是南玖云全部力道集中而发，削出剑尖，嗡然有声，势道强劲已极！

那老道人目光何等犀利，他方才突遭袭击，虽觉一怔，但看出南玖云年事极轻，剑上功力未足，只当自己袍袖一拂之势，已把对方剑招完全封住，身形向左闪出，正待喝问。

哪知他向左闪出的身法，早已被人泄漏，正好落在南玖云算中，身子堪堪闪出，对方剑气突然转强，一点剑影，闪电削到，距离面门，已只有七八寸光景！

这一下，当真大出老道意外，因此处已近林边，地势狭仄，任他武功再高，躲闪封解都嫌不及。

在这一瞬之间，只见他微一吸气，身子离地而起，原式不动，朝后飞出五尺来远！

南玖云瞧得大骇，暗想：这老道武功之高，似乎不在自己爹爹之下，心念方动，正待丢弃长剑，哪知就在此时，募觉手上一震，长剑一下被人夺去。

那老道人业已脸露微愠，站在自己面前，目光炯炯，沉声说道：“你小娃儿好不孟浪，贫道和你无怨无仇，骤下杀手，若要换了旁人，岂非糊里糊涂的伤在你剑下了？”

南玖云没等他说完，扑的跪了下去，叩头道：“老前辈慈悲，救救晚辈兄弟。”

老道人一闪身，不肯受她的大礼，一面诧异的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快起来好说。”

南玖云依言站起身子。

老道人瞧着她问道：“你兄弟怎么了？”

南玖云道：“晚辈兄弟身受重伤，命危旦夕，恳求老前辈施救。”

老道人释然笑道：“这个简单，贫道药箱中，有的是伤药，你兄弟人在哪里？让贫道瞧瞧。唔，如果你兄弟不在近处，贫道今晚尚有要事待办，你只要告诉我如何受伤？伤在何处，贫道送你一粒药丸，也就是了。”

南玖云听他一口答应，心中大喜，忙道：“晚辈兄弟就在林中，老前辈请稍候，容晚辈把他抱来。”

说着，急匆匆返身往林中走去。

老道人瞧着她身形，手持长须，微微摇了摇头。

一会工夫，南玖云已抱着赵南珩走来，老道人目光一瞥，瞧到赵南珩脸如金纸，双目紧闭的模样，分明伤势严重。当下示意南玖云把他放到地上，然后一掬道袍，蹲下身子，伸出三个指头，按在赵南珩脉腕之上。

这一按，老道人脸色不期微微一变，细心切了一阵，又取过赵南珩右手，切了一阵，只是摇头不语。

南玖云蹲在老道身旁，眼看他只是摇头，心知不妙，含泪问道：“老前辈，我兄弟如何了？”

老道人站起身子，沉吟半晌，才道：“令弟伤势倒是不重……。”

南玖云只觉眼前一亮，破涕道：“多谢老前辈赐救。”

老道人瞧了她一眼，摇摇头道：“难，难，难就难在令弟轻轻年纪，内功居然会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

南玖云听得好生奇怪，赵兄弟二十不到，哪会有三十年以上的内功火候？而且听他口气，伤势不重，那又难在哪里？

老道人续道：“但令弟一身内功，却又似乎无法发挥，这个击伤令弟之人，武功极高，当他一掌击中令弟顶门之时，令弟积聚体内的内功，受到外来压力，自生抗力，但又无法承受得起，以致气机受挫，经脉闭塞，这比受了重伤，还要难治，贫道箱中伤药，只能治伤，无法疏散闭塞的经络。”

说到这里，抱着药箱，似有离去之意。

南玖云心头大急，目含泪儿，抬头问道：“老前辈这么说来，我兄弟是没有救了？”

老道人捻须道：“办法倒是有一个，只要内功深厚之人，不惜耗损真力，肯替令弟打通奇经八脉，始可获救，嘿嘿，此人非有四五十年修为，难以为功，好了，贫道尚有要事，恕难久留。”

他敢情怕南玖云和他纠缠，话声一落，匆匆欲走。

南玖云瞧他要去，哪肯放过，连忙叫道：“老前辈，请留步！”

老道人皱皱眉道：“贫道话已说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令弟三日之内，不获打通经脉，等经脉硬化，就无法救治了。”

南玖云道：“老前辈救人救到底，救救晚辈兄弟。”

老道人呵呵笑道：“小娃儿，你倒说得容易，打通奇经八脉，岂是等闲之事？”

南玖云道：“你方才不是答应了？”

老道人怔道：“贫道几时答应过来？方才你说兄弟负了重伤，贫道因药箱中伤药现成，如今令弟伤势不重，只是真气受挫，经脉闭塞，贫道尚有要事，不能耽搁。”

南玖云心中一动，故说道：“老前辈既然身有要事，晚辈自然无法

挽留，只是晚辈心中尚有一事未明，想请老前辈指教。”

老道人一听南玖云口气，并无纠缠自己之意，连忙点头笑道：“小兄弟真是爽快，贫道确有要事在身，哈哈，小兄弟只管请说，贫道知无不言，知无不言！”

南玖云笑了笑：“我想问的是以老前辈这般功力的人，能不能替晚辈兄弟打通经脉？”

老道人怔得一怔，他只当南玖云已知道他的来历，一时怎肯说自己不会？略一沉吟，道：“以贫道的修为而言，替他打通经脉，自非难事，小兄弟定然知道，武林中像贫道这般功力的人，虽然不多，却也还有几位，小兄弟还是赶快设法要紧。”

南玖云冷哼道：“那么你该替我兄弟治好了再走，武林中人，一诺千金，义无反顾，哪有说了话不算之理？”

老道人“咄”了一声，道：“贫道说过什么？”

南玖云冷冷的道：“道长以前好像有过承诺，只要有人赢得你一招，或者把你逼退三步，就可答应一件请求？”

老道人点头道：“这话贫道确曾说过，那是二十年前，江湖上许多人都要找贫道治伤疗毒，贫道实在不胜其烦，才订下这个规矩……”

南玖云不待他说完，冷冷的道：“我不管你以前的事，我只是问你，方才你是不是在一招之间，被我逼退了三步？”

老道人突然哈哈大笑，道：“贫道自从昔年订下了这条规矩之后，有人找我动手，即使退让，但脚下却极有分寸，后退不出五尺，哈哈，五尺最多也不过两步。”

南玖云听得不期一怔，但继而冷冷一笑，脸上满含不屑，傲然挥手说道：“不错，道长后退五尺，只能算得两步，但道长忘了还曾向左闪出一步吗？一招之间，道长连退三步，该是不折不扣的事实，道长也算是成名人物，如果说话算不了事，道长就请便吧？”

老道人呆得一呆，暗自一想：自己果然在他一招之间，连退了三步，此刻见他词锋犀利，傲然挥手。他成名多年，一时哪还承受得住，老脸一红，捋须大笑道：“小娃儿，鬼手仙翁苏如晦今晚认栽了，好，我纵有天大的事，也得替你兄弟打通了经脉再走！”

他这一自报名号，听得南玖云大吃一惊，鬼手仙翁苏如晦，正是五奇世家中和爹爹齐名的第二代“北鬼”。

不知他什么时候换上了道装？难怪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

啊，那么自己今晚遇的那个黑衣老姬莫非就是他的胞姊瞎鬼婆苏如珍？

听爹说，他们姊弟两人，平素不睦，尤其瞎鬼婆心毒手辣，最攻心计，自己今晚居然还蒙她指引，实是异数，敢情真是瞧在爹的份上！

他因鬼手仙翁答应替赵兄弟疗伤，心头大喜，忙道：“老前辈俯允赐救，感恩不尽！”

鬼手仙翁低哼一声，忽然摆手道：“慢着，我老道今晚打这里经过，从无人知，你如何知道的？”

说话之时，两道眼神紧盯着南玖云脸上。

南玖云被他问得一怔，她紧记着黑衣老姬临行时交待自己，千万不可说出受她指点，否则功败垂成，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救。

一时期期艾艾的答不上话来，俯首道：“晚辈只是凑巧碰上老前辈，想起老前辈从前有过诺言，只要有人能把你逼退三步，就可答应一件请求，晚辈一时情急，只好冒险一试。”

鬼手仙翁是何等人物，目光一转，呵呵笑道：“小兄弟不肯实说，贫道也猜想得出，先父墓地，就在前面不远，每年今日，贫道都要从远处赶来祭扫，也每年都有麻烦。唉，这事不说也罢，小兄弟咱们到林中去，贫道这就替令弟疗伤。”

南玖云听他口气，分明已经知道自己是受瞎鬼婆指点来的，他说的“每年都有些麻烦”，敢情是指他姊弟两人遇上了，都有争执。不由脸上一红，赶紧抱起赵南珩，跟着鬼手仙翁朝桃林中走去。

鬼手仙翁苏如晦走在前面，只顾往桃林深处走去，差不多走到桃林中间，才要南玖云把赵南珩放下，吩咐道：“贫道替令弟打通全身经脉，最快也得一个时辰，在这段时间之内，不论发生什么事故，你都不可惊扰！”

南玖云点头道：“晚辈知道，晚辈会替老前辈护法的。”

鬼手仙翁微微一笑，摇头道：“小兄弟武功虽然不弱，但此时此地，丝毫疏忽不得，这样罢，护法之事，还是让绿娘子来，小兄弟替我保管这口药箱，才是正经。”

南玖云出身五奇世家，家学渊源，武功一道，自幼即得乃父传授，平日心高气傲，从没把江湖上人，放在眼里。如今听鬼手仙翁口气，说什么护法之事，要由绿娘子担任，自己只替他保管药箱，心中不禁大是不服。

绿娘子？敢情绿娘子的武功，比自己还高？他明明只有一个人，哪来的绿娘子？

鬼手仙翁话声一落，随手放下药箱，打开箱盖，取出一个磁瓶，在地上倾了一撮药末，然后塞好瓶子，收入箱中，阖上盖子。

一面从身边掏出一个小小锁匙，打开药箱下层一把小锁，那好像是一扇小门，只见他用指甲轻轻叩了两下，凑着头说道：“绿娘子，老道今晚有点事儿，要你护法呢，你心爱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快请出来吧！”

南玖云瞧得大奇，不知老道口中的绿娘子，究系何物？两道目光一霎不霎的瞧着那扇小门。

鬼手仙翁话声才落，药箱下层，起了一阵蟋蟀的声音，慢慢从小门中爬出一团黑黝黝的东西。

只见两只眼睛，足有黄豆大小，黑暗之中，射出绿阴阴的光芒，缓缓爬到那一小撮药末之下，贪婪地连舔带吮，伏着不动。

南玖云凝足目力，才看清楚那是一只约有拳头大小的人面蜘蛛，身上长着茸茸绿毛，形状十分可怖！

人面蜘蛛长到这么大了，而且还遍体绿毛，想来定是剧毒之物！

鬼手仙翁回头笑道：“小兄弟，你别小觑了它，贫道在深山大泽采药，完全仗绿娘子替我护法，凶猛的豺狼虎豹，毒蛇毒虫，碰上它，无不退避三舍，贫道就在它布成的丝网之下，安然酣睡

第二十二章 桃林深处布蛛丝

说到这里，只听那只人面蜘蛛绿娘子昂起头来，“吱”“吱”的叫了两声。

鬼手仙翁慌忙过去，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上边叩边走，那蜘蛛敢情久经训练，通晓人意，随着他手指叩处，缓缓爬去。

南玖云这下看得清楚，原来那蜘蛛爬过之处，地上已留下一条闪闪发光像银线似的蛛丝。

转眼之间，鬼手仙翁已在两丈周围绕了一圈，便自回转，绿娘子并没有跟他回来，只是忙碌着在树上树下不住的爬动，吐丝布网。

一会工夫，两丈外的桃林之间，已张起一层疏朗朗的蛛网。

南玖云虽知这只巨大蜘蛛，本身定是极毒之物，可能它吐的蛛丝，也有剧毒；但如说连凶猛的虎豹，都会退避三舍，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鬼手仙翁把药箱交到南玖云手上，郑重的道：“你替我保管药箱，无论有什么事故，都不可惊扰，尤其不可碰上蛛丝，切记切记。”

说到这里，缓缓在赵南珩身边盘膝坐下，闭目垂眉，运起功来。

南玖云手上捧着药箱，坐在一边，只是静静的瞧着老道。

过了半晌，还不见他有什么动静，目光向四周一瞧，那只人面蜘蛛，已不知去向，敢情躲到桃树上去了。

这时差不多已有四更光景，四处黑沉沉的，静寂如死。

又过了一会，只见鬼手仙翁身上，热气蒸腾，他缓缓睁开眼睛，一手扶起赵南珩身子，右手拚指如戟，迅速点在他头顶“百会穴”上。

一点之后，立即缩回，第二指落到百会穴后一寸五分的“后顶穴”，接着“强间”、“脑户”，“风府”一路点了下去。眨眼工夫，已将督脉穴道顺次点完。但他毫不停止，再由“会阴穴”开始，落指如风，由下而上，点的是任脉二十四穴。

鬼手仙翁一口气点完“督”“任”二脉之后，依然把赵南珩放在地上，自己收回右手，闭目垂帘，跌坐如故。

南玖云知道这打通经脉之举，极耗真元，敢情他需要调息运功，再行施术，一时只是手捧药箱，静静的坐着。

果然，隔不一会，鬼手仙翁再度扶起赵南珩，出手点的是“冲”“带”二脉，依然休息了一会，才点“阳跷”“阴跷”。

但就在此时，南玖云忽然听到一阵“嗡嗡”之声，在身侧不远处响起。

这声音越来越响，好像有数十只蜜蜂，同时在振翅疾飞！

不，那像是苍蝇被人捉住了，用针钉在墙上，挣扎不脱，发出“嗡嗡”哀鸣之声一般！

南玖云抬头望去，果见身右一丈来外，疏朗朗的蛛网上，黏着许多金色小蜂，正在振翅哀鸣。

那蛛网空格极大，就是麻雀之类的小鸟也足可飞得进来，何以这许多金色小蜂，偏偏会撞在蛛丝之上？

她觉得好奇，两只眼睛一霎不霎的凝神望去，这一瞧，更把南玖云瞧得称奇不止！

原来桃林之外，还有一小群金蜂，陆续朝里面飞来。但才一飞近蛛网，不知怎的，就会一只一只身不自主的朝蛛丝撞了上去，竟然没有一只能

够飞得进来，“嗡嗡”之声，越来越响！

这时，那只人面蜘蛛绿娘子已缓缓从树枝上出现，循着银丝爬去。

顷刻之时，把数十只小蜂一齐吞入腹中，桃林中又立时静了下来！

南玖云看到这里，才一低头，不由蓦吃一惊，原来自己只顾瞧着树上，哪知身侧不远，却悄无声息的站着一个人影。

相距非遥，依稀可以看到那人一头花白头发，一身黑衣，背面而立，那正是指点自己前来的黑衣老嫗瞎鬼婆苏如珍！

南玖云心头猛地一震，她怕她惊动正在替赵兄弟打通经脉的鬼手仙翁，正待起身阻拦。忽然想起老道一再嘱咐自己，无论遇上什么事故，都不可惊动之言，只好耐下性子坐着不动。

瞎鬼婆冷冷一哼，厉声喝到：“如晦，你倒真是明目张胆的和我作起对来了，明知我今晚来会来找你，故意放出毒蜘蛛，把我护身金蜂，悉数咬死，你说你，这是什么道理？”

说话之时，左手微微一弹，一支金针，闪电朝绿娘子打去！

这时鬼手仙翁已点完“阳跷”“阴跷”二脉，瞑目跌坐，对瞎鬼婆的喝骂，恍如不闻。

南玖云瞧她扬手打出一支金针，突然向绿娘子下手，心中方自一急，暗暗叫了一声：“可惜！”

以瞎鬼婆的武功，一支金针何异一根钢杵？眼看这只通晓人意的人面蜘蛛，难逃厄运！

这原是电光石火，奇快无比，那支金针才一飞近蛛网，竟然和方才那群金蜂，如出一辙，针尖微微一歪，自动往银丝上黏去，一下就胶在上面，动也不动了。

这下，不但瞧得南玖云惊奇。就是瞎鬼婆也似乎深感意外，口中微“噫”一声，抬手又是七八支金针，向绿娘子激射而去！

说也奇怪，那疏朗朗的蛛网，好像有着极大吸力一般，七八支金针依然和先前那支一样，针尖一斜，黏上了蛛丝。

瞎鬼婆人虽背向而立，但她听觉极灵，打出金针，悉数落空，不由厉声一笑，右掌一挥，直向绿娘子存身的一片蛛网上劈去！

试想瞎鬼婆的功力，何等深厚，区区一片蛛网，如何挡得住她一击！

哪知事情大出意料，瞎鬼婆一股强劲掌风，涌进蛛网，那片疏朗朗的银丝蛛网，经掌力推动，只是起了一阵晃动，仍然完好无损。

绿娘子却直向发掌之处游了过去，睁着如豆双目，绿光闪烁，突然口吐银丝，悬空一荡，向瞎鬼婆当面扑去。

瞎鬼婆自然深知厉害，未等绿娘子扑到，身形一闪，很快掠出林去。

南玖云瞧得大是骇异，这才知道鬼手仙翁说得不假，绿娘子果然厉害无比。

回头一瞧，鬼手仙翁对他胞姊瞎鬼婆的寻来闹事，只如不闻，此刻调了会息，继续替赵兄弟打通“阳维”“阴维”二脉。

只要二脉一通，大功就告成了，她心中方自一喜。

眨眼工夫，鬼手仙翁已点完“阳维”一十七穴，开始点“阴维脉”了！

他下指极快，“筑宾”，“腹哀”，“大横”，“府舍”，“期门”，“天突”，一路由下而上。点到最后“帘泉穴”时，赵南珩口中突然“呃”

了一声，向后跌倒，一动不动，不知生死！

南玖云睹状大惊，急忙一跃而起，抢过去扶起，只觉他浑身烧得发烫，双颊如火，呼吸却甚是沉稳，知道经脉已通，不由先放心了大半。

再看鬼手仙翁早已盘膝坐在地上，额前大汗淋漓，一身道袍尽湿，想是替赵兄弟打通奇经八脉，真气耗损不轻，此时极需养神调息。

想到这里，忽觉身后火光一亮，照得眼前通明，同时只听一阵尖笑，由桃林外传来！

南玖云心头一凛，她辨出这阵怪笑，正是瞎鬼婆的声音，忙转头瞧去，那不是瞎鬼婆还有谁来？

她两手各自执着一支巨大松燎火把，火光熊熊、笔直朝林中走来。

南玖云心中暗暗“哦”了一声，原来她方才并没离去，只在附近扎了两支松燎，莫非她想纵火烧林。

这不过是一瞬间事，瞎鬼婆业已逼近蛛网，只见她双手一举，两札熊熊火把，猛向蛛网上撩去。

这一着当真奏效，那银丝似的蛛网，不怕暗器，不怕掌风，但遇上了火，却是天生的克星，只听一阵“滋滋”轻响，一片蛛网，立刻烧得不见踪影，绿娘子飞快的往树枝上逃去。

瞎鬼婆总究双目失明，仅凭听觉，绿娘子逃得极快，是以未被发觉。

她双手一阵舞弄，把右侧林梢之间的一片蛛网，烧得精光，但她仍然并不放心，左手前举，右手护后，以防绿娘子偷袭，脚下缓缓朝里走！

南玖云这才知道她扎了两支火把，原来是专门对付绿娘子的，此时眼看她破网而入，心中大急。立即放下药箱，一手抽出长剑，迎了过去。

瞎鬼婆怕的是剧毒无比的绿娘子，是以走得极其缓慢，说她是走，其实只是一步步的背着身子倒退。

但她背后好似长着眼睛，南玖云和她相距还有七八尺远，便沉声问道：“小丫头，你兄弟的伤治好了吗？”

南玖云横剑当胸，躬身道：“多谢老前辈指点，晚辈兄弟的伤，蒙道长治好了，只是还没醒转。”

瞎鬼婆哼了一声，道：“奇经八脉，初通之下，体内气机尚未完全匀畅，过上一会，自能醒转，你下去在他身边照顾，横剑当路，意欲为何？”

口中说着，脚下丝毫没停。

南玖云见她对准自己笔直走来，忙道：“老前辈请留步。”瞎鬼婆怒声道：“你倒管起我的行动来了？”

南玖云心中暗暗计较，鬼手仙翁已替赵兄弟点完八脉，目前只是运功调息，一会功夫就好醒转。

自己最好和她敷衍上一阵时间，能拖则拖，心中想着，故意抬目问道：“晚辈原是在这里替那位道长护法，老前辈究有何事？能否明白见告？”

瞎鬼婆突然停身，大笑道：“好哇，你倒替他护起来？”

南玖云正容道：“那位道长在替晚辈兄弟疗伤，曾说不准有人惊动，晚辈替道长护法，也就是替我兄弟护法，有什么不对？”

瞎鬼婆点点头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我老太婆指点你前来，也是为了自己。”说到这里，忽然哼道：“小丫头，听我相劝，你还是快快让开的好。”

南玖云道：“老前辈可是和哪位道长有仇？”

瞎鬼婆哼道：“哪有这么噜嗦，我自然有事！”

南玖云道，“老前辈指点晚辈前来，对晚辈有恩，但这位道长不惜耗损真气，替我兄弟疗伤，对晚辈也是有恩……”

瞎鬼婆厉声道：“小丫头，不是我指点于你，苏如晦哪会答应你疗伤？”

南玖云故意吃惊道：“老前辈，你说那位道长就是鬼手仙翁苏如晦？”

瞎鬼婆道：“不错！”

南玖云又道：“啊，我想起来了，原来老前辈是……是……”

瞎鬼婆道：“瞎鬼婆，你听南世侯说过？”

南玖云喜道：“是啊，我爹爹说老前辈一身所学，已脱出武学常规之外，比苏道长还要高明得多……”她为了延宕时间，故意奉承着她。

瞎鬼婆生性偏激，但偏激的人，最喜欢人家奉承，听说第二代南魔南世侯居然对她女儿说自己武功，已脱出武学常规之外，心中如何不喜？语声稍微和缓，说道：“五奇世家第二代中，要算你爹爹年纪最大，功力也最为深厚，我老太婆算得了什么？我要是比如晦强，也用不着指点你找他疗伤了。”

南玖云听得暗暗奇怪，她指点自己前来，和他们姊弟两人的武功，有何相干？心中想着，一面问道：“老前辈，此话怎说？”

瞎鬼婆突然厉声道：“小丫头，你是故意和我扯谈，是想拖延时间？嘿嘿，如晦替你那小子打通奇经八脉，少说也消耗了他三成功力，没有一两个时辰，哪能复原？”

你先想想，我和你们非亲非故，那小子的死活，与我何关？就算沾亲带故，我也犯不着替你出主意呀。告诉你，我指点你来找如晦，就是为了要使他耗去三成功力，我才制得住他。”

南玖云听得暗暗“哦”了一声！忖道：这就是了，瞎鬼婆素以阴狠出名，自己蒙她指示，心中原感奇怪，只当她知道自己来历，碍着爹的面子。

原来她方才和自己动手之后，就打上了主意，她利用鬼手仙翁昔年诺言，也算准自己的家传剑法，只要猝出不意，定可把鬼手仙翁逼退，这才指点自己前来。鬼手仙翁苏如晦，总究是她同胞弟弟，还如此不择手段，这人当真阴毒得紧！

心中想着，一面说道：“老前辈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苏道长又是你同胞弟弟，岂能乘人于危？”

瞎鬼婆狂笑道：“成名人物？名卖几个钱一斤？我无同胞之义……咄，小丫头，这是我老太婆的事，你替我滚开！”

她两手握着两支又长又大的火炬，随着话声，朝南玖云身前扬来。她功力深厚，这一下虽是虚虚一扬，南玖云只觉一股炙热火气，有若潮水一般，烘然涌到！一惊之下，脚下不期后退了两步。

瞎鬼婆跨上一步，桀桀笑道：“小丫头，你让是不让？”

南玖云突然急叫道：“老前辈留神，绿娘子……”

瞎鬼婆双目失明，唯一忌惮的就是那只人面蜘蛛，闻言果然右手一挥，一支火炬，向身后挥去。

南玖云眼看她果然上当，这一机会，哪肯错过？横胸长剑，奇快无比，朝她左手火炬上削去！

这一着快逾闪电，等瞎鬼婆发觉剑光撩过，“嗒”的一声，那支巨大松燎，火头已被削落，一大堆熊熊烈火，散落地上，冒起一阵浓烟。

瞎鬼婆心头大怒，怒笑一声道：“你是找死！”

身形疾上，左手一抖，那支断了火头的松燎，呼的一声，朝南玖云捣来。

南玖云识得厉害，不敢硬接，身子一侧，斜斜让开来势，哪知身形才动，只觉那支松燎宛如长着眼睛一般，如形髓影，跟着袭到。

南玖云原也是心高气傲的人，一闪没有闪开，心想：“难道自己真还怕你不成？”

立即功运右臂，挥剑封架。

别看瞎眼婆子手上只是一支用松枝扎成的松燎，在她使来，却不啻一支钢杖。

南玖云接连变换了几式剑招，才算勉强封开，心头不禁大感凛骇。对方只是背着身子发的招，而且还只是一只左手，已有如此厉害，假如转身过来，双手合攻，自己岂非一招也接不下来？

她哪里知道瞎鬼婆启从双目失明之后，不愿以面目示人，数十年来，练的就是背后功夫。

南玖云一阵惊凛，蓦地心中一动，暗想：她对绿娘子深怀戒惧，是以前才把右手火炬，守护前身，自己正好利用她这一弱点，方可和她缠斗。

这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事，南玖云封开瞎鬼婆一招之后，口中就大声说道：“老前辈，晚辈蒙你指点，心头感激不尽，原不敢和你动手，只因苏道长为了救治晚辈兄弟，才致元气耗损，晚辈答应替他护法，自然也不能让你害他……”

瞎鬼婆没等她说完，桀桀大笑道：“你想拦得住我？”

右脚朝后逼进一步，左手松燎又已攻到。

南玖云急忙举剑封解，口中依然大声说道：“晚辈是不得已才和老前辈动手的，但晚辈也不能让绿娘子伤害了老前辈，我说的绿娘子，就是那只毒蜘蛛……”

她这几句，虽是心里想好了的，但说话之时，仍然难免分神，和瞎鬼婆这等高手动手，实是非常危险之事。

话声出口，陡觉手上一震，长剑几乎脱手飞出！

“啊！”南玖云口中惊讶出声，身子随着向右跃出，一面急急叫道：“老前辈快向左跃，快！”

第二十三章 仙翁鬼手通经脉

瞎鬼婆被她叫得不由不信，果然依言向左跃开，右手火把，同时朝左边立身之处撩去。但她左手松燎，却还是朝南玖云劈面打来，一面阴声道：“丫头，你别想讨好，我老太婆眼睛瞎了，耳朵可没聋，毒蜘蛛的行动，五丈以内，焉能瞒得过我？”

南玖云听得暗暗好笑，你如果不怕绿娘子，怎会依着自己的话，向左跃去的？”

她在方才右跃之际，早已偷偷的从地上抓了一把砍子，右手举剑发招，左手轻轻向地上一弹，道：“老前辈能够听到，那是最好没有，晚辈……啊……”

她一粒细砂，借着说话之时弹出，但等到“啊”声出口，瞎鬼婆果然惊觉，身形移动，火把闪电朝细砂落地之处扫到。

南玖云瞧得心头大乐，不过左手砂子，却也不敢多发，接上一两招，才偷偷的丢上一粒；但仅仅这一两招，也接得极其吃力，几乎要变换上几种招式，才能接得下来。因为有假冒绿娘子的砂子，在忽左忽右的丢出，自己也就在此时，可以稍微松上口气。

这样苦挨了十来招光景，已把瞎鬼婆气得花白头发，不住飘扬，怒嘿一声，右手火把晃动，猛朝后方连扫了两圈，身如魅影，一下欺到南玖云面前，左手半截松燎，朝地上一掷，阴笑道：“小丫头，你知道人面蜘蛛，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南玖云见她逼进，身不由主的往后退了两步，心中感到奇怪，瞎鬼婆忽然停手不攻，问起不相干的话来？一时瞧着瞎鬼婆后背，实在猜不透她的用意何在？只是斜抱长剑，凝神戒备。

瞎鬼婆不待她开口，接着阴笑道：“我也刚才才想起来的，这种毒蜘蛛，只有苗疆森林中才有，不但绝毒无论，而且喜欢吃人血。我原也不想伤你，但想来想去，要它不碍我手脚，目前只有你可以用上，你既然对我感恩，那就慷慨点吧！”

她原来想用南玖云去喂绿娘子，免得碍她手脚，这等惨酷之言，她背着身子说来，却好像理由十分充足。

南玖云听出她口气不善，心中暗暗戒备。

瞎鬼婆随着话声响起一串森森阴笑，笑声中，左手一探，闪电抓来。

南玖云急忙举剑削去，已感不及，只觉右腕一紧，被瞎鬼婆抓个正着，情急之下，左手一掌，对准她背心拍去！

瞎鬼婆口中阴笑不绝，手把微一用力。南玖云痛得右腕若折，哪想用得出丝毫力道，手中长剑，呛然坠地！

就在这个时候，离两人不远之处，忽然有一个黑影，从地上跃起，目光向四周迅速一瞥。

发现自己身后的地上，跌坐着一个老道，正在瞑目调息，右侧三丈开外，却有两人在动手过招，其中一个，竟然还是云兄！

“啊，云兄！”

他口中喊着，脚下轻轻一掠，朝前奔去。

哪知相隔三丈来远，自己这漫不经意的轻轻一掠，就已闪到两人身边，眼看云兄正被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婆婆背着身子，扣住脉腕，长剑业已落到地上。不由心中一怒，喝道：“你还不放手？”

右手一挥，直向瞎鬼婆左腕拂去！

南玖云睹状大惊，急忙叫道：“赵兄弟，你快退，你不是她的对手！”

赵南珩使的正是一招截脉拂穴手法，但他因看到那老婆婆虽然拿住云兄右腕，人却背面而立，是以出手之间，仅用了一半力道，只想逼退对方，放开云兄，并无伤人之意。

瞎鬼婆方才被南玖云用砂子引逗，她总究双目失明，只当真是毒蜘蛛不时向身后偷袭。

她知道这类蜘蛛，最喜吸食人血，一时想到只有擒上南玖云，丢到身后，把毒蜘蛛引开，自己才有下手机会。

此时一手抓住南玖云脉腕，正待点她穴道，猛觉一条人影奇快无比的掠近身来，先前还当是鬼手仙翁。

后来听南玖云一叫，才知只是那个负伤的峨嵋门下，但心头却暗暗一怔，这小子好快的身法！心念转动，陡觉一股潜力，无声无息的向自己左臂拂到，好像是洪泽湖向家的独门截脉手法。

瞎鬼婆心头一愣，她想不到赵南珩的身手会有如此高强，自己右手执着火炬，原来为了提防毒蜘蛛侵袭，无法腾得出来。

对方这一招来势劲急，如果抓着南玖云不放，势必被他拂中穴道，这就左手一松，把南玖云一个身子，朝赵南珩面前送去。口中桀桀笑道：“好小子，果然有点门道！”

身子一侧，舍了两人，迳向鬼手仙翁扑去。

赵南珩一拂出手，猛见云兄脚下踉跄，朝自己怀中跌撞而来，心头大吃一惊，急忙之中，伸手一抱，只觉一个软绵绵的身躯，被自己抱个正着！

南玖云又羞又急，娇躯一挺，挣脱他的怀抱，急急叫道：“赵兄弟，快拦住她……”

赵南珩怔道，“云兄，这到底是怎么会事？”

南玖云急匆匆从地上拾起宝剑，朝瞎鬼婆追去，一面叫道：“这事情一时也说不清楚，那位道长为了救你，耗损功力，她是害他来的，你快帮我截住她！”

赵南珩只听清老道人是救自己的，这老婆子要害老道长，一时哪敢怠慢，足尖一点，纵身就朝瞎鬼婆身后仆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劲道？双足一点之势，居然身轻如燕，闪电落到老婆子身后。

瞎鬼婆此刻和鬼手仙翁相距已不到一丈，她连头也没回，口中尖哼一声：“小子，你替我老太婆滚开点！”

左手一挥，朝赵南珩胸口拍来。

赵南珩救人心切，大喝一声：“来得好！”

双掌一托，使了一招峨嵋“伏虎掌”中的“迎面拒虎”，朝前平推而出！

要知这一招“迎面拒虎”力聚掌心，先凝后吐，那是和敌人力拼的招法，必须双方功力相等，才能使用。他情急之下，居然对瞎鬼婆使用这等硬打硬拼的招术，实是由于对敌经验不足所致。

南玖云比他慢了一步，瞧得心头大凛，暗叫一声：“要糟”

瞎鬼婆功力何等深厚？她听风辨位，听出赵南珩居然双掌同发，迎着自己推来，不由冷哼一声道：“小子你是找死！”

“死”字堪堪出口，“啪”的一声，双方手掌业已接实。

赵南珩身不由己，被震得后退了两步，才行站住。

瞎鬼婆也料不到对方掌力这等沉猛，脚下浮动了一下，随即稳住。

南玖云一颗心几乎直跳出来，眼看赵南珩只被震退两步，心头稍放，忙道：“赵兄弟，你怎好和她硬拼？快运气试试，是否受伤？”

说话声中，揉身疾上，剑发如风，朝瞎鬼婆攻去。

赵南珩和瞎鬼婆这一交手，觉得她也并不胜过自己多少，这就说道：“我没什么？云兄，还是让小弟来对付她！”

身形闪动，双手疾抡，朝瞎鬼婆扑去，他这次使的，乃是矮小老人翟天成送他的“千拂指法”，但见双臂扬处，划起一片错落指影，劲风丝丝，透指而出，锐不可挡！

瞎鬼婆纵横半世，几曾见过这般凌厉指法，心头一怔，不禁被他逼退了半步，一时气得灰发飘动，口中发出阴森尖笑。

左手劈出两掌，右脚倏地跨进，借势欺入，左手五指成锥，分戳赵南珩胸口“神封”、玉书”两穴。

要知赵南珩这套指法，传自矮小老人翟天成，翟天成原是传自他父亲，但他父亲，当年虽然无意中得了这套集数家之长的精妙指法。其实这套指法，却还须配合另一套身法，才算完整。

翟天成的父亲当时得到的只是指法，并没得到身法，是以这套“千佛指”，只有双手的动作，并无身法为辅。

翟天成自幼研练指法，觉得其中尚多残缺，他花了数十年功夫，简练揣摩，把似有不足之处，悉数补上，但总嫌身法呆板。

又独自研创了一种随着手势招式，上身前俯后仰左右摇动的姿势，这就是赵南珩在船上练习指法之时，发觉船身随着海浪摇摆颠簸，自己发招出指，更觉舒展灵活的道理。

闲言表过，却说赵南珩眼看瞎鬼婆不退反进，借势欺入，左手五指，迅疾朝自己胸前大穴戳到。他练的指法，既是脚下不动，只有上身俯仰闪侧，自然并不退让，身子微微一侧。

这一侧，似是闪避来招，其实中间暗藏杀着，双肘往上一抬，左手划了半个圆圈，由侧攻出，右手迅疾一翻，直取对方后心，（本来是直取前胸，瞎鬼婆背面而立，变成直取后心。）一快一慢的打了出去，一招之中，刚柔相济，正反相成，妙用无穷！

瞎鬼婆做梦也没想到对方会在侧身闪避之际，突出反击，而且一横一直，两股指风，几乎笼罩往自己背心和左侧全部穴道。

敌在主位，己处奴位，连封解都嫌不及，此刻除非向右闪出，简直没有还手的余地，怒嘿一声，跺脚向右飘出。

哪知就在她身形才动，只听赵南珩朗笑一声，但觉一片指影，宛如疾风骤雨，夹着“丝”“丝”细响，突在身右涌起，自己右闪的身子，几乎是迎着对方指影，自动凑去！

这一下，当真把纵横一世的瞎鬼婆惊出一身冷汗。右手迅速丢开火炬，双掌疾合，使了一招“迴风舞柳”，尽力向左接引，把赵南珩的指风，化向左方，身子同时往后疾退。

赵南珩只觉对方双掌一合一带，竟然有一股极大的吸力，把自己指风朝左引去，一个立足不住，身不由己的向左抢出一步。

这几招交手，每一出招，都大出对方意料之外，两人身形交错而过，

各自紧守门户，但心头也同时感到骇异无比。

赵南珩连自己也弄不懂何以在一夜工夫，武功和从前判若两人，举手之间，只觉体内真力如潮，许多招式，使来无不得心应手。

瞎鬼婆自然更是骇异，她没想到区区一个峨嵋门下的小子，居然会有如此高强身手，以他年龄而论，即使从娘胎里练功，也不过二十来岁，决不可能会有这般功力。

南玖云因两人这一动上手，自己几乎插不上手去，这就自动退下，站在边上，一时直瞧得心头又惊又喜，不知道赵兄弟几时学会了这等神奇招法？是以睁着一双妙目，怔怔地望着赵南珩出神。

三人心中各自闪电掠过不同的想法，这一瞬之间，桃林中静寂得没有半丝声音，只有两堆火炬，还在地上熊熊燃烧。

东方渐渐透出鱼白之色，已快接近黎明了！

瞎鬼婆突然仰天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厉笑！

她身子依然相背而立，瞧不到她的面目，但从她笑声之中，可以听出她已是极度愤怒，如果她转过身来，脸上定然满布杀气，狞厉无比。

“好小子，老太婆指引小丫头前来，救你一命，你倒和我作起对来？今天要不把你们两个小鬼头活劈掌下，我就不叫瞎鬼婆了！”

说到这里，双臂突然朝上伸去。

这一伸，但听她全身骨节，立时发出一阵格格暴响，一头披肩灰白头发，也随着她双臂上伸，缓缓朝上直竖！

赵南珩几曾见过这般神功？心头不禁暗暗吃惊。

南玖云悄悄走近他身边，满脸惊怖，低声说道：“我听爹说过，这是北鬼的‘僵尸功’，一击之力，重逾千钧，我们相机行事，你……千万不可和她硬拼！”

“北鬼？”

赵南珩听得心头一震，急急问道：“她是北……”话声未落，只听瞎鬼婆喉头“呃”了一声，身子突然一颤，朝后倒去！

不，瞎鬼婆和他们背面而立，所谓往后倒去，其实是朝前倒下，面向地上，背脊朝天，扑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一下，当真大出两人意外，四只眼睛紧紧盯着瞎鬼婆的身子，一霎不霎。

南玖云不自禁的拉住赵南珩的右手，深怕他贸然过去，上了瞎鬼婆的恶当。

过了一会，倒在地上的瞎鬼婆，还是直挺挺地一动不动。

南玖云不禁渐渐起了疑心，暗想：瞎鬼婆为人虽然阴毒，但也是成了名的人物，哪会在两个后生小辈面前装死？难道“僵尸功”运行之际，必须这样仆卧地上，然后再一跃而起？

“僵尸功”乃是武林中十九种歹毒阴功之一，如果在运功之时，真要如此，一旦遇上强敌，岂非予人以可乘之机？不待你运功完毕，早已下手了。

那不是成了“运功未成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僵尸功”厉害无匹，不可能会有这种弱点。

心中想着，一手拉着赵南珩，长剑斜举，功凝剑身，缓缓朝瞎鬼婆身边走去。她两道眼神，始终凝注在瞎鬼婆身上，只要对方身子稍微动一下，

手上宝剑立可削出。

赵南珩也和她一样，右手被南玖云紧拉着，左掌护胸，力聚掌心。

两人渐渐行近，南玖云发现情形有点异样，何以这一阵工夫，瞎鬼婆依然一无动静？她咬着下嘴唇，口中没有作声，心头暗自惊奇，看样子，这老婆子好像已经气绝，难道她会在运功之时，突然中风死去？

她用足尖朝瞎鬼婆脚上轻轻蹴去，只见瞎鬼婆一个身子随着她足尖轻蹴，僵直地动了一下。

南玖云发出一声轻噫，回头道：“她已经死了？”

说着俯下身子，用手一探，瞎鬼婆全身冰冷，果然已经气绝多时！

赵南珩愕然道：“云兄，你说她已经死了？怎会死的？”

南玖云道：“谁知道她怎会死的？这真是怪事！”她口中说着，目光不禁朝鬼手仙翁瞧去，心中暗想：“会不会是老道士乘机下的毒手？”

但鬼手仙翁苏如晦却依然跌坐地上，闭目垂帘，丝毫没有动过。那只人面蜘蛛绿娘子，自从瞎鬼婆用火把烧了它蛛丝之后，始终不见踪影，原来却躲在他道帽之上，伏着不动。

当然，瞎鬼婆的猝然死去，也和它无关。

南玖云忍不住满腹狐疑，仔细朝瞎鬼婆身上，检查了一遍，也并没发现有什么伤痕，这就伸手把她扳过身来，翻了一个身！

她自始至终见到的只是瞎鬼婆的背后，没看过她本来面目，这一翻身过来，南玖云胆子再大，也不禁惊讶一声，几乎不敢再看。

原来瞎鬼婆双目凸出，两颗眼珠，有白无黑，塌鼻凹脸，脸上似笑非笑，嘴角间却流着黑血，生相狰狞已极。任谁瞧去，都会毛孔直竖！

赵南珩问道：“云兄，这位老婆婆身上可有伤痕？”南玖云摇摇头，站起身子，把长剑收起，说道：“她好像是中风死的。”

“中风？”

赵南珩想了想又道：“这位老婆婆方才好像说她指点你前来，救了小弟一命，经过如何？云兄能否见告？”

南玖云方待开口，忽见鬼手仙翁缓缓睁开双目，瞧了赵南珩一眼，点点头道：“这位小兄弟醒得好快！”

说话之时，业已站起身来，当他目光瞧到地上躺着的瞎鬼婆，不由全身一震，吃惊道：“什么，我大姊已经死了？她……她什么时候来的？怎会死在这里的？是绿娘子杀死了她？一定是绿娘子！”

他喃喃说着，脸色不禁一黯，痛苦的道：“这是我杀了大姊，是我……我害死大姊的……”

他并没有立即走过去，只是俯身从地上取起药箱，打开底层小门，用指甲轻轻弹了三下，说道：“绿娘子，这不能怪你，你是为我老道护法，你当然要杀死所有侵入的敌人，但你杀的是我老道同胞大姊啊！”

语声苍咽，听得赵南珩，南玖云两人，也心头感到惻然。

第二十四章 北指南针事可疑

绿娘子只是闪着两颗碧莹莹的小眼珠，慢慢从老道肩头爬下，慢慢爬进药箱底层。

鬼手仙翁关上小门，锁上了锁，抱着药箱，一步抢到瞎鬼婆身边，忍不注老泪纵横的道：“大姊，二十年来，你一直恨我入骨，恨我没有替你医好眼睛，其实，我不是不肯，因为那太残忍了，要医好你的眼睛，必须活生生的剜下一双活人的眼睛，这我办不到，我不能这样做。大姊你原谅我吧，二十年，我发誓不和你动手，但……你还是死在我手里，死在绿娘子毒啄之下……”

“啊！”鬼手仙翁突然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身子猛的一震，目光炯炯，惊骇的道：“归元指，眉心下陷，脑骨已碎，这是‘归元指’所伤！”

南玖云疑惑的道：“老前辈，‘归元指’是哪一派的武功？”

鬼手仙翁双目隐含泪光，但暴射出愤急惊怒之色，用手指指鼻尖，仰天大笑，道：“归元指？哈哈？‘归元指’是咱们苏家的独门武功，当今之世，除了我继承先业的第二代北鬼，天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会‘归元指’的人！”

赵南珩这一阵工夫，业已听出那老婆子是老道人的大姊，如今又听他说出老婆子是死在“归元指”之下，除了他，又没有第二个会“归元指”的人，不由脱口问道：“那么这位老婆婆是道长杀的了？”

南玖云听出其中似有蹊跷，慌忙暗暗拉了下赵南珩衣袖，但赵南珩已经说出来了。

鬼手仙翁点点头道：“不错，‘归元指’只有我老道才会，是……是我杀了大姊，天啊，我老道学艺以来，从没杀过一人，大姊，我一定会找出这个人来，用‘归元指’替你报仇！”

他双手抄起瞎鬼婆尸体，腋下夹着药箱，大踏步走出桃林，如飞朝东而去！

这时东方业已大白，赵南珩目送着老道人背影远去，心头觉得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问起才好，目光不期缓缓朝南玖云望去。

只见她白里透红的脸上，映着朝霞，如芙蓉出水，如百合初放，俊美之中，另有一种妩媚之色，一时不由看得呆了。暗想：“孙大娘说他是女儿之身，莫非真是女的？”

南玖云被他瞧得有点不大自然，轻笑道：“赵兄弟，你怎么啦？”

赵南珩俊脸一热，哦道：“云……兄……”

南玖云道：“我知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问，是么？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再说，这话说来长呢！”

说完，当先走出桃林，在路边一块大石上坐下。

赵南珩跟在她身后，走出桃林，在她身边坐下，但保持了一点距离。

南玖云侧过脸去，瞧了他一眼，才道：“赵兄弟，我们别来还不到一个月，你武功精进了不知多少，是不是有什么奇遇？”

赵南珩兴奋而惊奇的道：“小弟也觉得奇怪，方才醒来之后，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但我只陪了孙老前辈到鼠狼湖山去，根本没有什么奇遇。哦，是了，孙老前辈在船上之日，曾传了我几手‘拂脉戳经手法’！”

南玖云摇摇头道：“她传了你几手独门手法，最多也不过招术奇奥

而已，我说的是你本身功力，大非昔比，唔，你先说说我们别后经过咯！”

赵南珩就把自己和孙大娘同上鼠狼湖山，和回来之后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南玖云听说东怪的女儿，和他一起游览瘦西湖，好像两人感情不错，心中不期有些酸溜溜的感觉，真想伸手打他一个耳光。接着因赵南珩说到武当、少林的人，用剑阵围住东怪，打得甚是激烈，不由顺着听了下去。

直到东怪把女儿带走，她才觉得放下一桩心事似的，吁了口气，再接下去，是爹出现了，赵南珩不肯拜师，伤在爹的掌下。

她皱皱眉头，暗想：这就是了，自己在爹面前说了许多好话，爹才答应收他为徒，只是要亲自瞧瞧。当然，爹不会不知道自己心事，照说不会骤下辣手，谁叫你这般执拗，触怒了爹？

心中想着，一面也把自己发现他在仙女庙精舍前面草地上重伤昏死说起，如何遇上瞎鬼婆，由她指点寻到这里，以及鬼手仙翁替他打通奇经八脉之事，说了一遍。

赵南珩忽然立起，朝南玖云作了个长揖道：“小弟蒙云兄两次相救，云天高谊，小弟一辈子也报答不尽。”

南玖云伸手拉着他坐下笑道：“又来了，我们既是兄弟，何用说这些感恩图报的话？”

赵南珩依言坐下，想了想，忽然抬头道：“云兄，打通奇经八脉，武功是不是会增进得很快？”

南玖云笑了笑：“八脉通畅，气机运转灵活，对内功自然大有裨益，但功力深浅，还是要本身修为而来。哦，鬼手仙翁和瞎鬼婆都说你轻轻年纪，体内有着深厚功力，这也许是你秉赋过人也说不定。”

赵南珩想起在倏家庄柴房之中，那个瘦小老人翟天成，也说过自己体内少说也有三十年内功火候，只是闭塞不通。

昨晚被南魔击中“百会穴”之后，经鬼手仙翁替自己打通奇经八脉。敢情闭塞体内的真力，一经打通，自己功力就骤然增进了？

那么自己体内，何以会有三十年功力？

他忽然灵光一闪，记起自己离开峨嵋伏虎寺的那天晚上，明明看到大觉大师的影子在自己卧室窗外闪了一闪。

接着自己腰眼上一麻，迷迷糊糊的，只觉顶门上有一股滚烫热气，流入体内，第二天早晨，自己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身衣服，全被汗水湿透。

莫非是老师傅传了自己什么功夫？

南玖云见他半晌没有作声，轻轻叫道：“赵兄弟！”

“啊！”赵南珩突然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只见南玖云双颊微赦，伸手摘下头巾，露出秀发，嫣然笑道：“赵兄弟，我以前是骗你的，我……”

赵南珩心头“咚”的一跳，睁大眼睛道：“云兄，原来你果然是女的！”

南玖云幽幽的道：“我不姓云，我姓南，叫南玖云，赵兄弟，事到如今，我对你也毋须隐瞒，我爹叫南世侯，就是……佟家庄的那个老庄主……”

赵南珩惊得跳了起来，道：“姑……娘是南魔的女儿？”

南玖云依然覆上头巾，平静的道：“赵兄弟，我知道你对我爹有着

很深误会，尤其昨晚爹把你打成重伤，其实，我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材，他老人家就存了收徒之念……”

赵南珩愤然作色道：“姑娘对在下两次相救，在下内心感激不尽，峨嵋弟子，岂会投在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门下？”

南玖云见他忽然改口，一口一声“姑娘”“在下”的，心中不由一酸，红着眼圈，道：“赵兄弟，你别对我这样，我心都碎了，我比你略大上几岁，你总该叫我声姐姐，赵兄弟，我爹得罪你，我并没得罪你呀，难道我是南魔的女儿，就连做你姐姐都不配了？”

她说到这里，语音凄楚，目含泪光，脸颊上竟然迸落两行珠泪。

赵南珩见她黛眉深锁，目光之中，好像含有无限委屈，楚楚动人，心头不由一软，嗫嚅的道：“姐姐何苦生这大的气，小弟这条生命，都是你救的，小弟粉身碎骨，也不会忘记姐姐大恩……”

南玖云粉脸一红，幽幽的道：“好兄弟，只要你有这个心，做姐姐的就是……就是死了也是甘心……”

她一串泪珠随着话声簌簌而落，但脸上却挂起一丝笑意，接着又道：“赵兄弟，不是我帮着爹说话，其实你对爹是莫大的误会，就拿佟家庄前面那些人来说，根本就不是我爹杀的。”

赵南珩不信的道：“那是令尊亲口承认的。”

南玖云道：“我爹纵横一世，怕过谁来？他哪会在一个后辈面前，矢口承认？老实说，我爹卜居徂徕山，是为了另外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才回到庄上，爹就告诉我庄外死了许多人，可能是有人嫁祸，爹已有多年没在江湖走动，不愿平白无故代人背黑锅，才带着我们匆匆离开，我说的全是真话，信不信就随你了。”

赵南珩见她说的不像有假，心中不禁大疑，想想又果然不错。

就像昨天，那些人明明不是东怪杀的，但东怪商绶不是也一口揽了过去吗？这些自认为成名多年的人物，脾气何以都有这般古怪？为什么不把事情弄清楚，要胡乱承认下来？

心中想着，一面疑迟的道：“那么这些人，又是谁下的毒手呢？”

南玖云披披嘴道：“方才你总在场，看得清楚，‘归元指’是北鬼的独门武功，但瞎鬼婆却明明死在‘归元指’下，又是谁把她杀死的？”

赵南珩听得一怔，暗想：“这倒确实又是一件离奇公案，好像江湖上许多事情，永远错综复杂，远非自己所能理解。”

只听远远有人喊道：“玖儿，你在哪里？”

那声音好像来自云端，又好像从极遥远之处传来，虽然清晰入耳，但飘渺无际，不可捉摸。

南玖云一听声音，不由脸色大变，倏然站起身来，惶急的道：“是爹找来了，这是千里传音，人还在数里之外，但不久就会到了，这可怎么办？赵兄弟，你……最好先躲上一躲，姐姐求求你，千万不可倔强。”

赵南珩站起身来，双掌一抱，道：“小弟尚有要事，请恕先走一步。”

南玖云目含幽怨，流露出惜别之色，道：“赵兄弟，你要走了？”

赵南珩点点头道：“小弟实有要事待办……”

话声才落，只听南魔的声音又在叫了：“玖儿，你听到了吗？”

这声音比先前已近了许多，南玖云心头大急，忙道：“赵兄弟那你就走吧，姊姊会找你去的，哪怕天涯海角……”

她说到最后一句，眼中忍不住流出泪来，但她不敢怠慢，只是朝赵南珩焦急的挥手，转身迎着爹的声音奔去，口中高声应道：“爹，女儿就在这里！”

就在她喊声出口，东首大路上，已现出一条高大的人影，飘然而来。

“爹……”南玖云纵身掠起，飞一般朝前扑去，但她“爹”字才喊到一半，便已发现还有一个人和爹同来！不，那是爹一手携着那人同行！

她总究是女孩儿家，怎好当着外人，向爹撒娇？目光瞥过，脚下立时刹住，在路旁等候。

这一瞬工夫，南魔高大身躯，业已在她面前停住。

南玖云这才看清跟在爹身后的，竟是一个年仅弱冠，剑眉朗目，唇红齿白的英俊少年。

这人自己月前曾在佟家庄见过一面，那是华山派摩云剑客甘人豪的师弟虞平，心中正感惊奇。

南世侯脸上微现不悦地瞧了女儿一眼，回头道：“平儿，这就是你师妹玖云，你快去见过了！”鹄目一抬，又朝南玖云道：“玖儿，他是为父新收的门人虞平。”

南玖云听得心头“咚”地一跳，她自然知道爹的心意，目含幽怨，抬头道：“爹，他是华山派门下！”

南世侯持须道：“不错，平儿出身华山门下，唔，你见过他？”

虞平偷偷瞧了南玖云一眼，走近前去，恭恭敬敬作了个揖，说道：“小弟虞平，拜见师姐。”

南玖云鼻孔里“嗯”了一声，连礼也没还，眼望着父亲道：“女儿就是在佟家庄前面，见过他一面。”

南世侯看出女儿对虞平爱理不理的神情，微微一笑，道：“你们以前见过，自然更好，平儿资质，虽比那姓赵的小子稍微差些，但也不失是可造之材！”

他说到这里，忽然面情一肃，又道：“玖儿，目前江湖上情势日非，为父急须回山，你终日像没缰野马似的到处乱跑，为父也放心不下，你还是随我回山上去吧！”

南玖云心中一急，故意扭了一下身子，撒娇道：“爹，你也真是的，女儿又不是三岁孩子，记得你老人家前年还说过，凭女儿所学，江湖上已很少人能是我对手了，如今怎地又说江湖情势日非，难道女儿还怕谁来？”

南世侯微笑道：“不错，为父从前确曾说过，凭你所学，江湖上已少有对手，但彼一时，此一时，目下情形，和两年前已大不相同。

你总知道佟家庄前有人假冒商绶的“血影掌”行凶，嘿嘿，为父方才在横梁店附近，居然发现三个华山门下弟子，全伤在“搜魂针”下，为父先前还当是你出手伤人……”

南玖云睁大眼睛，奇道：“爹，那不是女儿，女儿一直谨记着你老人家的吩咐，不到万不得已，从没用过‘搜魂针’。”

南世侯点点头道：“为父已经知道不是你下的手，因为咱们的手法不同，所取部位各异，但针却明明是咱们南家独一无二的‘搜魂针’，制作之精，几可乱真，差幸遇上为父，要是换了个人，只怕连平儿这条小命都保不住哩！”

南玖云听得心中一怔，有人假冒“血影掌”，又有人假冒“搜魂针”，

她陡然想起方才瞎鬼婆死在“归元指”下之事，不由脱口道：“爹，你还不知道呢，瞎鬼婆苏如珍死了，是被‘归元指’杀死的。”

南世侯目光猛地一睁，惊楞的道：“她是被苏如晦杀死的？这不大可能，苏如晦决不会杀死他姊姊的，唔，这消息你从何处听来的？”

南玖云原是脱口说了出来，此时给爹这么一问，不由大感为难，她怎敢对爹说出实话？眼珠一转，轻笑道：“是女儿方才亲眼瞧到的，鬼手仙翁抱着瞎鬼婆尸体，朝东而去，他口中还喃喃说着，他一定会找出这个‘归元指’的人来，替大姊报仇……”

“归元指，又有人假冒‘归元指’！”

南世侯身躯蓦地一震，目光深鸷，沉郁的道：“不错，为父方才就怀疑这使用‘搜魂针’杀害华山门下的人，可能就是假冒‘血影掌’的人，他的动机，无非想挑起天下武林和五奇世家为敌。”

如今你听到瞎鬼婆苏如珍又死在‘归元指’下，此一阴谋，就更为明显。方才为父要你随我回山，亦即此意。嘿嘿，在为父那件事情未曾办妥以前，就让莽莽江湖，乱上一乱也好！”

第二十五章 紫陌香尘一笑呼

赵南珩别过南玖云，迈开大步，一路朝西奔去。他脚下走得极快，但心头却有点茫茫然的，又升起了何去何从之感！

同时脑际也同样盘旋着许多离奇问题。

佟家庄前那些被“血影掌”杀害的人，先前，认为凶手是“东怪”，后来证明不是“东怪”而是“南魔”，而且“南魔”也对自己亲口承认了，但听南玖云说来，又不是她爹而另有其人。

“归元指”是“北鬼”的独门武功，但杀害瞎鬼婆的是“归元指”而不是“北鬼”。

江湖上的事情，好像永远是诡谲离奇，出人意外。譬如“罗髻开，峨眉闭”，这两句话，同样使人无法解释一般！

他想起“罗髻开，峨眉闭”，忽然后悔方才没向南玖云问问清楚，她是五奇世家中人、不会不知道“西妖”罗譬夫人的住处的。

目前，自己又向谁去打听呢？

有了，罗譬夫人既然号称“西妖”，一定住在西方，自己只要一路向西走去，慢慢的总可找出一点头绪来。

这样一想，索性就顺着大路朝西奔去。

午牌时光，赶到一座县城，向路人一问，才知已是安徽滁州。

宋代大儒欧阳修有一句烱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是“醉翁亭记”中的一句。

醉翁亭，就在滁州，州因亭而名，亭因记而传。

赵南珩迥目四顾，果然不错，“环滁皆山也”，当真是座山城！

时已中午，他发觉肚子着实饥饿，这就施施入城，准备找家面馆歇脚，顺便吃些东西。

当他正在街上徜徉之际，忽然有一名青衣少年迎面而来，那人低着头，走得极快，差点和赵南珩撞个满怀。

赵南珩暗道：“这人好不鲁莽？”

正待侧身相让，哪知青衣少年不知使了个什么身法，打自己身边擦身过去。

微风过处，鼻孔中隐约闻到一缕淡淡的幽香！

赵南珩大感意外，在这一瞥之间，看清那人生得相当清俊，年岁不大，最多也不过十七八岁，心中怔得一怔，暗道：“这人身手居然大是不弱，想来定是城中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平日练了些武功，就故意在大街上乱闯，不然，好好一个男人家，怎会有脂粉气息？”

心念方动，只听身后那个青衣少年忽然叫道：“相公请留步！”

赵南珩回头瞧去，只见青衣少年俯身从地上捡起一把摺扇，目光迅速朝左右一掠，浅笑道：“这扇子是相公遗失的吧？”

说话之际，朝赵南珩使了一个眼色，很快把那柄摺扇塞到他手上，嫣然一笑，回身而去。

赵南珩本待说出这柄骨扇并非自己之物，但瞧他向自己使着眼色，心下不期大感不解。尤其对方声音清脆，一张瓜子脸上，唇红齿白，眼神明秀，他有和南玖云结交的经验，眼看对方神情举动，不禁暗自讶道：“此人莫非是个女的？”

急忙回过头去，青衣少年早已走出老远，从他背影看去，肩削腰弱，

虽然穿着一袭青衫，隐约可以瞧出腰身婀娜，分明是一个少女所乔装。

从她方才拾起扇子递来之时，目光先朝左右撇视，好像要瞧清左右无人，才递给自己，而且还朝自己使着眼色，最后又笑得那么神秘，从这几点推想，她似乎还认识自己？但自己却从没见过她？

哦，她举止轻佻，又称自己“相公”，莫非是个丫环？那么这柄扇子，又是什么人叫他送来的呢？是她的主人，她的主人又是谁呢？

她的主人为什么要叫她巴巴的送这柄扇来？当然唯一的理由是她认错了人。

赵南珩手上拿着扇子，怔怔的出了会神，忽然心中一动，低头瞧去，只见象牙扇骨上，雕刻无数云朵，甚是精细。

他目光也朝左右一惊，看看无人注意，迅速打开扇面，里面只有一片白纸，和精致扇骨，极不相称。

翻过面来，还是一片白纸，但最后一摺的底下，果如所料，有着一行小字，写着：“未正在兴隆园”

这六个小字，似乎是用黛笔所写，字体极细。

“未正在兴隆园”？这是一个约会？那么对方当真认错了人。

赵南珩迅速摺起扇子，正想随手丢了，但转念一想，觉得其中定有蹊跷。

方才那个少女看去极是伶俐，如果她认错了人，那么那人极可能和自己十分相似，尤其她身手大是不弱，这一点，也最为可疑。

自己听人说过，江湖上许多秘密帮会，就是以茶园酒肆为互通消息之处，这一约会，莫非和某一帮会有关？未正，此刻午牌稍偏，离未正已只有半个多时辰，自己何不前去瞧瞧？

他此刻心头充满好奇，确实想去兴隆园看个究竟，当下就把骨扇纳入袖中，缓缓朝前走去。

穿过一条横街，街口正有一家面馆，他准备吃碗面再去找找兴隆园，但当他抬头之际，瞥见对面一家茶馆，金子剥落的招牌上，赫然是“兴隆园”三个大字。

心中不由一喜，不假思索的往对门走去。

进门是座宽阔的大楼梯，伙计瞧到来的是位少年相公，立刻迎面招呼，口中连说：

“请上楼雅座。”

赵南珩走上楼梯，那是三间敞轩，放着许多可坐可躺的椅子，此刻午牌方过，茶客不多。

许多位子上放着白磁小茶壶，不见有人，想系熟客们留的位子，有些人却依然躺在椅子上打盹，鼾声呼呼。

茶博士把赵南珩领到靠窗的一张空位上落坐，一面陪笑问道：“相公喝些什么茶？”

赵南珩还是第一次上茶馆，哪里说得什么名堂，只好随口道：“随便好了。”

茶博士笑了笑道：“相公想是路过此地，歇歇脚的，小店六安贡尖，黄山云雾，最是出名，相公来一壶贡尖吧？”

赵南珩点点头。

茶博士又道：“相公还未用饭，小店面点酒饭，一应俱全。相公可

要什么？”

赵南珩另外要了碗面，茶博士退下身去，接着提了一把开水壶，一手托着磁壶磁碗过来，放到桌上，右手开水壶提得高高的，滚烫的开水像一道匹练般直往磁壶里冲，但他却冲得恰到好处，半点不溢，然后盖上壶盖，转身自去。

赵南珩把摺扇放到桌上，安详的呷了一口，觉得果然入口清香。

过了一会，茶博士送上面来，赵南珩腹中早已饥饿，把面吃了。

这一阵工夫，茶客陆续上来，楼上也顿形热闹，熟客们互相招呼，高谈阔论，也有人品茗下棋，一声不作。

赵南珩举目四顾，楼上差不多已有了八成座头，但找不到那个约自己前来的青衣少年。

这时只听“ ”“ ”轻响，从楼梯口走上一个身穿青布长衫，头包方巾，腰束丝绦，左手拿一面小小铜锣，右手摇着白纸摺扇，年约四旬的落拓文士装扮的人来。

只见他上楼之后，目光向四面一瞥，大步直向自己这边走来。

原来这是一位算命先生，除了左手小锣之外，肩上还搭着一块长方型的白布招牌，上面写了碗口大六个黑字，那是：“白云山人命相”

两边各有一行小字，写着：

“六壬断祸福，一笑判生死。”

这算命先生昂然走近赵南珩身侧，有意无意的瞧了桌上骨扇一眼，便自把肩上搭着的白布招牌，左手小铜锣，右手摺扇，一古脑儿往桌上一放。

大模大样的在右首空位上坐下，吩咐茶博士端洗脸水，泡茶，叫点心，接着掬起袖管洗脸。

茶博士替他沏了茶，又端上一笼包子，他边吃边喝，忙了一阵，大有旁若无人之概，等吃喝完了，就在椅子上躺下，睡起觉来。

赵南珩因他只是个跑江湖的算命先生，也就不以为意。

此时未牌早已过去，仍然不见那个青衣少年前来，心中未免暗自好笑，扇上这几字也许是人家无意写上的，自己真是庸人自扰。

但继而一想，自己既然来了，眼看这里许多人都靠在椅上假寝，自己何不也休息上一会？当下也就在椅上躺了下来，闭目养神。

身子堪堪躺下，但听耳边突然响起“ ”“ ”两声小锣！

那算命先生高声说道：“诸位爷台，过路商贾，君子问祸不问福，兄弟铁口论相，铁笔算命，流年鸿运，妻财子禄，若有半句不准，分文不取。”

他接连说了两遍，依然无人问津，只好收起铜锣，取过招牌，幸幸然下楼。

“ ”“ ”锣声，渐渐远去！

茶客陆续的上来，也有人陆续离去。

赵南珩养了会神，直起腰来，他当然听到算命先生下楼，但此时目光一转，忽然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那把骨扇，业已不翼而飞！

不，扇子倒是还有一把，那是算命先生的竹骨摺扇，自己那把象牙摺扇，已被他掉了包去。

心中不禁暗暗摇头，这种跑江湖的人，也太以小气了，连一把骨扇都会起眼，但就在他目光瞥过之后，心头同时为之一怔。

原来算命先生那柄摺扇竹骨上，竟然也雕刻着许多云朵，和自己扇

骨上刻的，丝毫不异！

难道这算命先生就是应约而来的人？

赵南珩念头闪电掠过，急忙取过扇子，打开一瞧。果然在纸扇后面，同一地方，发现了四个小字，写着：“请问张八”

自己猜想不错，这柄摺扇，果然是某一秘密帮会的联络记号了，只是这四个字，又作何解释呢？

“请问张八？”

张八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好像要自己去和一个叫张八的人联络？

算了，自己有自己的事，方才原不过是一时好奇，何必再去追根究底。

何况自己听人说过，江湖上各种秘密帮会，最忌人家窥探海底，自己何必无缘无故去招惹人家？

心中想着，也就站起身来，招呼茶博士算账。

茶博士颠着屁股，趋前几步，道：“相公的账，方才那位算命大爷已经会过了。”

赵南珩听得又是一怔，皱皱眉道：“我和他素昧平生，怎好叫他会账？”

茶博士陪笑道：“他说相公是他老主顾了，他既然替柏公会了，也就算了。”

赵南珩无可奈何的摇摇头，起身往楼下走去。“相公慢走！”

茶博士三脚二步，回身从桌上取过摺扇，双手送上，陪笑道：“相公忘了扇子！”

赵南珩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伸手接过，纳入袖中，返身下楼，心中暗自失笑，为了一时好奇，平白无故的耗了半天时光。

一时再也不愿耽搁，穿城而过，等出得城来，已快是夕阳衔山的傍晚时分，他展开脚程，沿着大路走去。

约莫走了半个时辰，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举目四顾，这一带全是起伏山岭，地势偏僻。

当真前不靠店，后不靠村，看来今晚错过了宿头，但他倒也并不在乎，只是脚下加紧，往前奔去。

又走了一会，四周暮色渐深，山林之间，已是一片昏影。

曲折山路，尽是盘着山脚而行，刚一走近一座峻岭之下，目光瞥处，忽然瞧到路边，竖立着一方石碑。

赵南珩自从由鬼手仙翁替他打通奇经八脉，觉得目光极强，虽在黑暗之中，居然可以看清数丈内的事物。

此刻瞧到路边上竖立着的石碑，近前一瞧，碑上赫然镌着三个大字。

“张八岭”！

赵南珩口中微噫了声，暗想：“那算命先生扇上写着“请问张八”，自己只当是人名，原来他说的竟是地名。

这倒真是凑巧之极，自己不想窥探人家隐私，却偏偏又误打误撞的闯上了！

唉，管他张八是人名也好，是地名也好，自己还是找个宿头，歇脚才是。

心中想着，脚下并没稍停，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山脚下，似有几间茅屋，里面点着灯火，门也似开着。赵南珩瞧得大喜，急忙奔了过去。

这是一栋孤零零的房舍，土垣茅檐，依林而起，四周没有人家。

里面陈设简陋，桌上点着一盏油灯、靠壁处，一条矮凳上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青衣妇人，一手摇着纺车，一手拉着一团棉绽，正在纺花。

妇人身旁，蹲着一个穿紫花布衫的小女孩，梳着二条辫子，看去只有十一二岁。

赵南珩走近门口，拱拱手道：“老婆婆请了，在下……”

那青衣妇人听到门口有人，赶忙放下棉绽，站起身子，两手在衣襟下摆抹了一把，满含笑容，迎着过来，巴结的道：“相公来了，快请里面坐。”

她虽然满面皱纹，一头花白头发，看去约五旬以上，但两只眼睛，却黑白分明，转动灵活。

话声尾音，似乎也略带脆尖，只是低沉了些！

赵南珩跨进茅屋，一面拱手道：“在下路过此地，错过宿头，老婆婆行个方便。”

青衣妇人瞪着他低笑道：“真的吗？唔，相公是从前面来，到后面去的？”

她说话之时，用手比了一比。

赵南珩觉得她说话有点古怪，但瞧她打着手势，暗想：“是了，她住在岭下，说的前面，自然是指滁州而言，后面就是自己去路。”这就点点头，道：“正是！”

第二十六章 峨峨云髻现金符

青衣妇人欣然道：“时间差不多了，三位香主，早已去了一会啦，辛香主请随小婢到里面更衣！”

她忽然自称“小婢”，而且话声也在这一瞬之间，变得甚是娇脆。完全像一个少女的声音，话声一落，扭身朝里走去。赵南珩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这青衣妇人，正是自己在滁州街上遇到的那个青衣少年！

“辛香主”，她把自己叫做辛香主，她果然认错了人！

唔，三位香主早已过去了一会？不知他们又是一个什么帮会，敢情今晚是他们秘密集会之期？

香主，怎么会叫做香主？

他对江湖上的情形不大熟悉，觉得这称呼好奇怪？

赵南珩本已不想再冒充下去，但此刻抵不住又起了强烈的好奇之心，口中“唔”了一声，身不由己跟着往里走去。

青衣妇人把他引到内室，很快从床头取出一个包袱，随手打开，里面是一件白色披氅。

青衣妇人亲手为他披上肩头。

赵南珩心头暗暗纳罕，这件披氅，敢情是他们的礼服了？

低头一看，左胸前还有金线绣成的一朵云状，他想起那柄象牙骨扇和算命先生的竹骨扇上，也都刻着云朵，敢情这个秘密帮会，是以“云”为记？

青衣妇人给他披好云氅，另外取出一块白纱，替他蒙在前额，低声道：“好啦，香主可以走了，老令公也快到了呢！”

“老令公”又不知是什么人？

赵南珩微微一呆，他不知道三位香主现在何处？自己该往哪里去？忽然想起算命先生扇上曾有“请问张八”之言，自己自然可以问她。

同时也想到此刻自己是“香主”身份，这青衣少女改扮的妇人，自称“小婢”，身份当然比自己低得多，不知他们平日如何称呼？

他身子微微一挺，回过头去，还没开口！

那青衣妇人已躬身一礼，说道：“小婢奉老令公之命，在此守候，监视过往之人，无故不得擅离，恕小婢不能亲送香主前去，小婢叫小翠替香主带路！”

赵南珩不敢多说，口中只是“唔”了一声，随即大踏步向外边走出。

青衣妇人跟在他身后，走到外面一间，叫道：“小翠，快送辛香主到岭上去！”

那小女孩应了声“是”，立即朝赵南珩一躬身，往外走去。

青衣妇人送到门口，行礼道：“辛香主恕小婢不送。”

赵南珩向她点点头，算是还礼，举步跟着小翠，跨出茅屋，只见她转身绕向屋后小径，穿林而入，不由暗暗“哦”道：“原来方才青衣妇人说的‘从前面来，到后面去’，乃是暗语，自己回她‘正是’，实是巧合。”

穿过树林，前面是一条上山小径，曲折向上，别看小翠只有十一二岁，轻功真还不弱，走在前面，倒也着实俐落。

约莫走了盏茶光景，快到岭上，前面忽然出现两个身材瘦小的黄衣人，一声不作，拦在路上。

小翠脚下一停，左手在胸前一竖，伸出三个指头，那两个黄衣人立

即向左右闪开，让出路来。

小翠也身子一闪，站到边上，道：“辛香主请上去吧！”

赵南珩知道已到地头，便挺胸昂首，大步走去。两个黄衣人一齐躬下身去，口中说着：“庆云宫属下参见香主。”

“庆云宫”，赵南珩又是一怔，暗想：怎么又弄出“宫”来？他们的名称当真越来越古怪了！

当下向两人微微颌首，笔直朝岭上走去。

岭上地方不大，一块长方形的平台，有几十棵松树，疏朗朗的散在四周，中间散置着几块大石，此时岭上已有三个人先在那里，似乎正在低声说话。

他们当然就是青衣妇人口中的三位香主了！

赵南珩目光瞥过，看清三人所披云氅，颜色各自不同。

坐在石上的两人，一个身披青氅，面蒙青纱，一个身披紫氅的，蒙的也是紫纱，另外一个身披黑氅，面蒙黑纱的，负手站着。

连自己披的白氅，分为青紫黑白四色。

赵南珩一眼瞧到三人，心头登时作起难来，他只是为了巧合，一时好奇，想上来瞧瞧，其实连半点江湖经验也没有。

这时眼看另外三位香主，正在那里说话，他知道自己也是香主，和他们身份相同，平日定然熟悉，这会碰上了，该如何称呼？

自己脸上，虽然蒙有白纱，不易认出真伪，但只要一开口，就可听出声音，岂非立时露出马脚来？

他想到这里，不由深悔自己太以孟浪，人家在这里秘密集会，自己不该来的。不过，现在已没有时间容他多想了，自然更没有半途退走的可能，硬着头皮，朝前走去。

那坐在石上两人，身披紫氅的，忽然回过头来，问道：“三弟怎么此刻才到？”

“糟！”自己这会非开口不可！

赵南珩心头一阵跳动，连忙双拳一抱，低声答道：“小……”

那身披青氅的倏然站起，摆手道：“石老令公到了！”

披紫氅的也同时站将起来。

赵南珩才说下一个“小”字，才行咽住，只见一顶绿绒软轿，已由岭下翻上，眨眼之间，奔到中间放落。

偷眼一瞧，披青氅的很快趋前几步，领先走到轿前，穿紫氅的跟在他身后，也立即趋上前去。

另外披黑氅的，却跟到自己身后，他想起方才那披紫氅的称自己“三弟”，自己敢情是第三位，披黑氅的当是老四。

这就不慌不忙，紧跟在披紫氅的身后，当然那披黑氅的也跟在赵南珩身后，大家一齐向轿前躬下身去。

轿中发出一个冰冷的声音，问道：“孩子们都来了吗？”

披青氅的赶紧应了声道：“是！”

接着轿门启处，走下一个身穿黄衫的驼背老者。

他才一下轿，轿子立即撤去一边。

驼背老者目光向四人一瞥，点点头，迳自朝一块大石边走去，他敢情还拐了一腿，右手拄着一支龙头铁拐，每跨一步，山石上发出沉重的“笃”

“笃”之声。

赵南珩心中暗想：“黄衫老者，敢情就是石老令公了，不知这人又是何等人物？”

心中想着，脚下跟着走去。

这时石老令公已大模大样的在大石上坐下，四人在他身旁不远，站停身子，垂手而立。

不，那为首身披青氅和身披紫氅的，忽然又躬下身去，口中同声说道：“弟子叩请夫人金安。”

赵南珩赶忙躬身，口中也随声附和、心头却不禁“咚”的一跳。

“夫人”？他们口中的“夫人”，又是什么人？会不会就是罗髻夫人？

石老令公点点头道：“夫人就是不放心你们四个孩子，才要我顺便来看看。”

赵南珩因前面两人挡住视线，瞧不到石老令公的面貌，但听他语气，对四人似乎也相当关切，只是声音还是那么冷冰冰的！

他说完之后，就没再作声，山岭上登时沉寂下来，大家只是垂手肃立，站着不动！

赵南珩暗暗觉得奇怪，难道他真的只是前来看看大家，没有别的事了？

但就在此时，只见为首那个身披青氅的，忽然挺正身躯，缓缓朝石老令公身前走去。

赵南珩只当大家都要过去，右腿方自一动，立时发觉自己前面披紫氅的依然肃立如故，并没跟着过去，他不知披青氅的何以越众而出？

急忙用眼角斜斜望去，想看看他有何动作？

但失望的很！披青氅的走到距石老令公五尺左右，便自停住身形，只是身向前躬，站着那里，一动不动。

赵南珩看得大为奇怪，他这样不言不动的站着，又是干什么？但这不过是一时间的疑问，忽然给他想通了。

江湖上许多武功精深的人，都会“传音入密”，出己之口，入彼之耳，旁人无法窃听，莫非他们正在以“传音入密”说话？

他不禁又是一惊，因为“传音入密”的功夫，必须本身内功有相当造诣，才能练音成丝，发言无声。这么看来，这三个“香主”武功之高，已非普通江湖上人所能企及？

这时只见身披青氅的躬身一鞠，口中说道：“弟子敬领法谕！”

石老令公微微挥手，身披青氅的，又行了一礼，才徐徐退但他并没退到原来的位上，转过身子，朝自己三人，拱了拱手，三人同时还了一礼，他已迳自朝岭下走去。

披青氅的走后，披紫氅的果然依次朝石老令公走去，他和先前一样，在石老令公前面五尺处站定，也上身微躬向前肃立。

赵南珩心头渐渐感到紧张，因为四个人先后有序，只要披紫氅的一走，就该轮到自已了。

自己不但不会“传音入密”的功夫，就是会“传音入密”。但石老令公问的话，也定是他们秘密帮会中的事，自己也无从答起。

他只觉自己手心已暗暗沁出汗来，一颗心只是怦怦跳动，但事已至

此，也只好故作镇定，一面举目偷偷朝上面瞧去。

这会因为自己前面已没人再挡住视线，瞧得极为清楚。

石老令公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生相极为威猛，一头乱发，黑中透紫的面庞，浓眉环眼，连鬓卷胡，黑夜之中，目光炯炯如电！

他正在打量之际，只听披紫氅的也躬身说道：“弟子敬领法渝！”

转身退了下來，也同样向自己两人拱了拱手，朝岭下而去。

赵南珩这会有了经验，拱手还礼，目送他身形走后，只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舒平，你过来！”赵南珩只觉心头骤然一紧！

“舒平”？敢情就是自己的名字了，那么连上姓，自己该是“辛舒平”。

他毋须置疑，这是叫自己了，因为前面两人，业已先后离去，正该轮到自己。他心头猛跳，硬着头皮，定神敛容，颤颤兢兢的朝前走去。

相距五尺，才一站停，只听石老令公冰冷的声音，已在自己耳边响起：“孩子，你不用报告了，夫人已另有发现，要你立即回去，山下替你准备好了马匹，你这就走吧！”

他说到这里，从袖中取出一个封袋，随手递了过来。

赵南珩心头暗暗叫了声“好险”，他们果然每个人都要报告什么，自己这一关，总算勉强逃过了。

“夫人要自己立即回去”？

这个夫人，极可能就是西妖罗髻夫人，自己根本不知他们的巢穴何在？在这种情形之下，自己又不好多问。他脑际闪电一转，双手接过封袋，口中低低应了声“是”。

石老令公目光如炬，赵南珩这略一迟疑，如何瞒得过他？双目一抬，冷声问道：“你可有话要说？”

赵南珩心头又是“咚”的一跳，连忙摇摇头道：“弟子没有。”

他声音说得极轻，石老令公似乎并没注意，抬手道：“好，你就走吧！”

赵南珩暗暗吁了口气，躬身一鞠，徐徐退下，回身又朝披黑氅的作了个拱，举步朝岭下走去。

他手上还执着石老令公递给他的一个封套，不知里面放着什么东西？有点沉甸甸的，但一时又不便开拆，只好揣入怀中。走下张八岭，果见林边已有一名黄衣人手上牵着一匹健马，在那儿等候。

见到自己，立即躬身道：“辛香主请上马！”

赵南珩不再犹豫，微微点头，从黄衣人手上，接过疆绳，纵身跃上马背，泼刺刺朝大路上奔去。

等走了一段路，他目光向四外迅速一瞥，眼看左右无人，急忙从怀中掏出封袋。

打开一瞧，只见里面是一面三角型的金牌，色呈古铜，正面和扇骨上一样，刻着许多云朵，但在云端之中，隐隐现出一座牌坊似的门户，反面只刻着四方形的一颗印章，中间有四个篆文，依稀有些“云髻峨峨”四字！

赵南珩顿觉眼睛一亮，这“云髻峨峨”，不是指西妖罗髻夫人，还有什么？

他们这些人，果然都是罗髻夫人的羽党，那么这块金牌，准是他们的秘密符记无疑。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总算侥幸碰上了，似乎可以凭这面金牌，混入他们巢穴。

赵南珩不觉大喜过望，只是牌上除了云朵和牌坊之外，并没说什么地方，不知他们老巢，究在何处？自己该往哪里去好？

但他可以猜想得到，罗髻夫人的老巢，决不会就在近处，否则用不着叫自己骑马了。

自己曾听人说过，老马识途这句话，这马匹如果是他们豢养的，自然识得归途，自己何不让它自己跑去？

心念转动，立即收起金牌，手上也就不加驱策，任由马匹自行奔走。

一会工夫，业已踏上大路，那马果然毫不停留，希聿聿一声长鸣，放开脚程，朝左奔去。

赵南珩举目向四外一瞧，忽发觉马匹奔行的方向，竟是自己方才来路，朝滁州跑去。心想：自己反正不知路径，任它跑去也就是了！

这一条大路，是沿山而行，时当深夜，行人已绝，那马当真熟悉路途，绕过滁州城，再往南走，已非官道大路，只是一条乡村间的黄泥通道，但坐下马匹，却依然毫不稍停，一路驰了下去。

赵南珩根本不知道地名，只觉黑夜之中，好像又经过了一处城镇，但马匹还是继续往南。

渐渐，东方业已透出鱼白，晨风吹到脸上，使人有清新之感，心中不期一怔，自己任马奔走，竟然已赶了一个晚上。

抬目一瞧，远处又有一座城墙，隐隐在望。

赵南珩忽然想起自己脸上，还蒙着白纱，急忙摘了下来，揣入怀中，然后又把身上披着的白氅取下，在马上胡乱摺好，收入包裹之中。

这一阵工夫，天色已经大亮，田边路上，也已有人行走。马匹用不着自己招呼，放缓马蹄，朝城中走去，一会工夫，在横街上一家悦来客栈门前停了下来。

赵南珩暗暗感到奇怪，心想莫非这匹马，昨天曾在这家客店落脚？所以把自己也驮来了？

心念方转，只见店伙已迎着过来。

敢情他看到一清早有人上门，准是赶了夜路的，慌忙招呼道：“相公想是赶了一夜路程，快请到里面休息，小店有清挣上房，对读书相公下榻最是适宜。”

赵南珩递过马缰，一面点点头道：“我昨晚赶了一夜，确需休息，伙计，这里叫做什么地方？”

店伙怔一怔，陪笑道：“小地方是和县。”

他口里说着，把马匹牵入槽中，然后把客人领到上房，返身退出，一会工夫，送上脸水，又替他沏了壶茶，才行退去。

赵南珩一晚没睡，确实也有点疲累，掩上房门，和身在床上躺下。

要知赵南珩自从伤在南魔掌下，经鬼手仙翁替他打通奇经八脉之后，一共已有一天，两晚没有休息，此刻一经躺到床上，立即酣然睡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听到房门外脚步杂沓，人声嘈杂，赵南珩霍然警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急忙开出门去，只见自己隔壁房中，围着许多人，有的摇头叹息，有的却在指手划脚的说话。

第二十七章 风尘自古多奇士

这时，正好店伙从房中出来。

赵南珩问道：“伙计，出了什么事吗？”

店伙瞧到赵南珩，抹抹额上汗珠，歉然的道：“真对不起，把相公给吵醒了，这房间里住的一位老客人，是昨晚来的，今天早晨，一直没有开门出来，方才小的进去，发现他中风了，已经不会说话。”

小的吃了一惊，慌忙告诉掌柜，方才城里鼎鼎有名的大夫钱回春都来过了，说老客人已经没救啦，只怕快……快要……”他正好说到这里，从房中走出一个掌柜模样的人，板着面孔，斥道：“快嘴阿二，这时候你还扯淡，还不快帮阿福他们把他抬出去，死在店里，可不成！”

那伙计连声应是，慌忙朝房中钻去。

赵南珩听得太感愤慨，觉得这位掌柜，势利得太以没有人道，一位生了重病的老人，还没咽气，就要把他撵出去，于心何忍？这就跟在店伙身后，走进房去。

只见床上躺着一个瘦弱老人，面如黄腊，定着散漫无光的双目，两手不住虚空抓着，气息咻咻，已经发不出声来。

这时正有两个店伙，要待动手，把老人从床上抬下！

赵南珩大声喝道：“住手，你们要把这位老人家抬到哪里去？”

那掌柜听到有人喝阻，不禁回头瞧来，他因赵南珩一身读书相公打扮，不敢得罪，连忙陪笑道：“相公有所不知，这位老客人，一到小店，就东不是，西不是的，要挑上房清静房间。如今生上急病，连本地最有名的钱回春大夫都给回了，小店做的是过路客官生意，要是有人死在房里，这间房还有谁要住……”

赵南珩没待他说完，冷笑道：“过往旅客，谁都免不了有生病的时候，这位老人家只是年纪大了，气血上逆，慢慢自会平复，你怎知他会死在你店里？”

要知江湖上，无论哪一门派，门下弟子，在外行走多少都懂得一些医理，因为运功行气，经穴脉络，无一不和医学有关，尤其救急疗伤，推宫过穴等方法，更是练武之人必修的功课。

赵南珩生长伏虎寺，峨眉派是武林四大宗派之一，对治疗伤患，自有独到秘传，他自小耳闻目睹，当然也懂得其中诀窍。

话声一落，身形闪近床前，伸手在老人胸前连点了两指。

那老人喉头“咯”的一声，呛出一口浓痰，无巧不巧，吐在掌柜的脸上，呃逆立时平复了许多，身子委顿，只是喘着气息。

掌柜举袖一揩，那痰抹了开来，又浓又黏，但他眼看赵南珩只在老人胸口上点了两下，病势就立即缓和下来，心头一喜，再也顾不得脸上还挂着浓痰，连忙打拱作揖，陪笑道：“相公真是神人，像这般着手回春的医道，真是少有！”

房外瞧热闹的人，也都啧啧称奇，还以讶异的眼光，向赵南珩投来。

赵南珩却没加理会，掀开棉被，双手在老人身上，连揉带摩，用推宫过穴之法，替他活动气血。

这老人当真瘦得可怜，一身都是骨头，连皮都瘪了下去。

赵南珩双手不停的推拿，但见老人双目微阖，呼吸渐趋正常，面上也渐渐有了血色，这样差不多过了顿饭光景，他一张俊脸之上，却已隐隐绽

出汗水，吁了口气，才行停手。回头朝掌柜的道：“这位老人家现在睡熟了，让他休息一会，才能恢复。”

掌柜连声应是，一面转身朝店伙喝道：“你们快去替这位相公拧把热面巾来，还呆在这里作甚？”

话声才落，只听老人呻吟一声，在床上翻个身，倏地睁开眼来，当他瞧到房里站着许多人，不由目露诧异，有气无力的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掌柜一见老人醒来，连忙含笑道：“老客官，快请躺一会儿，休息休息，方才急病突发，真把小店里的人急坏了，多亏这位相公施救……”

那老人忽然挣扎着爬将起来，瞪目道：“你是这里的掌柜？我只是一口痰塞了上来，这是老毛病，你急个屁，是不是怕赔棺材本钱？哼，别看我老头一付穷相，你家里要买上十口二十口棺材，我还拿得出来。”

房外的人，听他说得刻薄，因为大家不值掌柜的行为，有人笑了一声。

那老人肝火极大，回头叱道：“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老头死了，你们才高兴？”

他伸手在枕下一阵摸索，忽然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布囊，倒转一抖，从袋中倒出十多块黄澄澄的金子，骨碌碌滚在棉被之上，抬目朝掌柜道：“你瞧瞧，我老头是不是没有棺材本钱？你……还怕不怕？”

掌柜瞧这许多金子，目光发直，咽了口水，不迭陪笑道：“你老客官是……是财神爷，小……小店伺……伺候不周，你老多多原谅，你……你老只管安心养病，我叫一名伙计专门伺奉你老……”

赵南珩因老人刚才好转，坐了起来，连忙插口道：“老人家，你还是躺下来睡一会吧！”

老人瞧了他一眼，自顾自拾起金子，装入布袋，小心翼翼的塞到枕头下面，躺下身子，没好气的道：“真是大惊小怪，我老头自己的病，难道我自己不知道？这是老毛病，发过了就会没事，用不着你们这许多人送终，哼，不是看我老头有钱，谁会来瞧我？”

赵南珩听得一怔，暗想这位老人当真不通人情，自己替他推宫活血，忙得一头大汗，不但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说人家看他有钱。

那掌柜怕赵南珩下不了台，连忙谄笑道：“相公一头都是汗水，伙计已替你老打好脸水，你老还是去洗把脸吧，这位老客官，我会吩咐伙计伺候的。”

老人道：“你们统统给我出去，我又不是什么大病，用不着人伺候。”

赵南珩瞧了老人一眼，点头道：“老人家确实需要休息，不宜打扰，我们出去吧。”

房门外许多旅客，先前都同情老人，这会工夫，大家全起了反感，觉得这个人死了活该，纷纷散去，也有人朝地上吐着口水，暗暗诅骂。

赵南珩回转房中，果然店伙已替自己打好脸水，洗了把脸，依然掩上房门，坐到床上，运功调息。

他在一年前，蒙少林掌教百愚上人传他“达摩易筋真经”，这一年来，内功虽然增进了许多。每当练功之际，总觉得自己体内，潜伏着一股力道，冲腾澎湃，任你如何导引，都无法运转。

但这会情形，竟然大不相同，才一运气，便觉体内真气，有如源头活水，源源涌起，以前即使行气运功，都无法冲破之处，如今却水到渠成，

随意运行，通畅无比。

心知这是前晚鬼手仙翁替自己打通奇经八脉的功效，许多练武的人苦练数十年，始终冲不破生死玄关，自己当真因祸得福，难怪内功精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一时不由大喜过望，急忙依照“达摩易筋真经”上所记口诀，一心吐纳导气，功运周天。

正在此时，只听有人敲着自己房门，先前还当是店中伙计，不知又有什么事情，缓缓睁开眼睛，正等跨下床去。

哪知才一瞬工夫，那人忽然重重的在门上擂将起来！

赵南珩问了声：“是谁？”

迅速开门出去，只见那位老人一手扶着门框，只是喘息，敢情方才用力敲了几下，就有点支撑不住！

“除了我还有谁？我……当你睡熟了昵！”

那老人一眼瞧到赵南珩出门来，朝他点点头，喘息的说着，一边摇摇晃晃的走进房来。

赵南珩忙道：“老人家，你病体才好，怎不多躺一会？”

老人哼了一声道：“躺，你要我死在栈房里？”

赵南珩给他这么一说，不禁有点尴尬，心想：这人说话真个不通人情！

老人在他床铺上坐下，声音低哑的道：“小哥，你别见怪，我老头有时候肝火确也旺了一点，其实，这年头，世上哪有什么好人？我瞧着他们就气往上冲，所以说出话来，也容易得罪人了。”

赵南珩心中暗暗好笑，忖道：“你自己原来也知道！”一面顺着他道：“你老有病在身，难免脾气不好。”

老人双目一瞪，不服气的直了下腰干，道：“我有什么大不了的病？这老病背了几十年，还没要去我的老命，上了年纪，总归有点小病小痛，这又算得了什么？脾气不好，是我瞧着不顺眼的人，才会有气。”

赵南珩暗想自己只说了一句有病的人，难免脾气不好，他就这般气呼呼的，其实他明明脾气不好，倒反说瞧人家不顺眼。

老人家忽然“哦”了一声，道：

“方才听店伙说，我老毛病发了，是你小哥救醒的，可有这回事？”

赵南珩道：“你老方才只是气血呃逆，小可不过替你推拿了一阵。”

老人脸上绽出一丝笑容，点点头，唔道：“这就是了，我这老毛病，就是一口气有些不顺，气顺了就好，谁也救不了我。”说到这里，一双无神的眼睛，盯在赵南珩脸上，唔了一声又道：

“你这位小哥，倒不是什么坏人，你叫什么名字？”赵南珩道：“小可叫赵南珩，老人家你呢？”

老人伸手指指桌上茶壶，沙哑的道：“小哥给我倒盅茶，顺顺喉咙可好？”

赵南珩替他倒盅茶，老人伸手接过，呷了一口，才道：“我叫游老乞，还有个外号叫做一干，连起来叫游老乞一干，这就是说游老乞经常喜欢干一杯的意思。”

赵南珩听得暗暗好笑，觉得这个老人除了脾气不好，人也着实风趣！游老乞摸摸下巴，问道：“小哥，你吃了午饭，可是就要上路？”

赵南珩点点头道：“老丈可有什么事？”

游老乞脸上有了喜色，说道：“没什么，只是一点小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因为咱们总算有缘，我看你人又诚实，所以……我想和你结伴同行。”

赵南珩楞了一楞，道：“小可……”

游老乞没待他说完，摇摇手道：“我知道，小哥是朝西去的，咱们顺路。”

赵南珩又是一怔，他怎知自己朝西去的？

游老乞露出一口黄板牙笑了笑，又道：“这是伙计说的，小哥昨晚从全椒那条路来的，那么除了朝西去，就没有第二条路，我也是朝西去，不就是顺路吗？”

他不让赵南珩开口，接着又道：“唉，这里山僻小县，又找不到马匹，即使有，我没人照应也不成，万一路上老毛病发了，小哥也可以替我推拿推拿，所以我决定和你同行。”

赵南珩为难的道：“小可只有一匹马，你老病体初愈……”游老乞道：“没有关系，好在我这把老骨头没有多少份量，咱们一匹马，比人家带一件行李，还轻得多，好了，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他颤巍巍的站起身子，好像赵南珩已经完全同意了一般。

赵南珩急道：“老人家，小可实在身有急事，无法和你老同行。”

游老乞翻起眼睛，道：“多少人想和我同行，我还不答应呢，怎么，你怕我死在半路上？”

赵南珩道：“小可不是这个意思……”

游老乞打断他的话，说道：“我方才已经说过，这里是偏僻山城，找不到马匹，那么你送我到庐州府，总可以吧！”

赵南珩根本不知道地名，迟疑的道：“庐州府就在前面吗？”游老乞道：“不错，不错，庐州府当然就在前面，你是必经之路，那里地方大，可以找得到马车，唔，小哥，你现在同意了吧？”

赵南珩无可奈何的点点头。

游老乞喜道：“那么你快吃饭去吧，吃饱了，咱们就好上路啦！”

说着，立起身子，迳自转出房去。

吃过午餐，赵南珩叫伙计结清店账，游老乞已坐在柜头边上等候，他手上提着一个包裹，包裹上面还缚着一张朱漆小弓，和三支白翎小箭，那是小孩的玩具，不知他带在身边有何用处？”

店伙牵过马匹，游老乞也蹙了过来，道：“小哥，来，快扶我上马。”

赵南珩暗自皱皱眉头，只得把他扶上马匹，自己也跟着踏蹬上马，心中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好？因为这一趟路程，完全靠坐下马匹自己认路，因此上马之后，只抖了一下马缰，就任马自行。

出了县城，那马果然不待驱策，沿着大路，朝西奔去。

游老乞坐在赵南珩身后，把包裹套在臂弯上，两手紧紧抓着他衣服，生怕摔下去似的。沉默了许久，这时忽然沙哑的道：“小哥，你倒真的不是小妞儿！”

赵南珩听得又好气又好笑，这老家伙当真语无伦次，无缘无故的把自己当作了小妞儿！

他一心只是注意着两边路径，没有作答。

游老乞见他沒有作声，敢情自己也觉得好笑，自言自语的又道：“这年头，出了许多小妖精，把我老头也搅糊涂了。”

赵南珩依然没有说话，马匹继续朝西攢程，游老乞好像因赵南珩没有理他，也赌了气似的，没有开口。

傍晚时分，赶到巢县。

游老乞忍不住大声叫道：“喂，小哥，这里已是巢县了，咱们奔了大半天，也该找个地方落脚，错过这里，前面就没有宿头了。”

说着，从肋下伸过手来，一把接过缰绳，一带马头，泼刺刺朝城中奔去。

赵南珩看看天色已黑，也只好由他。

游老乞好像对城中街道、甚是熟悉，一会工夫，已在一家客店门首停下马来，他口中嚷道：“小哥，你可以下去了，我又饿又累，你快扶我下去，今晚咱们好好吃喝一顿，全由我老头请客。”

赵南珩莫名其妙的背上这个包袱，当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依言跳下马背，把他扶下。

游老乞一手捶着背脊，用沙哑喉咙，大声吩咐伙计说道：“伙计，你好好替我上足马料，咱们明天还要赶路，上房两间，要清静的。”

那店伙瞧他一身褴褛，又老又瘦，但同行的一位少年相公，却又是一表人材，服饰讲究。（赵南珩这一身衣服，是南玖云替他买的）两人既不像主仆，也不像朋友，一时却也不敢怠慢，连声应“是”，把马匹交给小厮，一面领着两人，直上上房。

游老乞才一坐定，接着又吩咐店伙打来脸水，又要他替自己沏一壶六安贡尖，只是唠叨个不停。

第二十八章 万里西行马识途

赵南珩在房中洗了把脸，伸手在怀中一摸，不由蓦然一惊。原来石老令公给自己的那面三角金牌，只剩了一个空封套，里面金牌，业已不翼而飞。

他这一急当真非同小可，这面金牌无疑是西妖罗髻夫人的信物，即以自己冒充的辛舒平而言，他身为香主、自己虽然不知香主是何等地位？但猜想他身份决不会太低。

罗髻夫人要他回去，还赐了一面金牌，由此可见罗髻夫人的巢穴，警戒森严，没有她的信物，谁也不能通过。这面金牌，关系极大，自己不知失落何处？他心中越想越急，双手只在身上摸索。

“喂，小哥，你可是遗落了什么东西？”

一个沙哑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

赵南珩回头瞧去，只见游老乞脸含谗笑，弯着腰跨进房来。

他因失落金牌，心头着急，也不想想自己经鬼手仙翁打通经脉之后，功力大进，耳目何等灵异？

游老乞只是一个不会武功的病老人，蹒跚走近身边，怎会丝毫不觉？但他只摇摇头道：“没……没什么？只是失落了一件小东西。”

游老乞摸摸下巴，关切的道：“小哥找得满头大汗、不知失落的东西，贵重不贵重？我方才坐在马上，确实有一件小东西，从我手背上滑落……”

赵南珩失声道：“你老方才怎不叫我一声，真糟，你老还记得那是在什么地方？”

游老乞漫不经心的道：“那可远着呢，差不多就是离开和县不多一会，那时我正抓着你的衣服，东西从我手背上滑过，被我顺手抄住，我也没工夫去看，就揣在怀里。”

他缓吞吞的说着，伸手从怀中一阵掏摸，笑道：“你瞧瞧是不是这个？”

手掌一摊，不是那面金牌，还是什么？

赵南珩瞧得大喜，忙道：“啊，就是这个！”

游老乞用手掂了一掂，便行递过，道：“这是紫金的：紫金，就是七成黄金，三成紫铜，五钱来重一面金牌，也值不了多少，瞧你找的满头汗水！”

赵南珩小心收起，一面说道：“这是小可朋友所赠，留做纪念之物。”

游老乞点点头道：“这倒不错，朋友送的东西，就是信物，果然遗失不得。哦，小哥，我是来约你上小馆儿去的，还不快走？今晚是我作东，咱们去喝上一杯了。”

这一瞧之间，赵南珩忽然心中起了怀疑。

他虽然没有江湖经验，但最近也遇上了不少事故，诸如孙大娘、东怪商绶、南魔南世侯、北鬼鬼手仙翁苏如晦、瞎鬼婆苏如珍，几乎没一个不是稀奇古怪之人。

再加昨日碰上的曲折离奇的约会，使他不知不觉增长了许多见闻，觉得这位病老人，多少也有可疑之处。

心中想着，不由朝他多看几眼，但游老乞行动蹒跚，双目无光，人又满脸病容，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确实是个病弱老人，哪像会武之人？

游老乞见他一语不发的瞧着自己，不悦的道：“喂，你这是干什么，难道还认不得我游老乞？上了年纪的人，最是饿不得，万一老毛病发作，可要了我的老命！”

说着，走近赵南珩身边，扶着他的肩头道：“咱们快走吧，这里西大街的及第楼，是有名的徽菜馆，大司务手艺可真不坏！”

他只要老毛病不发，精神倒也不坏，两人走到及第楼，他好像是老饕一般，点酒叫菜，都十分当行。

这一餐，赵南珩只觉没一样不美味可口、大吃了一顿，游老乞也嗜酒如命，杯到酒干，喝了不少，酒醉饭饱，各自归寝。

第二天继续上路，赵南珩仍旧让马匹自行，傍晚时分，离合肥不远，游老乞又嚷着要落店歇脚说身体又支持不住了。

赵南珩真是对他没有办法，只好依他，在城中找一家客店过夜。

一夜无话，第三天早晨，才一上路，那马忽然舍了朝西的大路、折而向南，脚程也忽然加快，四蹄翻腾，一路疾奔，这也是一条官道，直通舒城、铜城。

赵南珩瞧得暗暗点头，证明自己的想法不错，这马匹果然认识道路。

游老乞坐在他身后，吃惊的道：“喂，小哥，怎么搅的？你原来没有控僵，只是让马儿自己奔走的，这倒有趣，盲人骑瞎马，我老头是舍命陪君子，跟着乱闯了。”

赵南珩忽然想起他说过只要自己送他到庐州府就行了，那天他说就在前面，如今已经过了两天，难道还没有到吗？心中想着，这就回头问道：“老人家，你说过只要小可送你到庐州府就好，不知庐州府还有多远？”

游老乞听得大乐，拉开沙哑喉咙，呵呵笑道：“庐州府就是合肥，早已过去了，我没告诉你，就是你小哥还合我的脾气。再说这两天来，咱们两人合骑一匹马，你是不是并没有什么不便，我也多个伴儿，岂不是好？”

赵南珩听得大是心烦，想到自己此行，原是想找西妖评理去的，和这么一个病老人同行，岂不累赘？

何况，他先前说要朝西去，如今马匹已经折向南行，他

他心中忽然一动，问道：“你老不是说朝西去么？如今小可要朝南去了，咱们只怕不顺路吧？”

游老乞耸耸肩，道：“顺路，顺路，从这里经舒城，朝西就是霍山，再进铜锣关，横穿湖北，就是四川，我老家还在川西哩！”

赵南珩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好像对这条路极是熟悉，一时倒无话可说，心想：好吧，自己既然答应他同行，此刻又不能把他撵下马去，这就不再说话。

游老乞得意的笑道：“小哥，你这是同意了吧？我瞧你好像不大认识路径，有我同行，该歇脚该吃饭，我都会关照你，再也不会错过宿头，多我一个老头，对你只有好处。”

马行迅速，经过舒城，马匹果然又朝西了。

赵南珩不禁对游老乞起了怀疑，但这个骨瘦如柴的病老头，实在不像会武之人，心中只是疑窦重重。

申牌时光，赶到霍山，马匹忽然朝西南一条小径上奔去。

游老乞坐在马后，大叫起来，道：“喂，喂，小哥，怎么搅的，你这是到哪里去？即使要赶去岳西，也不走这条路呀！”

赵南珩哪里肯停，回头道：“老人家别叫了，现在天还没黑，等天黑了，我们就休息好了。”

游老乞眼看马行如飞，跑得极快，不由紧拉赵南珩衣服，沙哑的道：“惨了，再下去，没得人家啦！唉，反正，我这条老命，都交给你了！”

赵南珩是任马自行，这一带山陵起伏，所走的道路，渐渐崎岖，但马匹却四蹄翻腾，好像越跑越起劲了！

天色渐渐昏黑下来，两人一骑已进入崇山峻岭之间。

游老乞道：“前面就是天柱山了，你到底要到哪里去？我不成啦，再赶下去，要我的老命了，喂，就在这里歇下来吧，前面不是有树林吗，就在树林里过一夜算了。”

赵南珩眼看一路行来，山径愈来愈仄，暗想：莫非西妖的巢穴，就在不远？自己带着他同去，确有不便，不如就让他在这里歇息也好。

这就点点头应“好”，在一处林边勒庄马头，翻身下马，把游老乞扶下马背，一手牵马，一手扶着游老乞走去。

游老乞紧扶在赵南珩肩头，口中不住的埋怨，道：“好好的客店不歇，要赶到这种荒山野地里来，天又这么黑，我连路都看不到了！”

赵南珩心头也感到歉然，把他扶入林中，在一颗大树底下坐下，一面说道：

“老人家，你在这里歇息，小可去找找，这里可有山家，替你老弄些吃的东西来。”

游老乞哼道：“这里还有屁的山家？”

接着忽然低笑道：“嘻嘻！总算我老人家早有准备，不然准得挨饿了，我只要一饿，老毛病就会发作！”

边说边从手臂褪下包裹，掏摸了一会，取出几块干粮，顺手递了一块给赵南珩。

赵南珩接过干粮，心中更觉怀疑，试探着笑道：“老人家，你怎会知道今晚要错过宿头，准备了干粮？”

游老乞道：“我又不是神仙，怎会知道你找上这种鬼地方来？我不是说过，我经不起饿，准备些干粮，就是怕半路饿起来吃的。”

赵南珩暗想，自己果然听说过，只要一饿，老毛病就会发作，心中疑念稍去。

只听游老乞又道：“咦，小哥，你站着作甚，还不坐下来憩息？奔了一整天，我是连骨头都散了，吃些干粮，也可以睡了，明天，千万别这般赶路。”

赵南珩依言坐下，吃过干粮，他心中有事，觉得坐立不安，就起身道：“你老好好休息吧，小可还得让马去吃草喝水呢！”

游老乞倚在树身上，有气无力的道：“也好，马跑了一天啦，确实也需要放放，只是你莫把我抛在这里，一个人偷偷的走了。”

赵南珩笑道：“不会的，你老休息吧，小可如果要把你抛了，前天也不会答应你和我同行。”

游老乞这才放心的阖上眼皮。

赵南珩跨出树林，牵过马匹，走出一段路，立即纵身上马，腿轻轻一夹，那马得到主人暗示，果然洒开脚程，沿着小径跑去。

转过两重山头，坐下马匹忽然舍了山径，连蹦带跃，朝山中跑去。

赵南珩这一路上已是特别注意，他怕走远了，迷失路径，真把那个病老人抛在山中，但这一注意，发现马匹穿林越涧，踏着危岩碎石，根本无路可循，何况夜色昏黑，四周黑沉沉的除了山影树林，什么也看不真切，只觉骑在马上，身子不住的起伏颠簸，当然是行经之处，地势高低不平所致。

这样走了盏茶光景，忽然身子一稳，马行加快；赵南珩凝目瞧去。

原来这一瞬之间，马匹已经踏上一条黄泥铺成的道路，不但路面平整，两边都是参天大树，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经人工修筑而成。

因这条路是随着山势斜斜弯去，是以看不到远处。

赵南珩心中忽然一动，暗想：莫非已到地头了不成？一时不由顿感紧张起来！

想起待会见到罗髻夫人，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唉，这还不简单？江湖乃是天下人的江湖，何以她们罗髻开派，峨嵋派就非封山不可？

就凭这一点，自己已是堂堂正正，义正词严了！

不，罗髻夫人既号西妖，妖者，妖孽也，异于常物而害人者曰妖，她哪会和自己讲理？

如果讲理，也不会迫害峨嵋派了。

那么她会如何对付自己呢？自己武功虽然不济，但既以峨嵋门人自许，当然要为峨嵋派奋斗到底！

一念及此，顿觉自己已经担当起峨嵋派荣辱存亡的责任，胸头豪情万丈，腰干一挺，凛然端坐马上，策马徐行。

黄泥山道，正沿着一座插天高峰的右侧转去，那里好像是一个幽深的山谷，两边壁立如削，甬道向里延伸而去。

赵南珩堪堪行近，右侧林中忽然闪出两条人影，一下拦在谷口、口中喝道：“什么人，夤夜闯上东华山来？”赵南珩目光何等犀利，对方才一闪出，便已瞧清那是两个身材矮小，面如黄腊，身穿青色劲装的汉子。

但他依然策马徐行，缓缓过去，目光一瞥，沉哼道：“你们连我都不认识了？”

那两个汉子闻言一怔，待马匹行近，瞧清来人，慌忙一齐躬下身去，道：“是……是辛香主，小……小的没瞧清会是你老驾临，木香主尚未回堂，冯管事也是昨晚才回来的，你……你老请！”

说着两人已朝左右闪开，让出路来。

赵南珩也不觉一怔，“木香主尚未回堂”，难道这里不是罗髻夫人的巢窟？“堂”？这又是什么堂？

姓木的香主，不知是前晚三人中身披什么颜色云氅的一个？听口气，这里只是他们香主的巢穴，西妖的分支所在而已！

这且不去管他，自己既然来了，好歹也要探听出他们老巢来，心中想着，口里只轻“唔”了声，便自策马入谷。

谷口右侧，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镌云头，写着“东华山”三个大字。

赵南珩堪堪经过石碑，只听“嗤”的一声，一道碧绿火花，由身后射起，划破黑暗，斜刺里朝谷中投去。

这当然是他们的暗号，通知谷中人，有人来了。

两山之间，一条可容两骑并辔的甬道，直贯谷内，这一段路，并不

太长，一会工夫，便已进入山谷。

这是群峰中间的一块平地，四围全是高高低低的峰峦，敢情就只有一个入口。

谷中地形宽敞。中间还有一座高大庄院，依山而起，远远望去，好像围墙极高，黑压压的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情形？

顾盼间，马匹一声长嘶，飞一般朝庄前奔去。赵南珩抬头一瞧，心中不禁暗暗纳罕！

原来这道高墙，全是青石砌成，约有三丈来高，宛如城墙一般，十分坚固，但奇怪的竟然四周无门可通，不知他们平时如何进出？

心念方动，只听一阵轧轧轻响，墙上忽然露出两扇门户痕迹，徐徐向左右移开，从里面走出一对手执宫灯的青衣使女，及门而止，分左右站停，手上高举宫灯，躬身说道：“辛香主请进！”

赵南珩眼看她们宫灯上写着“东华山”三个大字，心中觉得奇怪，他们何以要把山名写在灯上？

他想起方才谷口那方石碑上不是也镌有“东华山”字样吗？但游老乞却明明说这里是天柱山，莫非这“东华山”是他们的记号不成？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坐下马匹，并没稍停，低嘶一声，朝门中奔去。

这一临近大门，赵南珩方始发觉围墙里面，原来只是一条深长的甬道，地势逐渐朝下，望去极是深邃。两边壁上挂着一排风灯，照耀如同白昼。

赵南珩一路行来，心头暗暗惊异，这座庄院，建在深山幽谷之中，已是相当隐秘，没想到他们的巢穴，竟然还在地底以下。

自己如无这匹识途老马，如果不是和他们一位姓辛的香主面貌相似，怎么也找不到这地方来。

转眼之间，马匹业已走完甬道，迎面是一座高大敞厅，灯火通明。

阶前，已有一个人站在哪里伫候，一眼瞧到赵南珩，立即趋前几步，躬下身去，道：

“卑职参见辛香主。”

赵南珩跳下马背，由使女接过马匹，他目光一转，便已认出这迎接之人，正是几天前在兴隆园见过的那个算命先生。

想起方才谷外两个汉子曾有“木香主尚未回堂，冯管事也是昨晚才回来”的话，那么这算命先生准是冯管事无疑。

第二十九章 一骑长趋入东华

赵南珩走近石阶，傲然点点头，抬手道：“管事不可多礼。”

口中说着，心头也着实感到紧张。

因自己此刻，是以他们姓辛的香主身份而来，自己从没见过姓辛的人，对方平日为人，个性，举动，都一无所知，自然无从模仿。

尤其他们内部组织，自己也茫然无所知，要在这陌生环境之中，应付得丝毫不露破绽，实是难事。

但赵南珩心中也有最坏的打算，因为自己原是为找罗髻夫人来的，此处虽然只是西妖的一个分支所在，据自己观察，这姓冯的管事，论地位，敢情是仅次于香主的人，那么他自然知道西妖的老巢究在何处？

凭自己所学，要对付这姓冯的管事，想来尚无问题，一旦看出情形不对，就是用强，也不为迟。

于是，他定了定神，缓步朝阶上走去。

冯管事跟在他身后，走进敞厅，一面笑道：“辛香主和咱们香主，交谊最深，还是请到书房休息，卑职要她们吩咐厨下做几式香主最爱吃的玫瑰松糕，和莲蓉酥饼送来。”

赵南珩略作思索，然后微微摇头，道：“不用了，我还有事，我们到书房再说吧！”

冯管事脸上飞过一丝诧异之色，欲言又止。

赵南珩不再作声，只是抬了抬手，意思要他先行。

冯管事因自己只是香主手下的一名管事，地位悬殊，哪肯僭先？身子向侧让开，口中连声道：“香主请先！”

赵南珩心中大感为难，他知道自己虽是香主身份，只不知他们之间，平日该是何种态度相对？想到此处既是木香主的巢穴，以常理推断，自己来者是客，在态度上对他该以谦和为是。但太客气了，就会引起对方怀疑，如果不客气呢？又不知道书房是在哪里，如何走好？

他忽然想到自己初遇南玖云之时，她那种洒脱神情，不由脸上微微一晒，不悦的道：“以我和你们香主的交谊，管事何须客套？何况我也不喜浮文俗节，管事只管先走。”

冯管事知道这位香主脾气高傲，素得夫人宠信，从不假人词色，今晚忽然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对自己也客气起来。

一时不由受宠若惊，哪敢多说，口中连声应“是”，慌忙在前引路。

穿过屏风，从右侧一道门户进去，是一条宽敞甬道，两边石壁，光滑如镜，甬道上点着一排宫灯。尽头处有一个圆形洞门，两扇朱漆铜环大门，紧紧关着。

赵南珩边走边想：这座地底石室，看来范围极广，开凿之时，不知费了多少人工？

冯管事走到前面，伸手朝壁上一按，两扇朱红门户，忽然自动移开。

赵南珩只觉眼睛一亮，鼻孔中就闻到一阵非兰非麝的香气。

这里面是一间布置精致的书房，玉轴牙签，琳琅满目，一张紫檀雕花书案上，放着文房四宝，四壁还挂了几幅名人书画，和摆设着的钟彝古玩。

一眼瞧去，华而不俗，他自小生长在伏虎禅寺，几曾见过这般豪华气派，不觉呆了一呆！

这时冯管事已在圆洞门前站停，躬躬身躯，让赵南珩先走。

赵南珩立时惊觉，自己这一神态，可能会引起冯管事的注意，当下微咳一声，当先跨入书房。他因自己走到前面，目光迅疾向四周掠过，发现右壁还有一道门户，绣帘斜卷。

里面明烛宫灯，流苏四垂，锦衾角枕，文几绣墩，布置得有如大家香闺一般，想来是他们木香主的卧室了。

心念转动，脚下已缓缓走近一张酸枝交椅，坐了下来。

冯管事跟在他身边站定，陪笑道：“辛香主今晚差幸驾临敝堂，卑职方才接获长岭关方面的报告，据说在大别山小界岭附近一处石壁底下，发现香主你留下来的求援记号。

卑职曾在几日之前，才和你老见面，那么这一求援记号，想必是一二日内之事，敝香主又不在这里，卑职正在深感作难。凭你老的武功，还要留下求援记号，卑职等人自然更微不足道，如果你老迟来一步，卑职说不得只好发出飞鸽，向庆云宫告急了。”

赵南珩暗暗“哦”了一声，难怪那姓辛的香主没有赶上张八岭之会，那么他极可能就在那时候遇上强敌。

而他们却并没发现辛香主的求援记号，正好自己和他面貌相似，才把自己当作前来赴会的他……

冯管事原是站在左侧，说话之时，目光接触到赵南珩耳朵，忽然身躯一震，朝后退了一步，口中惊疑的道：“辛香主你……”

赵南珩并没观察对方行动，回目道：“我怎么……”

“了”字还没出口，陡听自己耳朵边上有一个细如蚊子的声音，“咄”了一声，低低说道：“小子，你露出马脚来了，自己还不知道？”

赵南珩悚然一惊，他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但一瞥之间，果然发现冯管事目光闪烁，似已起了怀疑，心中忽然一动，伸手从怀中掏出那面紫金牌来，道：“你瞧瞧这是什么？”

冯管事骤睹金牌，更似大吃一惊，连忙躬下身去，惶恐的道：“夫人金令……”

口中说着，身子倏然朝圆洞门外倒飞出去！

他这一下当真动作如电，奇快无比，赵南珩没想到他会在诚惶诚恐躬下身去之时突然后掠。他果然识破了自己行藏！一时要待拦阻，已嫌不及！

冯管事去势极快，他和圆洞门相距极近，两扇朱门，又并未关上，以他的身法，原可一下掠出门去。但不知怎的，他身子堪堪跃近门口，忽而又原式飞了回来，依然落到刚才站立之处。

赵南珩见他既然已识破自己行藏，纵身逃出，不知何故又回了进来？心头一怔，脚下不自禁地横移一尺。

耳中只听那个极细的声音又道：“傻小子，还不快用那几手摸鱼儿的手法，把他制住，更待何时？”

赵南珩人本聪明，忽然想到这座地底秘密，机关密布，冯管事既已逃出，只须一按机钮，闭上石门，自己纵有天大本领；也插翅难飞。那么他的掠到门口，又原式飞回，莫非是被这位暗中出声指点自己的高人逼回来的？

心念乍动，哪还怠慢，上身向前微微一俯，左手疾出，拂上冯管事肩头。

要知孙大娘的“拂脉截经手法”，神妙无比，何况冯管事确实是在掠近门口之际，被一股无形潜力，弹回来的。身形落到地上，还有点恍恍惚

惚，自然更无还手之功，轻而易举的就被赵南珩制住穴道。

他睁大双目，瞧着赵南珩，又急又怒，厉声问道：“你……你到底是谁？”

赵南珩此刻倒反而镇定了下来，他知道这是他们香主的书房，不经召唤，没人敢擅自进来。他首先需要瞧瞧，方才在自己耳边说话之人，究竟躲在哪里？

但当他目光环视一周，书房内一目了然，哪有什么人影？心中不禁暗暗称奇，但就在此时，那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小子，有话还不快问？”

赵南珩心中不禁怀疑躲在暗中说话的人，莫非就是那个病老人游老乞？但游老乞声音沙哑无力，和这人轻松口气，大是不类！

他要自己赶快问话，似乎含有警惕之意，自己身在机关重重的地底石室，他们木香主可能随时回转，自以早些离开为是。

心中闪电掠过许多问题，立即转过脸去，朝冯管事正容道：“姓冯的，我先告诉你，你被我独门截脉手法闭住经脉，十二个时辰不解，全身气血逆行，呕血而死，你如果还想活下去，我问你的话，就得好好回答。”

冯管事怒声道：“朋友用不着以死相胁，东华山属下，岂是怕死的人？你要我回答你不难，你先亮亮万儿。”

赵南珩道：“我自然要告诉你我是何人……”

话声未落，只听耳边那人又道：“咳，真是噜苏透顶，怎不揭下他脸皮来瞧瞧？”

不错，自己以前听人说过，江湖上确有一种秘密帮会，利用人皮面罩，掩饰本来面目，难道他也罩着人皮面具。

心念转动，不禁朝冯管事脸上仔细瞧去，这一瞧，果然发现他那张瘦削脸原是色带枯黄，但他在耳根项颈之间，却颜色较为白皙，不由冷哼一声，道：“我叫赵南珩，峨嵋门下，你是西妖的爪牙吧！”

口中说着，疾然伸手朝他脸上揭去。

冯管事身形受制，不能动弹，见他伸手揭来，不禁全身一颤，发出一声惊叫。

就在他尖叫声中，赵南珩口中也不禁微微咦了一声。

原来他伸手一揭，果然从冯管事脸上，揭下一层其薄如纸的人皮，头上方巾，也随之跌落，披下一头青丝，同时也露出一张秀丽的女人脸孔。

算命先生冯管事，竟然会是一位女的，且还是一个年轻少女，看去最多也不过二十一二。

这下当真大出意外，不禁微微一愣！

冯管事满脸俱是羞愤惊恐之色，狠狠的道：“姓赵的，你原来是个轻薄小人，你杀了我吧！”

赵南珩被她骂得脸上一红，歉然道：“我不是有心的，姑娘只要肯好好回答，我问完了立时就走。”

冯管事冷笑道：“姓赵的，你纵然逃出东华山庄，也莫想活得长久！”

赵南珩双目神光一闪，朗笑道：“生死之事，我倒不放在心上，我就是为了罗髻夫人来的，你说你们老巢穴在哪里？”

冯管事冷冷道：“夫人住在罗髻山，天下尽人皆知。”赵南珩追问道：“罗髻山在什么地方？”

冯管事不屑的道：“四川宁远。”

赵南珩道：“你们这里叫做东华山，其余三个香主呢，又在什么地方？”

冯管事道：“我派在这里，只知道这里的事，其余一概不知。”

赵南珩道：“那么石老令公呢，是你们夫人的什么人？”

冯管事道：“石老令公统辖四山，总管天下。”

赵南珩想了一想，取出那面紫金牌来，问道：“你方才见到这面金牌，怎会识破我的行藏来？”

冯管事有意的瞥了他耳朵一眼，接着冷哼道：“紫金符令，乃是夫人召见属下信物，接令之人，必须星夜兼程，赶回宫去，你却找上东华山来，岂非败露行藏？”

赵南珩低“哦”一声，收起金牌，笑了笑：“多谢姑娘指点，但此刻为了我安全离开此地，不得不暂时委屈姑娘……”

说完，正待出指向她“睡穴”点去！

“且慢！”

冯管事突然低喝一声，接着说道：“我也有话问你，可以吧！”

赵南珩留指不发，点头道：“当然可以。”

冯管事道：“辛香主可是被你擒住了！”

赵南珩道：“我擒住他，还会找到这里来么？”

冯管事眨眨眼睛，又道：“你真的没戴面罩？”

赵南珩道：“我为什么要戴面罩？”

冯管事用力咬着下唇，脸上起了一阵难以形容的神色，缓缓低下头去道：“没什么，你可以走了，披上白氅再走，就请点我睡穴！”

说完，忽然阖上眼皮，好像静候赵南珩动手。

赵南珩听得满腹狐疑，他弄不懂她要自己披上白氅再走，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这时候也无暇思索，伸手点了她“睡穴”然后拂开她被截经脉，返身朝圆洞门外走去。

这一条甬道，该是属于东华山的禁地，是以下人们未奉吩咐，不敢擅入。

此时静悄悄的听不见丝毫声息，他一直怀疑那个在自己耳边说话的人，可能就躲在书房外面，此刻纵目搜索也没半点影子。心中略一迟疑，就从包裹里抖出白氅，披到身上，大踏步跨出甬道。

门外早有一个青衣使女，肃立伺候。

赵南珩立即端起姿态，冷冷吩咐道：“速即替我备马。”

两个使女躬身领命，迅速传下话去。

等赵南珩行出敞厅，马匹已在阶前伺候，一时不再多说，跃上马背，缰绳一抖，直朝甬道驰去。

刚一奔近大门，围墙上的门户也恰好同时开启，另外两个手执宫灯的使女，恭送如仪。

赵南珩连瞧也没瞧她们一眼，双腿一夹，马行加速，他设想到会有这么简单，就能离开这座“东华山庄”，驰出围墙，不禁仰首吸了一口清气，纵马向庄外奔去。

一路上丝毫没有耽搁，出庄之后，赵南珩立时从肩上取下白氅，收入包裹。

第三十章 马上弯弓射落霞

他来时虽然注意着路径，但因时在深夜，所看到的到处都是黑压压的山林，除了心中还有个大概印象，差堪辨别，根本就记不得路程。

他因病老人游老乞还在前面树林中等候，自己总不能弃他而去，是以略为辨认方向，就催马疾行，一路急赶。

所幸坐下马匹，懂得人意，果然朝方才来路奔去。

不知转过几重山头，前面已经有了一条山径，地势也较为平坦，正在策马疾行之际！

忽听不远之处的树林外，有一个低哑的声音，叫着：“姓赵的小子，你当真撇下我老头子跑啦？你这没良心的小子，你跑到哪里去了？”

深山人静，听来分外清晰，那不是游老乞的声音是谁？他似乎喊得上气不接下气，叫喊声中，还夹杂着喘息呻吟！

赵南珩没想到他会一路寻来，心中甚是过意不去，连忙依声寻去，果见游老乞一手摩着胸口，一手倚在路边一棵树干上，身子不住颤动，连喘带叫的道：“姓赵的，我老头和你无怨无仇，你这是存心坑我，你害得我好苦……”

赵南珩赶忙跃下马背，叫道：“老人家，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游老乞瞧到赵南珩，只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一手颤抖的指着，切齿说道：“好小子，你……你存心要我老命？你……是瞧着我身上金子眼红，想谋财害命？把我一个人撇在那里喂……喂野兽？我真看错了人！”

赵南珩皱着眉头，陪笑道：“老人家，你别误会，小可一时走……走岔了路，刚才才找回来。”

他平时不善说谎，是以未免有点结结巴巴。

游老乞瞪着眼睛，叱道：“你是被妖精迷住了？还是鬼打墙？害得我老头等了一个更次，你……你说，深更半夜，一个人待在黑黝黝的树林里，多怕人？我简直连眼都没阖一下，再不找来，这条老命就要送到那里了。”

说到这里，忽然招招手道：“来，你把马牵过来，扶我上去，咱们还是走吧！”

赵南珩心头有数，这里还在对方巢穴之内，自己虽点了冯管事睡穴，但万一被对方发觉，自己固然不怕。但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带了个不会武功的病老人，实在难以应付，他即使不说，自己也要劝他上马。心中想着，连忙答应一声，牵过马匹，正待把他扶上马去！

游老乞忽然摇手道：“且慢，你扶我坐在前面，这条路我已经认出来了，咱们要出了中界岭，才是平地，你认不得路，还是让我指引指引的好，免得又走冤枉路。”

赵南珩听说他认得路径，心下大喜，就让他坐在前面，自己相继上马。

游老乞把整个身子靠在赵南珩身上，一边喘息，一边指点着路径，山风吹来，游老乞头上身上，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怪味，几乎中人欲呕！

但他果然认得路径，闭着眼睛，转弯抹角，叫得丝毫不爽。天色黎明，已经赶到白庙河，那是一个小小集镇。

游老乞回过头来，滋牙笑道：“好了，咱们一晚没睡，歇歇脚吧！这个地方虽是小镇小集，却清静得很，包你安安稳稳睡上一个大觉，没人惊扰，真比大城市里舒服得多。”

赵南珩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话唠叨，也就并不在意，任由他招呼着在一家小客店落脚。

两人合住了一间，游老乞倒在铺上，就呼呼睡去，赵南珩只运了回功，便已恢复精神，心中一直萦绕着昨晚之事。

他瞧瞧熟睡中的游老乞，鼻息沉重，喉头还啾啾有痰，决不是一个身会武功的人，那么昨晚在自己耳边说话的，会是谁呢？

自己此行，总算不虚，因为已经从冯管事口中，探出西妖罗髻夫人的老巢是在四川宁远。

自己虽然生长峨嵋山，但从没出过门，上次到少林寺去，是照着老师傅路途单走的，宁远究竟在四川哪里？自己一无所知。

哦！游老乞不是说过，他老家还在川西，想来他定然知道路程，自己有他同行，一路上倒真可省了许多麻烦。

中午时分，游老乞一觉睡醒，忙着叫店伙送来饭食，匆匆吃毕，就继续上路，他依然坐在前面，赵南珩只好耐着性子，闻他的汗臭。

马匹奔驰之间，游老乞缓缓从他包裹上解下那张朱漆小弓，一手搭上小箭，一颗头不住的向四外搜索，一面低笑道：“小哥，你马跑得慢一点好不？咱们猎些野味，晚上可以下酒。”

说着，抹抹嘴巴，大有垂涎欲滴的模样！

赵南珩瞧得暗暗好笑，心想：“凭你这张小孩玩的弓箭，哪想射得飞禽？”

游老乞见他沒有答话，不由气道：“小哥，你敢情是小觑我游老乞？嘿！我自小就拿这张弓射鸟，可说百发百中，不信、待会儿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吹的？”

正说之间，忽然一阵鸽羽划空之声，从马后响起，两只白色健鸽，正好由头顶掠过。

游老乞低啊一声道：“快瞧！这鸽子多肥？”

弓弦“绷”“绷”两声轻响，两支小箭，脱弦射出，直向白鸽身后射去。

游老乞一把抢过缰绳，用力一带，口中急叫道：“快呀！”

马匹经他带动，迅速朝前冲去，他抬起头，张开双手，朝天空接着。说也真巧，那两只白鸽果然翻了一个身，朝马前直落下来，被游老乞一手一只，接个正着。

敢情他一时得意忘形，“哈”的笑出声来，但笑声未落，身子一歪，几乎从马上摔了下去。

赵南珩眼明手快，连忙把他扶住，心头不禁一怔。

试想在马匹急驰之中，他弯弓射鸟，居然准头不偏不倚，射个正着，而且一下带动马头，趁着冲前之时，伸手接住两只鸽子，如非眼明手快，身手敏捷之人，决难办到，不由失声道：“你老原来真会武功！”

游老乞手上紧紧握着两只鸽子，惊魂甫定，喘息着摇摇头道：“我老头哪会什么武功？不过，射几只飞鸽，倒是我游老乞最拿手也没有了。小哥，这会相信了吧？咳，其实说穿了没啥稀奇，我从小就拿弓射着树枝上的小鸟玩，强弓大弩，我拉不动，手法可没得话说！”

他说话之间，从鸽身上取下小箭，仔细拭拂干净，连弓一齐收起，一面又道：“这两只鸽子，真是又肥又嫩，今晚落店之后，叫伙计送到厨下

替咱们烤了下酒，真是美味！”

赵南珩心头，对这位病老人，直是疑惑不定。

从他方才的手法看来，不像不会武功，但从他方才一下坐不稳身子，差点坠下马去的情形看来，又不像有假，确实是个不会武功的人。一边想着，忍不住问道：“老人家，你可知道四川宁远在什么地方？”

游老乞笑道：“早着呢，宁远府地当川滇交界，远在四川西南，我老家在打箭炉，咱们到雅州府分手，再朝南去，就是宁远府了。”

赵南珩根本不知道雅州在哪儿？但听说他和自己到雅州府分手之言，那么自己只要再朝南走，就是宁远府了。这就接着问道：“你老可知宁远府有座罗髻山吗？”

游老乞缩缩头道：“这个咱自然知道，你小哥一口川音，难道没听人说过？咱们四川有两句俗语，叫做‘罗髻开，峨嵋闭’，你听人说过没有？”

赵南珩身躯陡然一震，急急问道：“你老也知道这两句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游老乞哈了一声，道：“这是历来的传说，罗髻山还要高出峨嵋千丈以上，长年缥缈在云雾之中，据说罗髻山如果云雾开了，峨嵋山就会被云掩住。”

赵南珩见他说的，和两派之事丝毫没有关连，不由失望的道：“那么如果峨嵋山云雾开了，罗髻山是不是也就会被云封呢？”

游老乞连连点头道：“小哥说得一点不错，就是这样，所以也有人说：‘峨嵋开，罗髻闭’了！”

赵南珩心中暗忖道：“要是我能够胜了罗髻夫人，江湖上就会改成‘峨嵋开，罗髻闭’了！”

这一阵工夫，游老乞已把两只鸽子，用草绳缚了，提到手里，一面又道：“小哥，你怎会无缘无故问起罗髻山来的？哈，那个地方，你们年轻娃儿，可真去不得！”

赵南珩问道：“那是为什么？”

游老乞嘻嘻一笑，反问道，“你知不知道这‘罗髻开，峨嵋闭’，还有一种传说呢？”

赵南珩心中又是一动，忙道：“你老爽爽快快说出来吧！”

游老乞回头朝他挤挤眼睛，笑道：“罗髻山去不得，因为那边多是夷人，经常出来打冤家，咳，打冤家就是出山来携掠汉人，去做他们的‘娃子’，娃子，也就是奴隶。但年轻人小伙子要是被夷女看中了意，也有结成夫妇的，你小哥去了，嘻嘻，准会被夷女当作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他说到这里，咽了一下口水，低低的道：“大凉山里面的夷女，可说没有一个不是像天仙美人，咳，你吃过水蜜桃吗？如果把她们比做水蜜桃，那真是最恰当也没有了，噫？你小子怎么楞啦？是不是也想去尝尝水蜜桃？”

赵南珩被他说得脸上一红，讪讪的道：“你老真会说笑。”

游老乞认真的道：“怎么？你不相信我老头的话，嘿！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

上灯时分，赶到罗田落店，游老乞果然兴匆匆的亲自提着两只鸽子，到厨下去烤了，还要店伙另外配了几色下酒菜，和赵南珩小酌。

赵南珩这几天下来，知道游老乞年轻的时候是个酷爱杯中物的人，

他那老毛病哮喘，也是从酒中得来的。

但他宁死也不肯戒酒，说什么来日无多，还能喝得多少？因此每天晚上总得喝上几杯。

这晚，赵南珩因连日赶路，睡得甚甜。

第二天清晨，起身之后，店伙送来洗脸水，忽然紧望着赵南珩，目光好像显得有点诧异。

赵南珩也并不在意，盥洗完毕，忽然发觉自己脸上，好像粗糙了许多，脸皮绷绷的，有些不大自然，心中感到奇怪。

客店房里，桌上都放有铜镜，以供旅客梳洗之用，但赵南珩从没照过镜子，这时揽镜一照，几乎连自己都认不得了。

原来他一张冠玉似的俊脸，竟然变了样子！

不！一个人的五官眉目，原是天生的，哪会有什么改变？只是一张白皙的肤色，忽然黑了许多，变得黑中透红，色呈紫酱！

赵南珩先是一怔，继而暗自失笑，自己这几个月来，长路跋涉，终日晒太阳，脸孔当然会被晒黑，只是自己不注意罢了。

不多一会，游老乞也起身了，开门出来，看到自己，也只是和平时一样，并没有瞧自己一眼，也丝毫没有讶异之状。赵南珩觉得自己脸上可能早就如此，也就不在意下。

两人吃过早餐，付了店帐，跨出客店，伙计伺候着牵过马匹！

赵南珩见他牵过来的马匹，高大精壮，不仅不是自己骑来的马匹，而且连鞍蹬都是新的，一时只当店伙弄错，正待开口。

游老乞早已一手提着包袱，抢先说道：“没错，这牲口是我叫伙计向马贩子换来的，还贴了他二十两银子，咱们那匹马，嫌小了些，只够娘们骑，咱们长路跋涉，又是两个人共乘一骑，换一匹高大点的，坐了也舒服得多，咱们还要赶路，你快扶我上去吧！”

赵南珩听得好生奇怪，不知他什么时候交代伙计，换了匹马？自己居然会一无所知？

当下也就不再多说，把游老乞扶上马鞍，自己跟着上马，果然这匹马比原来的高大得多，连马鞍也宽敞了不少。

两人一骑由罗田西行，游老乞熟悉地理，有他同行，晓行夜宿，除了扶他上马下马之外，当真省事不少。

由鄂入川，一路无事，半月之后，他们已赶到川西的雅州府了。

赵南珩和游老乞分手在即，这半个月来，这位老人家有时也老毛病复发，哮喘得很厉害，只发过就好，一路上时好时坏，看去当真不像是个会武的人，也不像是故意假装。他虽然不会武功，但在赵南珩的心目中，总觉得他是个不平凡的老人！

这一天，赵南珩感到心情沉重，他不知不觉间，已和这位老人有了深厚的友谊，心头起了依依惜别之情。

游老乞敢情因为快到老家了，精神也显得特别好。

两人入城之后，在一家叫做西兴老店的客栈落脚，店伙进来伺候着问道：“两位客官，还是到前面酒楼用餐？还是小的替两位送来？”

游老乞道：“不用啦，咱们自己到前面去吃。”

伙计应声退出，两人也就跟着出房。

前进酒楼上，此刻华灯初上，座客喝酒聊天，人声喧哗，游老乞找

了一张座头坐下，点过酒菜，慢慢的吃喝起来。

赵南珩斟了一杯酒，抬头道：“老人家，这一路上多蒙照应，小可敬你一杯。”

游老乞拿起酒杯，笑了笑：“不对，不对，这一路上，该说我老头承你小哥照顾，我该敬你的。”

说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干。

赵南珩也干了一杯，道：“你老慢慢的喝。”

游老乞大笑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老毛病其实和酒并没有关系，咱们今晚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

赵南珩道：“小可此去宁远，办完正事，当专程去看你老。”

游老乞道：“我老头猜想，你身上有许多事儿待办，用不着去找我，古人说得好，人生何处不相逢，江湖虽大，咱们总有见面的一天。”

赵南珩听得一怔，正待开口。

游老乞已举杯相劝，道：“来，来！小哥，酒菜趁热，先填饱肚子，再说不迟。”

两人边吃边喝，多日来的长途跋涉劳累，到此已一扫而尽。

游老乞似乎兴致很好，几杯下肚，口中就唠叨起来，一会说他年轻时候，如何赶考，一会又扯到大凉山里面的夷女，如何多情，赵南珩除了点头之外，连一句也插不上嘴去。

用过饭后，赵南珩眼看游老乞已有几分醉意，讨了酒帐，就扶着他下楼。

正当起身之际，目光一瞥，发觉自己邻桌，有一个人正注意着自己，但当自己朝他看去，那人立时移开目光，低头喝起酒来。

赵南珩不禁微微一动，暗忖：难道这人是冲着自己来的？心中想着，不由朝那人多瞧了一眼，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并无显眼之处。

不禁又暗自失笑，在酒楼上，无意瞧自己一眼，也是常有之事，自己却疑神疑鬼起来。当下就扶着游老乞下楼，送回房中，游老乞倒到床上，就呼呼睡熟。

赵南珩摇摇头，替他掩上门，也就回房入寝。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赵南珩一觉醒来，眼看朝阳照到窗上，时光已是不早，匆匆起身，开出门去，隔壁游老乞房中，还是关着房门，不见丝毫动静。

心中暗想：这位老人家，昨晚多喝了几杯，敢情还未醒来，就让他多睡一会吧，当下也就没去惊动，依然返身回房。

一会功夫，店伙送来洗脸水，朝赵南珩陪笑道：“客官起来了？那老客官一清早就走啦！”

第三十一章 夜叩禅关无可语

赵南珩听得一怔，急忙问道：“他……他已经走了？是什么时候走的？”

店伙道：“那可早呢，天色刚亮不久，老客官就付了店账，一个人出门去了。”

赵南珩道：“他可曾和你说过什么？”

店伙想了想，才道：“老客官说，他昨晚已经和你说好了的，他要先走一步，还特别关照小的，不可惊扰，让你老多睡一会儿，旁的没……没什么。”

赵南珩心头感到一阵黯然，他知道游者乞的不别而去，并非行动古怪，而是他不愿使自己萦怀别离。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即此一点，可见这位老病人原是性情中人！

店伙见他只是低头不语，他们客栈中平日各种事故，都会发生，那穷老头一个人偷偷先走，只当发生了什么事情，心头暗暗打鼓，睁大眼睛，结结巴巴的问道：“客官，那老客人可是……可是……”

赵南珩挥手道：“没什么，只是问问罢了！”

店伙听说没事，连声应是，退出房去。

赵南珩因时间不早，匆匆洗了把脸，取过包裹，准备离去。

哪知伸手一提，顿觉自己的包裹竟然入手甚沉，比平时重了许多，心头不由又是一怔，昨晚入睡之时，包裹就放在床头，根本就没有动过，怎会……

莫非游老乞有什么东西，放在自己的包裹里面？

这是不大可能之事，自己自从经鬼手仙翁打通奇经八脉之后，功力大进，即使熟睡之际，只要有人进入数丈之内，山休想瞒得过自己耳朵。

游老乞不会武功，什么时候把东西放在自己包裹里面？自己又怎会丝毫不察？心中想着，立即放下包裹，打开一瞧，只见里面果然多了一包东西，那是一个白布小包。

赵南珩惊奇之下，迅速又把布包打开，原来里面放着许多零碎东西和五六块金子。

这些零碎东西，计有扁形小木盒一只，小竹筒两管，铜锈斑剥的大钱一枚，底下还有一张叠得甚是整齐的白纸。

那好像是留给自己的一封信，连忙伸手取过，只见上面写道：“别了，小哥！你可能这时候正在埋怨我，不别而行，其实我也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但一时又说不清那么多，我怕你打破砂锅追根问底，把我老头逼死，所以只好溜之乎也，索性一击了之……”

赵南珩看到这里，心头觉得好笑，这位老人家当真有点滑稽突梯，不知他要告诉自己的是些什么话？

一面接着往下看去：“行走江湖，在哪都得花钱，我分了一半金子给你，朋友有通财之义，这些钱，来路正当，非盗非窃，你只管大而化之可也。

在罗田那天，你从小妖精的巢窟里出来，身上染着妖气，我怕你会给人家认出，略施小术，替你脸上擦了些药物，藉以改变容貌。

那小木盒里面，正是易容药丸，我老人家留着无用，一并奉赠，丸分紫、黄、黑、白四色，除了白色的是洗涤之用，其余三色，可任意调配，用时只要略抹少许，匀敷脸上即可……”

赵南珩只觉心头蓦地一怔，原来自己脸上色呈紫黑，竟是游老乞给自己涂了易容药物，难怪那天早晨，客店伙计，只是打量自己。

看信上口气，他分明知道那晚自己是到东华山庄去的……

那么那晚在自己耳边说话的就是他老人家，他原来是一位游戏风尘的高人，自己真是看走了眼！

心念转动，继续看去：“罗髻山、最好别去，但你心志甚决，当不会听我老头的话；去也无妨，你脾气倔强，但倔强也有好处。读完此信，可瞧瞧两个竹筒里面的东西，那是我那天用箭射下来的。到罗髻山之前，先把脸上易容药物洗去。最后还有一点，那是最重要了，我送你的这枚大铜钱，务要妥藏，千万遗失不得，出川之后，希去终南山一行。游老乞留条。”

赵南珩一口气读完信签，心中果然起了很多问号，只觉游老乞这封信上，语也不详，恨不得找他问个清楚。

尤其他要自己出川之后到终南山走一趟，究有何事？好像到终南山去和这枚大钱有关！

随手拿起大钱，仔细一瞧，方孔上下，除了刻有个“乾”卦和一个“坤”卦，什么都没有。

暗想：罗髻夫人那面紫金牌是一种符记，莫非游老乞这枚铜钱，也是什么符记不成？

心思疾转，又取起两个竹筒，先把一个往掌心一倒，从里面倒出一卷小小纸条。

打开一瞧，上面写着一行蝇头小字，那是：“据报大别山小界岭附近，发现西宁山辛香主求援讯号，经职堂连日派人搜索，均无踪迹，报请核夺，东华山分堂。”

赵南珩想起那天游老乞射下两只鸽子之事，心中暗暗“哦”了一声，这是冯管事向庆云宫发出的告急文书，她何以并没提到自己假冒香主之事？

当下急忙把另一个竹筒中的纸卷倒出，上面写着，本晚有人假冒西宁山辛香主莅堂，卑职一时不察，被制穴道，逼讯宫址，旋即离去。此人面貌酷似辛香主，武功极高，并持有紫金符令，卑职有亏职守，恭候发落。东华山管事冯熙谨叩。”

赵南珩微微一笑，心想这是冯管事为了摆脱自身关系，所以把发现辛香主求援记号和自己假冒姓辛的闯入东华山庄之事，分作两次报告。

但她却不知道两封密柬，都在中途被游老乞截了下来，那么此刻罗髻山方面，可能还不知有这回事，自己正好仍以辛香主身份前去。

西宁山？辛香主住的地方，敢情叫做西宁山。

这个名称，当然也是他们自己取的，不知西宁山又是什么地方？

他仍把纸条放入竹筒，收起游老乞的信件，打开小木盒，瞧了一瞧，纳入怀中。因游老乞把那枚大铜钱说得甚是重要，这就系在贴身裤带之上，然后打好包袱，走出门去。

店伙已替他备好马匹，他记得游老乞说过，到了雅安州，再往南去，就是宁远府。

向店伙问明去宁远府的路径，原来还有四百多里路程，他翻身上马，

一路朝南驰去。好在沿路一带，都有过往商旅，随时可以问讯，倒也不虑走岔道路。第二天申牌时分，便已赶到宁远。

这宁远府，就是现在的西昌，地扼川滇交通要道，物产丰富，商业鼎盛，除了少数藏人，还有傣族、白夷、和汉人杂处。

赵南珩因自己初到此地，人地生疏，路径不熟，不如先找家客店落脚，明日一早，再去打听罗髻山的方向，才不致引起对方的注意。

心中正在盘算之际，忽然有人迎了上来，拢住马头，躬身说道：“相公请到小店休息，老招商客栈，招呼周到，房间高雅，在宁远府可说首屈一指，相公请里面休息！”

赵南珩抬头一瞧，果然前面不远，挂着“老招商客栈”的招牌，当下就让他牵着马匹，直到客店门首，堪堪翻身落马。

瞥见从店堂里面走出两个人来！

赵南珩目光一瞥，并已看清其中一个，正是前晚在雅安州酒楼遇到的粗衣青年，和他同行的却是一个浓眉粗眼的精壮大汉。

两人跨出大门，粗衣青年瞧到赵南珩，似乎微微一怔，立即别过头去，和大汉低低说了两句。

那大汉回头横了赵南珩一眼，口中低嘿一声，朝南扬长而去。

赵南珩原先只当凑巧遇上，也并未在意；但此刻瞧到两人举动，心头不禁生疑。目送他们去后，由店伙引到上房，放下包裹，来不及洗脸，就吩咐店伙，说自己急须外出，叫他锁上房门，匆匆离店，朝两人去路，追了下去。

这时申牌方过，时间还早，大街上行人往来，赵南珩脚步加紧，也只能走得比常人快些。一会功夫，追出城门，哪里还有两人踪影？但见沿途杨柳垂丝，绿荫夹道，游履如云。

迎面一片汪洋，湖水漪涟，群峰围绕，游艇如织！

赵南珩瞧得不由一呆，暗想：这又是什么地方，景物竟有这般美丽？目光一扫，就朝路边一位卖茶的拱拱手，问道：“请问老哥，这是什么湖？”

那卖茶的瞧到赵南珩是个读书相公打扮，陪笑道：“相公想是初到这里作客，这叫印海，咱们宁远府最有名的名胜之地！”

“印海……”

赵南珩只觉这名字好像听来极熟，他蓦地从印海联想到庐山！

不错，峨嵋下院——开元寺，不是就在庐山脚下吗？一念及此，立时问道：“那么庐山也在这里了？”

卖茶的连连点头道：“相公到底是读书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庐山！”

说着，还用手朝前面一座苍翠若滴的插天高峰指了一指。

赵南珩大喜过望，他没想到庐山就会在这里，因为住持庐山开元寺的，是大觉大师的首徒悟性，自己在峨嵋山上曾见过他几次。

他既在附近，而且和罗髻相距非遥，自己何不先去看看他，也许可以从他口中，探听出一些有关西妖罗髻夫人的事。

心念转动，一时再也顾不得去找寻方才两人，转身朝卖茶的道谢一声，便自加紧脚步，直向庐山奔去。

印海、庐山，乃是宁远府唯一名胜，山靠印海边缘，虽不若庐山之磅礴雄伟，但秀丽迥有过之，危崖削壁，不能攀登之处，亦复不少，尤其四

时都具有春和之气，翠绿若滴！

山上共有十八重寺观，一层一层的直达山顶，山路迂回曲折，大抵依寺观的建筑而辟，两旁尽是参天古松，若张翠盖，极饶古趣！

上山第一寺，就是开元寺，梵宇巍峨，绕寺一片修篁，绿云似海！

赵南珩赶到开元寺，已是夕阳衔山，暮蔼苍茫。

抬头望去，但见山门紧闭，偌大一片寺院，竟然丝毫听不到钟声梵唱，静阒如死！

心头微感诧异，走近山门，石阶前面落叶飘零，石板缝中，还生着不少青草，生似久已无人打扫模样。

跨登石阶，举手敲了几下，里面也没有人答应，心头更觉奇怪，手上不禁稍微用力，擂得山门蓬蓬作响，依然不见有人出来。

暗想：自己已经敲得很响，难道里面还没听到？正待再举手敲去，只听门内响起一阵沙沙脚步之声，由远而近。

接着山门开处，一个面容枯瘦，齿牙已脱的灰衣老僧，向赵南珩打量了一眼，合掌说道：“阿弥陀佛，小施主有何贵干？”

赵南珩连忙拱手道：

“老师傅请了，小可路过此地，拜访悟性住持，有劳老师傅代为通报。”

老和尚摇摇头道：

“小施主来得不巧，悟性不在这里。”

话一说完，身子颤巍巍缩了回去，随手“砰”的一声，关上山门。

赵南珩呆得一呆，忖道：“是了，峨眉派退出江湖，已有一年，这里既是峨眉下院，悟性师兄自然奉命闭关，不见外客，自己再敲也是徒然，不如等天色全黑之后，偷偷进去，就不难见到悟性师兄。”

主意打定，便自转身退下石阶。

目光向四周一瞧，心头忽然升起一阵感触！暗想：光看这座庄严巍峨的开元寺，一派萧条景象，想来离开一年的峨眉伏虎寺，定然也是这般光景了！

封山仅只一年，已是如此，二十年后，又何堪设想？

难怪去年老师傅宣布封山那天，大家私底下都非常沉痛的说：“六十年前的一次封山，峨眉派声誉，几乎一落千丈，这回封山之后，只怕峨眉派在江湖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赵南珩目光茫茫望着远处，心头一黯，眼眶不禁有点湿润，仰天激愤的道：“谁说罗髻开，峨眉闭？我赵南珩偏偏要说峨眉开，罗髻闭！”

天色已由昏暗渐入全黑，除了竹林中归巢鸟雀，啁啾杂鸣，庄严巍峨的开元禅寺，矗立在夜色之中，黑压压地有若一座死城。

赵南珩不再犹豫，转身向寺右一条小径绕去。

他知道寺中住持，大都住在后进，绕过几重殿宇，立即一提真气，身躯平拔而起，跃起两丈来高，纵目瞧去，高耸的殿脊，广大的院宇，历历在目，但没有一丝灯光，半点人声。

再看自己立身之处，敢情是一座偏殿，距离后进，还有数进之隔。

赵南珩心中暗暗起疑，以开元寺的规模看来，并不算小，按照常情，偌大一座寺院，少说也有上百僧侣，何以会不见人迹？

而且这里既是峨眉下院，峨眉派纵然退出江湖，闭关自守，那只是

不在江湖走动罢了，寺中总不该没有和尚？

心念转动，脚下一顿，人已斜斜掠上屋面，轻登巧纵，穿殿越脊，深入后进，一路上仍然无人拦阻，生似这座巨大寺院，根本就没有人居住。

赵南珩不禁心中一动，暗想：照这样情形来看，莫非悟性师兄和一千僧侣，全都回转伏虎寺去了，留在这里的只是方才开门的老和尚一人？

又越过一处殿脊，到了一座广大的园中。

星光之下，隐隐见到树丛间有一排精舍。

不，全座寺院中，只有那里依稀透射出一丝灯火！

赵南珩心头一喜，忖道：“这准是那个老和尚的住处无疑，自己何不前去问问他，悟性师兄是否已回峨嵋？他知不知道罗髻山的情形？”

这座后园，占地颇广，一眼望去，都是参天松竹，苍翠如幢，中间有一条石砌道路，相当宽阔。

循路走去，穿过树林，只见前面是一个数亩大的石砌池塘，水光潋滟，潺潺有声，中间矗立一白石宝塔，四周围以白石栏杆，迴桥九曲，通向塔前。

赵南珩刚一走近，抬目瞧去，只见塔门正中一块横额上，写着“开谛大师藏灵塔”几个大字。

“这是师祖藏灵之所！”

赵南珩微微一怔，自己只知道师祖是在开元寺落发受戒，原来骨灰也放在这里！

一时哪敢怠慢，扑的跪倒塔前，恭恭敬敬叩了几个头，一面喃喃说道：“师祖，弟子赵南珩给你老人家叩头，自从本门宣布封山之后，弟子就一直浪迹江湖，已经一年多了。弟子虽未正式列入峨嵋门墙，但弟子自幼就在伏虎寺长大，弟子离开峨嵋那天，就立誓要做峨嵋弟子……”

他因这一年来，流浪江湖，一直以峨嵋弟子自居，但自从离开峨嵋以来，自己这份心事，没人可以倾诉。

此刻跪在塔前，好像真已遇到了祖师一般，心头情绪甚感波动，热泪也随着话声，夺眶而出，继续说道：“师祖啊，弟子不仅立志要做峨嵋弟子，也立志要替峨嵋争光、罗髻开、峨嵋闭，峨嵋派两次封山，可说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弟子远来宁远，就是为了要找西妖评理去，为什么她们罗髻开派，峨嵋就非封山不可？弟子自知武功远非西妖之敌，但为了本门荣辱，弟子万死不辞，师祖在天之灵，当已垂察弟子区区愚忱，但愿师祖圣灵保佑，完成弟子心愿……”

赵南珩伏着身子，堪堪说到这里，陡觉心灵一动，似有一股极其轻微的风声，起自身后！

不禁蓦然一惊，急忙一跃而起，转身瞧去，此处正当水阁之上，四面环水，桥栏曲折，静悄悄丝毫没有动静，甚至连轻微山风都没有吹过，但自己却明明警觉到身后确实有一股轻微风声！

不仅是风，而且自己心灵上也同样起了感应，那好像是一个人打身后闪过一般！

如果是人，自己适时警觉，行动并不缓慢，对方身法再快，这里四面环水，视线广阔，至少也可以瞧到一点后影，怎会丝毫不见动静？

莫非世上真有鬼神，方才这阵微风，是师祖显灵不成？想到这里，只觉身上微感寒意，慌忙又朝塔门，恭恭敬敬的拜了几拜。

越过石桥，精舍业已在望，一点荧荧灯光，正是从精舍中射出。

赵南珩迅速穿过草坪，拾级走上石阶，只见中间一座华堂，额上写着“灵光殿”三字，四扇落地雕花长门，只开了右边一扇。

举步跨入，里面地方不大，中间壁上，悬着一幅画像，画的是一个六旬左右的灰衣老僧，跌坐蒲团之上。

这老僧生得面貌清癯，双目炯炯有神，右上角题了一行正楷，那是“开谛大师佛像”，下款“无住沐手敬绘。”

第三十二章 个中消息在梅花

赵南珩见到师祖画像，不由肃然起敬，连忙又跪下拜了几拜，才行站起。

画像前面一张长案上，供着一盏琉璃灯，满注清油，就是自己从远处瞧到的灯火了，这油灯当然是那位留在寺里的老和尚点的。

自己一路行来，并没见到老和尚的踪影，敢情他已入睡，自己想找他问问，但偌大一座开元寺，只有一位老和尚留守，自己不知他住在哪里，又到何处去找？

算了，时光不早，还是回客店去吧，心中想着，目光向四周略一浏览，正待退出，瞥见右边壁上，嵌着一块一人高的石碑，碑上两行六个大字，赫然镌着：“罗髻开、峨眉闭”

每字足有海碗大小，字是阳文，凸出碑面！

赵南珩根本不知道这碑上六个大字，乃是他师祖开谛大师的亲笔，乍睹之下，禁不住心头一阵冲动，喃喃说道：“灵光殿，何等神圣，岂能竖立有辱峨眉的石碑？”

右手扬处，一掌朝碑上拍去！

当他手掌击上石碑的刹那之间，心中也同时凛然惊觉，自己此举，太以鲁莽，要待收回掌势，已是不及！

只听“砰”的一声轻震，接着又是“笃落”轻响，碑上大字，似乎也被自己击碎，落地有声！

赵南珩知道自己击碎灵光殿石碑之事，要是给掌门人知道，该是犯了本门大不敬之罪，说不定会被驱逐出门，自己也弄不懂方才何以会有如此鲁莽之举？

心中一阵后悔，惊愧之余，急忙低头瞧去！

果然碑上“罗髻开，峨眉闭”，六个大字中，底下“开”“闭”两字，已是剩了两个“门”字，中间的“开”和“才”，都被震落地上。

赵南珩从地上拾起“开”“才”两字，差幸笔划完好，并没被自己掌力拍碎。

翻过背面一瞧，原来这两个小字后面，中间还有一颗凸出的笋头，好像这两个字，原可活动，再朝两个“门”字看去，果然中间凹着一颗小穴，正好把这两个字装上。

他这一发现，登时大喜过望，暗想：原来这方石碑上虽然写着“罗髻开、峨眉闭”但也可以改为“罗髻闭，峨眉开”！

方才自己这一掌，可说是毫无意识的举动，难道这是师祖冥冥中授意，假手自己，改正这两句话来不成？

他想起先前塔前那阵轻风，越发觉得自己想的不错，当下就把那个“才”字，往罗髻底下的“门”字中间凑合上去，然后用手轻轻一按。

这一按，当真若合符节，登时变成了“罗髻闭”。但就在他把“才”字按到“门”上之际，依稀听到“滴嗒”一声轻响！

赵南珩并没在意，继续把“开”字按到“峨眉”底下的那个“门”字中间，这会听得甚是清楚，字才按上，石碑底下又是一声“滴嗒”轻响，好像有什么东西，落下去一般！

赵南珩虽然听到，但他此刻因自己做了件快意之事，正在兴头上，哪会注意到这两声轻响？

石碑上六个大字，已变成“罗髻闭，峨眉开”了，他得意地站起身子，往后退了两步。

目光瞧着石碑，嘴角上翘，流露出一丝笑意，肯定的道：“总有一天，我会实践这两句话的……”

话声未落，只听那座石碑，忽然响起了一阵轻微之声，石碑竟然缓缓朝左移动！

赵南珩先前不免吃了一惊，但瞬即定下神来，他月前在东华山庄见识过石门受机关控制，能够自动启闭。暗想：这开元寺莫非也有地底石室不成，难怪寺中和尚一个不见，原来他们都躲到地底去了，那么悟性师兄一定也在里面。

心念转动之际，石碑业已完全移开，那是什么地底入口？

石碑后面，原来只是一个长形壁橱。靠壁处挂着一柄古色斑剥的宝剑，看去比普通宝剑要长得多，连鞘实足四尺有奇。

另外一格，放着一串念珠，一本书籍，念珠底下压着一封柬帖，纸色业已发黄，上面似有字迹。

赵南珩取起念珠，只觉入手甚沉，色呈紫红，珠上纹理精细，坚逾精铁，不知是什么木料所制？

再取过那封柬帖，只见上面写着：“留待有缘人拆阅”

赵南珩拆阅柬帖，从里面抽出一张笺纸，一笔龙飞凤舞草书，写着：“剑名倚天，为者僧昔年随身之物，珠号雷木，乃晚年所得，据称善破旁门阴功，一并留赠有缘。书梅百页，老僧涂鸦之作，如有所好，亦不妨携去。释开谛留字。”

赵南珩看完之后，知是师祖遗留之物，被自己无意发现，不禁大喜过望。

急忙收起信笺，从壁上取下倚天剑，轻轻一按吞口，只听“呛”的一声，剑身自动出匣三寸，青芒闪动，几乎把自己吓得一跳。右手一掣，剑身出匣，足有四尺来长，宛若一泓秋水，森寒逼人，吟声清越，历久不绝！

他数年以来，虽然学会峨眉派上乘剑术“乱披风剑法”，但身边从没带剑。这会无意得到师祖遗留的倚天古剑，怎不叫他喜得心花倒翻，摩娑了一会，依然返剑入匣，就佩到腰间。

然后取过那本册子，翻了几页，画的全是墨梅。赵南珩虽然不懂绘画，但瞧着画上疏枝斜横，老干临风，不仅笔法苍劲，好像随手挥洒，悉饶古趣，觉得定非凡品！

何况师祖既有“不妨携去”之言，这是师祖的手泽，悟性师兄既已回转伏虎寺去了，这里只是一座无人空寺，自然不能让它留在此地，不如由自己收起，将来送上伏虎寺去才对。

心中想着，就连同念珠，一并放入怀中藏好。

这原是一段短时间的事故，他堪堪把东西收好，石碑下面又是一阵轧轧轻响，石碑又缓缓合拢，恢复原状。

赵南珩重又回到祖师画像前面，跪拜下去，耳中依稀听到一个苍老声音说了句：“小子福缘不浅！”

赵南珩不期悚然一惊，因为这声音极其轻微，若非自己内功已有相当火候，耳朵敏锐，决难听得清楚。

而且这话声好像只是随口说出，并不是什么“传音入密”一类功夫，

这人不知是谁？

正自感到诧异，忽然听到精舍前面不远之处，传来一阵沙沙脚步声，侧耳一听，来人步履相当轻快，敢情有两个人正朝灵光殿走来！

赵南珩暗暗纳罕，寺中僧侣想系奉到掌门师尊法谕，全数撤回峨嵋去了，寺中只剩下方才关门的那个老和尚一人留守，那么朝这里走来的两人，又会是谁？

光从来人的脚步听来，武功还大是不弱！

心念转动之际，人已轻轻一闪，躲到门后，隐住身子，凝神瞧去，果见两条人影，脚不扬尘地向堂前走来。

这两人赵南珩一眼就可认出正是在客店门口遇上的粗衣青年和劲装大汉，他们夤夜到开元寺来，不知为了什么？

不，那粗衣青年自己还是在雅州府遇到的，由此可见他还是从远道赶来的！

两人走近堂前，劲装大汉脚下一停，用手指了指道：“张兄，这就是灵光殿了！”

粗衣青年同时住步，回头道：“里面点着灯火？”

劲装大汉巴结的道：“弟兄去瞧瞧！”

粗衣青年倨傲地摆摆手道：“不用了，峨嵋门下，已全数撤回伏虎寺去了，留下来的，最多也只是些香火和尚，咱们还是办正经事要紧。”

劲装大汉应了声是，接着说道：“他们既然全数撤走，这样贵重的东西，只怕也带回伏虎山去了。”

赵南珩听了他们口气，好像是盗取寺中什么贵重的东西来的。

心中不由暗暗一哼，好大胆的贼人，今晚凑巧给自己撞上了，不给你们一个教训，还当峨嵋派封了山，就任人乱闯了！

只听粗衣青年冷笑道：“老爷子说过，当年开谛老和尚圆寂之后，就没见峨嵋派掌门人用过此剑，极可能是他们下弟子把此剑殉了葬。”

赵南珩暗“哦”了一声，这两人原来是为倚天剑来的……只听劲装大汉怀疑的道：“张兄，老爷子那柄七星剑，无坚不摧，威震天下，还要找倚天剑作甚？”

粗衣青年似乎身份比劲装汉子略高，闻言摸摸下巴，端着姿态道：“兄弟听总管说，老爷子为了研练一种高深剑法，七星剑只有三尺长，嫌短了些，施展不开，才想起开谛大师的倚天剑来，倚天剑据说有四尺三寸长，所以特命兄弟兼程赶来。”

劲装汉子道：“这事夫人知不知道？”

粗衣青年赫然笑道：“史兄不见兄弟此行，还化了装吗？目前江湖上情形极为复杂，老爷子一再交代，路上不准露出丝毫形迹，以免引人注目，取到倚天剑之后，必须连夜送到夫人那里去……”

赵南珩心中一动，暗想这两人口中的“夫人”，当是西妖罗髻夫人无疑，不知他们说的“老爷子”，又是何等人物？

思忖之间，只听劲装大汉应了一声是，两人身形突然加快，朝藏塔奔去。

赵南珩这会再也忍不住，正待追出！

陡听自己耳边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小子，这里没你的事。”

赵南珩不期一怔，这次他听得再清楚也没有了，这苍老声音分明就

是方才给自己开门的老和尚！

瞧他面形枯瘦，齿牙已脱，一副颤巍巍的龙钟态，少说也有八九十岁，自己只当他是不会武功的香火和尚，原来还是一位高僧。自己从小生长峨嵋，怎会没听人说起过？

他既说这里没自己的事，自己就看他如何打发两人也好。

这一瞬工夫，两人业已奔近石塔。

粗衣青年双臂一抖，身子凌空跃起，在二层石塔上一闪而没，身法之快，极是罕见。

赵南珩暗吃一惊，此人武功之高，自己真还轻估了他！

那劲装大汉一看粗衣青年纵身跃起，哪还怠慢，立即身形一弓，跟踪扑起，脚尖在檐牙上一点，正待往里闪去，突然大叫：“有鬼！”

脚下一绊，一个身子，倒栽葱般往下直落，“扑通”一声，落入水池之中！

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劲装大汉堪堪跌下，二层窗口同时飞出一团黑影，朝池心投去，又是“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这人当然就是那个粗衣青年，他敢情是被人从窗口掷出来的。

赵南珩瞧得心头大震，这两人一身武功，全非弱手，尤其那粗衣青年似乎比劲装大汉还要高些。

照说即使不是隐身塔上的老和尚的对手，也不至于会在入塔俄顷之间，就被人掷出，老和尚这份功力，当真惊人！

劲装大汉头下脚上，倒栽葱插入池中，他身形高大，池水不深，下面又全是污泥，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池中爬起，头脸身上，全是污泥，他伸手抹了把脸，就破口大骂。

粗衣青年同样跌落池心，但他却在一沉之后，立即一个鲤鱼打挺，跃了上来，也是一身泥水，湿淋淋的有如落汤鸡一般。

他似乎较为沉着，心知自己两人遇上了高手，是以隐忍不语，连衣服也来不及拧干，回头道：“史兄，咱们走！”

劲装大汉发楞道：“张兄，这真是怪事，奶奶的凶，天下真会有鬼……”

粗衣青年不耐的嘿了一声，挥挥手道：“咱们回去再说吧！”

话声一落，转身纵起，如飞而去。

劲装大汉口中不住的咒骂，跟在他身后，狼狈而去。

赵南珩瞧着他们，几乎要笑出声来！

就在此时，那个苍老声音又道：“小子，你还呆在这里作甚？”

赵南珩慌忙抢出堂前，神色恭敬，作了个揖道：“弟子赵南珩，意欲叩见老前辈……”

苍老声音没待他说完，就道：“不用了。”

赵南珩听他声音，果然从塔中传出，心知先前自己在塔前跪拜之际，身后那阵微风，原来就是此老，他既然不愿自己打扰，只好恭敬的道：“老前辈法号如何称呼，能否赐知？”

苍老声音道：“老僧无住。”

他只说了四个字，便默不作声。

赵南珩不敢多问，向塔上作了个揖，便自朝园外走去。

忽然，他心中一动，暗想：方才那个粗衣青年，曾说“他奉老爷子

之命，取到倚天剑，必须连夜送到夫人那里”，那么他受挫而去，定然是赶去向夫人报讯无疑。

自己正苦于不知罗髻山究在哪里？而且前次误闯东华庄，那里仅是西妖手下一个香主的巢穴，已是如此隐秘，她老巢自然更不易找到。

此刻有两人在前面引路，自己只要跟住他们，岂不可以省去许多力气。心念闪电一转，哪还容缓，立即施展轻功，翻房越脊，一路急掠。

待到跃出寺外，凝目瞧去，前面两人业已奔近山脚，只剩了两条黑影，起落如飞，朝大路奔去。

赵南珩怕被两人发觉自己，不敢过份逼近，悄悄跟去，和他们保持了十余丈距离，两道目光，却始终注意着前面。

果然，就在自己堪堪奔下山脚之际，那粗衣青年突然住脚，转身向后瞧来。

他这一举动，当然是为了防范有人追踪，赵南珩江湖经验虽然不多，但自从鬼手仙翁替他打通奇经八脉之后，内功陡增，目力极强。

一见对方停步回头，朝身后瞧来，立即身子一缩，躲入路旁一棵大树后面，心中暗想：“这人当真狡狴已极！”

粗衣青年回头一瞧，看看无人追踪，好像和劲装大汉低低说了句话，两人身法突然加速，一路飞驰而去。

赵南珩经过这一段路的追踪，发觉对方两人轻功虽然不弱，但如和自己相比，似乎还差上一筹，因此任他们脚下如何加速，也决难逃出自己视线。

只是那粗衣青年，看去极为机警，自己还是留意才好，心念转动，故意落后了几步，和他们相距拉到二十丈左右。

想来凭两人的眼力，黑夜之中，已无法瞧到自己了，这才蹑足潜踪，遥遥尾随下去。

这样奔了半个更次，已经进入万山丛中，但见群峰起伏，到处都是密压压的森林。

前面两人，不疑有人跟踪，只是一路疾行。

赵南珩因所经之处，已是人迹不到的深山，心知离西妖巢穴，就在不远，目光紧紧盯着前面两人，丝毫不肯放松。

又奔了顿饭光景，前面两人果然朝一座嵯峨陡峻的山峰纵跃攀登而上。

——请看第二集——

